世界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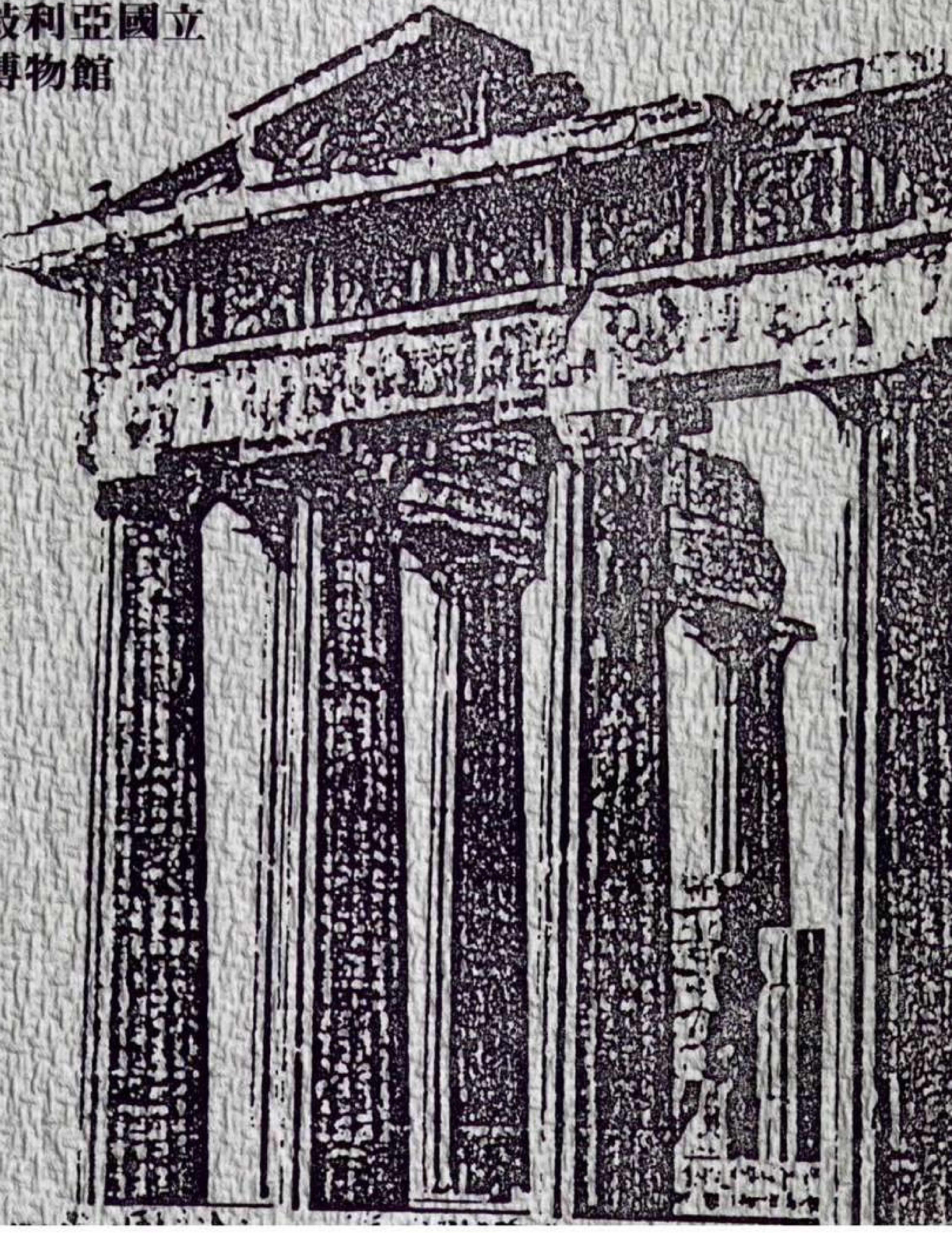
敍利亞國立博物館

18

世界博物館

WONDERS OF THE WORLD'S MUSEUMS

敍利亞國立
博物館



世界博物館全集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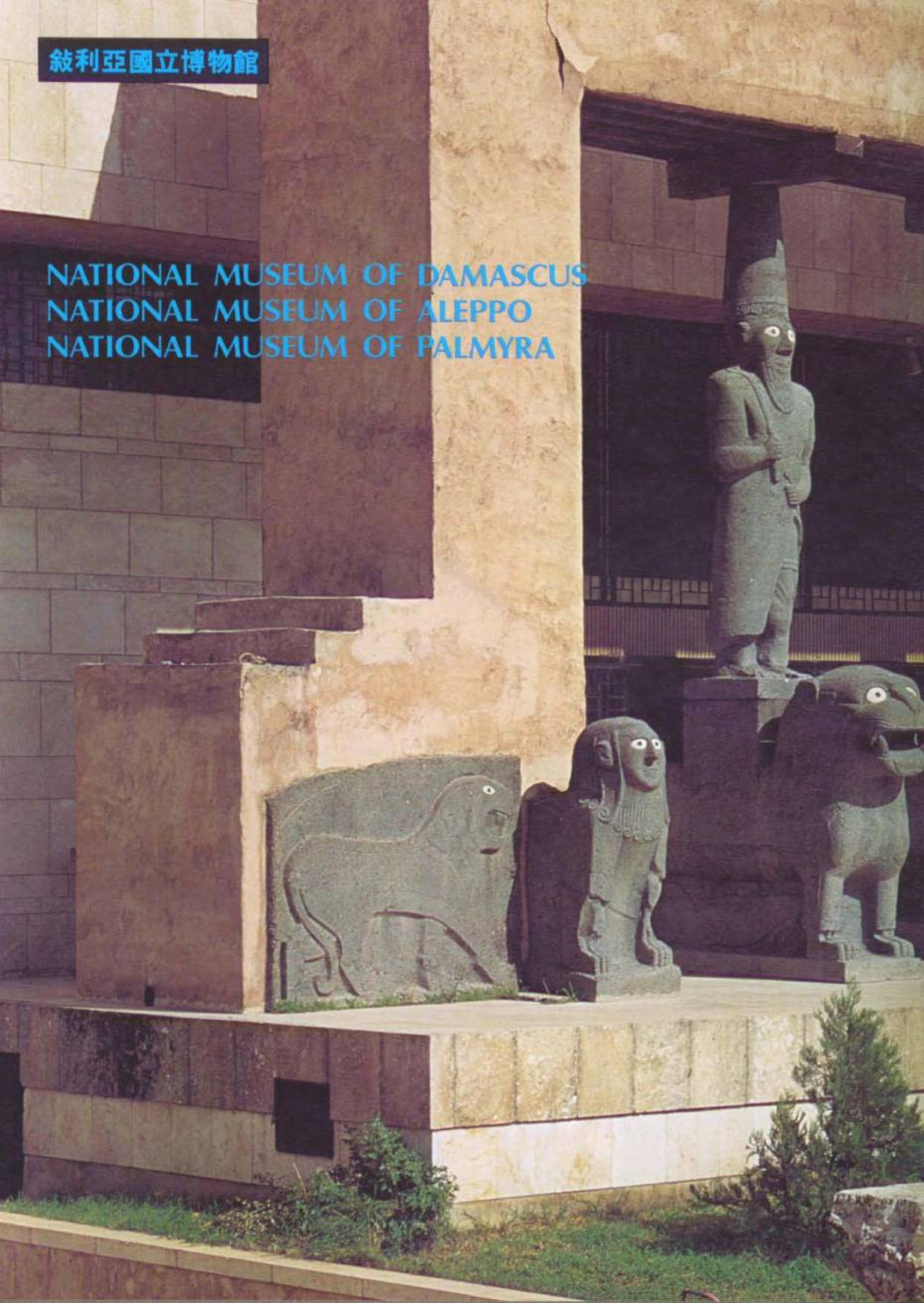
敍利亞文明的源流

敍利亞國立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S OF SYRIA

敍利亞國立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DAMASCUS
NATIONAL MUSEUM OF ALEPPO
NATIONAL MUSEUM OF PALMYRA



第1室
古代城邦文明 …… 13
馬利的光輝／古代城市拉王國的發現／刻在陶板上的歷史／幾乎統一的前兆／飾物的交易／古代的錢幣

西亞文明的十字路口 江上波夫 …… 28
泥版文書和書記 中田一郎 …… 33

第2室
古代文明的交流 …… 37
烏加利特的遺蹟／烏加利特的珍貴文物／亞斯魯・塔米的墓穴／異域護神／壁畫的故事／古代的印章

拉斯・夏姆拉發掘記 津村俊夫 …… 61
西亞王宮壁畫的發展 增田精一 …… 65

第3室
羅馬的統治 …… 69
死者的世界／陪葬用的玻璃器／梅菲人偶／羅馬文化的洪流／羅馬的美神／岩石雕成的維斯像／其他

羅馬東方屬地的繁榮 增田精一 …… 83
連接來世的道路 小川英雄 …… 89

第4室
絲路的王國
王國的各項建築／神殿與神像／沙漠的墓／死者的像／絲綢與葡萄形蔓草花紋／杜拉・歐羅波士昔日的景象

巴美拉的盛衰 增田精一 …… 117
經由絲路西傳的絲織品 橫張和子 …… 122

第5室
回教的世界 …… 125
貴族的宮邸／宗像的宮殿／清真寺內的祈禱／陶器與瓷磚之美／玻璃與金銀工藝／阿拉伯民族的生活

沙漠的宮殿 杉村 棟 …… 142

大馬士革博物館導引圖 …… 175
圖片索引 …… 183

扉頁——自右依次爲馬利王伊修杜伊魯卒、敍利亞・西台風格的扛著太陽的獸神、據說是馬利歌伎烏爾・妮娜的婦人坐像。

2・3頁——仿提爾・哈拉夫神殿入口建造的阿勒坡博物館正門。三根立於獸形石雕上的人像柱及人面獸身像。

館長的話

敍利亞考古博物館館長

阿菲弗・巴哈納西

正在向編輯部說明的阿菲弗・巴哈納西館長　左爲江上教授

古代西亞文明的傑出遺蹟和文物

敍利亞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臘文明等偉大文明的交會點，也是基督教和回教的誕生地，因此成爲歷史學者、考古學者及旅行者所嚮往的地方

爲了保護歷史遺產，敍利亞許多地方常有一座或一座以上的考古學博物館。由國家設立的兩大博物館在大馬士革和阿勒坡，各分爲以下的部門：史前時代（舊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前希臘化時代到青銅器時代、古典時代（希臘・羅馬）及回教文明

分散在敍利亞各地的遺蹟，有的可上溯到西元前三千年，非常值得注意。一九一四年以來外國的發掘調查團以及起步稍遲的國內調查團，在敍利亞各地展開系統性的發掘，其中有些地方，現在還繼續在發掘中。最輝煌的成果之一，是位於幼發拉底河谷地帶的西元前九千年的中石器時代遺蹟：提爾・哈拉夫、馬利、埃布拉等；同時，發現了著名的烏加利特文書

在與日本的關係上，幼發拉底河流域的日本考古學調查團團長江上波夫教授是我們的朋友；在國外首次的大規模展覽會，也是一九七七年在日本的大都市舉行的　這個「敍利亞展」的成功，使得與日本同樣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敍利亞，和日本文化的交流更爲接近。藉著介紹包括巴美拉博物館等敍利亞三大國立博物館傑出收藏之「世界博物館全集」的刊行，我相信一定能使世人對敍利亞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目錄

敍利亞國立博物館

長眠於沙漠的古代城市……6
發揚東西文明十字路口的古代史博物館

評論與介紹

發掘敍利亞……江上波夫……149
日本調查團在幼發拉底河流域的發掘調查

走過文明的十字路……平山郁夫……152
從敍利亞看西亞歷史的一頁

古代文字的解讀……矢島文夫……154
楔形文字與敍利亞的文字

腓尼基商人的城市……弓削　達……158
稱霸地中海迦太基的繁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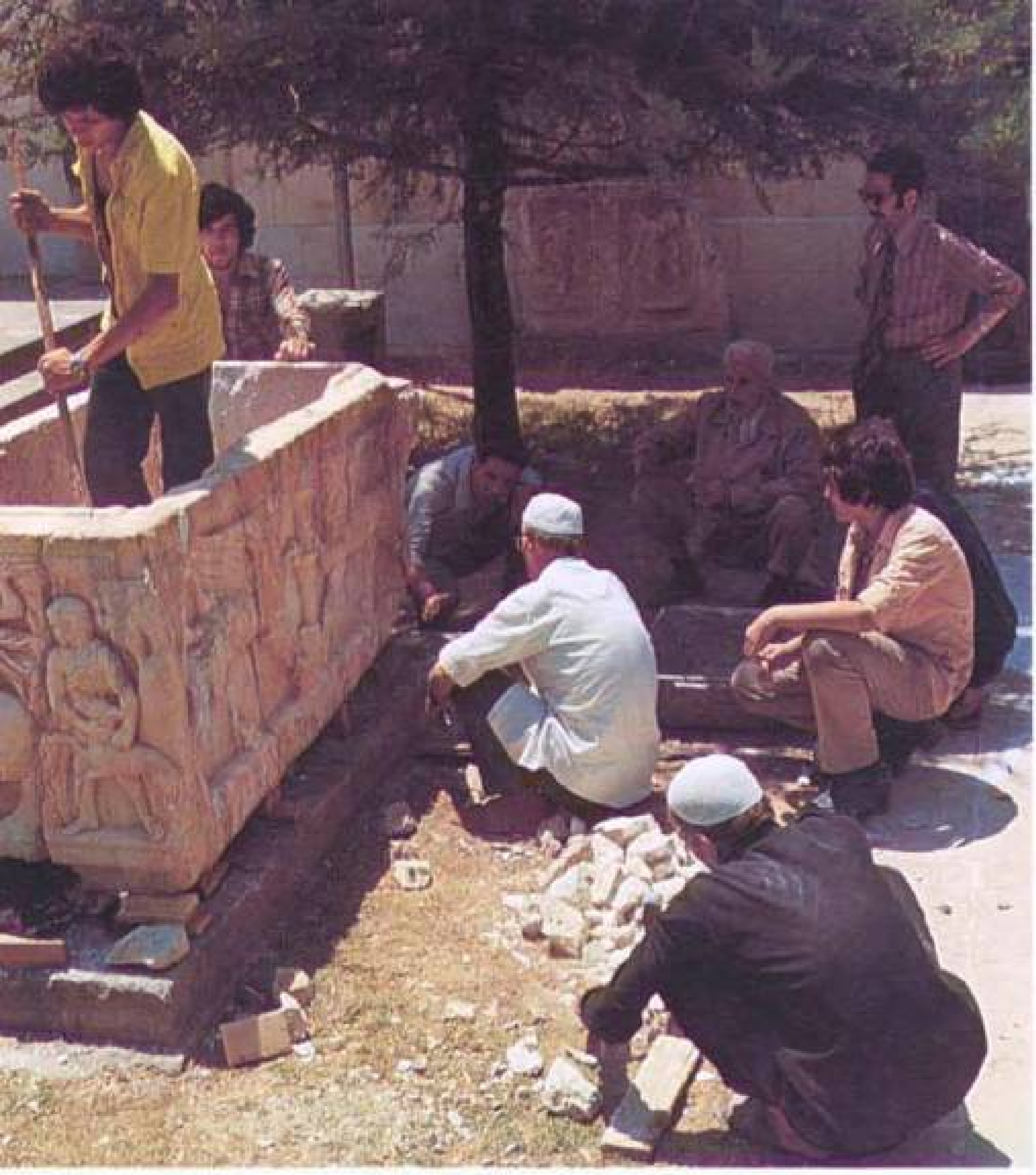
中世紀回教世界的鐘臺……前嶋信次……163
卡巴伊爾和賽沙利的燈塔

西亞的遺蹟與博物館巡禮……赤賀昌明……168
探訪文明的起源

長眠於沙漠的古代城市

發掘東西文明十字路口的古代史博物館

怪獸與羚羊的雕像　在巴美拉博物館正門旁邊，經過修補和復原的大型雕像，充滿了力感，令人百看不厭。



（上）**阿帕美亞(Apamea)的發掘狀況**　阿帕美亞在希臘•羅馬時代，一直都是重要的軍事城市，非常繁榮。

（左）**石棺的搬入**　將羅馬時代的石棺運入博物館庭院，作室外展示。大馬士革博物館。

（右下）**巴美拉博物館的正門**　背對著曾經是敍利亞沙漠綠洲城市的巴美拉遺蹟。建於一九六一年。

（左下）**大馬士革博物館**　同時也是市民休憩的場所。

古物的外流與敍利亞

從黎巴嫩(Lebanon)山脈到安那托力亞(Anatolia)高原南邊山麓地帶，是古文明的發祥地，遺蹟很多；如曾經是繁榮沙漠隊商城市的杜拉•歐羅波士(Dura-Europos)、巴美拉(Palmyra)等遺蹟皆是。很早以來就有許多遺物出土，因爲這個地區長期在鄂圖曼土耳其(Ottoman Turus)統治下，所以許多貴重的出土文物都被運到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堡(Istanbul)。

據說是西頓(Sidon)附近出土的亞歷山大(Alexander)大理石石棺就是代表性的罕見文物，現在由伊斯坦堡的博物館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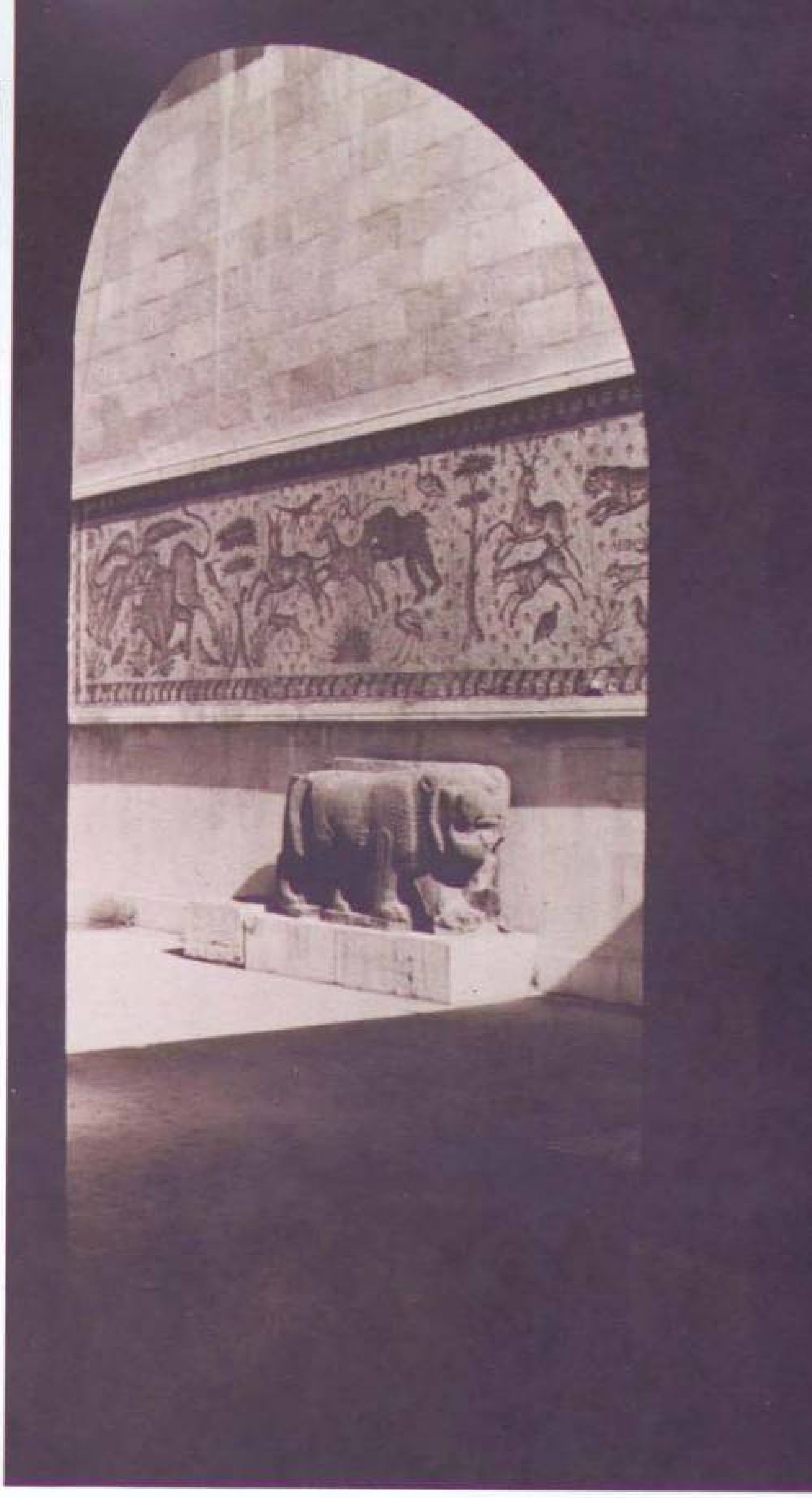
大家都知道歐美的美術館和博物館裏也藏有大量的西亞遺物，譬如大英博物館和羅浮博物館琳瑯滿目的亞述(Assyria)雕刻及埃及古物，就是最好的例子。不過，除了敍利亞出土的文物少數被運往法國，以及提爾•哈拉夫(Tell Halaf)所出土的被運往德國之外，文物外流的情形並不很嚴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敍利亞脫離土耳其的統治，在法國積極的影響下，對拉斯•夏姆拉(Ras Shamra，古代的烏加利特Ugarit)、提爾•哈利利(Tell-Hariri，古代的馬利Mari)等遺蹟進行調查，這些地方的出土品大都留在敍利亞境內。

獨立後，敍利亞人民逐漸關心本國的歷史與藝術資料，因此，一九二○年代將大馬士革(Damascus)艾優布王朝(Ayyubid Dynasty, 1171~1250)的馬多拉塞•阿爾•亞狄留亞宮用來陳列古物。到了一九三○年更開西亞各國風氣之先，掀起建立正式博物館的熱潮。

（右）大馬士革博物館的正門廣場　壁面鑲嵌的動物圖案是羅馬時代作品。具有敍利亞・西台式特徵的獅子是從敍利亞北部的艾恩・達拉(Ain Dalā)出土。

（上・下）大馬士革博物館的青銅器時代遺物陳列室及參觀者

（左上）巴美拉博物館入口處的標幟



敍利亞東部的風土、氣候，與面臨沙漠及地中海的西部迥異，而且南北也不相同。

與南部相較，北敍利亞的拉斯・夏姆拉、馬爾狄克(Tell Maldikh)及其東部的幼發拉底河(Eupharates R.)流域，著名的遺蹟更多。現在，敍利亞政府針對北敍利亞的特性，在文化、財經以及行政上將全國大別爲南北兩部，南部以大馬士革爲中心，而北敍利亞各遺蹟出土的資料則集中收藏在北部中心地——阿勒坡(Aleppo)博物館裏。在首都大馬士革建立博物館，阿勒坡博物館的建設工作也同時進行。由於這些努力，使敍利亞比其他西亞國家更能有效地防止古物外流。

燈光下的室外陳列

大多數的博物館都是中央設大廳，左右再配置迴廊式的展示室；但是，大馬士革國立博物館却大部分爲廣場，僅在建地的一角建立一個半圓形的展示館。廣場中有噴泉、樹木，並且在規劃過的道路兩旁配置西台、希臘化等各時代的各種石雕、石棺，以及羅馬時代設在道路上的標石，嘗試作室外的陳列。

夜間更藉著燈光提高展出的效果。博物館的一角緊鄰蘇利曼蘇丹寺(Sultan Suleiman mosgue)，對面則是每年舉行國際博覽會的會場，或許這也是爲了吸引訪客所作的刻意安排吧！回教時代初期飾以奧馬亞朝(Umayyads,661～750)之「卡斯爾・海爾西宮」(Qasr al-Hail al-Gharbi)蔓草圖案的壁面也已經復原，在燈光下使得室外陳列更顯得優美、柔和。連夜間都考慮到室外陳列，可以說是肆應特殊氣候風土而設計的，與世界各地博物館的陳列方式大異其趣。

（上）巴美拉博物館正門大廳　復原後的舊石器時代洞窟，可以窺知古代人類生活的情景。

（右下、下）阿勒坡博物館的敍利亞•西台式石雕　該館正門是仿自提爾•哈拉夫神殿的入口。

以遷移、復原古代建築遺物爲特色

就博物館成立的經過來看，大英博物館是爲了陳列史隆爵士 (Sir Hans Sloane, 1660~1753)的收藏品而建造的；羅浮博物館也是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以後，將藏有歷代王室蒐集的繪畫和雕刻的羅浮宮以及盧森堡宮(Luxembourg Palace)開放而成的。也就是說，通常都是先有一定的資料及陳列用的建築物，然後才發展成爲博物館。

然而，在鄂圖曼土耳其統治下並沒有古物或美術品收藏的敍利亞，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積極地進行各種調查。尤其是一九二二年以後，法國人古蒙(Franz Cumont,1868~1947)主持的歷史學術院，在杜拉•歐羅波士開始挖掘，不久又獲得美國耶魯大學的協助，在魯斯托特塞夫(Michael Ivanovitch Rostovzeff,1870~1952) 等人的主持下展開大規模的調查，結果發現了繪有「科農(Conon) 及其一家」的壁畫、猶太教會堂(synagogue)壁畫等表現希臘化時代杜拉•歐羅波士城市的繁榮景象。

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間，更在敍利亞沙漠中的巴美拉挖掘到用許多死者的石雕像來裝飾的地下墳墓「雅爾海 (Irahai) 家族墓」。爲了將這個可稱之爲地下建築的遺蹟及杜拉•歐羅波士的猶太教會堂遷移和復原，於是興起了興建博物館的構想和計劃。

最後，在大馬士革的中心，蘇利曼蘇丹寺之西，即目前的館址上，實現了這個計劃。大馬士革博物館基本上是爲了遷移遺蹟而成立，因此，巴美拉的地下式墳墓已被復原安置在博物館的地下室中。

隨後，在巴美拉西南方，回教時代奧馬

（右上）綻放在沙漠中的花朵——巴美拉

（下）馬利的建築遺存及發掘狀況　發掘到最後階段，尙須使用刷子刷淨，爲了保存建築遺存，上面還要罩上一層被覆物。

（左上）大馬士革博物館的室外陳列　擺設羅馬時代的雕刻和路標等文物。夜間在燈光照明下顯得非常美麗。

亞朝的城市——卡斯爾・海爾西宮進行調查，而將建築、壁畫以及用各種木畫所裝飾的十八世紀建築和日用器具一起遷移、復原。由於建築遺跡的遷移與復原使大馬士革博物館逐漸充實，再加上這個期間，由法國調查團在拉斯・夏姆拉（烏加利特）、提爾・哈利利（馬利）所進行的調查，發現大量遺物後，更提高了博物館的價值。

在遺蹟上興建的巴美拉博物館

古代遺物經常都是彼此相關的，因爲人類是在特定的環境、建築內生活，所以最近世界上流行以遺物配合建築遺存展現古人類生態的新的展示方式。大馬士革博物館可以說是這種陳列方式的先驅。這是因爲沙漠地區乾燥，有機物的遺物才能保存至今，也是因爲石製建築遺存的耐久性，敍利亞才能使用這種陳列的方式。

如果能夠克服保管等方面的困難，無論是遺蹟或遺物，最好都能擺設在原來的場所或環境中供人觀賞。氣候乾燥的敍利亞頗適合用這種展示方式，因此政府即在各地的遺蹟嘗試這種展示。在大馬士革南方得天獨厚的希臘化時代遺蹟波士拉（Busra）、綏達（Es Suweida）等地，將圓形劇場整修復原，利用舞台舉行慶典，並設立博物館以陳列附近出土的遺物。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巴美拉國立博物館。

巴美拉位於敍利亞沙漠中部，曾是繁榮的隊商城市也是巴美拉王國的首都，遭到羅馬破壞後，廢墟整個被埋在沙中。目前殘存的神殿、市街建築和墳墓等，表現當時生活情景的遺蹟和遺物都完整地保存在原來的位置上，在遺蹟旁興建的現代博物館陳列有當

（右、上下）同時也是調查與研究機構的博物館　敍利亞北部的出土文物由阿勒坡博物館，南部的出土文物由大馬士革博物館登記、調查與研究，這些都已經成了制度。右爲陶器的整理；上爲石棺的搬入；下爲出土的文物測量。

地的出土文物。

巴美拉附近的遺蹟，並不僅限於屬於希臘化時代，在巴美拉盆地綠洲周圍的丘陵上，有很多石灰岩洞窟，以此爲中心的地區發現了舊石器時代人類的遺蹟，顯示了此地現在雖很荒涼，但是却曾經是以狩獵採集維生的舊石器時代人類適於居住的環境。

一九五五年，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的庫恩(Cohen)教授在巴美拉調查阿先連文化期(Acheulean culture)，李瓦洛錫・莫斯特連期 (Levalloisian Mousterian) 的洞窟；最近，又有以東京大學人類研究所爲中心所進行舊石器時代洞窟的調查。由於擁有這麼豐富的舊石器時代遺蹟，巴美拉博物館中才能展出大量的舊石器時代遺物。

一提到沙漠，就令人想到駱駝隊商、遊牧民族；敍利亞沙漠中的貝多因人(Bedouins)不論風土、人情和民俗都極富吸引力，因此特地收集了各種他們的生活器具，展示在巴美拉博物館的二樓。

最近又仿照在提爾・哈拉夫所發現的敍利亞・西台 (Syro-Hittite) 式神殿的入口而建造的阿勒坡國立博物館，也藏有豐富的出土文物，雖然以遺物爲展示重點，但是也有部分是配合遺蹟一併陳列。

在介紹了以上各具特色的敍利亞三大國立博物館和附近遺蹟之後，讓我們共同踏上追溯西亞文明根源之旅吧！

敍利亞國立博物館

中文版編譯人員

主譯／吳密察
校訂／朱廣興（語文部分）
林明德（歷史、語文部分）
張日銘（西亞史部分）
資料協助／石再添・吳文星
曹永和・黃耀能
圖片索引
英文主譯／林郁方
總編輯／賴金男
企劃執行人／易素玫
編輯／朱廣興・林芬蓉
徐台娣・陳秀蓮
助理編輯／林玟玲・侯麗玲・陳鳳珠
美術編輯／古進隆・李素眞

第一室
古代城邦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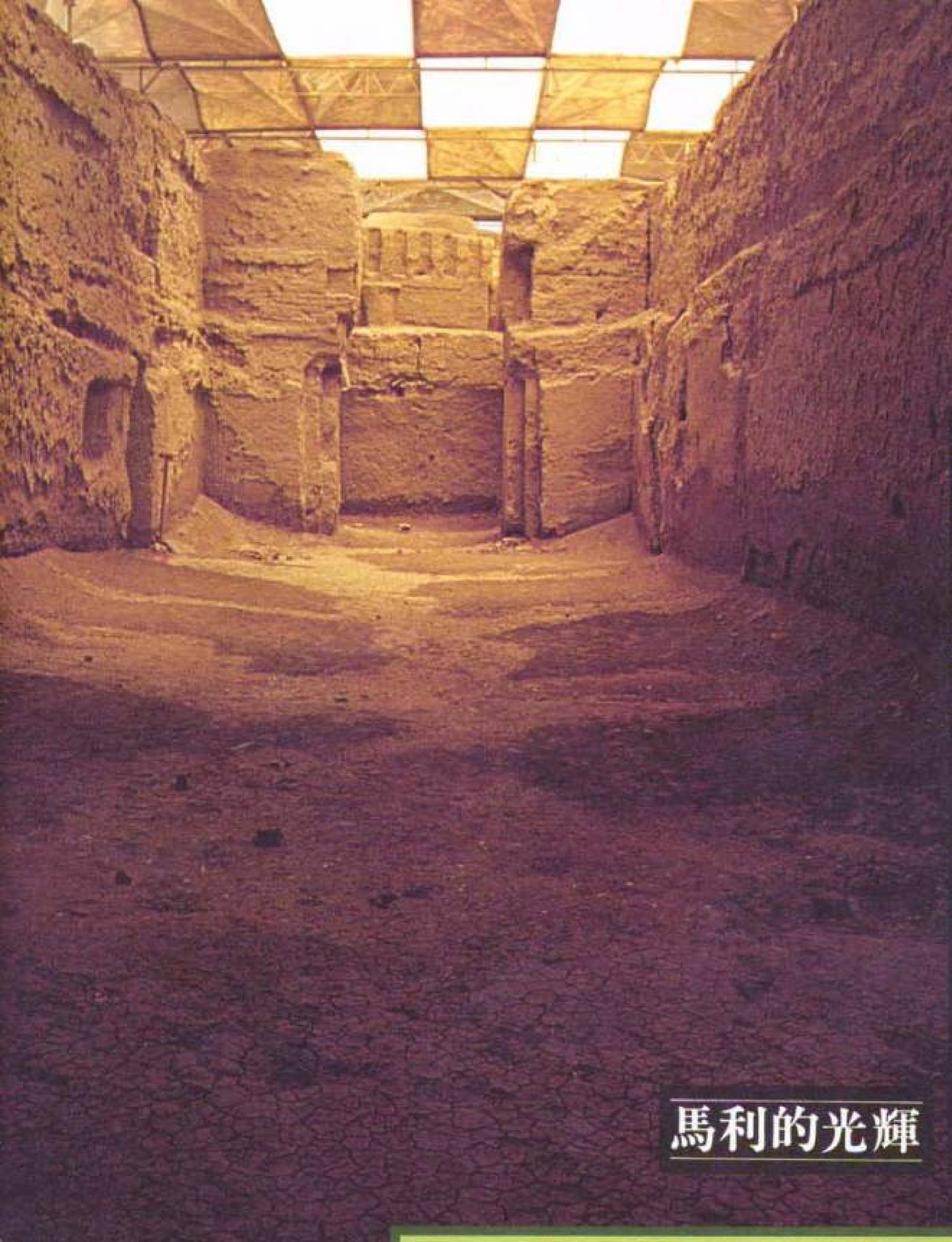
蘇美人(Sumerians)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比其他地區更早開創了燦爛的古代城邦文明。接著，由薩爾恭一世(Sargon I，在位 2334-2279 B.C.)領導的阿卡德王朝(Akkad dynasty,2350-2170 B.C.)的出現，使閃族(Semites，又譯塞姆族)的文明登上了歷史舞台。據最近的調查證明，這個時候閃族的文明也出現在北敍利亞；那就是馬利王國(Kingdom of Mari)和埃布拉王國的文明。

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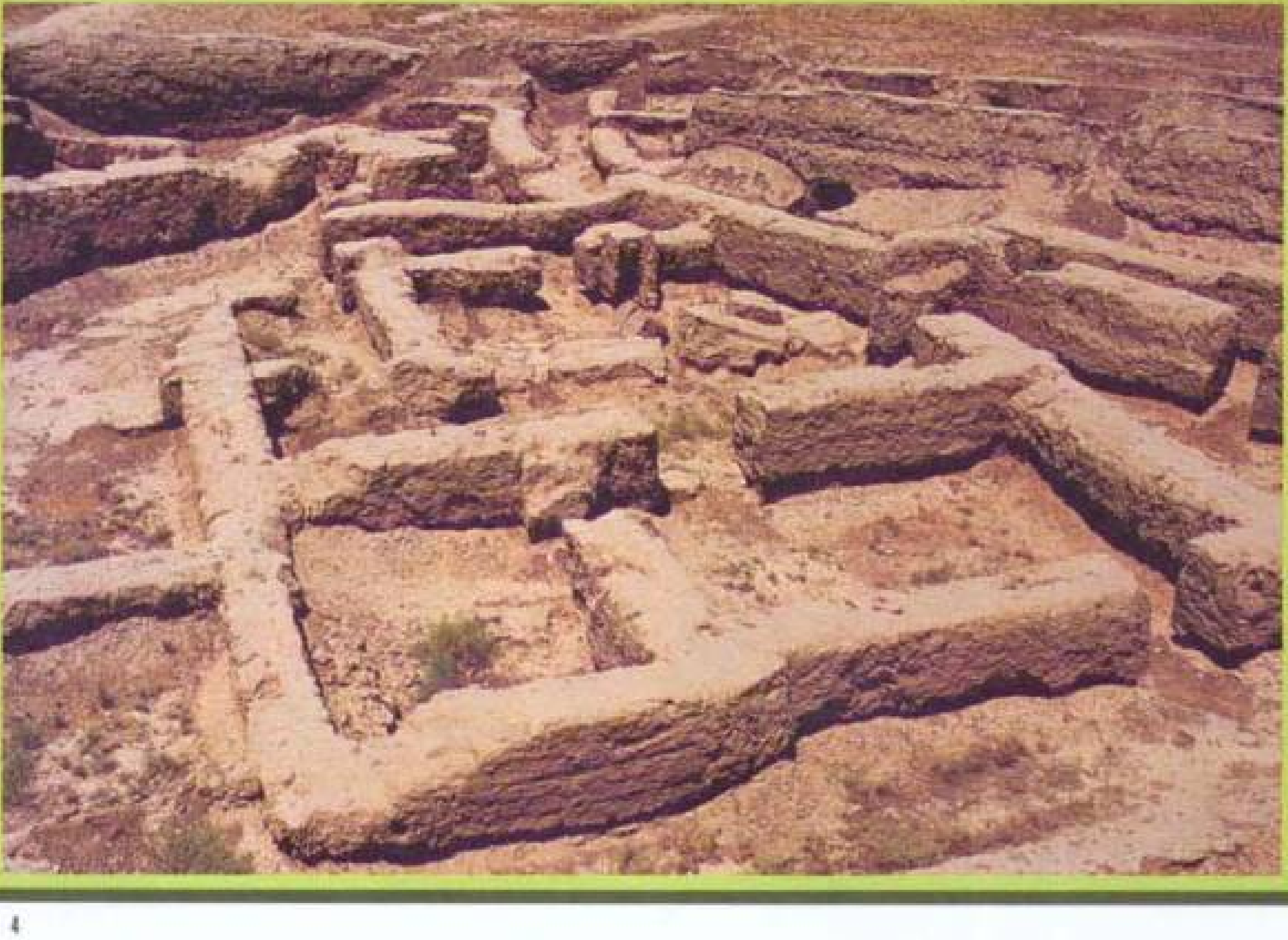
1・2　女神立像　馬利遺蹟除了雪花石膏等石雕之外，也發現一些銅像，這是用模子鑄成的女神像，眼睛用白色的石頭鑲嵌，髮上配戴金飾。雖然是小型作品，造形卻極生動、巧妙。馬利附近不產金、銅，所以原料或許是來自安那托力亞和伊朗高原等地。高一〇・六公分；西元前二三〇〇年。

馬利的光輝



現在的幼發拉底河中游，雖然是一片荒涼的原野，但是在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間，這裡却是曾經盛極一時的馬利王國的所在。以在阿布卡邁爾(Abu Kamal)所發現的雕刻爲契機，法國的調查團陸續挖掘出包含守護神伊希達（Ishtar，美索不達米亞的女神，掌管愛及豐收）及寧克爾塞克（Ninkhursag，女神）等神的神殿和包含王宮在內的古代大城邦國家遺蹟，並且確定就是馬利王國的遺蹟。在這裡所發現的大量泥版文書說明了已經佚失多時的古代歷史；而豐富的遺物更可以讓我們了解到古代初期的美術與宗教。

3



4

3　**宮殿建築遺址**　以宮殿爲中心而發展的馬利遺蹟，今天還可看出曾有大大小小二百餘間櫛比鱗次的房間，宮殿中庭的壁上有壁畫，神殿的壁上則以貝殼鑲嵌。從神殿裡所發現的守護神、信徒像等許多遺物中可看出古代西亞造形表現的發展過程。

4　**房屋的地基**　古代西亞建築是鋪石爲基，然後在上面堆砌土磚；上層雖已傾圮，地基部分却仍保存得相當完好。很明顯地可以看出當時宮殿與神殿的規模。馬利宮殿和神殿內主要區域的地面都鋪上磚塊，神殿附設的學校還有成列用磚塊砌成的細長桌子。

7

5

5 馬利國王伊修杜伊魯牟 (Ishtup-ilum) 像 馬利的雕刻材料有白色的雪花石膏和堅硬的閃綠岩。這尊石像的表現手法雖較粗獷，但是兩手相握，兩腳併齊左右對稱的結構，頗爲生動有力。左肩斜披著布邊帶穗狀裝飾的長衣，右肩袒露，是古代閃族人的風尚。在吉姆里利姆(Zimrilim)王宮的國王寶座附近發現，高一五〇•五公分。西元前二千年～前一千年前半。

6

6 朗基馬利像 這尊左腳稍爲向前跨出的雕像，右肩刻有「馬利之王，恩利爾神(Enlil)之大祭司朗基馬利(Langi-Mari)，獻此像給伊希達女神」字樣。是一九三三年在馬利發現的，根據這座雕像確定了此地爲古代的馬利王宮，而這一建築則爲奉祀伊希達女神的神殿。石灰岩，高二八•四公分。

7 伊克夏馬干(Ikh-Shamagan of Mari)像 肩毛與眼睛部分鑲以貝殼、瀝青，蓄有長髯，表現出閃族人的特色。腰間有「高那克斯」(Kaunakes，編按：原文爲牧人斗蓬Sheepsk-cloak之意，是繫綁有穗子的六褶裙)，流露出古禮之感。這是流行於南美索不達米亞蘇美人的服飾。高一百一十五公分。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末期。

9

8

10

8 **水泉之女神像** 這尊手捧象徵豐盈水源之壺，職司農業的女神像，頭上戴著飾有牛角之冠，是早期農耕聚落遺址中常見的傳統地母神像。古時農耕的豐歉都是受灌溉的影響。驅幹是從馬利王宮中舉行噴水秘密儀式的聖堂裡找到的。雖然所鑲的眼睛已失落，但是，面帶淳樸的微笑仍可感到超越時空的慈祥。像高一四二・三公分。西元前二千年～前一千年。

9 **馬利的石雕** 展示在大馬士革博物館一樓馬利室中。法國學者所發掘的馬利遺物大部分都是陳列在大馬士革與阿勒坡博物館中。

11 婦人坐像 中分下垂的頭髮，原來曾塗上黑色，眼睛則嵌上瑠璃。雙腳交叉坐在厚褥上，從胸前遺留的痕迹來看，兩手似乎捧著東西。在伊希達神殿發現，據說雕的是侍奉神的舞伎、歌伎等巫女。雪花石膏製；高二五•六公分。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

10 婦人頭像 馬利的王宮和神殿，都以奉獻、興建神像和神殿的國王和祭司像來裝飾；可是因爲受到來自南美索不達米亞王漢摩拉比（Hammurabi，？～1750 B.C.）的侵襲，王國都城全毀，所發現的雕像大都已成殘片。這是其中之一，長髮掩耳的側面，的確使人感覺到這正是古人的雕像。大大的眼睛，實爲典型的馬利出土婦人像。高七•五公分。

12 坐在椅子上的婦女像 這是身著「高郭克斯」，頭戴帽子的婦人坐像。頭上披著頭巾，表現出侍奉神靈的虔誠敬畏態度。雪花石膏；高三十四公分。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

雖然從美索不達米亞出土的資料已可證明城邦國家埃布拉曾在北敍利亞盛極一時，但是，地點在那裡，長久以來都一直是個謎。義大利的調查團終於證實了：它就是阿勒坡附近的馬爾狄克遺蹟。他們挖掘出一座有城牆環繞的宮殿，並從附屬圖書館遺址挖出上萬的歷史、文學與宗教文書。因爲這些文書的解讀，而改寫了大部分的西亞古代史。

13

古代埃布拉王國的發現

14

15

15　浮雕有日常生活情景的石製容器　將有麻繩帶邊飾的石製容器表面分割成幾部分，雕出正在吃樹芽的山羊和綿羊群，及屈膝像是在移植果樹的人物等田園景色。馬利出土；高一九・六公分。西元前二千三百年。

13・14　馬爾狄克遺蹟　義大利調查團認爲靠近阿勒坡市街的馬爾狄克遺蹟，就是約與馬利王國同時繁榮於北敍利亞的閃族系阿摩利人（Amorites）所建立的埃布拉王國首都。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就一直進行挖掘，到了一九七五年，終於在王宮的一隅發現藏有大量泥版文書的書庫。內容包括勅令、國際條約、商業書信以及類似辭典的文書等，可說是了解西亞當時經濟、語言和文學的寶貴資料。圖13爲王宮的一部分，右爲文書出土的地方。

17

16

18　埃布拉的奉獻用石槽　閃族人或許認爲對神的奉獻物必須盛放在耐久而堅固的容器。馬利遺蹟中發現的是奉獻用石製容器，青銅器時代後期則是以熔岩作成奉獻台或奉獻用容器。在埃布拉也有同樣的傾向。這是雕著半獸神恩奇杜（Enkidu）駕御的獅子以及士兵手持矛和盾，守護宴會圖形的大型石製容器。馬爾狄克出土。玄武岩；高五十八公分。

16　浮雕鳥獸紋的石製容器　馬利的伊希達神殿發現了一些奉獻用的石製容器，上面的浮雕都是有關宗教、日常生活的情景或幾何形圖案，材料則爲帶青綠色的石鮨石（steatite；soapstone）也有一部分刻的是張開雙翼的獅頭猛禽或神殿。這個容器上雕有各種動物圖案，如果上下倒著看，動物的前腳正好是鳥的尾翼。高一二・五公分。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

17　幾何圖案的石製容器　或許是質料較軟的緣故，容器表面的刻紋頗深，圖案是以繩飾中常見的麻繩花紋爲主。馬利出土文物中，少有呈變形且相當完整的容器。閃綠岩；高二六・二公分。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

18

刻在陶器上的歷史

19　圓底壺　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間的後半，是敍利亞民族遷徙最頻繁的時期，這時候不僅出現了鐵器和馬匹；社會和文化方面也有很大的變動。這些變動的情況也表現在陶器作品上。另外，在前一千五百年左右，由於銅製容器普及，陶器也受到了影響，器形趨向單純化，卻彩成具有人物與動物的複雜圖案。圖中是此一時期的陶器，是一隻刻有蛇像，刻紋的圓底壺。布拉克(Tell Brak)出土。高十八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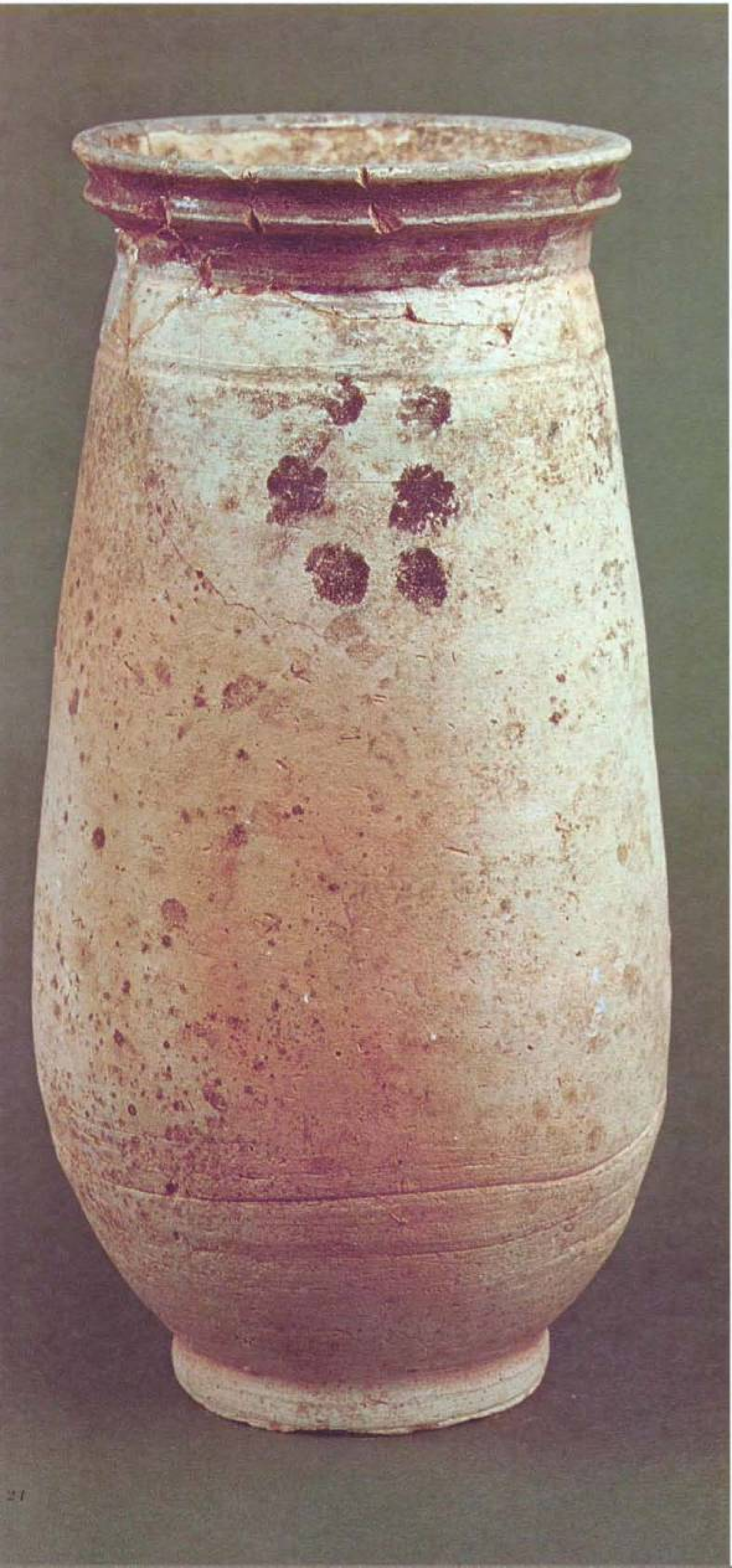
20　共蓋盌　敍利亞和埃及都被認爲是玻璃的發明地，最早的是回火玻璃（temper glass），後來在希臘化時代出現吹玻璃的技術，於是玻璃製成的日常用品大爲普及。玻璃的原料很多，在玻璃還未出現的初期王朝時代，已經發明一種近似釉的福安薩彩陶(Faience ware)，出現塗有黃色或綠色的容器。馬利出土。玻璃原料(frit)：高十二公分。西元前二千年～前一千年初期。

19

21

20

23



21

至今仍在製作的陶器就是人類最早的化學製品，陶器充分地表現出各時代、各地域的特性，考古學上經常用來作爲編年的基準。陶器中不僅有高貴優雅的，也有表現一般民衆思想的，從器形與廣泛的用途可以瞭解民衆生活的一部分。不論何時何地，陶器都隱藏著一些神秘的歷史。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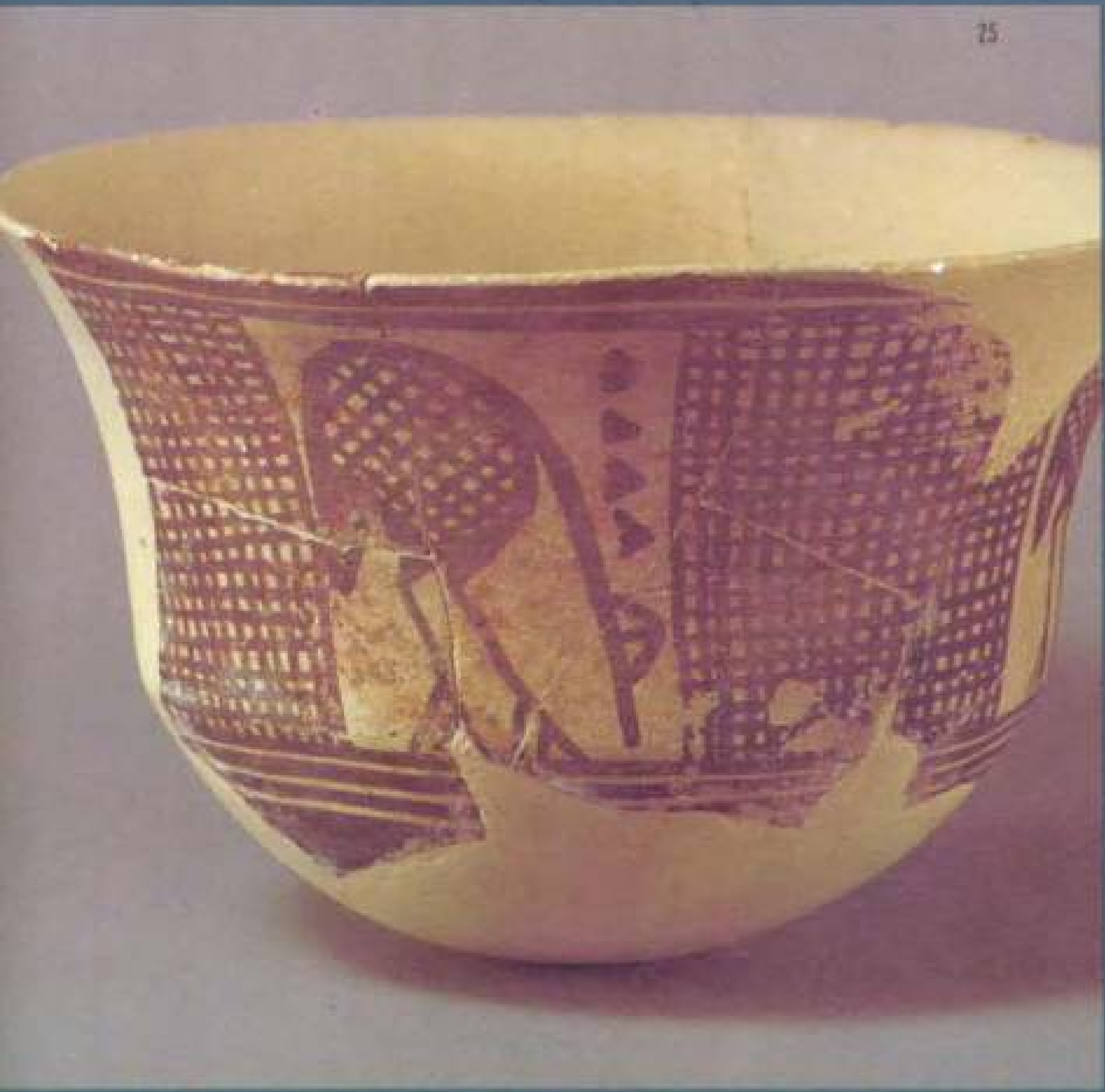
22 馬利的陶器　馬利的陶器中已出現各有一定用途的器形，如壺、甕、盤和盌等將各類器形有系統地排列在一起，比單獨擺設更容易顯示出該時代的特性及生活的情況。因此，大馬士革博物館將各類器形一併陳列的嘗試，的確是相當吸引人的作法。除了陶器之外，馬利還有石製容器及彩陶製品出土，也都一併陳列。

21・23 素陶壺　在乾燥的西亞，將水注入素陶壺中，水很快就會冷卻，因此在高溫的夏天也經常可以喝到冰冷的水。或許是因爲這種生活環境的需要，自古以來西亞的淡黃色陶器就很發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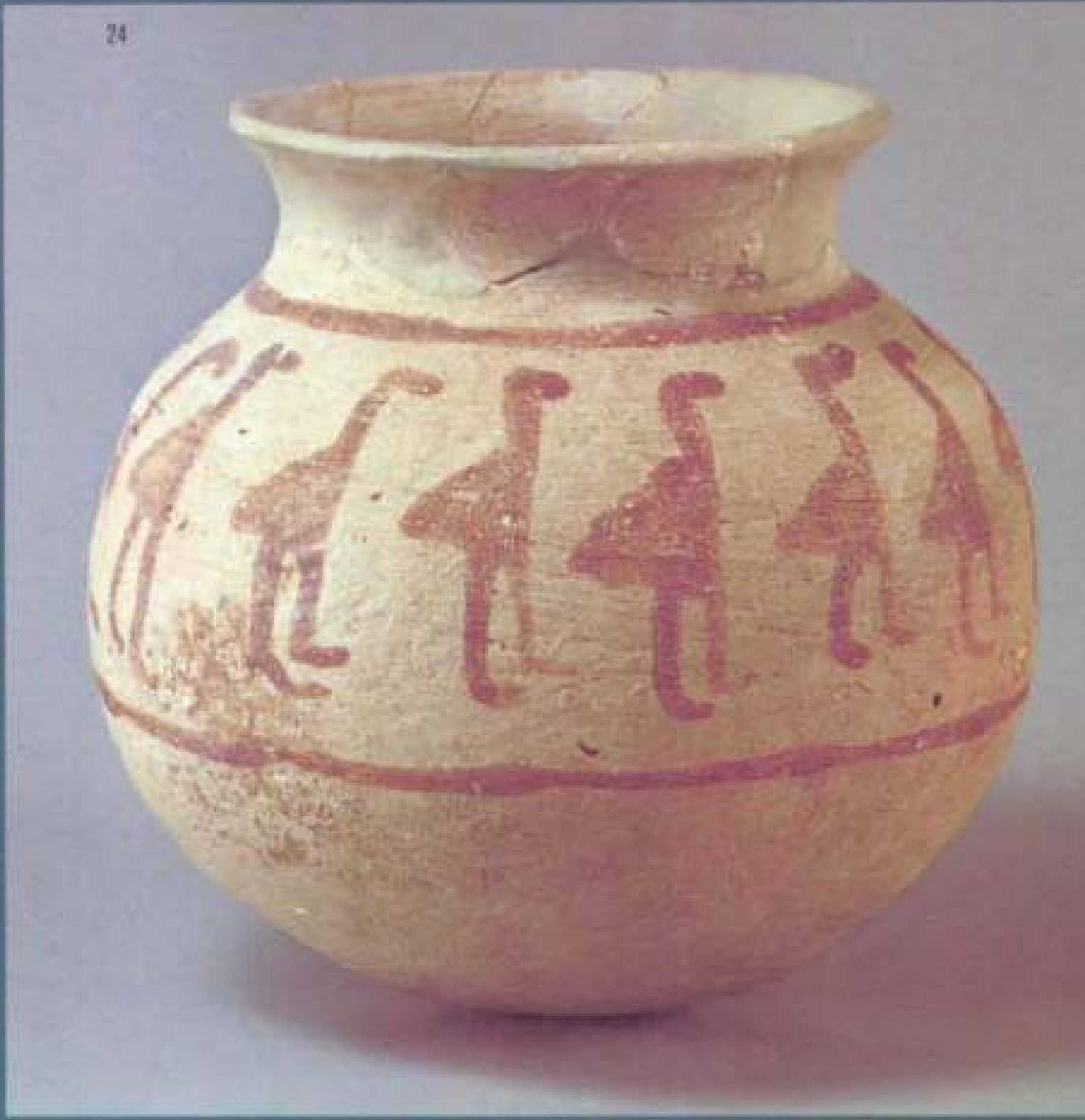
圖21、23是用精選的黏土燒成的陶器，馬利出土。圖21用線條刻出展翅的鳥。圖23壺上附著幾滴瀝青，不知道是花紋，或是記號。

圖21高二三・七公分，壺身直徑一五・五公分。圖23高二十四公分，壺身直徑一一・七公分。都是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末期的作品。

25



24



24・25 彩紋陶器　彩紋陶器是西亞定耕後，最先出現的藝術品。其中有一種叫哈拉夫式陶器，是以北敘利亞爲中心的彩紋陶器，不僅花紋極爲精緻，並且飾有特殊光澤的彩紋。圖24是少見的完整作品，鳥身的線條頗能表現出古人的心思，水鳥的排列也相當有趣。圖25的水鳥，無論是和幾何圖彩或器彩，都極爲相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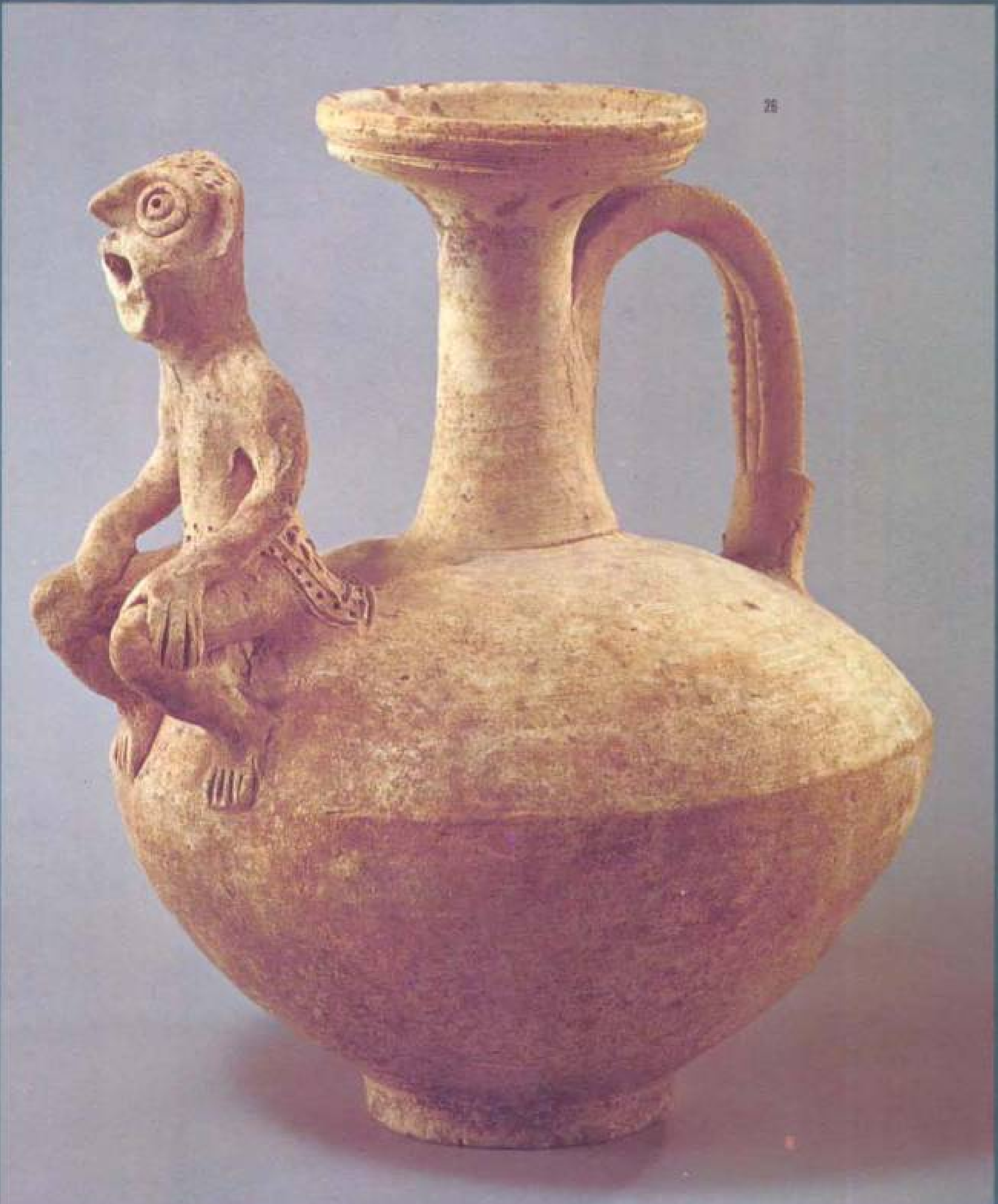
千年～前一千年間的後半期，動物造彩或繪上動物圖案的器形頗爲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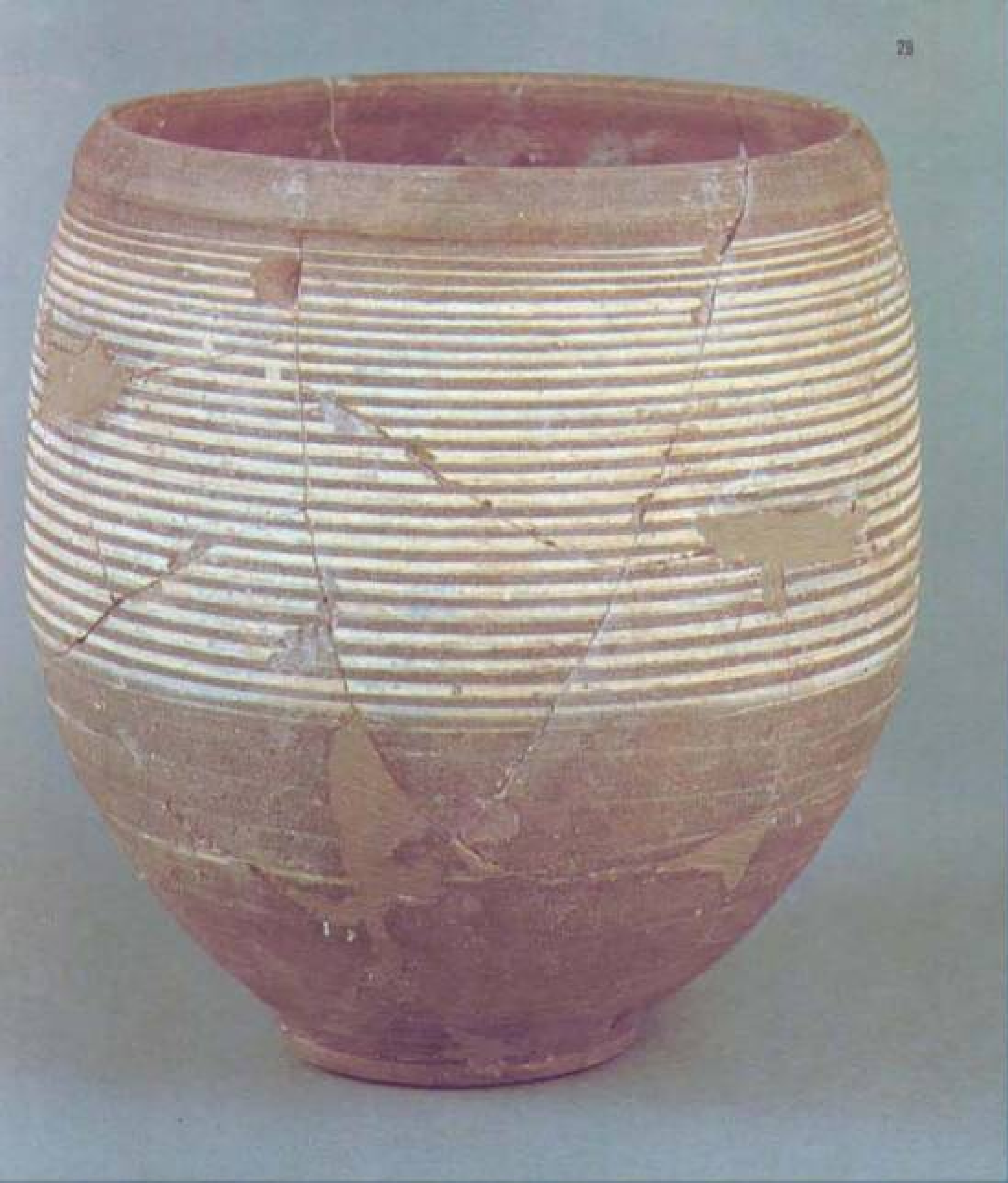
這個陶器配上一尊坐姿的裸體男子像，以張開的口爲壺嘴，構想相當新穎，男人的表情令人發噱。阿哈馬(Tell Ahmar)出土，高二四・三公分，壺身直徑二二・三公分，口徑九・四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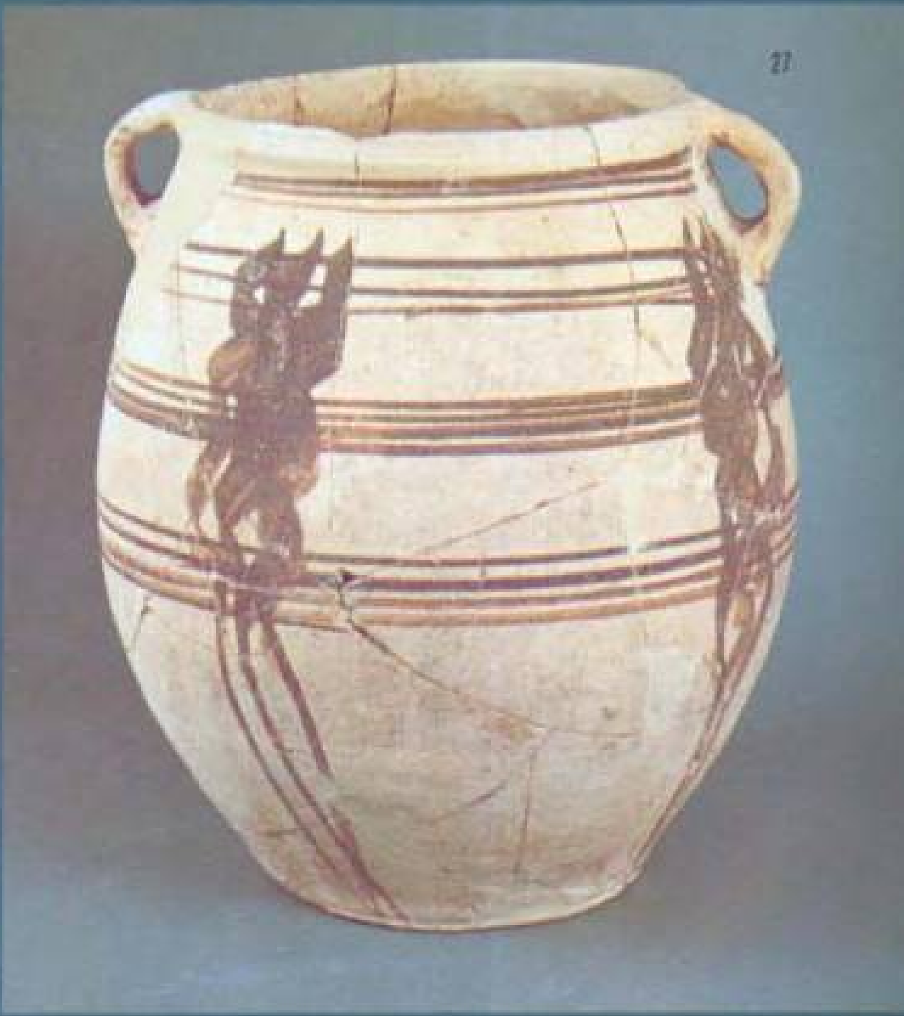
28 彩紋壺　在西元前三千年～前二

地位。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克里特島(Crete I.)、西克拉德斯群島（Cyclades Is.）等，在這些地中海文明影響的地中海沿岸出土的彩紋陶器，和隨著西元前二千年～前一千年間的後半期，胡里安(Hurrians)和米坦尼(Mitannians)等民族而出現的奴治式（Nuzi）彩紋陶器，兩者都具有很濃厚的外來因素。哈馬(Hama)出土的赤土陶器(terra cotta)，高十六公分。

26







27 彩紋壺　西元前二千年～前一千年間，敍利亞人最喜歡利用轆轤的旋轉在陶器上畫出數條平行的直線彩紋。本壺卻以大膽的筆法畫出垂直的花紋，打破了以往單調呆板的作法。從描繪的方法來看，顯然當時已經使用毛筆。哈馬出土。赤土陶器，高二十四公分，壺身直徑二十公分。西元前二千年～前一千年後半期。

29 **有線刻紋的壺**　敍利亞青銅器時代的編年，是以拉斯・夏姆拉遺蹟與拜樸路斯(Byblos)的遺蹟的調查結果爲基準，以殷葛(H.Ingholt)爲首的丹麥調查團所發掘哈馬遺蹟結果也是歐亞大陸中心地區編年最重要的依據。哈馬的遺蹟從地表往下算，已確定的共有十二層。而這個充滿韻律感條紋的線刻陶器，則是出土於第十層，屬於迦南(Canaan)前期青銅期文化的作品。

30 **幾何圖案的彩紋壺**　平行的直線紋與波狀紋，粗線與細線所搭配而成的彩紋，與器形相得益彰。這是屬敍利亞史前時期彩紋陶器（始於哈拉夫式彩紋）末期的代表性作品。雖然缺乏手藝的趣味，但是，利用轆轤旋轉所形成的彩紋卻具有韻律之美。

奧倫提斯河(Orontes R.)河畔的亞爾沙拉圖特出土。高一八・一公分，壺身直徑一一・二公分。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間的末期。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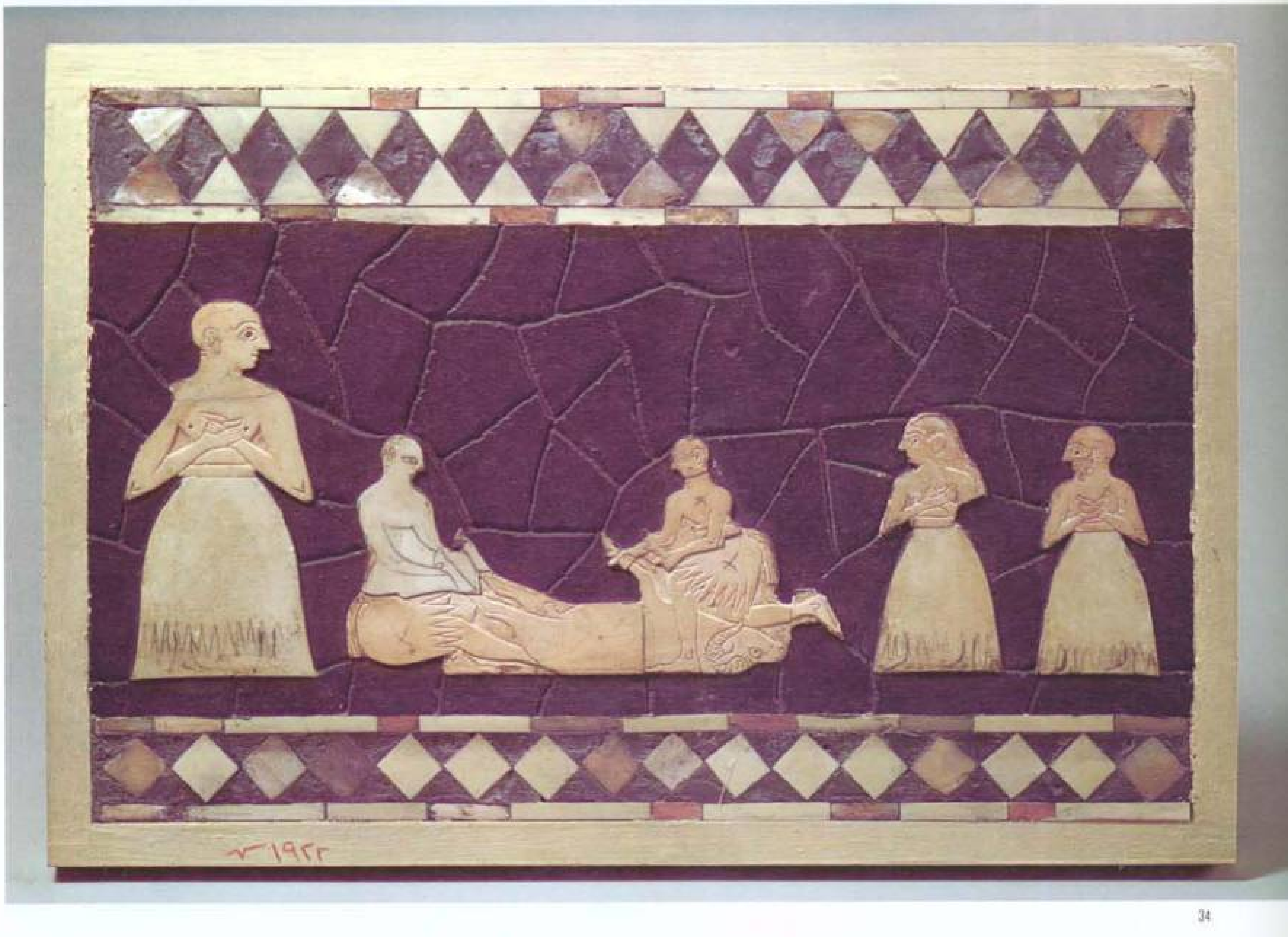
趨於統一的前兆

出現在安那托力亞高原、黎巴嫩山脈山麓的初期農耕聚落，隨著商業的發展，逐漸從村落發展成城鎮，再擴大而成爲城邦國家。馬利和埃布拉是北敍利亞城邦國家的代表。當地不產的物資都從遠方輸入，並且維持著與南美索不達米亞的交流，而日臻繁榮。但是背地裏却隱藏著相互的對立和競爭，爲了維持城邦生活，必須以國王和祭司爲中心儲備武器，並合併周圍地區，以確保本身的權力。

32 戰士的頭像　除了具有蘇美風格的雕刻之外，在馬利遺蹟中也發現了如「泉水之女神像」這類的寫實作品。

這個戰士頭像，頭部緊緊的裹住，嘴角掛著微笑，非常寫實。馬利出土。雪花石膏製；高二五・五公分。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的末期。

33



34

31 戰勝的奉獻板 馬利遺蹟的神殿壁面經常採用琢磨過的貝殼貼成的人像和藍色雪花石膏小薄片，拼成奉獻匾額作爲裝飾，畫中類似排成一列的裸體男子，和持著大斧在前後保護的戰士，可能是描繪攻佔周圍城市後，押送俘虜到馬利王前報告戰勝的情景。雪花石膏、貝殼、石。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間的末期。

33 俘虜與士兵的奉獻板 這是穿戴盔甲手持長槍的馬利士兵押著俘虜的情景。在初期農耕階段即已出現用薄面堅硬的石頭磨切石塊的技法，以這種技術將琉璃處理後再用松脂加以固定。這種彩色的裝飾品，在南美索不達米亞是以烏爾(Ur)出土的燈柱與豎琴爲代表。長一〇・五公分，寬一二・八公分。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間的末期。

34 獻祭犧牲的奉獻板 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的西亞社會正是由農村轉變成城市，進而以城市爲中心形成國家的時期，因此城市間的爭鬥日益激烈。神殿、王宮中常有一些歌頌勝利的圖畫，馬利遺蹟也發現繪有日常生活、宗教儀式的白色壁畫或奉獻板。這是其中的一幅，描繪以羊作爲犧牲的情景。象牙、貝殼製成，高一七・一公分。

35 獅頭怪鳥　馬利王國、南美索不達米亞的王國附近，都不產黃金和琉璃。黃金是來自安那托力亞高原，而琉璃則從遙遠東方的阿富汗輸入。由於物質的交流使城市文明日益發達，這或許是流入馬利的蘇美人作品。黃金、琉璃製；高十三公分。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間的末期。

37 琉璃串成的金手鍊　這是使用美索不達米亞不出產的黃金、琉璃做成的裝飾品，可能是象徵城邦國家上流社會的權威，將這種材料製成裝飾品的手工技巧眞是令人驚訝！這條手鍊的每個圓球原來也許是水果的形狀，以打製的金箔或鑄造法製成。

36 馬利飾物　阿勒坡博物館馬利室的展出情形。馬利出土的一系列裝飾品、石雕和陶器都陳列在明亮的展示室裡，對來訪的觀衆深具吸引力。

飾物的交易

在文明的誕生與發展過程中，貿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貿易可以提高物品的生產量，而且由於專業生產者與交易者的出現，使人類生活趨向分工化，車、船等運輸工具的發達，使交易更爲興盛。古代城邦國家的居民除生活必需品外，對貴重金屬與礦石的取得也都不遺餘力。從裝飾品即可瞭解當時交易的實際情況，因爲人類對裝飾品的喜愛是亙古不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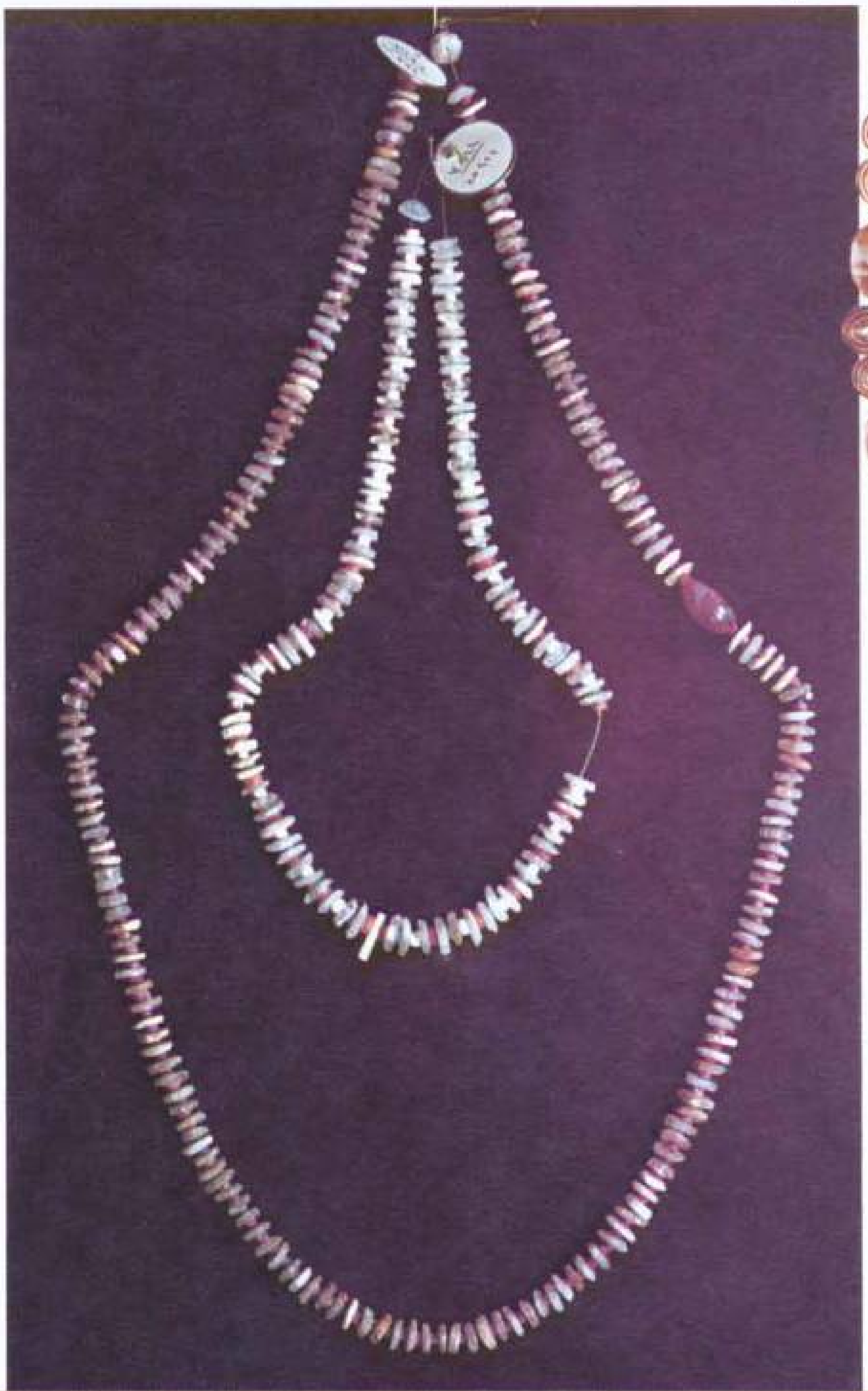
39

37

40

38

38 雙渦紋的首飾　黃金比其他的金屬更具延展性。古代的人或將黃金打成箔片做成各種形狀，或者利用這種延展性展延成渦卷紋、雙渦紋等飾品；有時候也將黃金加熱後急速冷卻所產生的金粒加以銲接而製成裝飾品。圖中的首飾係以黃金、瑪瑙和琉璃等珍貴材料交互連綴而成，色彩鮮明而美麗。



39•40 首飾　到了國家成立時期，除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兩種政治的階級外，也發展出各種社會階層；貧富的差別在衣著上的表現尤其顯著，富人和當權者無不努力於裝飾自己，於是帶動飾物行業的發展。王冠就是一個代表，首飾和手鍊也是工藝的精粹。

圖39、40都是在史前時代形成了農耕集落時代以後的布拉克遺蹟發現的。圖39首飾的每一顆珠玉是何時的作品，雖不明確，但是不會早於西元前二千年～前一千年，其中有完整的水晶和瑪瑙球，也有外形古樸的玉。圖40是將白色的石頭切成薄片、串起的飾物，可能是最普通的首飾。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

41

42

古代的繪畫

繁榮的馬利王國由於受到在美索不達米亞巴比倫第一王朝漢摩拉比王的攻擊而崩潰，王宮和神殿全遭破壞。但是，王宮中央庭院周圍的部分壁畫——以「王權神授禮儀」爲中心展開——却倖免於難。這是在西亞發現的最古老的繪畫，也是極貴重的資料，從畫中可以看見這個古代城邦國家和平時期的生活百態。

41 **牽牛的馬利人** 這隻準備作爲犧牲的牛與史前時代的彩紋陶器上簡化的動物相較，描寫手法較爲寫實，並能掌握住牛的特徵。馬利吉姆里利姆王宮出土。壁畫長五十公分，寬五四・五公分。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後半。

42 **朝貢者** 從馬利遺蹟發現大量的壁畫殘片。因爲畫在灰泥的壁面上所以不容易保存，能夠清晰看出整體構圖的非常少。高鼻大眼的外表與一般圓臉的馬利人不同，帽子也不一樣，也許是朝貢者的畫像。長一二・五公分，寬九・六公分，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末期。

增田精一 撰

43 哈馬的大水車　汲取豐沛的奧倫提斯河河水。

西亞文明的十字路口

亞、歐、非三洲的交會處——敍利亞

敍利亞的自然景觀與古代文明的發展

西亞文明的十字路口　現在，敍利亞和黎巴嫩雖然分爲兩個國家，但是在第二次大戰之前，還是合而爲一的。從民族史或文化史來看，兩國都密不可分，一般仍統稱爲敍利亞。

敍利亞約呈等腰三角形，頂點在地中海東北角的附近，左邊沿著東地中海岸，右邊沿著土耳其的托魯斯山脈(Taurus Mts.)南麓，底邊則是沿著從底格里斯河（Tigris R.)自安那托力亞高原流入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地點起到約旦地溝 (Jordan Valley) 加里利海（「聖經」譯爲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附近的連線。這個等腰三角形的東北部分是幼發拉底河及支流流經的低地，與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相連。西南部分往南經巴勒斯坦河(Palestine R.)沿伸到埃及，西方沿著塞浦路斯島(Cyprus I.)、安那托力亞半島南岸可達愛琴海（Aegean Sea)諸島和希臘本土。

因此，敍利亞自古以來就是亞、歐、非三洲民族遷徙的必經路線、爭奪的地區以及文化滙合與分散的轉運點，眞是名副其實的「西亞文明的十字路口」。

幼發拉底河的恩賜　今天的敍利亞，面積約有台灣的五倍，人口則只有台灣的四分之一，緯度在三三～三六度之間，雨量極少；首都大馬士革的年雨量平常在二百四十公釐以下，濕度在百分之十以下。寒暑溫差極大，夏季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度以上，冬季有時降到零度以下。

內陸地區南半部是荒涼的沙漠，但是，達特莫爾（Tadmor，今天的巴美拉）、大馬士革等綠洲地區，利用泉水灌漑所以也有耕地和牧草地。內陸地區北半部大多是草原，在幼發拉底河及其支流流域地區，種植大麥、小麥、黃瓜、西瓜、洋葱、大蒜、無花果、葡萄和椰棗等。又，東有安提黎巴嫩山脈 (Anti-Lebanon Mts.)，面向東北地中海的沿海地帶，終年溫暖，濕度適中，盛產無花果、橄欖和柑橘等農作物。

農耕與畜牧的開端　敍利亞不論內陸或沿海地域都曾發現許多舊石器的分布地帶及洞穴遺蹟，因此可以證明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李瓦洛錫•莫斯特連期以後，這裡已有稠密的人口，而且從前陶器時代起就出現了住在圓形房屋內靠獵取野牛、驢子、羚羊，有組織地採收野生大麥和小麥維生的人類。

自獨特的彩紋陶器出土而爲人所知的哈拉夫期開始，烏拜德期（Ubaid period，5200～3500 B.C.）早期的農村已散布於敍利亞東北部，在人類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農耕、畜牧發祥地——肥腴月彎中，尤其佔有重要的地位。

阿摩利城邦國家的成立　根據記載最先出現在敍利亞的民族是原居沙漠、草原地帶，屬閃語系的阿摩利人。他們原來似乎以遊牧爲生，後來受到西元前四千年至前三千年後半時期沿幼發拉底河北上的「原文字期」的蘇美文明影響，而逐漸定居下來。其中有一部分，於西元前三千年至前二千年前半，在幼發拉底河中游地區建立

了閃族最早的城邦國家（圖3、4、46）；西元前三千年至前二千年後半，在西方的阿勒坡附近出現了城邦國家埃布拉（圖13、48）。被視爲同是阿摩利人的阿卡德(Akkad)薩爾恭王就是出現在這個時期，他統一了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的大部分地區，建立西亞最早的統一國家。

這批阿摩利人在西元前三千至前二千年末期，從敘利亞沙漠大舉侵入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在底格里斯河流域建立了亞述、巴比倫、伊辛(Isin)和拉爾沙(Larsa)等城邦國家。其中以巴比倫在漢摩拉比王時代爲最強大，統一了南北美索不達米亞、消滅馬利王國，併呑敘利亞的部分地區。因此，興起了以蘇美文明爲基礎的巴比倫文明，並傳播到美索不達米亞周圍各地。

埃及統治下的迦南

另一方面，阿摩利人的一支在西元前三千年至前二千年時期也擴展到西部地區，至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前半，在內陸地區已發展出迦基米施(Carchemish)、雅姆卡得（Yamkhad，即阿勒坡）、亞拉拉克 (Alalakh)、庫特那 (Qatna 即米士利弗 Mishrife)，沿岸部分則有拜樸路斯、烏加利特（圖49、59、85）等商業性、港灣性的城邦國家。這些西阿摩利人被稱爲「迦南人」(Canaanites)，居住的地區則被稱爲「迦南之地」。

迦南之地雖在西元前三千年至前二千年成爲埃及的屬地，但是，埃及主要是以此作爲前往東地中海及西亞的通道，以控制各城邦國家，使他們進獻黎巴嫩山脈的木材，因此各城邦國家實質上還是獨立的。由於從事海上和陸上的貿易，迦南的經濟繁榮，創造出富有國際色彩的迦南文化。這種國際性的氣息明顯地表現在宗教和文學方面。其中尤以拼音文字的發明對人類文明的開展更具偉大的貢獻。這些都是迦南人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自然發展出來的。

引起國際爭端的迦南

西元前一千五百年前後，自尼羅河三角洲逐出西克索人 (Hyksos) 的埃及國王屢次乘勝遠征「迦南之地」，恢復並且強化了對此地的統治權；但是到了阿馬納 (Amarna) 時代（西元前十五世紀初葉~前十四世紀中葉），又有企圖佔領迦南的印歐族西台人自安那托力亞入侵。北美索不達米亞方面，被推爲印歐統治者的胡里安人（米坦尼人）也開始向迦南擴張勢力。埃及爲了防衛既得的統治權而與西台人展開爭奪戰，迦南之地由於淪爲戰場而蒙受極大的災禍。

西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來自愛琴海的「海上民族」和來自阿拉伯沙漠的閃系亞拉米人（「聖經」譯爲亞蘭人，Aramaeans）消滅了西台人和迦南人。

亞拉米人和腓尼基人的出現

擁戴西台人爲領袖的亞拉米人，在西敘利亞內陸地區建立了迦基米施、古薩那（Guzana 即今之提爾•哈拉夫）和大馬士革等城邦國家，從事美索不達米亞、安那托力亞和阿拉伯半島等地的陸上貿易，在西元前九至八世紀時極爲繁榮。亞拉米人融合了西台和迦南文化而發展出獨特的文化，並創造了「敘利亞•西台風格」的建築和美術。亞拉米語成爲國際間通用的商業用語，更成爲波斯帝國境內各民族間的共通語言。同時，亞拉米文字也傳播到鄰近各民族，成爲敘利亞、中亞的粟特(Sogdiana)、北亞的維吾爾、蒙古和滿族等文字的基礎。

44

44 北敘利亞的農村 草原相連的敘利亞北部是穀倉地帶。羅列著乳頭形的住宅。

45

敘利亞的遺蹟地圖

●古代西亞年表

年代	西亞：敍利亞	西亞：美索不達米亞	埃及	事項
B.C. 3000	初期青銅器時代	烏魯克期	初期王朝時代	
2900		原文字期（傑姆得納薩期）		圖畫文字的開始 原文字期
2800				蘇美人城邦國家的興起（2800）
2700		初期王朝時代（烏爾第一王朝）	古王國時代	楔形文字的發端
2600				敍利亞與埃及間之商業關係的擴展
2500	中期青銅器時代			烏爾的王墓（25世紀）
2400		阿卡德王朝		
2300				阿卡德的薩爾恭王（2303～2247） 納拉姆辛王（2254～2218）
2200			第一中間期	
2100		烏爾第三王朝		烏爾第三王朝（2113～2006）
2000		古亞述 / 伊辛・拉爾沙時代	中王國時代	伊辛・拉爾沙時代（2017～1763）
1900	西台古王國 / 馬利王國	巴比倫第一王朝		巴比倫第一王朝（1894～1595）
1800			第二中間期	漢摩拉比王（1724～1682） 西台古王國興起
1700				漢摩拉比征服伊辛・拉爾沙・馬利（1707） 漢摩拉比法典編成（1675）
1600	米坦尼王國 / 烏加利特	中亞述 / 卡賽王朝		
1500				米坦尼王國興起（16世紀～C.1270） 西台攻佔巴比倫（1592） 敍利亞和希臘的貿易擴展
1400				烏加利特的楔形文字字母

（接次頁）

46 馬利遺蹟　古代西亞商業和農業的中心地。

另一方面，沿海地帶迦南人後裔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s)興起，在東地中海地域的貿易和殖民活動非常活躍，更有象牙鑲嵌、玻璃鑲嵌、腓尼基紫布等特產。亞拉米人與腓尼基人以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伊朗高原爲基礎，前後創造了亞述、新巴比倫(New Babylon)和波斯等帝國。西元前九世紀中期至西元前四世紀前半，敍利亞一直都是屬於這些帝國的領地而維持繁榮的局面。

與地中海世界的融合

希臘文化的發展

西元前四世紀後半，由於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東征（西元前三三三～前三三一），波斯帝國滅亡。地中海世界與西亞世界首次連結在一起；亞歷山大大帝企圖建立融合東西民族和文明的世界性大帝國，但是，他剛著手進行這個大計劃時即病逝於巴比倫，於是這個東方殖民地由其部將塞流卡斯(Seleucus Nicator, ?～281 B.C.)接管。

塞流卡斯王朝(Seleucidae, 312～65 B.C.)時代，由於興起於波斯高原的安息(Parthia)勢力伸展到美索不達米亞，於是將首都從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塞琉細亞(Seleucia)遷到沿海地帶的安提阿卻(Antiochia今安提阿 Antioch)以敍利亞爲本土，謀求希臘文化的發展。結果，希臘語言、希臘文字、希臘式貨幣、希臘建築和美術都普及西亞各地，希臘的諸神與敍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當地的神祇融合，塞流卡斯王朝諸王也被神化了，甚至連安息的國王都自號「親希臘使者」(Philhellene)。

這種由希臘人將希臘文化與西亞文化融合而成的希

48

49

50

50 阿勒坡城　回教世界城市的典型，這是爲了抵抗十字軍而興建的。

52 在奧倫提斯河畔休息的人

臘化文化，導致了敍利亞等西亞各民族與文化的重大變化。在幼發拉底河以西的地區，從羅馬時代到拜占庭（Byzantin）時代，雖有羅馬化的希臘文化或拜占庭化的希臘文化，但是希臘化文化的本質並未改變，文化中心雖從安提阿却移到大馬士革，卻始終在敍利亞境內。

回教的時代

徹底改變這種情勢的是西元七世紀創立回教，促成阿拉伯人建立回教世界的穆罕默德(Muhammad, 570～632)。他的遺志完全由定都敍利亞大馬士革並進行東征西討的奧馬亞王朝所實現，建立了東至土耳其斯坦(Turkistan)、西達伊比利半島 (Iberian Pen.)的空前世界國家薩拉森 (Saracen) 帝國。結果，回教文化伸展到地中海地區，與當地的希臘文化、歐洲文化融合，產生薩拉森文化。因此，希臘的科學或哲學之所以能融入阿拉伯的學術中，身具希臘文化修養的敍利亞人實具有莫大的貢獻。

年代	西亞	埃及	大事
1300	西台新王國；新亞述；巴比倫諸王朝	新王國時代	西台新王國的擴張 基底斯(Kadesh)戰役（1286）
1200	夫利基亞 (Phrygia) 王國／西台文化後期／大馬士革／西頓・泰爾；新亞述；巴比倫諸王朝	新王國時代	海上民族活躍（C.1200？） 西台王國滅亡（C.1190？）
1100	同上	後期王朝時代	夫利基亞王國興起（12～8世紀） 腓尼基人、亞拉米人所建的城邦日趨繁榮（12～8世紀）
1000	同上	後期王朝時代	希臘人移民至小亞細亞西岸 大衛・所羅門王國（1000－922）
900	同上	後期王朝時代	以色列・猶太兩王國分裂（922） 沙爾馬尼瑟三世遠征敍利亞・巴勒斯坦（853）
800	同上	後期王朝時代	狄格拉特彼勒塞三世（744～727），薩爾恭二世（721～705） 亞述帝國時代
700	里底亞；新亞述	後期王朝時代／末期王朝	亞述征服埃及（670） 新巴比倫帝國興起（625－538） 尼尼微失陷（612）
600	里底亞；新巴比倫	末期王朝	猶太王國滅亡，俘虜被遣往巴比倫（586） 居魯士二世，征服米提（550），里底亞（547） 新巴比倫（538）
500	阿革邁尼德王朝 波斯帝國	末期王朝	大流士一世（521～486） 波斯戰爭（492～479） 澤爾士一世（485～465）
400	阿革邁尼德王朝 波斯帝國	末期王朝	亞歷山大大帝東征（333～323），波斯帝國滅亡（330） 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埃及（332）
300	亞歷山大大帝；塞流卡斯王朝	托勒密王朝	塞流卡斯王朝（305～65），伊布索(Ipsus)戰役（301） 大夏王國建立(C.255～C.140) 安息王國建立(C.247～A.D.228) 帕加蒙王國（241～133）
200	塞流卡斯王朝	托勒密王朝	
100	塞流卡斯王朝；安息王國	托勒密王朝	米特里拉特斯(Mithridates)一世建設庫得西恩(Ctesiphon) 羅馬合併帕加蒙（133） 卡利(Carrhae)戰役，革拉蘇(Crassus) 戰死（53） 安息擊敗安東尼（36） 耶穌誕生（4）
A.D. 1	羅馬帝國；安息王國	羅馬帝國	
100	羅馬帝國；安息王國	羅馬帝國	羅馬滅皮特拉，置阿拉伯州（105） 圖拉眞遠征美索不達米亞（114～117）
200	羅馬帝國；安息王國／薩珊王朝波斯	羅馬帝國	薩珊王朝波斯滅安息（224） 薩珊王朝波斯（224～651） 埃得沙戰役，羅馬皇帝瓦勒利安(Valerian) 被捕（260） 巴美拉脫離羅馬獨立（264～273）
300	羅馬帝國；薩珊王朝波斯	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東西分裂（395） 匈奴開始入侵
400	東羅馬帝國；薩珊王朝波斯	羅馬帝國	
500	東羅馬帝國；薩珊王朝波斯	羅馬帝國	
600	薩拉森帝國	羅馬帝國	回教紀元元年(Hejira)（622） 納文特(Nehavend)戰役（642） 薩珊王朝波斯滅亡（651）

48　**馬爾狄克遺蹟**　擁有二十六萬人口的埃布拉王國首都。

49　**烏加利特遺蹟**　迦南人王國的首都及文化的中心。

51　**首都大馬士革**　從舊約聖經時代即已爲人所知的綠洲城市。

所以，敍利亞在民族上屬阿拉伯圈，宗教、文化上則屬回教圈，但是，世界歷史進展的浪濤却常影響到這個西亞文明的十字路口，而使敍利亞捲入民族鬬爭與文化交流的漩渦中。

從十一世紀開始，最先是歐洲各國十字軍的入侵敍利亞，當時有伊斯蘭英雄薩拉丁(Saladin, 1138～1193)等人起而反抗，十三世紀則是蒙古軍的侵襲，由拜巴魯斯(Baybars, 1223～1277，在位1260～1277)將蒙古軍擊退，埃及馬姆魯克王朝(Mamlūk dynasty, 1250～1517)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也曾在西亞爭奪霸權，自十九世紀末以後的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和「阿拉伯的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 1888～1935) 的活躍，都是以敍利亞爲舞臺展開的。

總之，敍利亞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古國，位居亞、歐、非三洲的樞紐，始終隨著世界歷史的脚步邁進，經常開創出新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於一九四六年完成獨立，現在是阿拉伯回教圈內最強、最現代化的國家之一。

（日本古代東方博物館館長　**江上波夫**）

泥版文書和書記

——楔形文字的時代和人類

53　**訓練書記用的教材**　也許是反覆練習階段所用的教材。烏魯克古文書。

蘇美文化的黎明時期與文字

最古的泥版文書——圖畫文字　至今所發現的泥版文書中，被認爲最古老的是烏魯克(Uruk)古文書(圖53)；根據推測大約寫於西元前三一〇〇年左右，已經出土的總數達五百七十片以上，都是從烏魯克第四b層出土。

烏魯克是南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人興建的城邦，相傳是恩梅卡(Enmerkar)所建，有名的敍事詩「吉爾加美斯」(Epic of Gilgamesh)的主人翁，也是這個城邦國家的國王。烏魯克出土的陶器，有些是西元前五千年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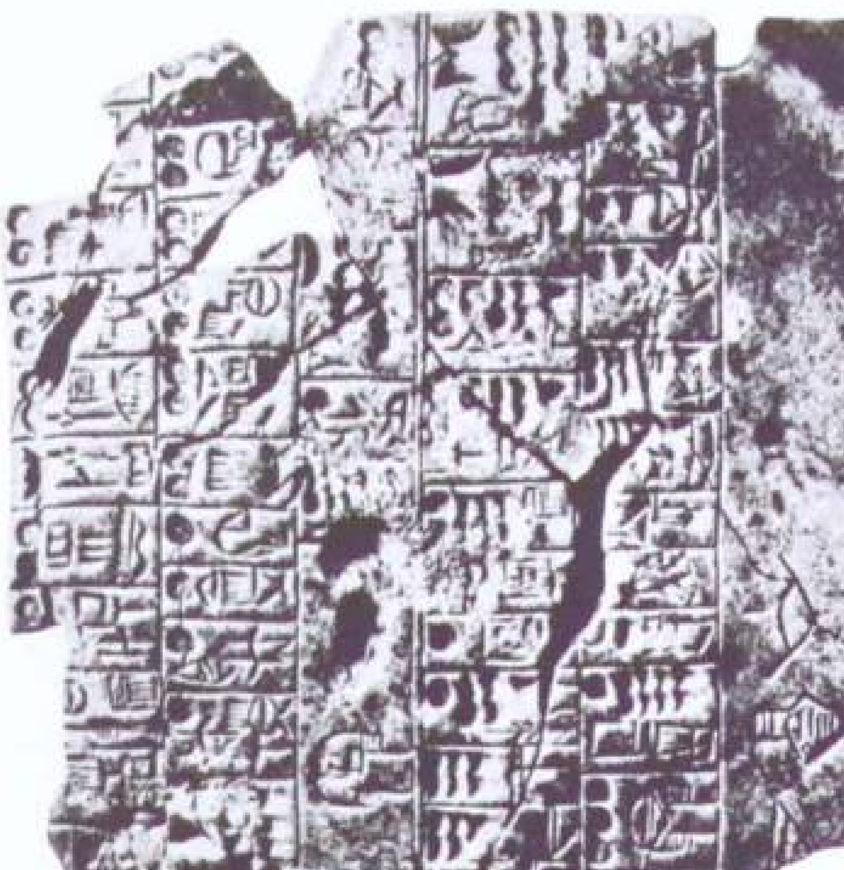
的，所以此地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有人居住。

在這些古文書中，可以辨認出很多是用曲線畫出的圖畫文字。可惜，很難確定這些圖畫文字所記錄的是否就是蘇美文。但是同樣被認爲年代久遠的詹姆得納蘇（Jamdat Nasr）文書所記載的，則已證明是蘇美文；基本上，詹姆得納蘇文書的文字與烏魯克古文書一樣，都是圖畫文字，只是形體更加抽象化，和後來的楔形文字更爲接近。

烏爾古文書的時代之後，是舒魯巴克（Shuruppak 即法拉Fara）文書與阿布•沙拉比克（Abu Sarbik）文書的時代。這時候的文字已經完全脫離圖畫文字的領域，而蛻變成楔形文字；內容大致都已經能夠解讀。

字形及字義見演進

從烏魯克古文書的時代到舒魯巴克文書及阿布•沙拉比克文書的時代爲止，通常稱爲「原文字期」。在這段期間不只有前述的字形變化，文字的意義也有了重要的改變。文字如只限於模擬魚、鳥等具象的圖畫文字，那麼文字的數量只要和所需描述的對象相同即可。但是，假若是抽象的事物如「生命」等，圖畫文字就無法表達了。因此，文字一旦形成後即可能與本來所意指的事物分離，而用來表示發音相同的另外一個詞，即成爲同音異義詞的表記。



54 烏爾古文書 顯示楔形文字來自圖畫和符號。

如讀音「TI」（ ）這個字，是「箭」的意思，本來是模擬箭的形狀而創的文字；但是，這個字也用來表示音同爲TI的「生命」，而成爲一個抽象的詞。在詹姆得納蘇文書中即已出現這種變通的方式。

因此，楔形文字也漸漸能表達出沒有具體形狀的抽象觀念，提高了文字的功能；以後閃系的阿卡德人借用蘇美文字，字義與原意分離，成爲表音文字，成爲與蘇美語完全不同的阿卡德語的記號；不過，在詹姆得納蘇時代即已具備此一發展的基礎。

大神殿的出現

在發現最早泥版文書（烏魯克古文書）的烏魯克第四層時代以及更早的第五層時代中，除了文字的發明外，在文化史上還有幾件重要的大事。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大神殿的建築。

例如：建於石灰石基礎上的烏魯克第五到四b層的神殿，與在埃利都(Eridu，今名 Abu Shahain)所發掘的前一時代神殿相比，足足大上七倍之多。這表示當時已相當富足，而且也有許多的木匠、石匠、陶工以及祭司等不直接參與生產的人。不參與直接生產的人是由神殿支給實物作爲生活之用。這個時期文字的出現與神殿出納紀錄的需要有密切的關連。

此外，還有表現高度雕刻技術的圓筒印版出土。

成爲懸案的蘇美人問題

烏魯克期與稍早的烏拜德期之間有個中斷期，烏魯克的文化是否爲外地移來的新民族所創造？多數考古學家都認爲烏魯克期的文化是由烏拜德期文化繼續發展而來。由此推論，楔形文字大概就是蘇美人所發明的，他們可能是烏拜德期以來，即定居於南美索不達米亞。

可是，蘇美的地名卻有很多不能用蘇美語解讀的。例如：蘇美語中稱爲Buranum的幼發拉底河，爲什麼必須寫成ID. UD. KIB. NUN. KI讓人無法了解。因此，從語言學的立場來說，也有人認爲在蘇美人定居南美索不達米亞以前，即有人在此居住，而楔形文字或許就是這些土著所發明的。

有關蘇美文化黎明時期的詳情，尚有很多不明之處，而所謂「蘇美人問題」，似乎也只能暫時擱置下來。

刻在泥版和碑上的楔形文字

使用楔形文字者

使用楔形文字的不只是蘇美人，以欄(Elam)和敍利亞西部的烏加利特，也有其獨特的楔形文字。借用蘇美人的楔形文字，作爲自己語言記述方式的，除了阿卡德人之外，雖然還有埃布拉人，但是說到楔形文字，馬上就會令人想到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人和阿卡德人，這當然有它的理由存在。

因爲使用蘇美文、阿卡德文所寫的楔形文書出土的最多；蘇美文又是建立整個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基礎的蘇美人的語文。從阿馬納書簡可知，有很長一段時期阿卡德語是西亞世界通用的外交語言。所以蘇美文和阿卡德文才會成爲楔形文字的代表。

文字與紀錄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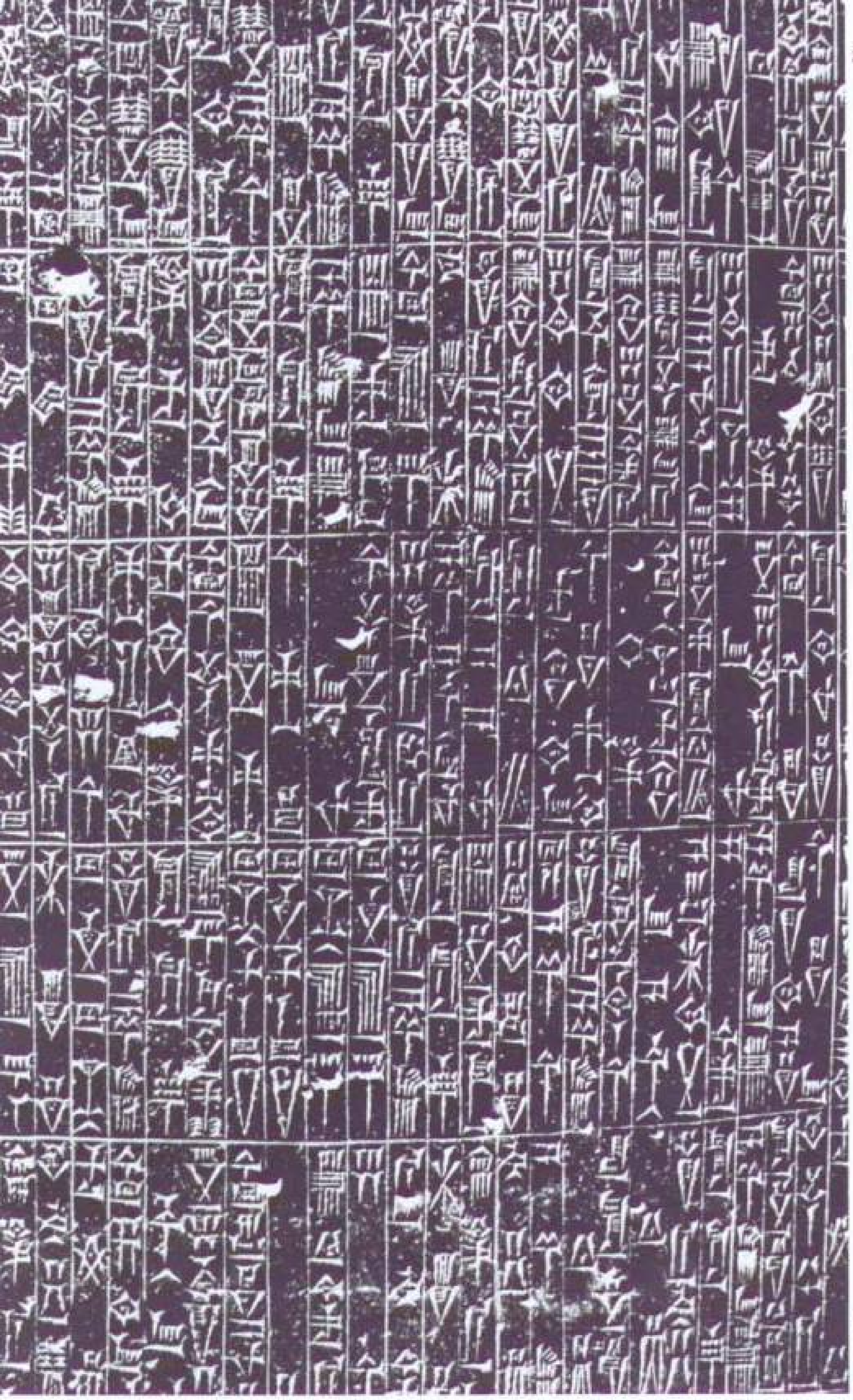
楔形文字有些雖然刻在石材上，但一般都是刻在半乾的泥版上。因爲用蘆葦桿的前端壓刻，有時會呈現楔形痕跡，所以叫做「楔形文字」。

現在都是用紙來紀錄事情，但是，古時用以記事的材料卻有許多種。紀錄用的材料必須便宜和容易獲得，所以，在出產竹的地方（中國）通常都利用竹簡。在紙草繁茂的地方（埃及）則以紙草製成草紙(papyrus)來使用；由於南美索不達米亞的黏土很容易取得，因此，黏土版（即泥版）就成爲紀錄的材料。

至於要用什麼東西來書寫，那就得看是寫在什麼東西上而定。寫在泥版上，則必須使用前端呈角錐狀的棒子，這就是將蘆葦草削成筆尖形狀的原因；很自然的，字體受到書寫的工具及材料的限制。如前所述，最早的泥版文書是以曲線畫出圖畫文字，但是在泥版上書寫曲線繁複的文字畢竟不是件容易的事，最後很自然地就形成了楔形文字。這種文字記錄材料與各地區特性相關的現象是很有趣的事情。

向左迴轉九十度的楔形文字

將漢摩拉比法典碑銘（圖56）和新亞述時代國王浮雕（圖55）的碑銘相比較，會發覺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漢摩拉比法典碑銘是直寫，



56

55

55　亞述班尼伯王 (Ashurbanipal, 667～626 B.C.)的碑文　記載有關建立巴比倫神殿時國王的虔敬儀式。橫寫。

56　漢摩拉比法典碑銘　目前所知世界最古的成文法典。碑銘爲直寫。

而新亞述王的碑銘却是橫寫；不但如此，新亞述王碑上所刻的文字還向左迴轉九十度。如果將楔形文字往上回溯到圖畫文字時期，就可以明白直寫的楔形文字，最接近原來的書寫形式。那麼，是在什麼時候發生這種迴轉的現象呢？碑銘方面在漢摩拉比以前都是直寫，但是，到了繼漢摩拉比王朝的卡賽(Kassite)王朝時期，一般的碑銘都是橫寫，文字也向左轉了九十度。因此，耶魯大學赫爾(H. R. Hall)教授認爲文字向左迴轉九十度橫寫方式，是發生在漢摩拉比繼承人桑蘇魯那(Samsuluna)時期（西元前一七四九到前一七一二）的說法，便具有相當的說服力了。

就碑銘而言，一般都比較保守，所以原來的字體和書寫方式常能保持下去；但是泥版文書上可能很早就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因爲使用右手的人在泥版上直寫楔形文字是較爲困難的。

書記與書記學校

被稱爲書記的人

現在所留下來的泥版文書，都是書記或受過書記訓練的人所寫的。通常能夠讀、寫的，只限於被稱爲「書記」的人。談到書記，我們就會聯想到記錄事情的人，不過，古代西亞的書記是負責王室和神殿所有事務的官吏，雖然有路旁的棄兒被養父訓練成書記的傳說，但是，實際上書記幾乎都來自上流社會。

在漫長的美索不達米亞歷史中，烏爾第三王朝時代（西元前二一一三～前二〇〇六）或許是書記最多、也最活躍的時代。盧森堡的蘇美學者史奈德 (M. Schneider) 曾調查這些書記的家庭背景以及父親的職業，發現他們都是市長、大使、神殿的官員、軍官、船長、高級稅吏、祭司、監督、工頭、書記、記錄官員或出納官員等的子弟，是屬於富裕的市民階層。

泥版之家

蘇美語稱學校爲「埃都巴」（Eduba）意爲「泥版之家」。這種學校的目的，乃在培養擔任王室、神殿等各種工作的書記。蘇美的學校制度到西

元前三千～前二千年後半已極爲完備，書記的培養當然就是書記歷史的開端。

前述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烏魯克古文書，幾乎都可稱爲「經濟文書」，其中有數片單字表，可能是訓練書記用的教材，由此可見，這時已在培養擔任某種工作的書記人才。

根據推測，書記學校最初或許是神殿的附屬機構，後來才變成被稱爲「烏米亞」(Ummya，師匠)，或「阿都埃都巴」(Ad-Eduba 原意爲泥版之家之父)的校長所主持的學校。學校中除了校長之外，還有稱爲「烏格拉」的監督，以及教導初學者的學長；教學似乎非常嚴格。

蘇美語文的學習和文學作品的研究

學習的內容大致可分兩類，一種以修習蘇美語文爲目的。最初反覆學習Dou、Ta、Chi、Zu、Za、Zi、Bu、Ba、Bi等無意義的文字符號，然後細心地描寫植物名稱、動物名稱、地名、礦石名稱等的名詞表，藉以熟背楔形文字的寫法、蘇美的字彙，如果學習情況良好，還可學到高級的蘇美語文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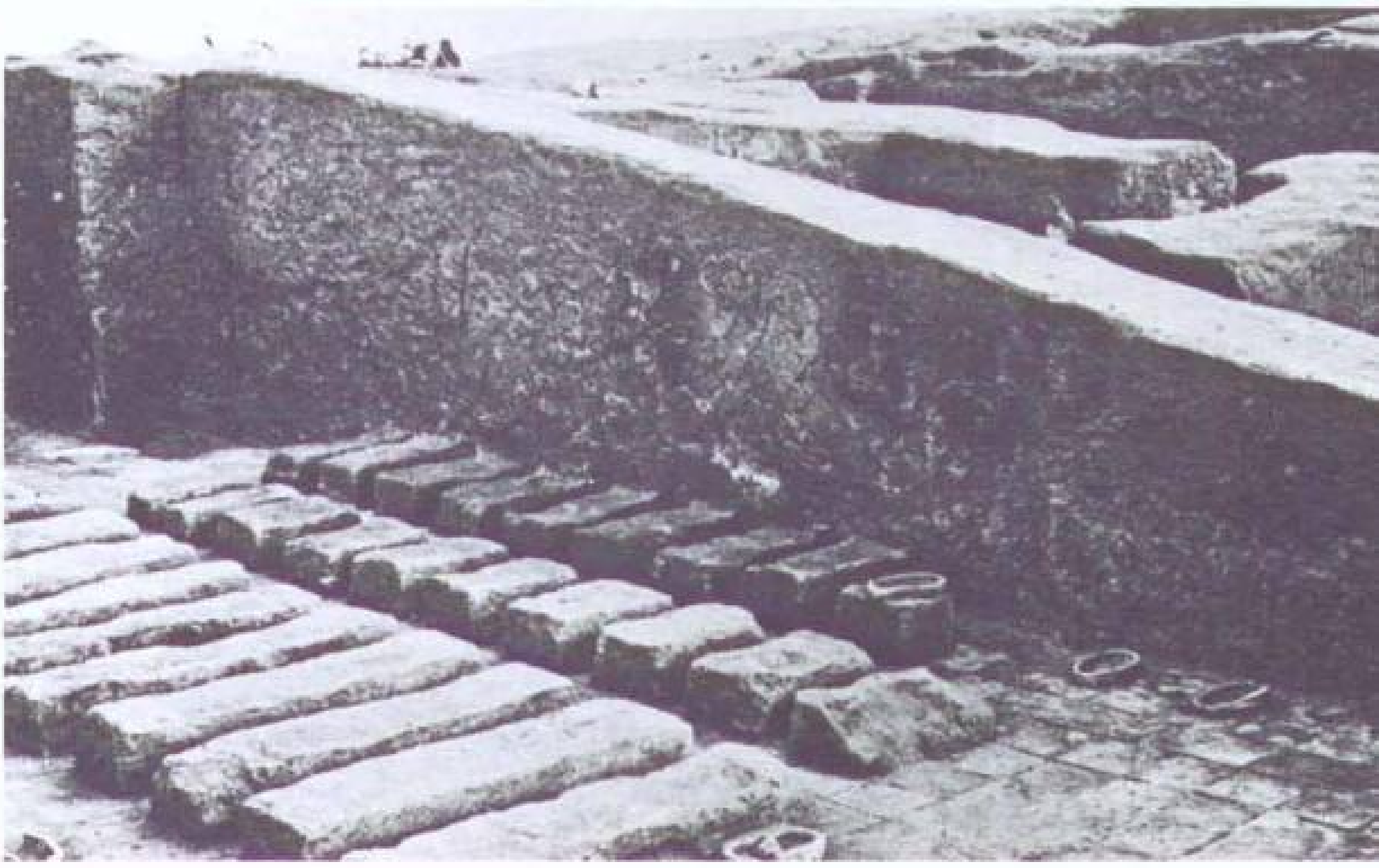
另外一種是研究、書寫或模仿神話、敍事詩、頌揚諸神的讚美歌、悲歎城市滅亡的哀歌、格言、寓言等類的文學作品。

學校生活

希望成爲書記的人，從小到成年爲止都必須在書記學校接受教育。學生最後是否能順利地成爲書記，當然要看他的能力和努力而定，但是有時候也不能忽視來自父母親方面的幫助。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著名的蘇美學者克拉馬(S. N. Kramer)教授保存一篇名爲「學校的每一天」的作品，讀了這篇作品，便能了解當時的情形。

克拉馬教授認爲這一篇作品寫於西元前二千年左右，主角是一個學生，由於受不了學校的鞭笞而求助於父親，請父親多送一些費用給校長，如此一來「校長對我或許就會比較寬容」。這個父親馬上將校長請到家來，叫僕人給校長送髮油、新衣和財物，並將戒子套在校長先生的指頭上。這個辦法果然見效，這個學生馬上受到校長先生的褒獎，並且關心他的將來。

從這樣的時代開始，人類的歷史又經過了四千年，但是，學校生活的一些陋規似乎仍然沒有多大改變。



57 **古代的學校**　有成列的桌子，可能是學校的遺址。馬利。

本稿的完成除了參考「古代文明之謎與發現」7、「發掘與解說」（日本每日新聞社）中佐藤進和五味亨的論文「貝西士回碑文(The Behistun Inscription)——楔形文字的世界——」之外，尚參考Fischer Weltgeschichte, Bd.2中A. Falkenstein所寫的一章、S. N. Kramer的「蘇美人」(*The Sumerian*)、C. H. Kraeling與R. M. Adams合編的「無敵城市」(*City Invincible*)中B. Landsberger的演講紀錄、C. J. Gadd的「教師與學生：最古老的學校」(*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Oldest Schools*)、A. Falkenstein的*Archaische Texte aus Uruk*.

（日本中央大學副教授　中田一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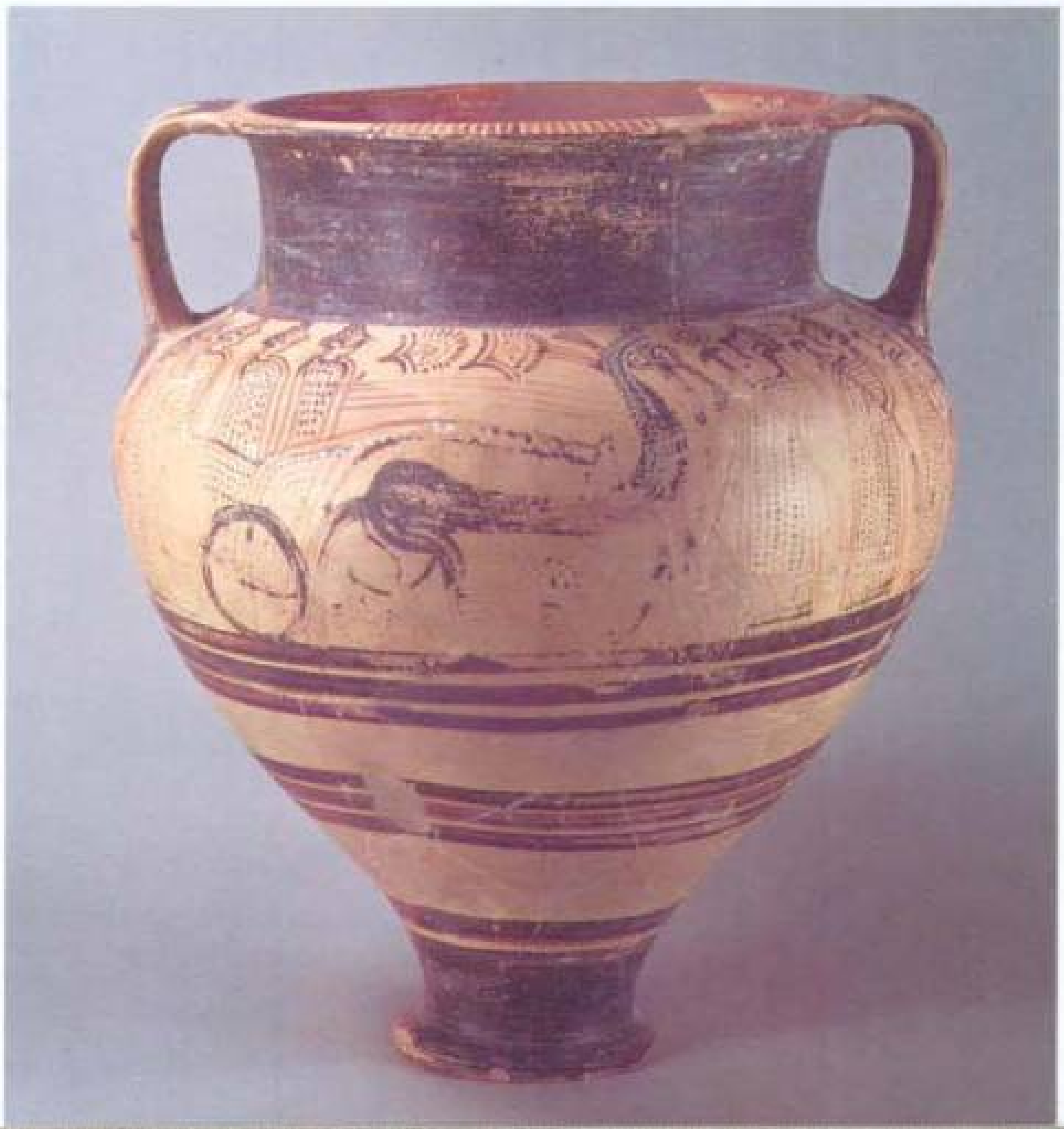
第二室
古代文明的交流

舊約聖經創世紀載有：「大洪水後，因方舟而得生的挪亞 (Noah) 子孫昌盛」。挪亞的三個兒子中，閃的子孫出現於敍利亞，含的子孫出現於尼羅河流域，雅弗的子孫則出現在安那托力亞高原地帶。敍利亞正位於周圍文明地帶的十字路口，也就在這些民族的爭戰和交流中形成了歷史和文化。

58　哈達神的浮雕石碑　哈達神(Hadad)是「暴風之神」貝爾(Baal)的別名，浮雕中的神像站立在一隻似牛的動物背上，右手掄起斧頭，左手握著的三叉矛是神的象徵。蓄鬚、頭上戴著有垂飾的角和冠冕。從哈達神矮胖的形態上，可明顯看出濃厚的西台式造形表現。阿哈馬出土；玄武岩；高三百二十公分，寬一百公分。西元前一千年至西元元年。

60

59



61

59　**邁錫尼人的墓**　這座墓揭開了發現烏加利特的序幕。一九二八年，一位農夫偶然在閃族人居住過的拉斯•夏姆拉遺蹟發現這座墳墓。證實了邁錫尼人曾經在此居住過。

60　**渦形紋的壺**　拉斯•夏姆拉出土，上有大朵渦形紋及兩個把手。渦形紋生動而具魅力，甚至令人聯想到墨魚或章魚的觸鬚。渦形紋在克里特藝術裡發展出許多不同的形式。至於這個壺到底是產自敍利亞或克里特，則無法確定。赤土陶器；高二〇•五公分，壺身直徑一三•五公分。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

61　**帶把手的彩紋壺**　豐滿的器身配上稍小的壺底，呈現出動感和安定感。與希臘的雙耳壺(amphora)屬同系列。壺上是以戰車、士兵，以及迎接他們的女神或少女爲主題的繪畫，都是後代希臘壺繪的先驅。塞浦路斯的邁錫尼人遺蹟也曾發現同型的壺，或許是移居邁錫尼的烏加利特工人所製作的。高四三•一公分；西元前十三世紀。

62　**雪花石膏壺**　壺口寬廣、器形豐滿；兩側突起的耳上，各有一個爲穿繩子搬運而開的小孔。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的烏加利特遺蹟裡還發現大量造形優美的雪花石膏容器。塞浦路斯也發現與此近似的壺，顯示兩國的關係密切。壺高二二•五公分，口徑一三•二公分。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

烏加利特的遺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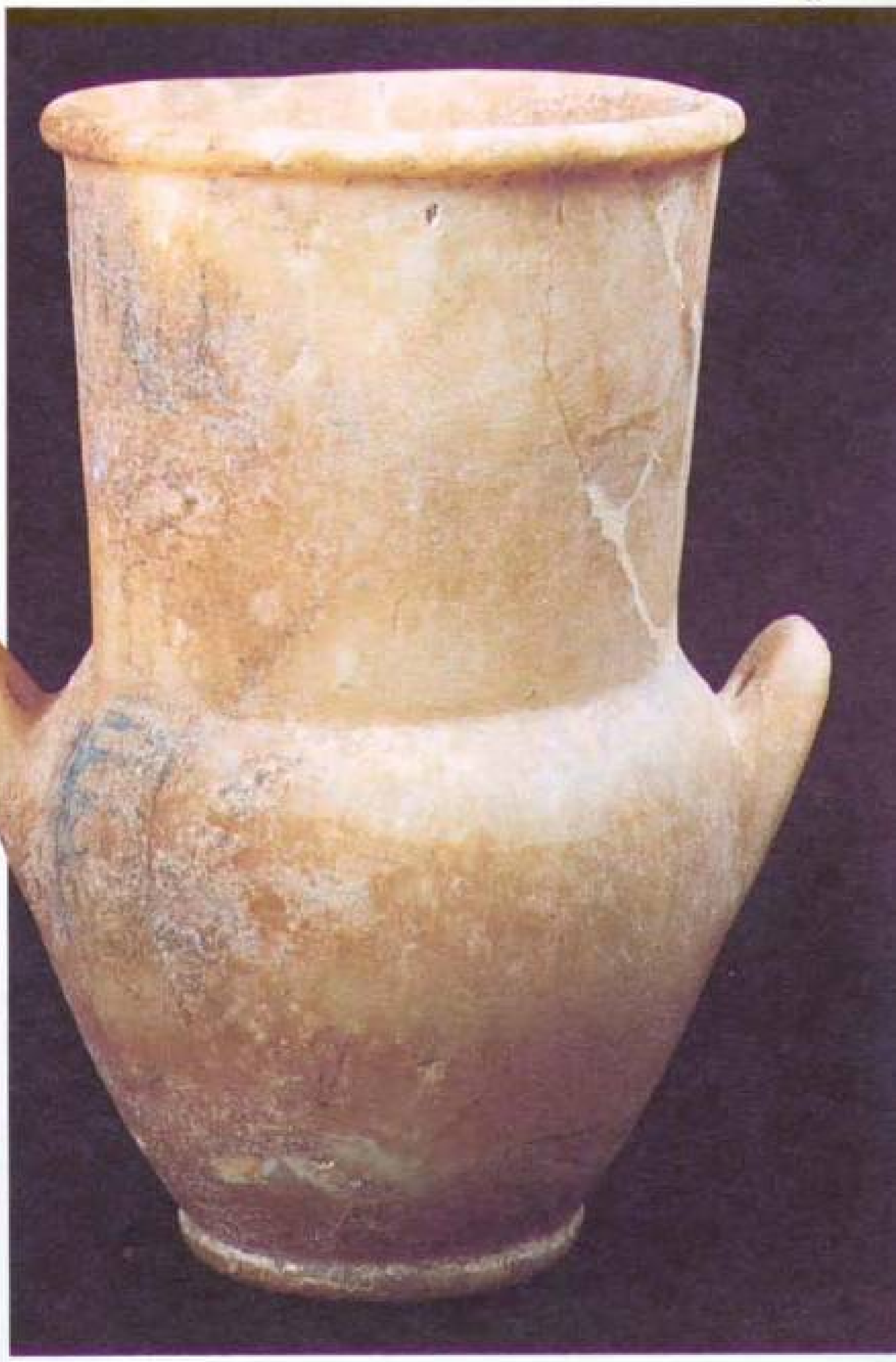
古代敘利亞有兩條發展的途徑：一條是從敘利亞沙漠穿過美索不達米亞、波斯，進而通向遠東；一條是西方世界開闢出來的以地中海沿岸城市爲據點，向愛琴海、埃及和北非發展。往東方發展的據點名城是巴美拉，向西方擴展的門戶則是烏加利特。

一九二八年，在烏加利特發現了邁錫尼人(Mycen-aean)的墓，其中有很多連結閃族世界與愛琴海文明的文物。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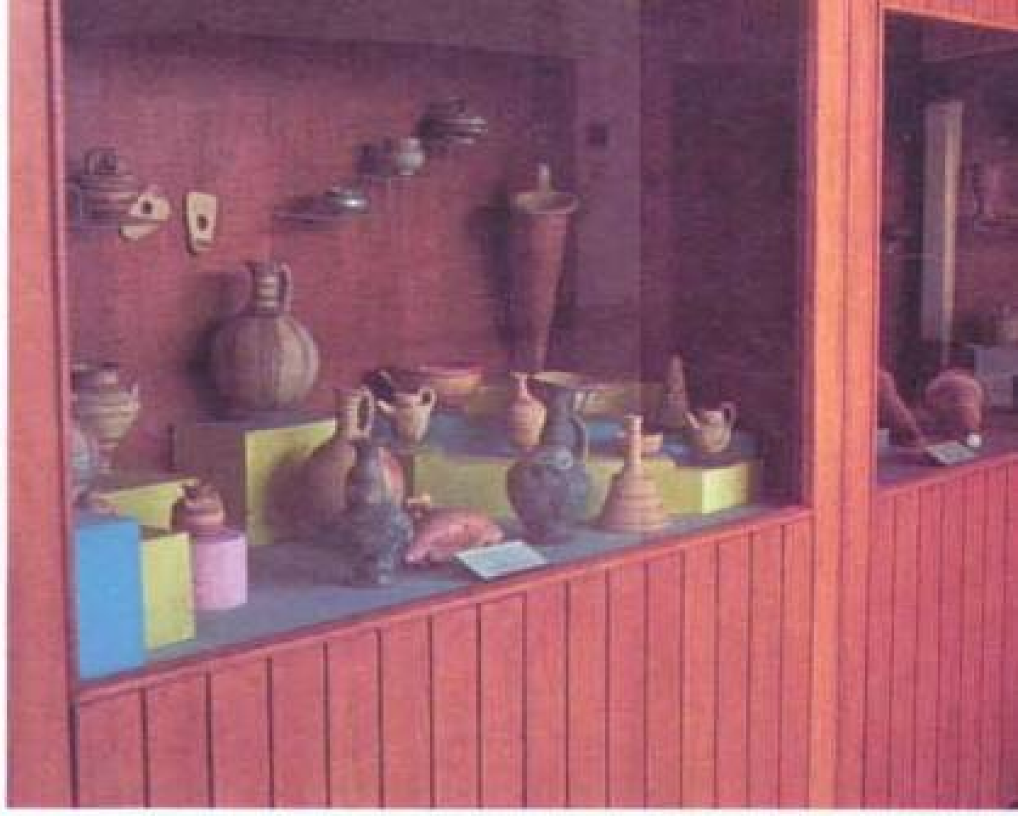
63 **扛壺的黑人** 用雪花石膏雕出在肩上扛著壺的黑人少年。這個圍有埃及式腰帶的少年的腹部和腳，給人一種純眞的感覺。敘利亞人爲了得到當地罕有的象牙和其他製品，而經由埃及，與非洲進行貿易。這尊人像很可能就是這種交流下的產物。高一七・二公分，壺身直徑四・五公分；西元前十四世紀。

62



65

64



64 邁錫尼人墳墓出土的陶器 器形以及變化多端的花紋，相當引人注目。阿勒坡博物館藏。

66 人面形的陶杯 圓圓突出的眼睛，被鬍子圍起來的一字形嘴巴，充分顯露出這個男子的幽默表情。額頭部位有連續的三角形圖案，這點與其他陶器相同。臉部與耳朵的造形，條理分明，底座很小，可能具有某種意義；或許這個陶杯是有特殊用途的製品。巴勒斯坦的耶利哥(Jericho)也曾發現過女性面孔的陶杯。高一一•八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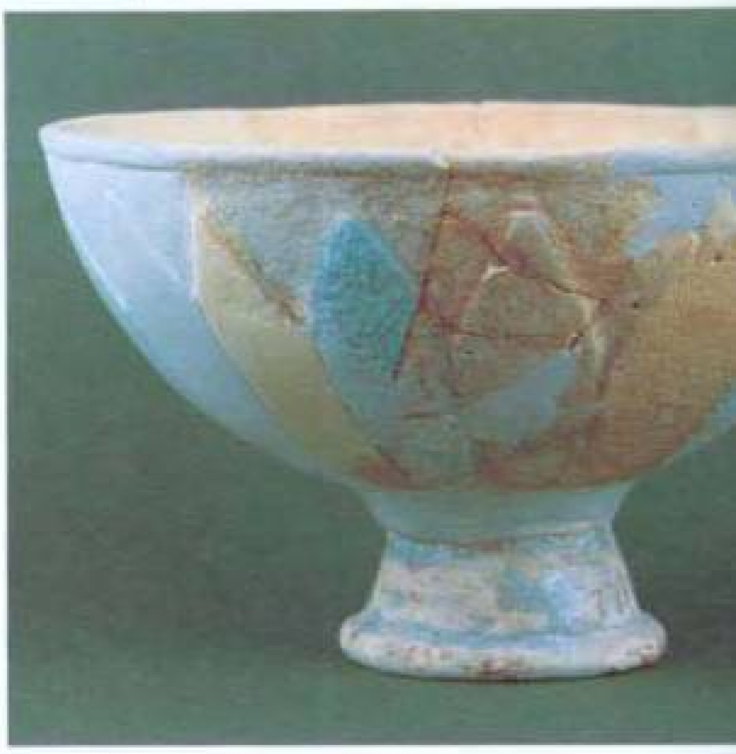
66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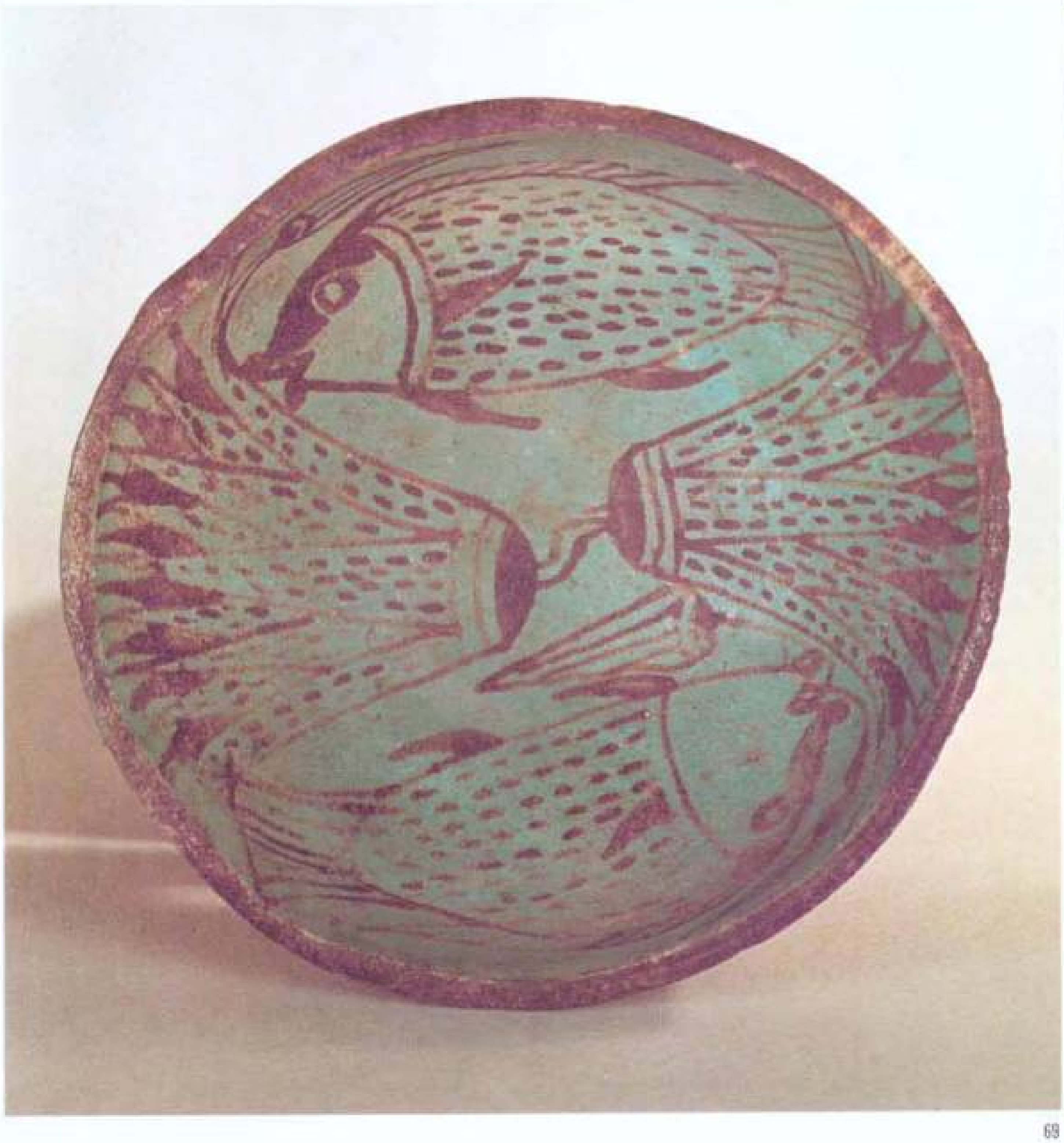
65 **魚形水壺**　西亞內陸，取形自羊、鹿等動物的象形陶器製作非常發達；在碧藍地中海海岸產生的邁錫尼文明則盛行以海中生物爲題材的工藝；巧妙的表現章魚柔軟觸腳的陶器爲其代表，這個水壺顯示出在亞洲內陸見不到的邁錫尼陶器的特色。色彩富有光澤，運用抽象的技法，魚的鰭和鱗片表現極爲生動。長二二・五公分。

67 **雄牛形水壺**　西元前三千年至前二千年間的迦南地區出土的文物中，已有牛和羊等陶偶；然而，在深受邁錫尼影響的西元前十四世紀前後，這種動物形的容器特別多。這隻背上有把手，注口，而嘴爲出水口的牛，不只是一只造形精巧的容器，也顯示了對周遭動物的關愛和對象徵豐年之牛的期待。高十六公分、寬十八公分。

67



68 **蓮花圖紋的盃**　古代最喜愛蓮花圖紋的是埃及人，而使用蓮花圖紋裝飾器物的風氣則普及整個西亞地區。烏加利特地區則將容器本身當作花蕾而飾以有變化的蓮花瓣圖紋。豪華的化粧箱蓋上，也刻有這種花紋；從這種高雅的造形可以知道當時一般人的喜好。高八・九公分，西元前十四世紀。



69 **彩釉蓮花魚紋鉢**　可稱爲烏加利特之花的美麗畫鉢。以綠色爲底，用褐色的線條描繪出二條生動美麗的魚，蓮花的蓓蕾和已開的花朵。帶斑點的魚或許是產自地中海，埃及式的聖甲蟲(scarab)雕像印章上也曾經出現這種圖紋。穩健的寫實筆法加上適度的樣式設計，十分引人注目。

69

烏加利特的珍貴文物

活躍於北敍利亞的閃族遊牧民族的故鄉，一般推測是在阿拉伯半島南部等地帶，而且曾經有過幾次的移動。建立阿卡德王朝的民族屬第一次的遷徙，在敍利亞、巴勒斯坦定居的迦南人也是在遷徙的浪潮下，移居過去的。

他們在地中海沿岸，不斷吸收愛琴和埃及文化，並與固有的民族文化相融合，成功地製造出深具國際色彩的各類文物。烏加利特出土的珍貴文物，就是這類古代文化寶藏的代表。

70 **金盤** 中央是菊花圖紋，加上定型化的聖樹和奔跑的羚羊，外側則以聖樹隔開相對的牛與獅子，最外層則配置著長有羽毛的「格利方」（Griffon，獅身鷲首的怪獸），與野獸搏鬥的男子等圖案。在這一個盤中，美索不達米亞、邁錫尼和埃及固有的風格，經由烏加利特工匠靈巧的技藝而融為一爐，並製作出栩栩如生的圖案。拉斯・夏姆拉的貝爾神殿出土。

71 **有鑲嵌裝飾的戰斧** 這是足以象徵當時金屬精練技術高超的作品。柄的頂端為銅製，鑄有一頭豬與兩頭獅子，整個都用黃金鑲嵌出花瓣和線條花紋。刃用含有白銅與碳的鋼鐵所製成，氧化的情形相當嚴重。比埃及圖坦阿蒙王（Tutankhamen，在位 1361－1351 B.C.）墓中出土的鐵製短劍還要古老，應該是最古的鍛鐵製武器之一；可能是來自幼發拉底河上游的米坦尼王國。長二〇・二公分。西元前十四世紀。

70

72

71

72　金與綠玉的耳飾　用黃金打
造出一端呈蔓形的耳飾，興起於
蘇美初期王朝時代，西元前二千
年以後風行於西亞。這是鏤上黃
金顆粒，再繫上花蕾形綠玉垂飾
的豪華作品。黃金顆粒的鑲嵌，
也是起源於蘇美時代的西亞傳統
技術。長六公分。西元前十四世
紀。

74　豐穰女神的首飾　以加工過
的金箔和玉石交互串成。從海盤
車形、圓筒形或打出點狀的金箔
，可看出當時已在嘗試各種的金
屬加工技術。垂掛在當中的金箔
上鑄有豐穰女神像，可能是獻給
雅斯塔得女神(Astarte)的，或是
祈求多子多孫的烏加利特女性掛
在胸前的飾物。女神高五・五公
分。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

74

73

73　銀製的漏斗　烏加利特出土的漏
斗雖然很多，不過，銀製的卻很稀少
。烏加利特的文獻中有描述諸神以金
或銀製酒杯飲葡萄酒的記載，這可能
是爲了獻給巴爾神而製作的。大膽地
表現出邁錫尼風格的章魚形漏斗
數量也相當多，頗受矚目。高三
四・六公分，口徑一〇・六公分
；西元前十四世紀。

75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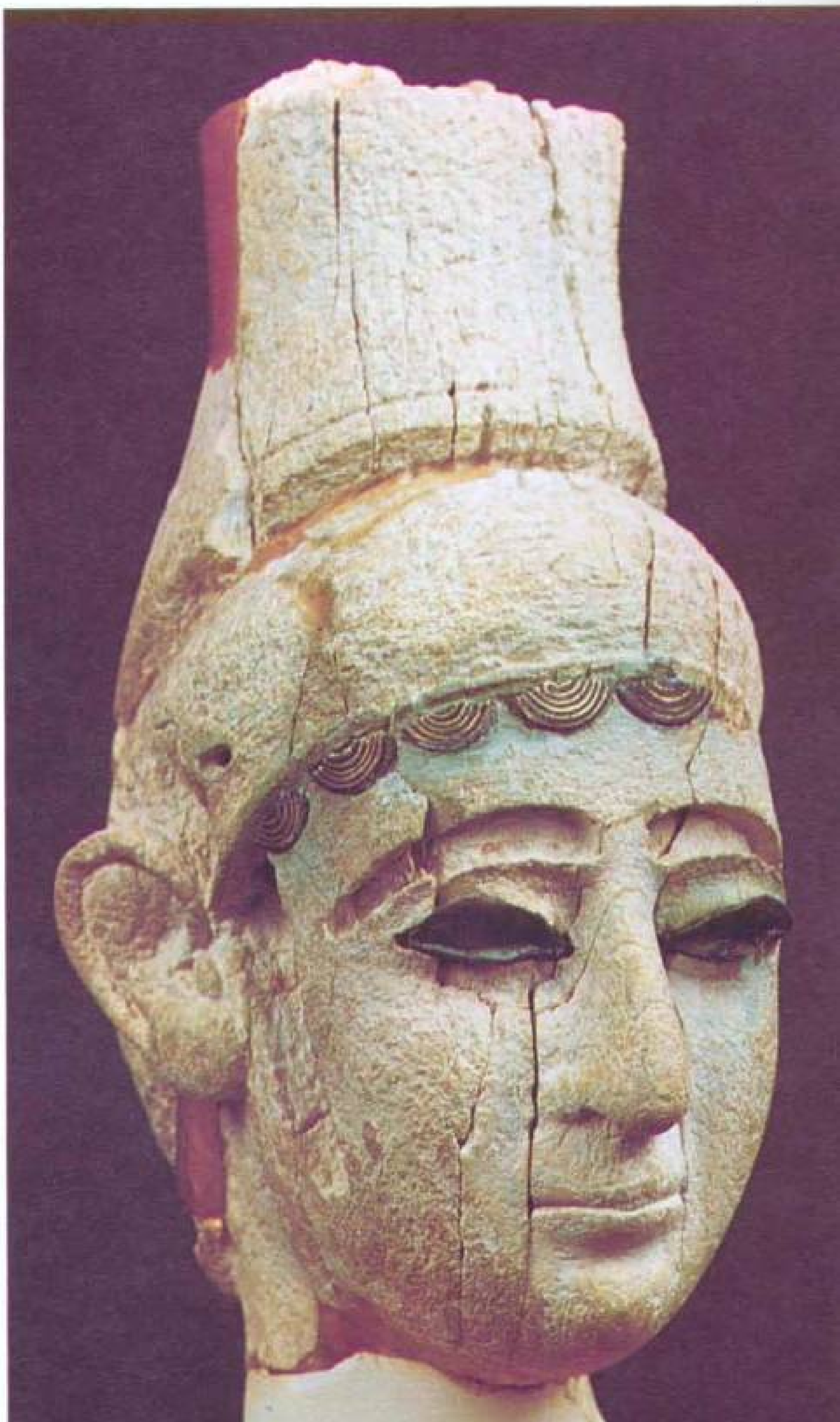
75　裝飾床舖的畫板　由六片象牙板組成，外側有敍利亞式的聖樹。兩端雕刻著面對面的兩個王妃正向捧著花的裸體豐穰女神乞求子嗣的畫面。中間則是國王征討敵人和野獸的英姿。可能是烏加利特宮殿所使用之物。西元前十四世紀。

76　象牙酒杯　象牙工藝很興盛的腓尼基人究竟如何取得象牙？這個問題到現在仍未找到解答，也有人認爲當時敍利亞曾有象群棲息。果眞如此，則西元前二千年的時代，敍利亞一定是個很適合大象棲息的環境。這個杯子是一九四〇年在哈馬附近所出土的。是用直徑十公分以上的象牙挖空雕成的作品，把手則爲少見的山羊形。寧魯德(Nimrud)出土的象牙鑲嵌據載也是在哈馬製作，可見該地當時是象牙工藝的中心。

77　烏加利特王妃的頭像　這是西元前十四世紀末期到前十三世紀初的作品。用整支象牙雕出的女性頭像很可能是位王妃。頭戴冠冕，額上呈波浪形的頭髮，還鑲嵌著金線，眼珠部位則有寶石鑲嵌的痕跡。端莊的臉龐上，那雙充滿憂鬱的眼眸，好像在訴說著發生在烏加利特宮殿的各種事蹟和歷史。高一二・二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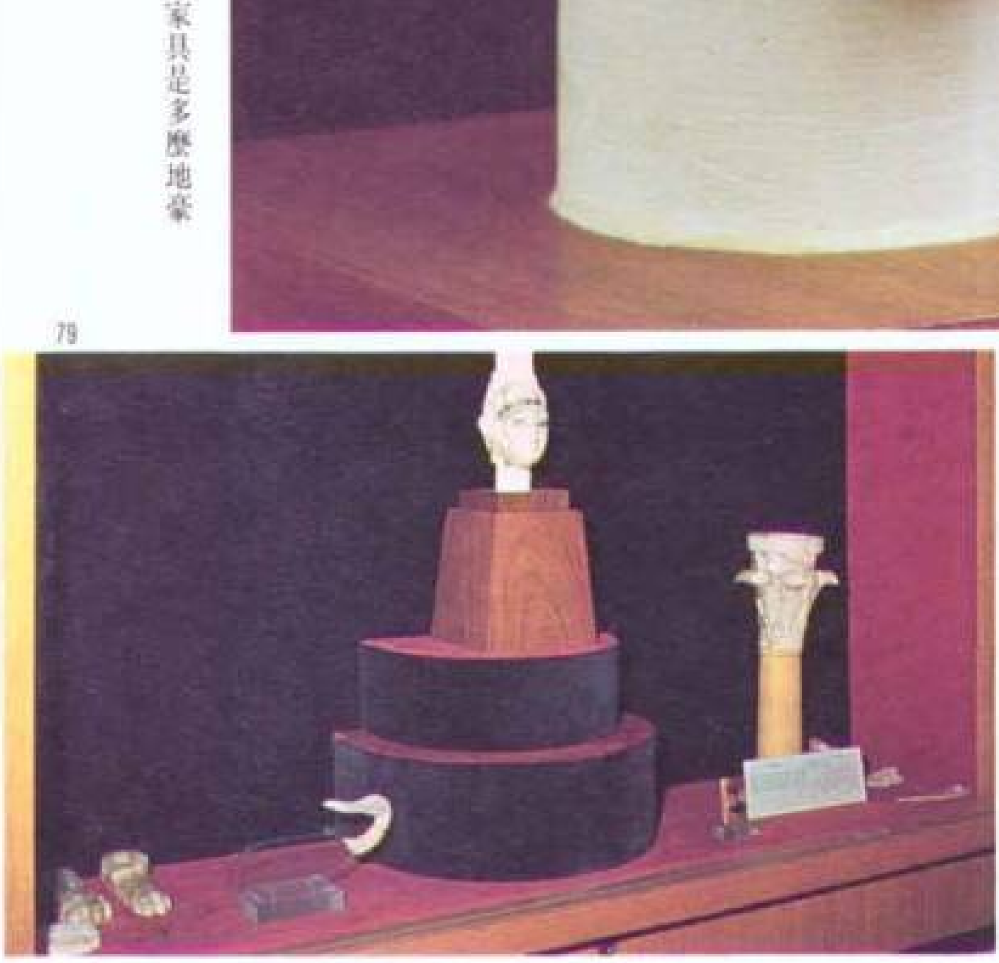
78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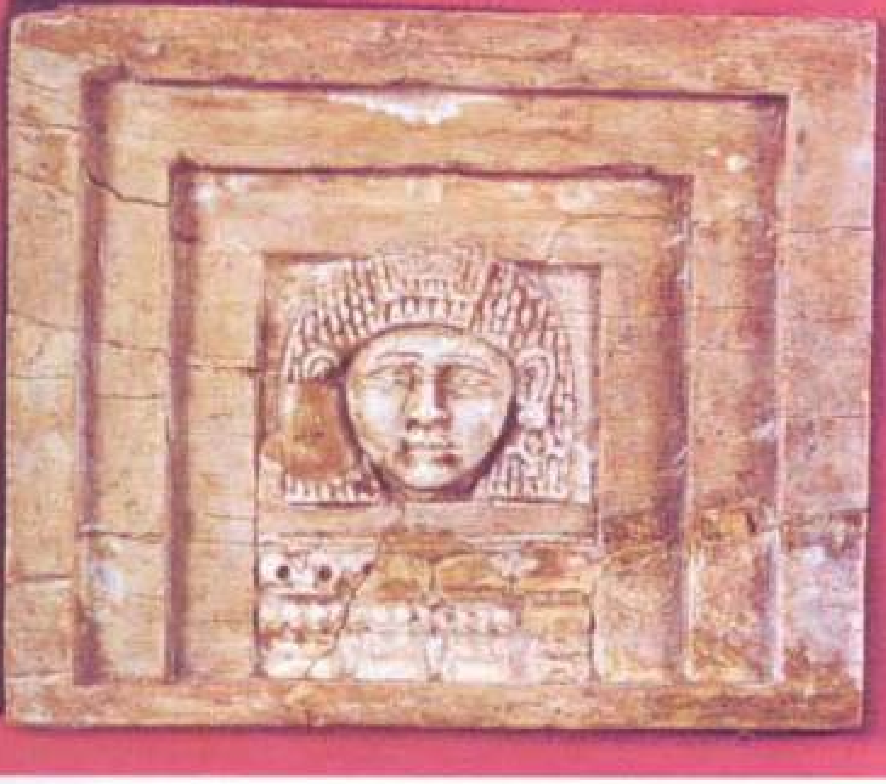
78　埃及式的象牙雕刻　在象牙的前端部分，雕刻一個披著埃及式頭巾，雙手擺在胸前的裸體女神和有翼的人面獅身像(Sphinx)。根據曾經實地調查拉斯•夏姆拉的謝弗爾(C. F. A. Schaeffer)表示，烏加利特王國在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後半，因地震而毀滅，這件雕刻作品之所以呈黑色，很可能是被火燒灼的結果。如果能再恢復原有的光澤，必然是一件很精緻的作品。從這件雕刻也可以知道當時以此爲裝飾的家具是多麼地豪華。

79



79　烏加利特的象牙工藝　鴨形的化粧箱把手和刻有花紋的大象牙。大馬士革博物館。

81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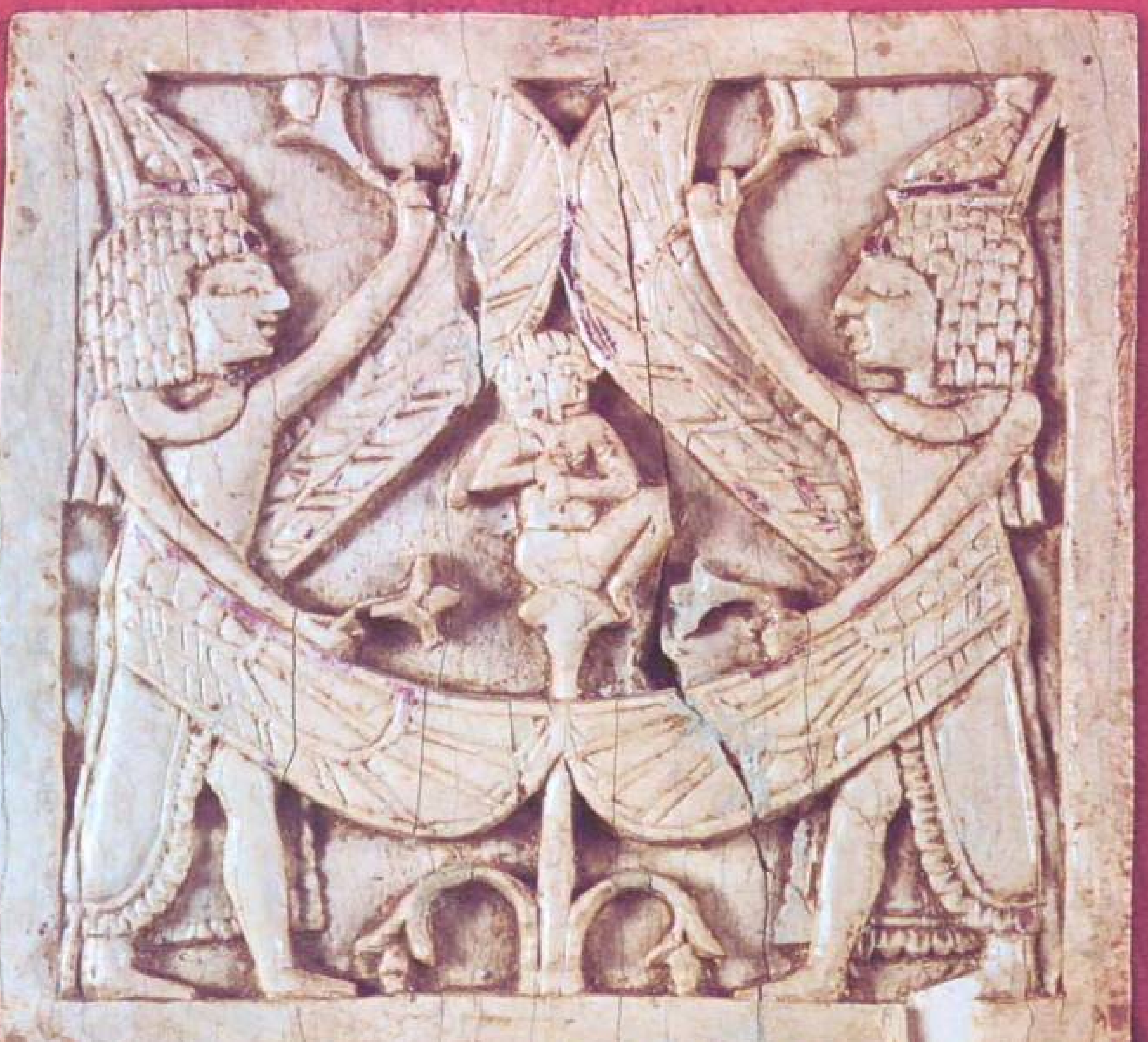
80　哀悼生育之神覃姆茲之死的象牙板　乍見之下會以爲是表現因太陽神荷魯斯(Horus)之誕生而欣喜不已的埃及神話世界，但從植物和衣服的風格表現手法卻可看出和埃及的風格並不相同。腓尼基人崇拜相當於埃及伊希斯神(Isis，死者守護神)的四季之神（生育之神）覃姆茲(Tammuz)。捆綁植物的行爲，象徵著夏季，也就是生育之神之死。

81　窗邊的女子　憑靠在陽臺柱旁眺望窗下的埃及風格的女性。這種主題不只出現在腓尼基，也出現在中東各地的象牙雕刻上。在西亞，戴耳飾的女性被認爲是雅得尼斯(Adonis)、神話中，哀悼愛人之死的美麗女神。從嘴角流露出的複雜表情，也可以把她看成是思念情人的市井婦女吧。高七公分，寬九公分。

82　慶祝太陽神奧西烈斯誕生的象牙板　主題與圖80相同，以更充實的構圖手法，形成這一幅正方形的畫面。

兩邊的神都戴著埃及特有的高冠，雙手握著蓮花，張開長長的羽翼祝福奧西烈斯神（Osiris）的誕生；在腓尼基地方，似乎也曾奉行太陽神——奧西烈斯信仰。高八公分、寬八·五公分。西元前九世紀至前八世紀。

82



亞斯蘭・塔希的象牙

根據希臘人的說法，敍利亞人不但精於玻璃器皿的製作，更具有卓越的象牙工藝技術，這種說法終於在烏加利特和亞斯蘭・塔希(Arslan Tash)出土的文物中得到證實。敍利亞人的象牙究竟是從何處取得的呢？他們的作品是融合埃及的色彩和亞洲式的構思而成的；順便一提的是：亞斯蘭・塔希的象牙板就是亞述王從大馬士革掠奪回去的家具裝飾。

83

83　有翼的人面獅身像　亞斯蘭・塔希出土的一批象牙文物，依銘文來看，是爲大馬士革王哈薩厄(Hazael)製作的，亞述王狄格拉特彼勒塞三世(Tiglath-Pileser III，在位745－727 B. C.)占領大馬士革時所收的貢品。這座人面獅身像沒有鬍鬚，可能是女性人面獅身像，戴有埃及式的頸飾。朝著正面的臉部和朝向側面的軀體，可說是深受埃及影響的腓尼基象牙風格的特徵。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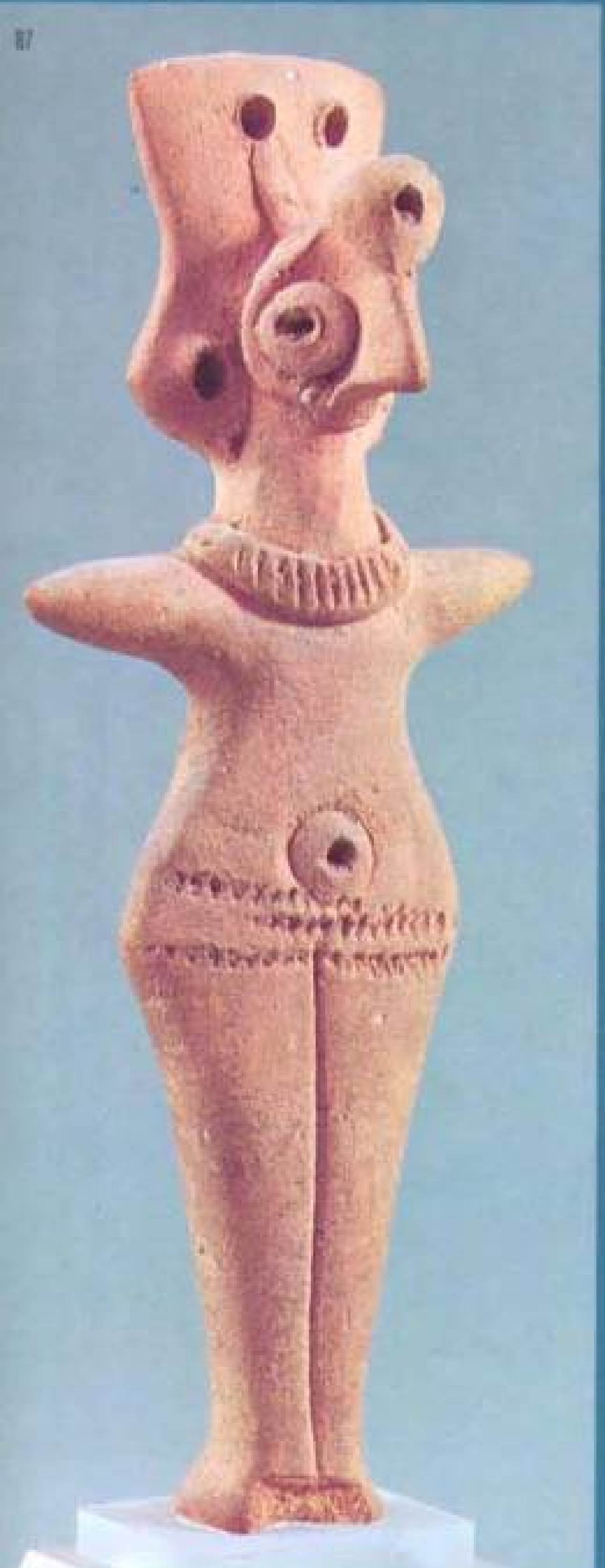
84　有翼的怪獸「格利方」　由於象牙具有溫暖的色調和適度的光澤，因此在西亞被視爲是財富的象徵而受到喜愛。這大概是箱子或家具的部分裝飾，中央的聖樹設計是自椰子樹得來的構想，而後逐漸抽象化成原始愛奧利亞式(Aeolic)渦形柱頭。兩側有翼的怪獸「格利方」，大膽的造形與細膩寫實的描寫相互配合，更醞釀出不可思議的眞實感。

85 烏加利特的城牆　中央的入口是進入王宮的砌石隧道，這種堆積石塊的方式來自西亞，使人產生巍峨的感覺。王宮也是用這種石塊築成，這種石砌建築與內陸地區的土磚建築迥然不同。

86 強調眼睛的偶像　布拉克出土，以臉部爲中心的人像，尤其眼睛特別大，雖然有點斜視，可是，或許是因爲使用柔軟的雪花石膏作材料，所以還不致於令人產生非常怪異的感覺。高八公分。

87 大地母神像　這種女神像在印度、西亞自古以來都曾經大量製造過，顯示出這位象徵豐饒的女神，深受崇拜和喜愛。

可愛的圓錐形手腕和併成三角形的兩腳，輝映成趣；而抽象化的頭部，顯得非常調和。在冠狀的裝飾及耳朵的幾個洞孔上，曾垂掛著黏土製的環，不過，究竟是當耳飾，或作爲垂掛之用則不得而知。高六・一公分；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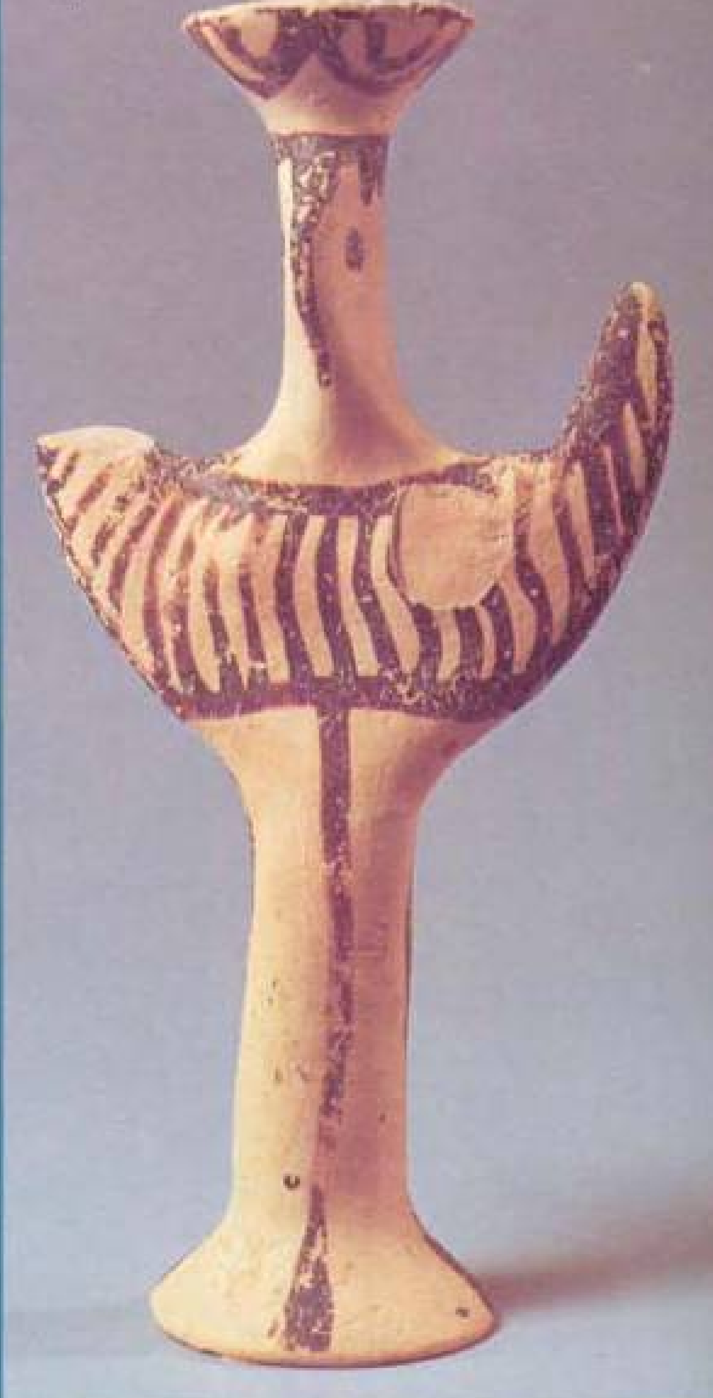


異域諸神

初期王朝的城邦國家，每個城邦都有自己的守護神，並有排除其他城邦守護神的傾向。可是擁有其他民族居留的地中海沿岸迦南各城對各民族守護神之共存極爲寬大，甚至也奉祀融合而成的各種神祇。愛琴文明的地母神像和埃及色彩濃厚的神像之發現，可以說是那些從事交易、在海上發展的迦南城邦的特色。

90

88



89

88・89　地母神像　這是遍布於西亞、地中海區域的一種地母神像；在希臘邁錫尼時代的各城邦中也曾發現相同形式的作品。這種造形頗有悠然自得之美，令人聯想到展翅的飛鳥，而豐滿的胸部，充滿厚實的感覺。用紅色、褐色的線條，描繪在眼、鼻和胸部一帶，以表示穿著寬鬆的短上衣，令人產生強烈的解脫感與嬌嫩的生命氣息。拉斯・夏姆拉出土。圖88高十二公分。圖89高一〇・七公分；西元前十四世紀。

90　黏土製人偶　用黏土製成的拱門形護框內部，擺入人偶。外圍的欄框到底是人偶的裝飾或表示保護人偶的家，雖不得而知，但是更襯托出人偶的可愛。哈馬出土。高八・五公分；西元前三千年至前二千年。

92

91 預言家的像　這尊男神坐像出自敍利亞中部，哈馬遺蹟的E層。青銅製，全身覆蓋金箔，裹著長袍，兩手作出握著筋狀物的姿態，但是手上並沒有孔穴；臀部嵌有金屬棒，用以固定於底座上。帶角的冠是預言家的象徵。高九・四公分；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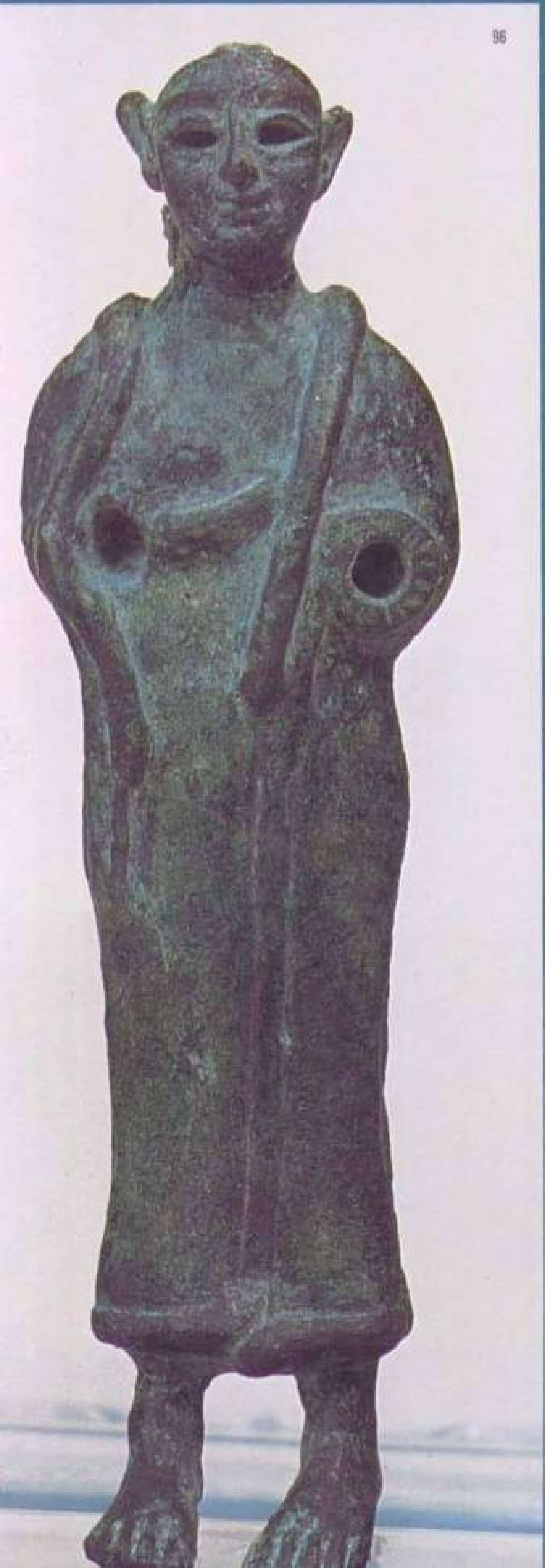
92 銀製的男神像　用五百公克的銀製成，與另一個二百公克的同型小神像，以往都被收藏在一個罐子裡。全身扁平，肩部呈方形，腰間圍著金製衣服，左手持著頂端呈球形的金棒。敍利亞各地都曾發現這種神像，具有西元前十四世紀迦南藝術的特徵。拉斯・夏姆拉的貝爾神殿出土。

93　男神像　小型青銅製神像，頭上是類似埃及與西列斯神所戴的高帽。拉斯・夏姆拉出土。大多是表示貝爾神（太陽神）或雷神。

這座小像頭部覆蓋著金箔，衣裳上刻有精巧的花紋。也許是得修布神(Teshub)。高四・六公分；西元前十四世紀。

94　貝爾神　戴著埃及式王冠充滿著青春與活力的貝爾神。這是貝爾神所特有的姿勢：左手持槍，槍上飾有表示閃電的植物形花紋，揚起的右手持著刀狀的棒，左腳向前跨出的姿勢是古代敘利亞的主要造形。拉斯・夏姆拉出土。

95　女神像　寬大的肩膀，很容易使人誤以為是男人像。頭飾像孔雀的羽毛，又像現代廚師的帽子。迦南青銅器時代遺蹟中，發現不少此類腰帶繫著長飾的青銅製品，本圖所示就是其中之一。其他大都是條長的倚坐像和立像，最大的特徵是兩手自肘處向前彎曲。



96　雅納得女神　冠冕和兩腕已失落，白色鑲嵌的眼睛也已不見了。雅納得(Anat)女神是迦南「暴風與生命之神」貝爾的妹妹，負有從地下救出被「貧瘠之神」摩多(Mot)殺害之貝爾神的任務。一般的造形都是在緊身的衣服外，披上帶有緣飾的長袍，並且嘴邊帶著微笑，呈現出和藹可親的神態。

壁畫的故事

亞述帝國由於王權高張，所以美術作品都遺留在宮殿中而不在神殿裡。高爾沙巴德(Khorsabad)和寧魯德出土的浮雕即爲代表。帝王的出征圖和狩獵圖所採取的是自然主義式的手法，但是，亞述本土宮殿遺址的壁畫資料不多，爲了彌補這個缺憾，在阿哈馬出土的壁畫就顯得特別珍貴。對亞述王的朝貢圖或軍船等的浮雕題材，都以繪畫的方式表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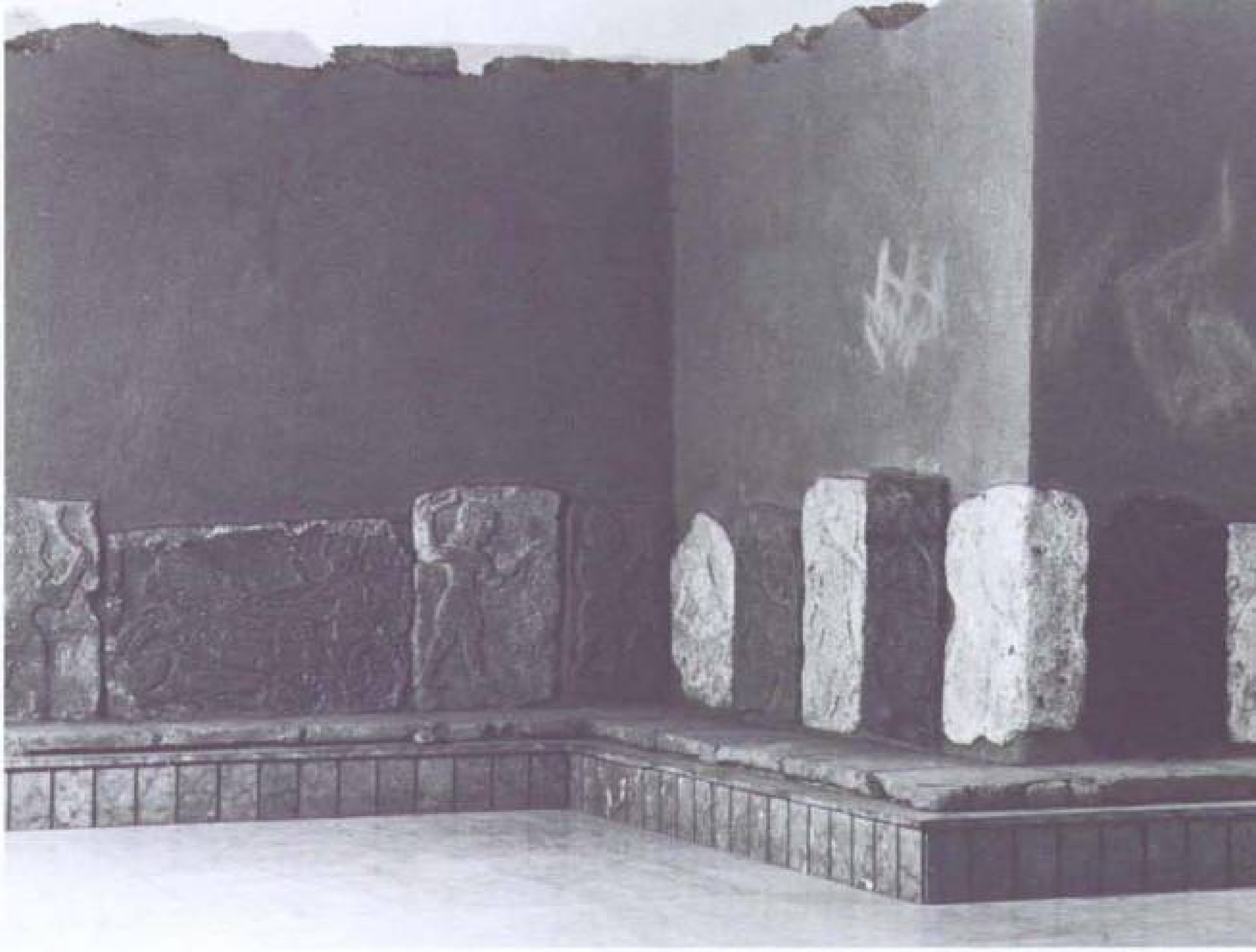
97 亞述的船　北敍利亞幼發拉底河左岸的巴希布（Tell Barsib，即阿哈馬）曾是亞拉米人的城市，後來被亞述王沙爾馬尼瑟三世(Shalmaneser III, 859～824 B.C.)征服。一九二九年，由榛羅．丹強率領的調查隊發現一幅長達十二公尺的大壁畫，遂把古代敍利亞繪畫的貴重遺產帶進了這個世界。壁畫的大部分已經失去原有的多采，但是，經過修補後仍能保持原畫的光輝。75×42cm。西元前九世紀。

98　亞述士兵　這是巴希布宮殿壁畫中蓄著黝鬚士兵中的一部分。右手持槍，左手持著以紅色和藍色交互而成同心圓狀的盾。在他前面是與盾同樣大的戰車，這位可能就是保護戰車的士兵。冷漠的表情表現出亞述士兵的性格和責任感。44.5×61.5cm。

99　朝貢者　巴希布宮殿的大壁畫中，描繪有被征服者謁見亞述王狄格拉特彼勒塞三世的場面。這是其中的一部分，是謁見國王的官員側面像。他們與無鬚的官員交互走向國王，最前排的人跪在國王腳下。粗眉大眼，垂胸的鬍子，剛直有力，簡直像是鐵線一般；兩個人重疊的姿勢，更增添嚴肅氣氛。

100　野山羊　在巴希布宮殿中正要縱身向前的野山羊畫。輪廓爲黑色線條，身體則塗成茶褐色，眼眶和嘴是紅色，羊角交互地塗上紅色，顯得特別醒目。另一個畫面上，畫了一隻身體塗成藍色而姿勢相同的山羊。畫中只用黑、紅、藍等顏料，形成一種印象非常突出的畫風。

102



101

敍利亞・西台文明

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後半興起於安那托力亞高原、並與埃及爭奪西亞霸權的西台勢力衰退，敍利亞又遭逢「海上民族」的入侵，呈現民族交替的情況。以阿摩利人爲中心的新閃族移入北敍利亞，承繼西台文化，在各地建立擁有所謂敍利亞・西台模式美術和建築的小王國。古薩那、沙馬爾 (Sama'l)，今名秦吉爾利(Zincirli)即其代表。

103

101 **浮雕石板** 曾調查提爾・哈拉夫的奧本海姆(M. F. von Oppenheim)所率領的德國考古隊發現了敍利亞・西台式的神殿和王宮。牆壁的底部，環列著帶浮雕的石板。一般認爲這些石板就是亞述宮殿壁飾浮雕的前期樣式，因此頗受重視。其中一部分被復原陳列在德國，一部分則陳列在阿勒坡博物館。浮雕的主題大多數是神話、傳說或生活中的情節。

102 **射手** 頭與腳都朝向側面，把弓拉圓的雙手和胸部卻是正面方向；這是古代西亞常見的表現方式，與其說是幼稚而拙劣，不如說在幽默的表現中，不僅看不出矛盾，還令人頗覺有趣。這類浮雕石板也有表現摔角、乘坐馬車，或農耕等實際生活的圖案。提爾・哈拉夫出土。

103 **獅子** 與其說是淺浮雕，不如說是以線刻爲主，描繪出一隻高舉前足作咆哮狀的獅子。也許是因爲雕刻在堅硬的玄武岩上，所以充滿幽默之感。這種柔和的表現是敍利亞・西台模式的共通點。提爾・哈拉夫出土。

104 **鴕鳥** 浮雕石板上，有現在仍存在於非洲的獅子、鴕鳥等動物圖像。或許這種動物當時也曾經棲息於西亞。有人認爲腓尼基象牙工藝之所以發達是因爲西亞曾經出產大象的關係，那麼鴕鳥的存在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104

106

105

106　女神像　喀巴拉(Kapara)宮殿的北壁，有一處大門是由擺在獸形石雕上頭的三根人像柱所支撐著。這是置於右端的女神像柱，被安置在一隻張口作威嚇狀令人生懼的獅子雕像之上。頸、腕和足部都戴有環飾，左手提著袋子，嘴邊含著微笑。動物與人物像的組合，常見於西台浮雕中，這尊女神像可能也是受了這種影響吧。另外兩尊男神像現存於柏林。高二百八十公分。

105　女性坐像　發現於提爾・哈拉夫的喀巴拉宮殿騎壁凹處。雙下巴、寬臉、健康的軀體充滿厚重感。頭戴矮冠，右手握杯，項鍊和手鐲顯示出這位是女王或女神。通常總是跟男性像成對的擺在一起。和埃及或美索不達米亞的坐像相較，敍利亞的樣式較爲笨拙。玄武岩。

107 提爾・哈拉夫的石雕　正面是雙眼用白色石粒鑲嵌的夫婦倚坐像，前方有奉獻箱，右側是長髯的巨大神像，左邊的牆壁則有浮雕石板。阿勒坡博物館。

108 人首鳥身的守護神像　置於喀巴拉宮殿被稱爲「蠍子之門」的正門兩側，是玄武岩雕成的人首、鳥足、有翼、蠍尾怪物石像。在羽毛的表現上頗具匠心，雖源自西台樣式卻頗具獨特的風格。冠與髯以及細部的裝飾，令人聯想到亞述的人首飛牛雕像。這是提爾・哈拉夫獨特的作品。高一百六十三公分。

109 行走的獅子　這是裝飾在提爾・哈拉夫出土的建築物出入口的獅子浮雕像。與人面獸身的守護神一樣，都是將祛除惡靈侵入的咒術意義寄託在百獸之王的獅子像上。與圖103浮雕石板的獅子像相比，由於下方雕出底座，所以更增加行走的安定感。製作的時間比圖103稍晚，約在西元前九世紀。高一百二十四公分。

110 扛著太陽的獸神　在喀巴拉宮殿房間入口旁邊，擺設有人面獅身像，這是入口東牆壁板上的部分浮雕。展翼的太陽神，安置在雕有花朵的台座上，兩側由長耳有尾的半獸神恩奇杜支撐著。中間有吉爾加美斯（巴比倫傳說之王）式的人物支撐著兩者的手肘。玄武岩；中央的圓盤爲大理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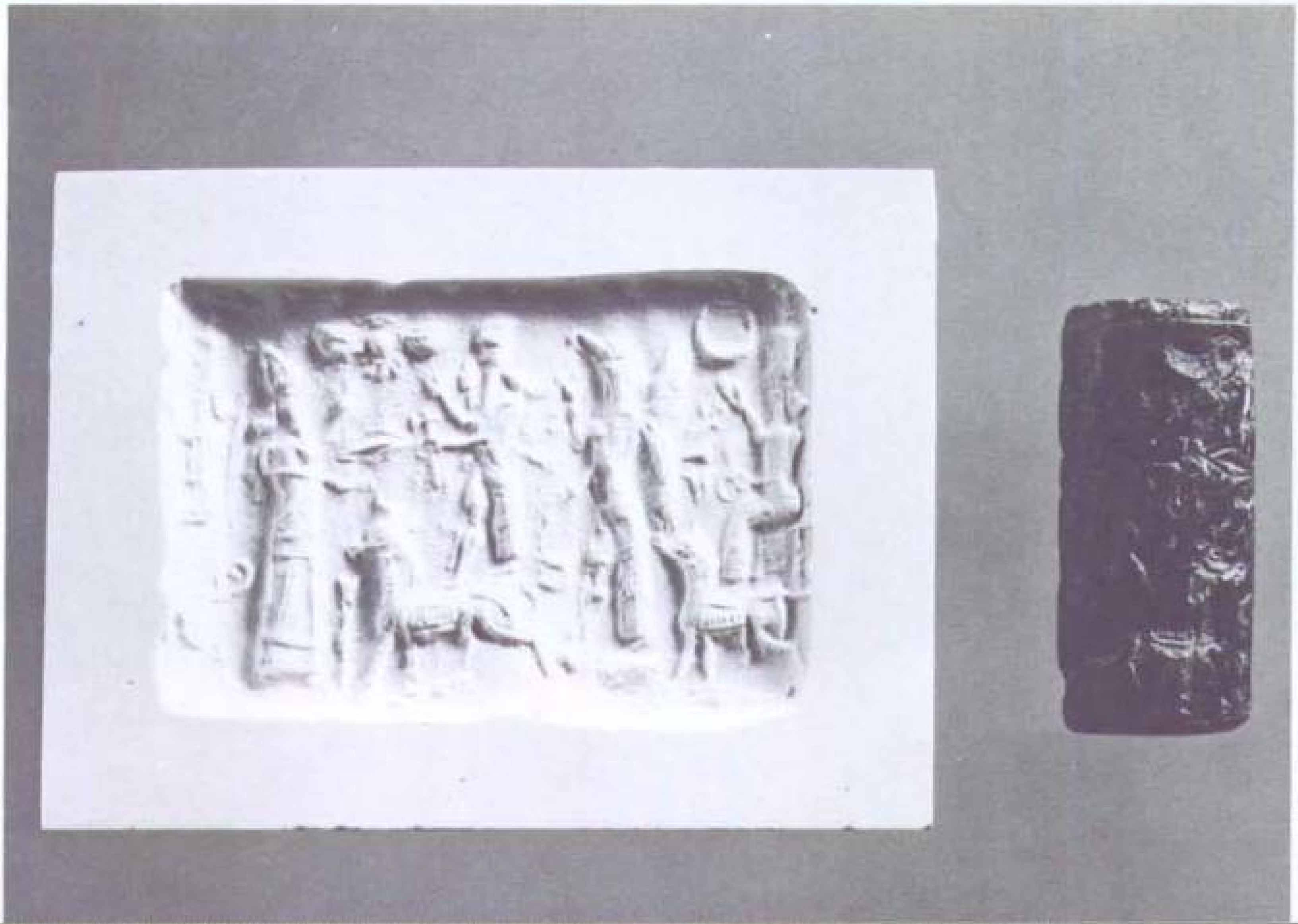
110

111

古代的印版

112

113



111　宗教儀式的圓筒印版　或許是爲了增加印版的威嚴，初期王朝以後的印版圖紋，多喜歡採用神話、傳說或宗教性的題材，這種印版的表現已簡化而缺乏明確性；圖中印版雕刻的是在日月星辰之下，獸首人身的怪人不斷地向坐在椅子上的神進獻羚羊等犧牲的情景。西元前一千三百年前後的作品。據說出土於塞浦路斯或敍利亞之地中海沿岸。

112　埃及風格的圓筒印版　牽引大頭馬（尤其下顎更大）的人物，相對而坐的人物和穗飾的構想都屬埃及式的表現法。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後半西克索入侵後，埃及盛行養馬之風，可能是在這種背景下才產生的構思。有翼的太陽則是亞洲的產物，這是西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受到埃及影響的。敍利亞風格的作品。

113　奉獻圖的圓筒印版　這是戴著高冠的國王向拿著斧頭站在牛背上的男神哈達，拿著植物（也許是麥穗）的倚坐女神以及有翼鳥首神奉獻之圖。是在西台和美索不達米亞影響下產生的敍利亞・西台風格作品，西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前五百年前後。三神都是職司豐穰之神，常成爲雕像的題材。

從初期農耕集落到村莊、市鎮，甚而朝向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各地域間的交流和物資的交換逐漸興盛，爲了確保製品的貯藏和文書的辨認，西亞早就出現了不少的印版。這也可以說是以契約書及所有權確立所帶來的結果。印版從裝飾品發展而來，是一種貴重品，由於須經常佩藏在身上，所以多採取圖記(stamp)型和羅馬型等型式的印版。

114

115

114・115　聖樹與狩獵圖的圓筒印版　圖114是台基的周圍配置樹葉及有翼神打倒鳥頭怪獸的圖案，富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並刻有楔形文字。圖115的聖樹雖已圖案化，但仍保有椰子的形狀，鳥與蠍子的表現相當生動自然。兩者可能都是西元前八百年左右亞述後期樣式的作品。

116

117

116・117　獸形印版　圓筒印版、圖記型印版的造形都是源自首飾。史前時代以及初期王朝時代的首飾中，曾經出現動物形的垂飾，而且動物像和史前時代的地母神像都被供奉在神殿內。或許是因爲覺得動物陶偶具有呪術的力量，而向其祈求家畜的興旺吧。

做爲首飾的動物形垂飾，也具有護身符的作用。從首飾到發展成圓筒印版的過程中，動物形垂飾也摻入印版之中，盛行於烏魯克期到詹姆得納蘇期、初期王朝期間，就是所謂的護符型印版。圖116、117出土於查加爾巴沙(Tell Chagar Bazar)和布拉克，動物的種類也很多。圖116的羚羊形印版也可以稱得上是很優秀的雕刻作品。西元前三千年至前二千年間的初期。

118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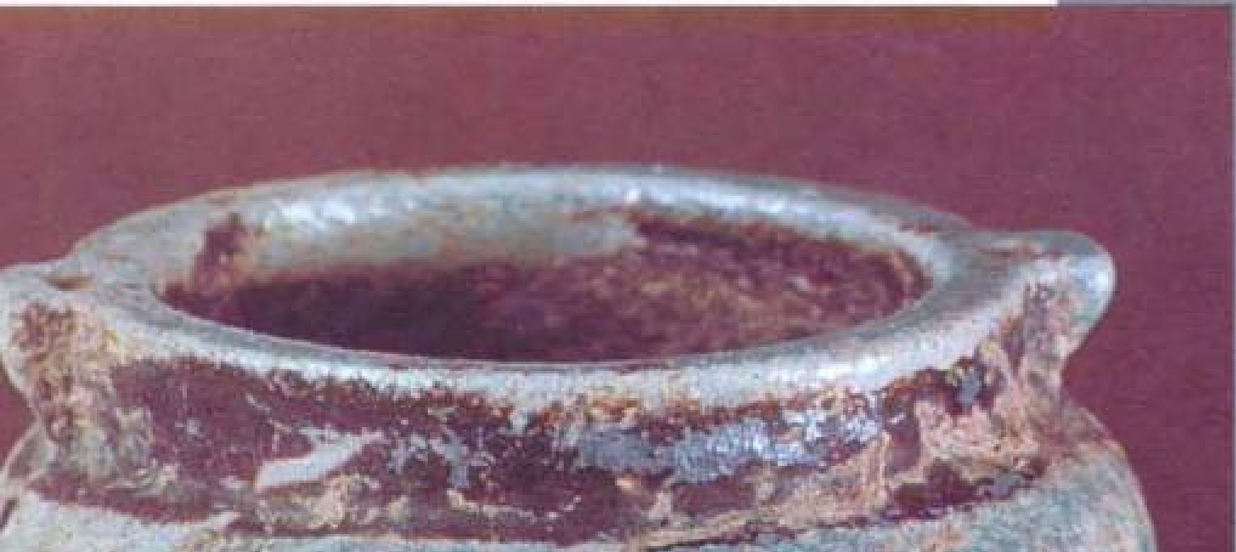
118・119　圖記型印版　圖119的羚羊和可能是獅子的動物形成左右對稱的排列，是動物爭鬥圖紋的變形。正反兩面都刻的印版是受古埃及的聖甲蟲印版影響而產生的。圖118嘴含蓮花的三條魚與另一面刻老鷹和聖舟的圖案都屬於埃及式。兩者都是從拉斯・夏姆拉出土。西元前一四〇〇年左右之物。

拉斯・夏姆拉的出土文物

古代烏加利特的遺蹟就在拉塔奇亞 (Latakia) 北部的小山丘上。在石塊疊起的城壁內，發現了許多以宮殿爲中心的房屋、街道、墳墓等建築遺存。大部分是以黑灰色火山岩築成，外表並不華麗，但是，許多色彩美麗的邁錫尼陶器和埃及雕刻，以及象牙雕刻等令人驚異的遺物，却顯示出這個古代國際城市的繁榮。

120

121



121　**彩色瓷鉢**　這是從拉斯・夏姆拉小山丘的第二層墓地與骨骸一起出土的瓷鉢，很可能是陪葬品。除此之外，有幾個圓筒印版與珍貴的西克索聖甲蟲（取形自象徵不死的聖甲蟲雕刻）印版。在聖甲蟲上雕有神聖文字所寫的西克索王「漢拉」的名稱，因此這個墳墓的年代應該在西元前十六世紀左右的後期西克索時代。

120　**貝爾神**　頭戴埃及式冠冕的貝爾神像。全身所敷的厚金箔，部分已剝落，以石頭鑲嵌的眼睛也已脫落。舉起張開的右手，是回報信徒的姿勢。兩腳並立的倚坐姿勢顯得非常端莊，是拉斯・夏姆拉出土青銅神像中的傑作。高一三・七公分。西元前十三世紀。

增田精一　撰

122　**象牙製圓桌的發掘**　使用毛刷、畫筆慎重作業的情景。一九五三年。

123　**米納特貝達的發掘**　烏加利特的外港，似乎是因爲海嘯的沖擊而流失了。

拉斯・夏姆拉發掘記

對研究舊約聖經的貢獻

城邦國家烏加利特的發現

開滿茴香的山丘

「拉斯・夏姆拉」這個名字在阿拉伯語是「開滿茴香的山丘」之意。這個山丘只要季節一到，就開滿芳香的茴香。在塞浦路斯島東端起往東約九十公里的地方有一處叫米納特貝達的港口（Minet el-Beidha 古代希臘人稱之爲白港），從這個港口再深入一公里處，就是拉斯・夏姆拉。半世紀之前，人們才知道這個地區就是古代城邦國家「烏加利特」的所在地。

烏加利特是青銅器時代一個重要的商港城市。塞浦路斯的銅礦即由此處運往美索不達米亞。在地理上烏加利特正好位於地中海文化與蘇美・阿卡德文化之間的交叉點上，並且與北方西台、南方的埃及均有接觸，鼎盛時期是在國際交流頻繁的阿馬納時代(前十四世紀左右)即將來臨的時候。

烏加利特的泥版文書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狀況，其中甚至還包括四種語文（蘇美語文、阿卡德語文、胡里安語文、烏加利特語文）的辭典。烏加利特語的字母文字比腓尼基字母文字早幾個世紀，是一種楔形文字；而且烏加利特語文的各種文獻，也是了解古代迦南宗教與文化最豐富的原始資料。烏加利特語文及文學的研究，對舊約聖經的研究有很大的貢獻。

覆蓋地下通道的石版　人們早就從其他楔形文字的文書（如阿馬納文書、西台文書等）知道了烏加利特這個名稱，但是實際找出這個地點，則完全是出於偶然的事件。（就這一點而論，最近數年來由義大利考古學者發掘而出土大量泥版文書的馬爾狄克和拉斯・夏姆拉的情形不同，後者是在經過有組織的考古學上的準備與發掘，終於發現就是從前即已知的古代城邦國家埃布拉。）

一九二八年三月的某一天，一個敍利亞農夫偶然從近海處挖出一塊石版，那是一塊覆蓋地下通道的鋪石；這個消息很快的傳入當時統治當地的法國政府那裡，在貝魯特(Beirut)的法國考古學研究所所長查理・維洛羅立刻派遣一位屬下趕赴現場調查，因而得知這個地下通路就是邁錫尼式的墳墓。

這個事實正好說明了西部閃族和愛琴海一帶居民接觸的史實。從這個墓址再深入內陸一公里處，有一座高約二十公尺的小丘，這座小山丘立刻引起了考古學者的注意。那就是拉斯・夏姆拉。

開始進行有組織的發掘　一九二九年春，法國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博物館的謝弗爾和他的同事修納(N.G. Chenet)，開始在這墳墓的附近發掘。可是，在已經注意到此墓與拉斯・夏姆拉關係的魯納・杜索等人的提議下，於五月八日起有組織的在拉斯・夏姆拉展開挖掘的工作。不久就發現了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的陶片。

幾天的時間，就顯示出這次的發掘工作的確有令人難以相信的幸運。五月十四日發現第一批泥版文書，總共有二十片，上面是從未見過的文字；此後又陸陸續續挖掘出貴重的文書資料，一直到第二次大戰爆發（一九三九）之前，每年總會進行幾個月的挖掘工作。一九五〇年再度展開挖掘；到現在爲止已經發掘、並且刊行了大量的泥版文書，其中包括有烏加利特、阿卡德、胡里

安、蘇美、埃及、西台、塞浦路斯、邁諾亞等文字的文書。此外，在一九七三年以色列和敍利亞戰爭（十月戰爭）時，又發現大約七十片的烏加利特文字的泥版文書，不過，這些文書的內容至今仍未發表。

快速的解讀工作

一九二九年發現的這些用陌生文字書寫的泥版文書，被送到學識淵博的亞述學者維洛羅那裡。他在法國的考古學雜誌「敍利亞」（一九二九）發表了首批四十八片泥版文書的報告。他認爲這種新文字是楔形文字，與美索不達米亞的文字不同，而且從字數（三十）判斷，很明顯地是屬於字母式文字；維洛羅以這篇論文奠定了此後解讀工作的基礎。

德國赫烈(Halle)大學的漢斯•鮑爾、耶路撒冷(Jerusalem)公共文獻館的法國學者愛德華•杜倫都曾對這些文書的解讀有過貢獻。他們在第一次大戰期間都是在軍中擔任密碼解讀的工作。就在兩位學者基於這種語言與腓尼基語和希伯萊語類似的假定下，解讀工作有了驚人的進展。

確認爲是烏加利特語

一九三〇年六月四日，漢斯•鮑爾發表了最早的一篇解讀報告。杜倫將鮑爾的報告加以修正後於十月一日發表，接著，維洛羅於十月三日在巴黎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並且在一九三一年號的「敍利亞」發表大部分字母記號的正確音價，從首次發現到解讀成功，僅花了一年半的時間。用烏加利特文字所寫的文字（圖124）大致可分爲神話、敍事詩、儀式、書信、行政、經濟以及學校文書等。烏加利特文字(字母)也用以記載胡里安語本文。而且，烏加利特文書除了拉斯•夏姆拉近郊之外，遠在南方的巴勒斯坦——塔波山(Tabor Mt)、塔納克(Ta'anch)、陪特希美修(Beth-Shemesch)等地也有發現。美國東方學者戈登（Gordon)於一九四〇年出版了有關烏加利特語最早的詳細文法，經過數次的修訂後，目前已成爲專家普通使用的「烏加利特語教本」（一九六五、一九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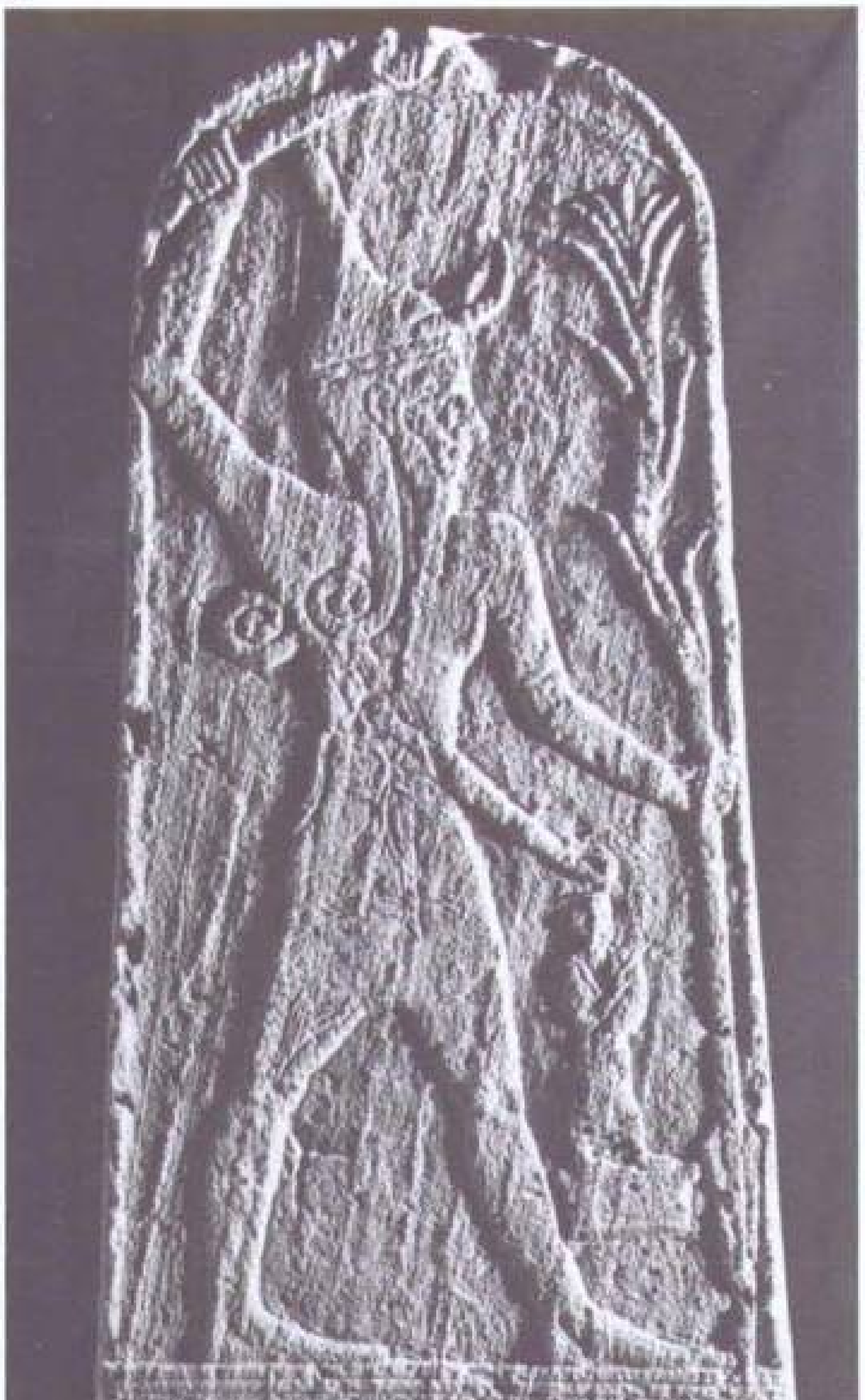
在維洛羅發表的文書中，有片文書底頁寫著「尼克馬得(Niqmaddu)烏加利特之王」字樣。而且，在一九三四年所發現的阿卡德語文書中，也有「烏加利特的諸神」語詞。根據這些資料才使大家首次確認拉斯•夏姆拉就是阿馬納文書等提及的城邦國家「烏加利特」。

124—a

124—b

124 有關太陽神夏巴希的宗教文書　用烏加利特的楔形文字寫成。a爲正面，b爲反面。

125



125 「暴風雨之神」貝爾神的石碑　左手所持的枝狀物表示閃電。

126

126 刻有銘文的鎌子　在米納特貝達大祭司住宅遺蹟中發現，青銅製。

蘇美・阿卡德文化和地中海文明的十字路口

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間的繁榮

考古學家發掘的結果，顯示烏加利特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已有人居住；而且，從這時代已經與敘利亞其他地區，和幼發拉底河上游地區有了來往。從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前後開始，漸漸出現新的文化因素，而產生了迦南式的陶器。這或許是表示閃族阿摩利人或迦南人已經來到烏加利特吧！到西元前三千年至前二千年間，已經可以看到埃及文化的影響。因爲烏加利特擁有重要的商港，所以西元前二千年前後，西台人、胡里安人、亞述人等周圍民族，對烏加利特都存著覬覦之心。

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的中期，是烏加利特最繁榮的時期，這從擁有浴室和許多房間的寬敞舒暢的住宅、具有高度技術的美術工藝品、無遠弗屆的貿易、文字技術和文書資料，即可以證明。在貝爾神殿附屬的圖書館裡，發現了大批泥版文書，此地是祭司和學者經常逗留的地方，保存有各種祭祀儀式文書，書記官則在這裡抄錄文書。

滅亡前夕所寫的泥版

考古學家也發現烏加利特諸王的官用圓筒印版。考古學家約翰・努開洛認爲這些是西元前十九世紀至前十八世紀的遺物。這個事實顯示烏加利特王國的創立者（尼克馬得一世Niqmaddu I）與西元前兩千年至前一千年初期阿摩利人的民族遷徙有關。而且，有紀錄顯示西元前十四世紀時的尼克馬得二世，似乎就是西台王舒比留烏（Suppiluliumas，在位約1375～1335 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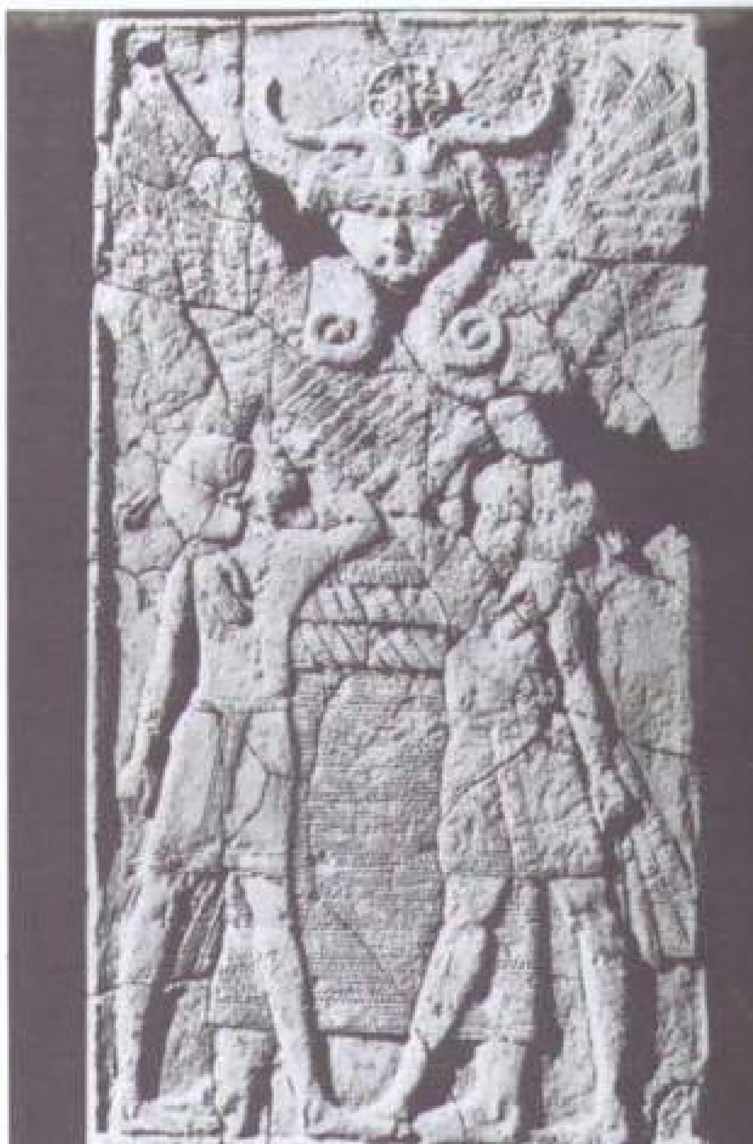
依據考古學者的研究發現，這個時期的烏加利特街市大部份已經毀壞，極可能是大地震所造成的。後來街市雖又重建，但是已無法恢復從前的繁榮。西元前十二世紀初，烏加利特王國受到來自愛琴海海域的「海上民族」的侵襲而滅亡。但是，在毀壞的爐灶裡發現即將被滅亡之前所寫的泥版文書，詳實地記載了當時的情況。

提供歷史的訊息

圖書館之外，神殿也是值得注意的建築物。供奉達干(Dagan)神和貝爾神（圖125）的兩座神殿，都有高大的「至聖神龕」安置神

129 **豐穰女神的浮雕** 構圖象徵豐穰多產，具有濃厚的邁錫尼風格。

127 **烏加利特王的離婚判決書** 上面捺有西台王的印版。



128 **烏加利特王宮床舖的飾版** 描繪女神授乳諸王圖。

像；外側則有另一個「聖龕」，貝爾神殿的「聖龕」則是開設在前庭；前庭有祭壇，人們聚集在那裡獻祭犧牲。這種平面配置與數世紀後所羅門王(Solomon)在腓尼基希拉姆王(Hiram，在位969～936 B.C.)的援助下，在耶路撒冷所建的神殿類似。

在大祭司住宅的一個房間裡，發現了七十四件青銅器（包括刀、斧、鋳子），這些器具都未曾使用過（圖126）。依據其中幾件鋳子上碑文的記載，可知是製造青銅器的工人獻給大祭司的。此外，也發現了神像、洋燈、金製浮雕鑲嵌與裝飾品等。這些製品的藝術風格都受到亞述、埃及、邁諾亞(Minoa)時期克里特的影響。大宮殿東西長一百二十公尺，南北長八十五公尺，占地約一萬平方公尺，頗爲廣大。從大宮殿附屬的四個文書保管室，發現了大量以阿卡德語文爲主的書信和行政文書（圖127），這些用阿卡德語文（當時的國際語文）寫成的文書，提供了在圖書館發現的烏加利特語文書中所欠缺的歷史訊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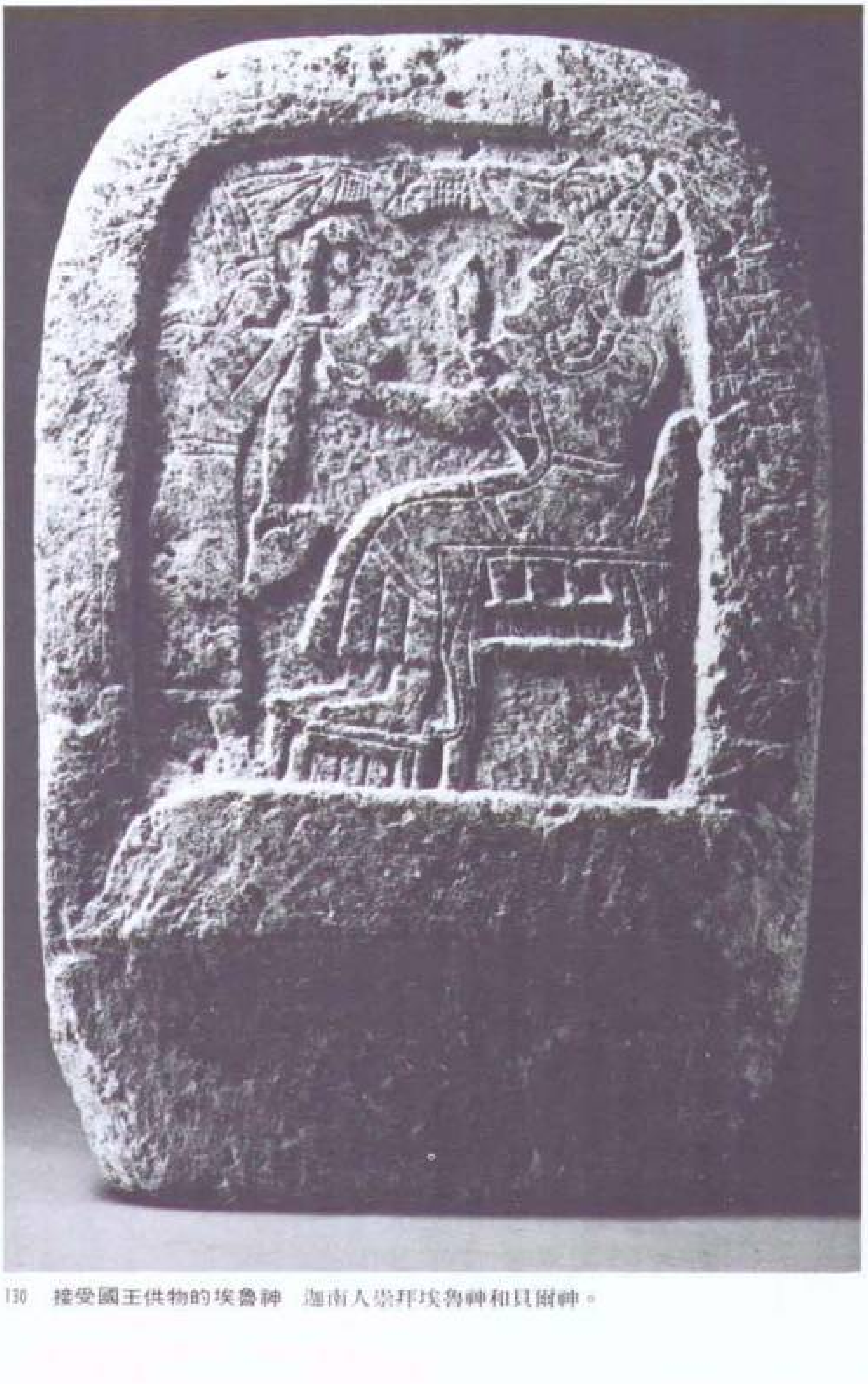
東地中海文明的一環

在王宮發現的象牙遺物中，有一幅國王臥榻的裝飾板，堪稱爲古代西亞最大的象牙製品，長一公尺、寬五十公分。上面細緻地刻著國王的公私生活情景；並且也浮雕著一位翅膀巨大、頭上長角的女神授乳給二位年幼國王的情景（圖128），表現出國王是由女神撫育長大的神話主題。

在米納特貝達發現的象牙盒的蓋（圖129）上有美麗的女神雕刻，女神著邁錫尼•克里特式服裝，兩手拿穀穗，並有兩隻一直想吃穀穗的山羊。這幅雕刻當然和烏加利特神話的中心主題「豐穰多產」是相同的。

由於拉斯•夏姆拉的發掘，使我們更能夠瞭解古代烏加利特王國的日常生活、迦南宗教和文化以及東地中海世界的歷史。內容與迦南的價值觀明顯對立，卻又包括承繼迦南高度文化遺產——尤其是語言和文學的表現——的以色列民族歷史和信仰的舊約聖經，因爲烏加利特各種資料的發現，使大家能有更確切的瞭解。拉斯•夏姆拉——烏加利特在闡明以東地中海爲中心的古代西亞文明上所負的任務，今後將隨著此地與埃布拉王國關係的明朗化而益形重要。

（日本筑波大學講師 津村俊夫）



130 接受國王供物的埃魯神 迦南人崇拜埃魯神和貝爾神。

131 **犧牲圖** 將公牛牽至祭場的情景，巨大的人物可能是國王。

西亞王宮壁畫的發展

——從宗教題材到朝貢行列圖——

美索不達米亞罕見的馬利王宮壁畫

蘇美文明的影響

開始從事農耕、畜牧等操作生產的西亞新石器時代的人類，在生活日趨富裕的環境下，也逐漸注重美的追求，譬如在作爲容器的陶器上加上色彩、描上花紋。此外，住家的牆壁上——例如安那托力亞高原掘出的齊塔修克遺蹟，發現有以幾何圖紋或祈禱豐收的宗教繪畫作爲裝飾。

這種室內裝飾在美索不達米亞下流區域，就像瓦爾卡(Warka)的烏魯克時期神廟中所能看到的一樣，是以磨成細長圓錐形的各種顏色的石棒插入壁面的技法，形成彩色繽紛的鑲嵌壁畫。在蘇美人所創建的初期王國時代也有這種鑲嵌的技術，烏拜德的寧克沙克(Nin-Khur-sag)神殿的壁畫就是將石灰岩、頁岩、銅或貝殼等切成小塊，以公牛的行列、母牛、小牛和擠牛奶等當時的生活細節爲題材鑲嵌而成。

從馬利王宮遺址出土的貝殼和石頭鑲嵌的俘虜行列圖、動物犧牲圖（圖41、131）等，一般認爲與這種美索不達米亞和蘇美的壁面裝飾有關。

幼發拉底河上游滙集了安那托力亞高原的融雪而形成豐沛的水量，流經平原；中游地區已被證實爲古馬利王國遺蹟的提爾•哈利利。自一九三三年以來，法國人安得烈•巴羅(André Parrot)率領的調查團不斷的在此發掘，除了發現大量的泥版文書外，更證實此地就是活躍於西元前三千年至前二千年間後半的閃族所建的馬利王國都城遺址（圖132）。東西和南北的距離均約爲一百四十公尺，呈正方形。在有「扶壁」的城牆所環繞的馬利宮殿中，以舉行宗教儀式用的寬廣的中庭(49×33m)爲中心，設有國王居室、謁見室、保存外交和訴訟文書的檔案室、培養書記的學校等公共設施；此外，還有王公貴族、親信和官員的府邸，以及廚房、倉庫和酒庫等等，可稱得上是一個堅固的要塞。

從舉行宗教儀式的中庭和神龕裡，發現了各種神像及奉獻者的壁畫像。這些文物雖表現了閃族的特色，却可看出深受美索不達米亞的影響。上述的貝殼、石頭鑲嵌的壁面裝飾也具備了這種特色。

克里特文明的影響

在馬利王宮還發現了和美索不達米亞諸城市王宮完全不同的壁畫。國王居住區域的西北角各室，通往中央庭院的謁見室，舉行宗教儀式的中庭壁面等即爲代表。

古代西方王宮的繪畫裝飾中，像地中海克里特島諾薩斯(Knossos)出土的中期邁諾亞文化裡，採集番紅花染料(saffron)的青年像等都是以輕快的手法描繪大自然的壁畫。馬利宮殿的內部設計，據說和克里特的馬利亞王宮有類似之處，或許馬利王宮的壁畫也和以克里特爲中心的地中海文明有關。

君權神授和現實生活的題材

由馬利王宮的中央——舉行宗教儀式的中庭所出土的壁畫（圖133），因爲場所的關係富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圖的中心是馬利國王自戰

神伊希達接受象徵王權的赤環和白棒，下方是兩個手執「泉水之壺」的女神，左右則是有翼的獸神和戴著牛角形三重冠的女神等，配合君權神授這種神聖儀式的圖案，其間則植有象徵該城繁榮富裕的椰子。

將身體繫在椰子樹上，爬到高處採椰子的圖案，似乎是當時沙漠中綠洲人民的生活實況。君權神授的宗教題材和現實生活圖，都是畫在同心圓或圓錐形圖紋環繞的方形區域內。即使在描寫奉獻犧牲的壁畫裡，除了宗教場面外，也出現寫實的人物和牛畜等。

從宗教的權威到現實的政治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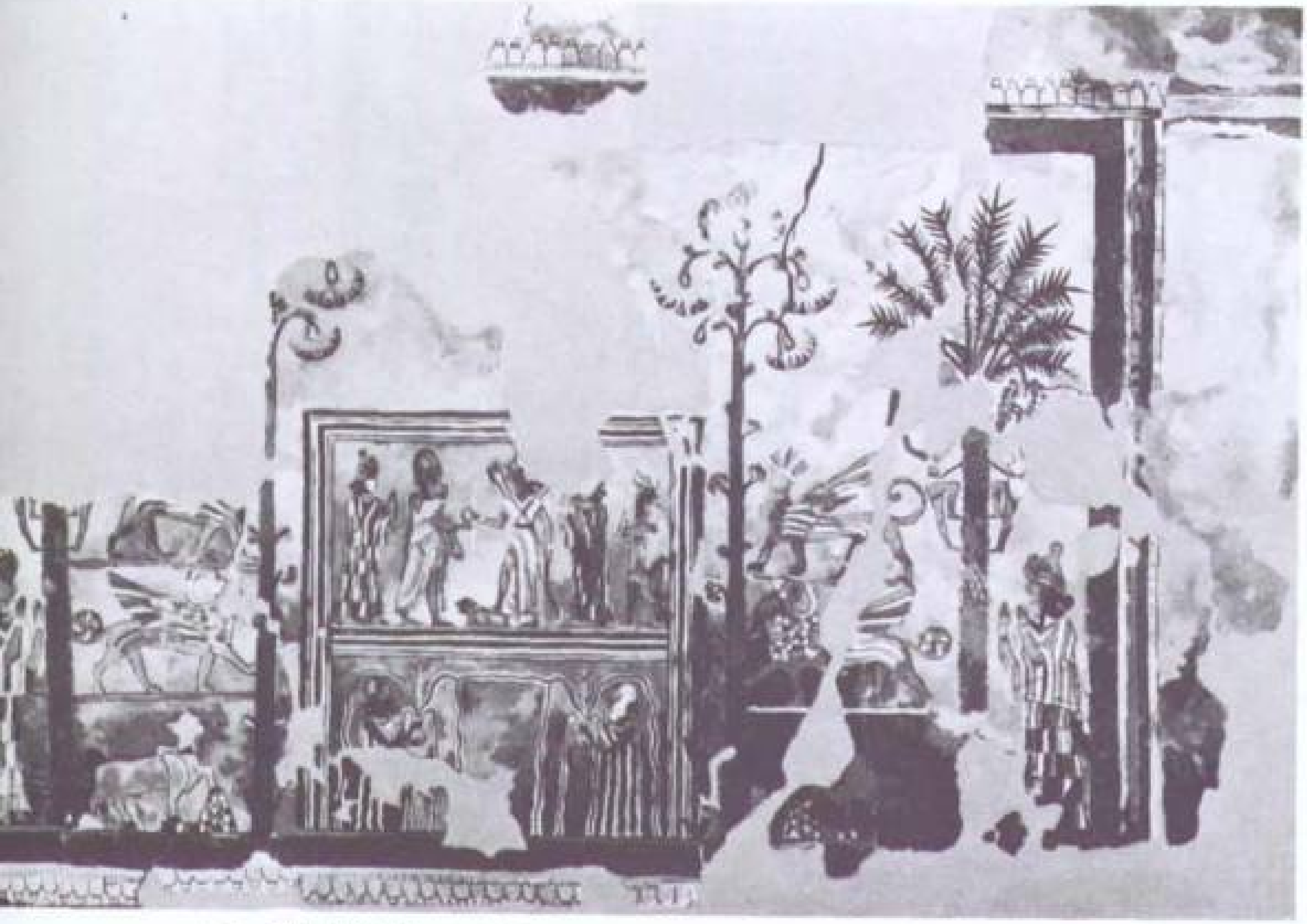
朝貢者畫像和權力的集中

在馬利王國都城遺址壁畫中，所見的宗教畫面和描寫日常生活的寫實繪畫的融合是從亞述帝國統一了初期王國時代分散各地的政治權力後才開始發展。這個時候與其說是宗教的權威，毋寧說是以武力作後盾的現實政治權力統一諸地域的時期；當然，也不能忽視宗教的要素，但是裝飾王宮壁面的繪畫與以往相比已大異其趣。

亞述帝國是以北美索不達米亞爲主要領土，而統治西亞。目前，考古學家正對其最初首都亞述、摩蘇爾（Mosul）附近的古雍吉克(即尼尼微Nineveh)，以及位於喀拉克(krah)的寧魯德等遺蹟從事調查，並研究這些已成殘片的王宮壁畫。其中最能表現亞述時代壁畫特徵的，可能是在北敍利亞幼發拉底河畔的阿哈馬所發現亞述時代的宮殿壁畫。

西亞的建築不論使用土磚或燒成的磚塊，都是將磚一塊一塊的疊起而成，壁面則塗上精選的黏土和灰泥，然後在上面繪上壁畫。壁畫在城邦國家滅亡之際最易遭到兵燹的破壞，所以能夠保存全貌的可說是絕無僅有；阿哈馬的亞述宮殿情形也是一樣，留在王宮謁見室的壁畫都殘缺不全，除了圖136的騎馬像壁畫外，另外一幅是以坐在王座上的狄格拉特彼勒塞三世爲中心，國王的前

133



133 **君權神授圖** 這個構圖對美索不達米亞的宗教史來說，是很珍貴的資料。

132

132 **馬利王宮和伊希達神殿** 右邊中庭曾發現壁畫。

134

方則是由亞述武士和宦官所引導的，來自征服地的朝貢者（圖134）。

壁畫中，朝貢者都比亞述武士矮一截，明確地顯示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區別，朝貢者有的手上捧著手鐲和酒杯，有的背著裝貢物的袋子。這些朝貢者有的纏頭，有的卻沒有，可見並非來自相同的地區。

看到這幅朝貢者行列圖時，立刻會令人想起一八七八年拉沙姆(H. Rassam)在巴拉瓦特（Balawat，古代名印庫貝爾 Imgur-Bel）發現的西元前九世紀描寫沙爾馬尼瑟三世治世的銅版浮雕，或統一西亞、埃及，與希臘對峙的阿革邁尼德王朝 (Achaemenid) 的波斯的「永遠之都」頗塞波利(Persepolis)之阿巴達納（Apadana，建築樣式）地基上的各國朝貢者浮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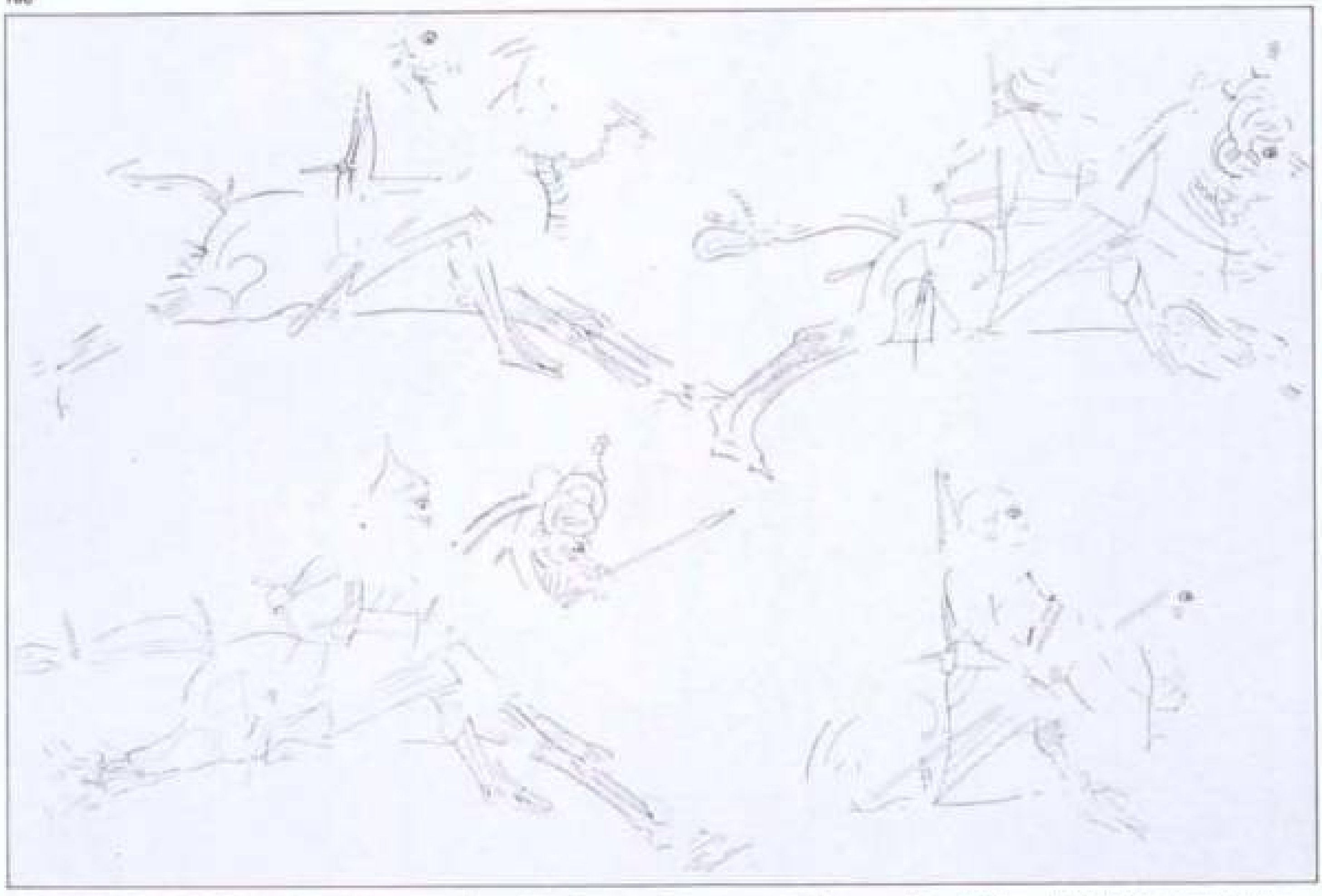
巴拉瓦特出土，顯示沙爾馬尼瑟三世治世的浮雕之中，除了描寫亞述軍隊的出征和野營之外，也繪有征服地的降服圖。頗塞波利的阿巴達納地基上的浮雕中，則描繪與波斯、米提(Media) 等護衛阿革邁尼德王朝的軍團行列圖相對的各國朝貢行列圖，但是並沒有實際的戰鬥圖。雖然同是朝貢者像，卻由於巴拉瓦特浮雕圖和頗塞波利朝貢者畫像的年代不同，而產生差異。因此，亞述時代阿哈馬出土的壁畫，若以朝貢者爲主題來看，在形式上應是介於兩者之間。

戰勝紀念碑和朝貢者行列圖並存 阿哈馬出土的朝貢者行列圖中，帶頭者將左手放在腰間的佩劍上，右手舉起，顯然是亞述的武將。足部雖因剝落而不太明顯，仍可看出膝下有一個跪拜的人，顯然是描繪亞述人統治征服地區的情景。

這種統治者的像曾經出現於寧魯德出土的「黑色方尖碑」中，因國王將征服者踩在腳下的表現，造成楔形文字解讀契機而聞名的阿革邁尼德王朝的波斯大流士（Darius I. 568?～486 B.C. ，在位 522～486 B.C.）凱旋紀念碑，及貝西士同斷崖雕刻（圖137）中也有這類圖案。率領兩個武將，左手持弓，腳踩叛亂者高馬達（Gaumata）的大流士大王之前，所排列的是被鞭笞的以欄、巴比倫和西台等國的九個俘虜。

波斯壁畫中這種被征服者跪伏的表現，與阿哈馬的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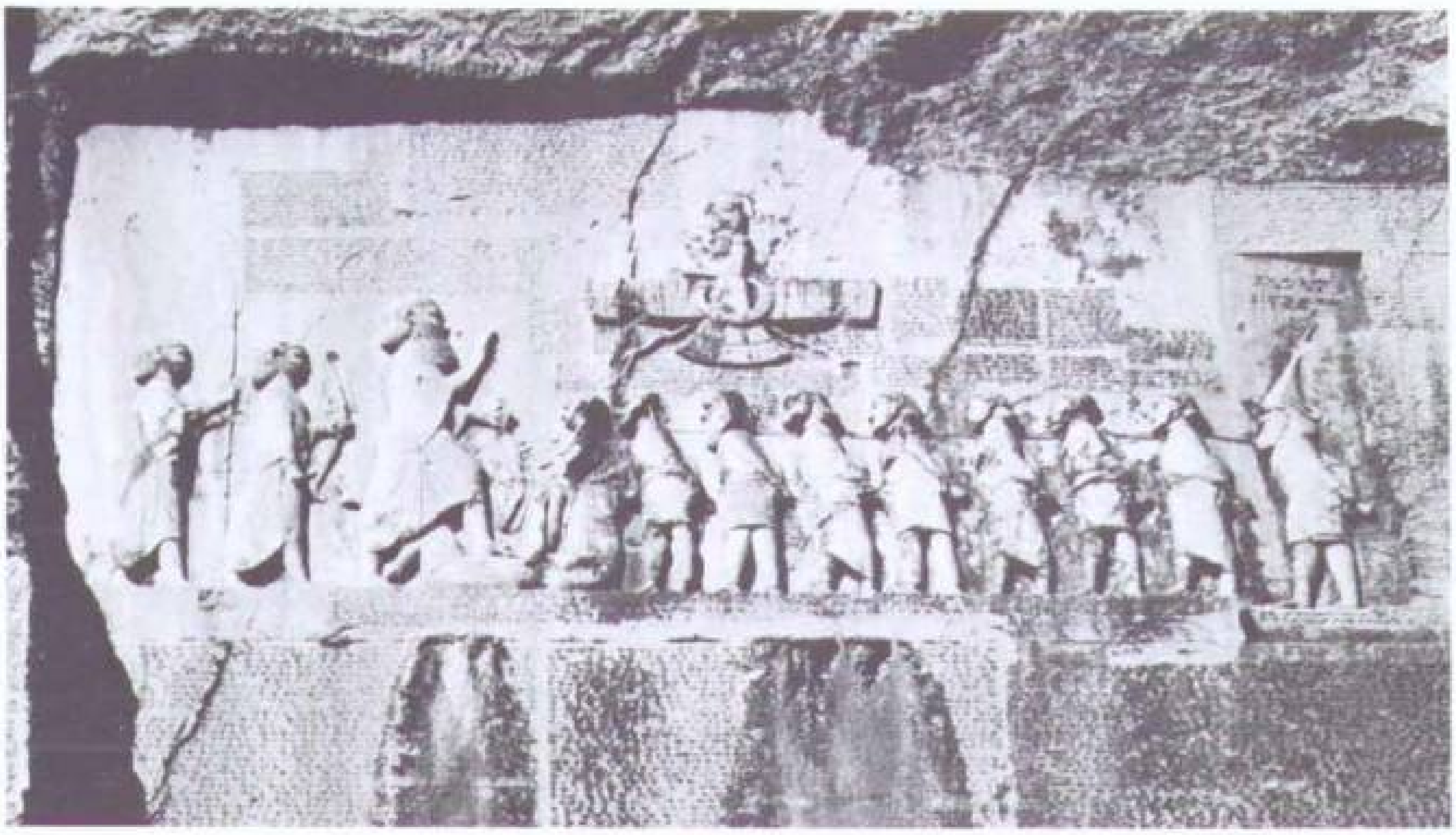


135

136 **騎馬像的壁畫** 臨摹西元前八～前七世紀的阿哈馬的亞述宮殿的作品。

134 **朝貢者行列圖** 狄格拉特波勒塞三世接見朝貢者的情景。西元前八世紀。

135 **漁夫** 馬利王宮所發現的壁畫之一，以寫實手法描繪出日常生活的情景。



137 大流士的戰勝紀念碑　「貝西士同」，西元前六世紀。

壁畫有很大的關連；因此，在阿哈馬的壁畫中戰勝紀念碑的要素和朝貢者行列圖並存，如果除去戰勝紀念的因素，就可以說是頗塞波利、阿巴達納地基上所裝飾的朝貢者行列圖的先驅手法。

亞述時期矢志征服四海的王權，比初期王朝時期更爲強大，王宮壁面的壁畫題材，也以國王的統治或軍事爲主的世俗題材爲中心，而馬利王宮所見的宗教題材則已消失。在表現的技巧上，也從宗教性質及形式主義趨向寫實。

敍利亞・西台風格的出現

亞述時代在裝飾王宮壁面的遺物中，浮雕是比繪畫更傑出的藝術作品。羅浮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所陳列的，出土於高爾沙巴德的薩爾恭二世（Sargon II，在位721～705 B.C.）宮殿浮雕，和出土於尼尼微的亞述班尼伯宮殿中獅子、野馬狩獵圖，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此外，與亞述王宮壁面石雕相關的是北敍利亞新哈台(Hatti)王國宮殿的石版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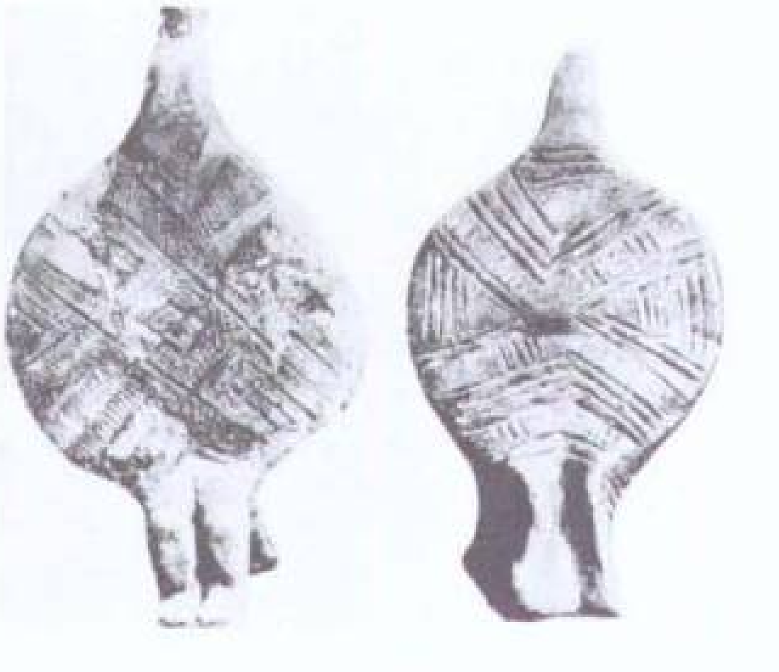
屬於印歐語族的西台人，從安那托力亞高原逐漸南下，擊退西克索人侵略的埃及也乘勝進入敍利亞，於是，阿馬納時代的敍利亞就成爲各國在軍事、外交和貿易上互爭高下，以奪取該地統治權的舞臺。西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來自地中海的「海上民族」入侵，迦南遭受打擊，閃族的亞拉米人也從南方移入，發展出融合西台、閃族兩者的獨特文化，在北敍利亞的山丘地帶建立沙馬爾、迦基米施（今名朱拉比斯Jarablus）、古薩那等小王國。

這些王國宮牆的基礎部分都環繞著粗糙的玄武岩浮雕。不論在人物或動物的手法有一種獨特的樸實感，這就是被稱爲敍利亞・西台式的美術風格。但是，這些獨立的小王國，因爲遭受在美索不達米亞擴張勢力的亞述侵襲，在政治上雖爲小國，經濟活動卻相當繁榮。

西元前七一七年，亞述的薩爾恭二世攻陷迦基米施。隨著亞述的征服敍利亞，新哈台王國的宮殿浮雕版也傳入亞述，開始發展成爲一種表現國王的治世、軍事活動等新風格的畫卷。

（日本筑波大學教授　增田精一）

138



強調眼睛的偶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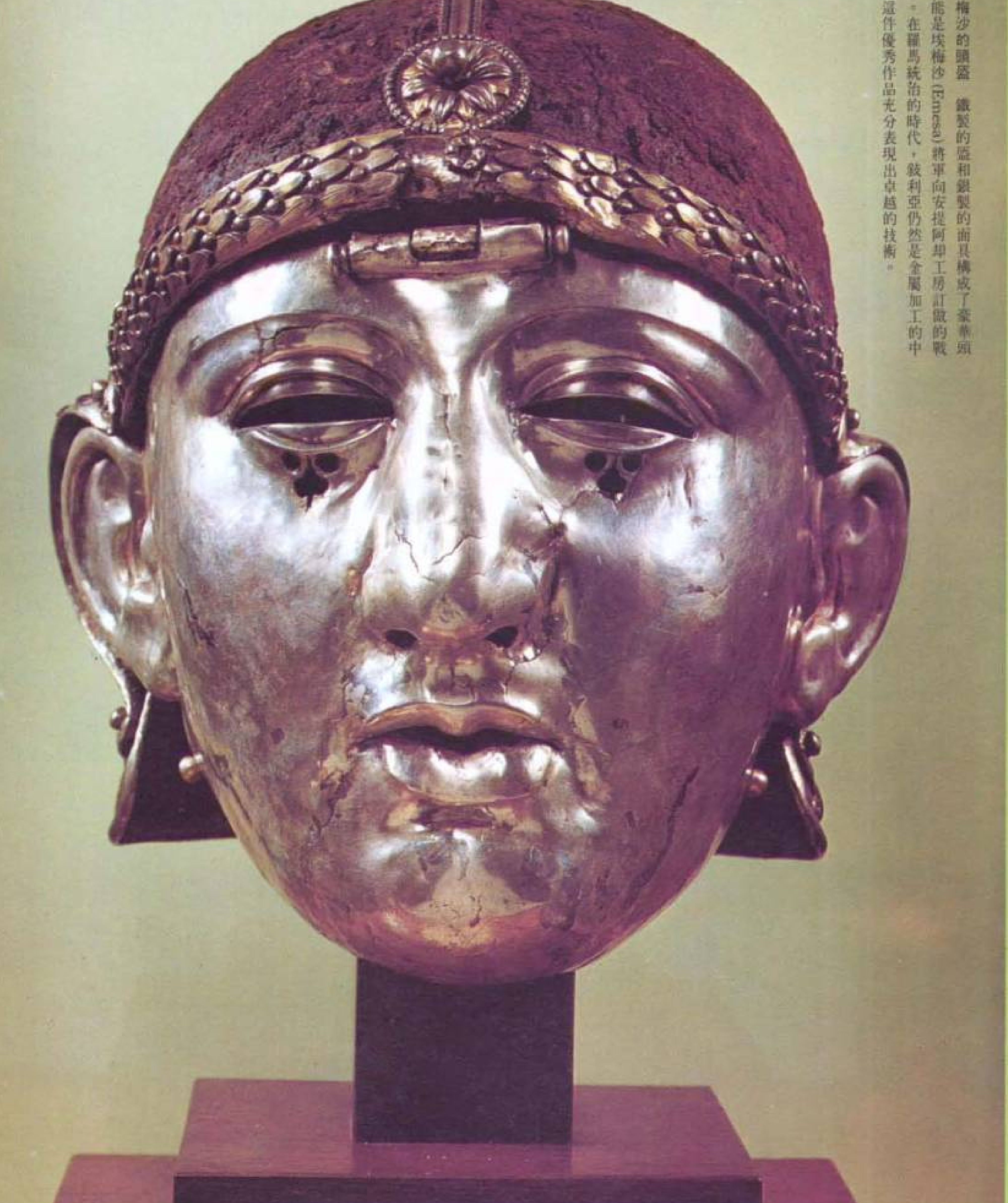
在西亞以麥作爲中心的農耕文化，於精神方面，發展出眼睛可看得到，手可觸摸得到的神像或豐穰女神像。以安那托力亞高原爲中心的地域，雖然產生了極爲寫實的神像，但是其他地區却製作出看起來不似神像的抽象形像；也有像圖138這種地中海青銅器時代的陶偶一般，特別強調軀幹的作品。因此，雖然都是豐穰女神像，却因時期及地域而有差異。

其中最特殊的是：屢次從北敍利亞的哈拉夫時期遺蹟中所發現，強調眼睛的陶偶(圖139)。在人體的各部位中人們特別注重眼睛，或許是認爲眼神可以驅邪，中國殷朝的饕餮紋正是這種表現；這種想法在現今的阿拉伯世界中也非常普及。因此，產生在座車上繪上眼睛以祈求安全的風氣。在哈拉夫時期農民間已有這種眼睛可驅邪的思想，促使了「眼睛之偶像」的發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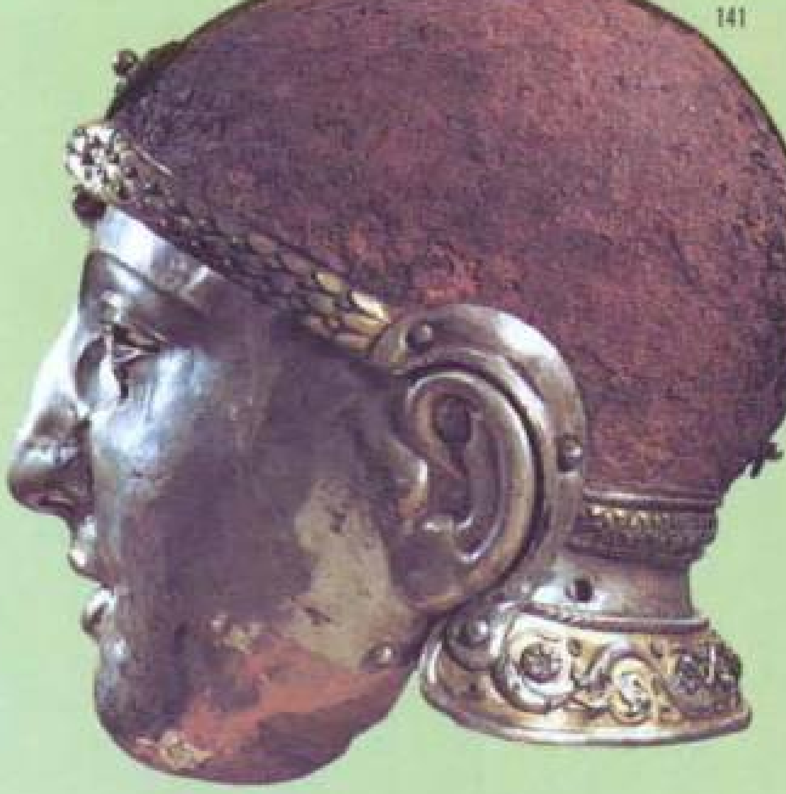
139

第三室
羅馬的統治

亞歷山大大帝死後，帝國領土分裂成希臘的安提哥那王朝(Antigonids)、埃及的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和敍利亞的塞流卡斯王朝。而且，在東方有大夏(Bactria)、安息獨立，於是希臘的勢力就偈限在幼發拉底河的西方；在塞流卡斯王朝和羅馬帝政相繼的統治下，使希臘化文化在敍利亞境內大放異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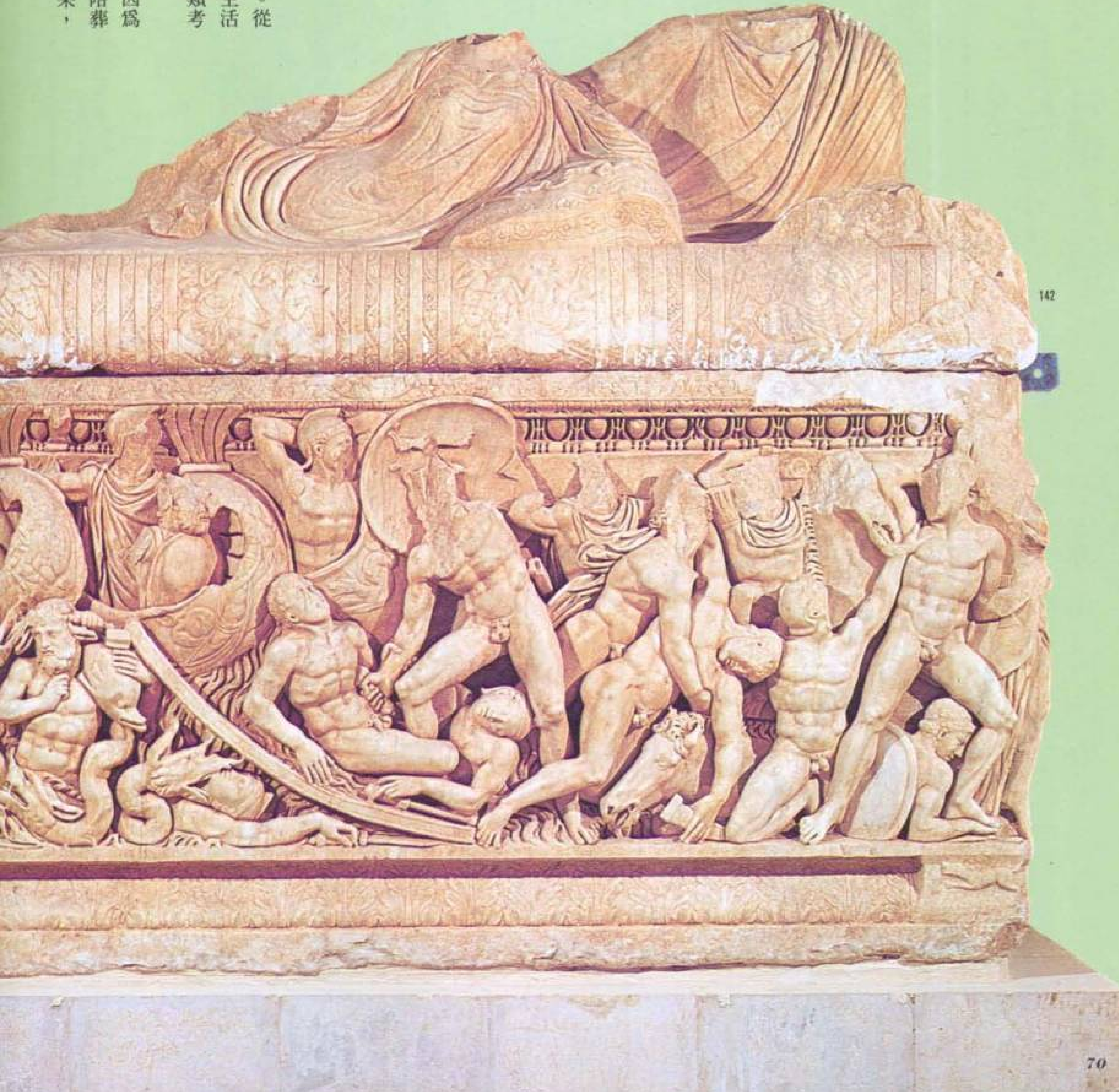


140　埃梅沙的頭盔　鐵製的盔和銀製的面具構成了豪華頭盔。可能是埃梅沙(Emesa)將軍向安提阿郡工房訂做的戰鬥頭盔。在羅馬統治的時代，敍利亞仍然是金屬加工的中心地。這件優秀作品充分表現出卓越的技術。



141

141　埃梅沙的頭盔　這是圖140的側面。按照戴用者的頭形打成的，空虛的神情似乎反映出執行羅馬統治權的將軍之命運和敘利亞多變的歷史。荷母斯（Homs）出土；一世紀。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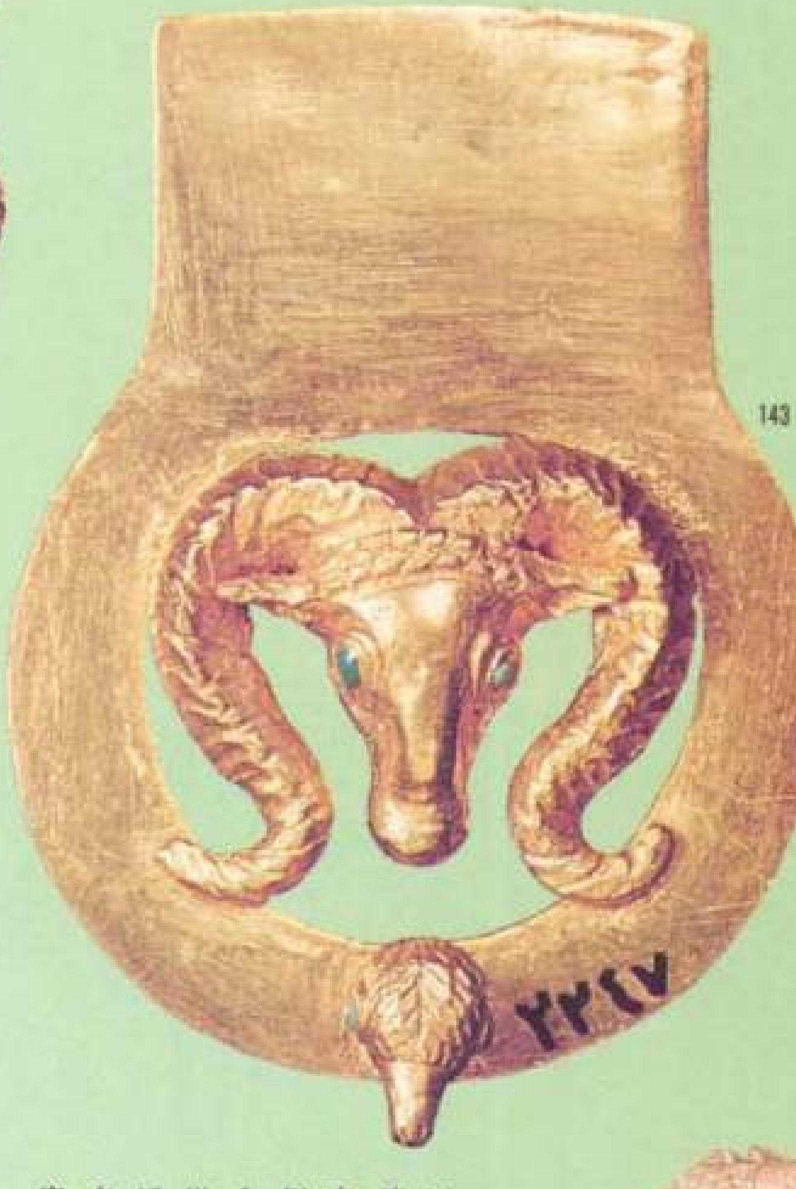
142　拉斯坦的石棺　側面是神話中怪獸戰鬥的場面，其中擠滿了裸體的戰士，描繪得極爲細膩，充分表現了希臘・羅馬風格。棺蓋上橫臥著看來像豪門貴族的夫婦像，衣褶沒有敘利亞所特有的生硬感，所以也許是從希臘阿提喀（Attica）方面輸入或屬於這一系的雕刻家在敘利亞所製作的。大理石；高一百六十七公分、寬二百二十一公分。二世紀。

人們常說：「墳墓能夠塡補歷史的空白」。從墳墓的形式以及陪葬品等，就能夠瞭解古人的生活和來世觀；墳墓充分反映了歷史，倘若沒有這類考古學的成果，西亞的歷史便無從得知。

希臘化時代的西亞文獻非常缺乏，但是，因爲許多人都葬在堅實岩層所鑿成的石室中，所以陪葬品都保存得相當好；墳墓和城邦遺蹟的調查成果，提供了大量的歷史資料。

144

143



143　飾有羊頭的金皮帶扣　圓環的一端有突起的鳥頭。這是在方形的底部套入皮帶的一端，再將前端從環的內側掛到鳥頭部位的金皮帶扣。從這個金製羊頭、鳥頭的豪華皮帶扣，就可以想像出死者生前的富裕，也可以瞭解希臘化時代西亞的繁榮。皮帶扣後來逐漸轉變成別針形式。高七公分，寬五公分；荷母斯出土。一世紀。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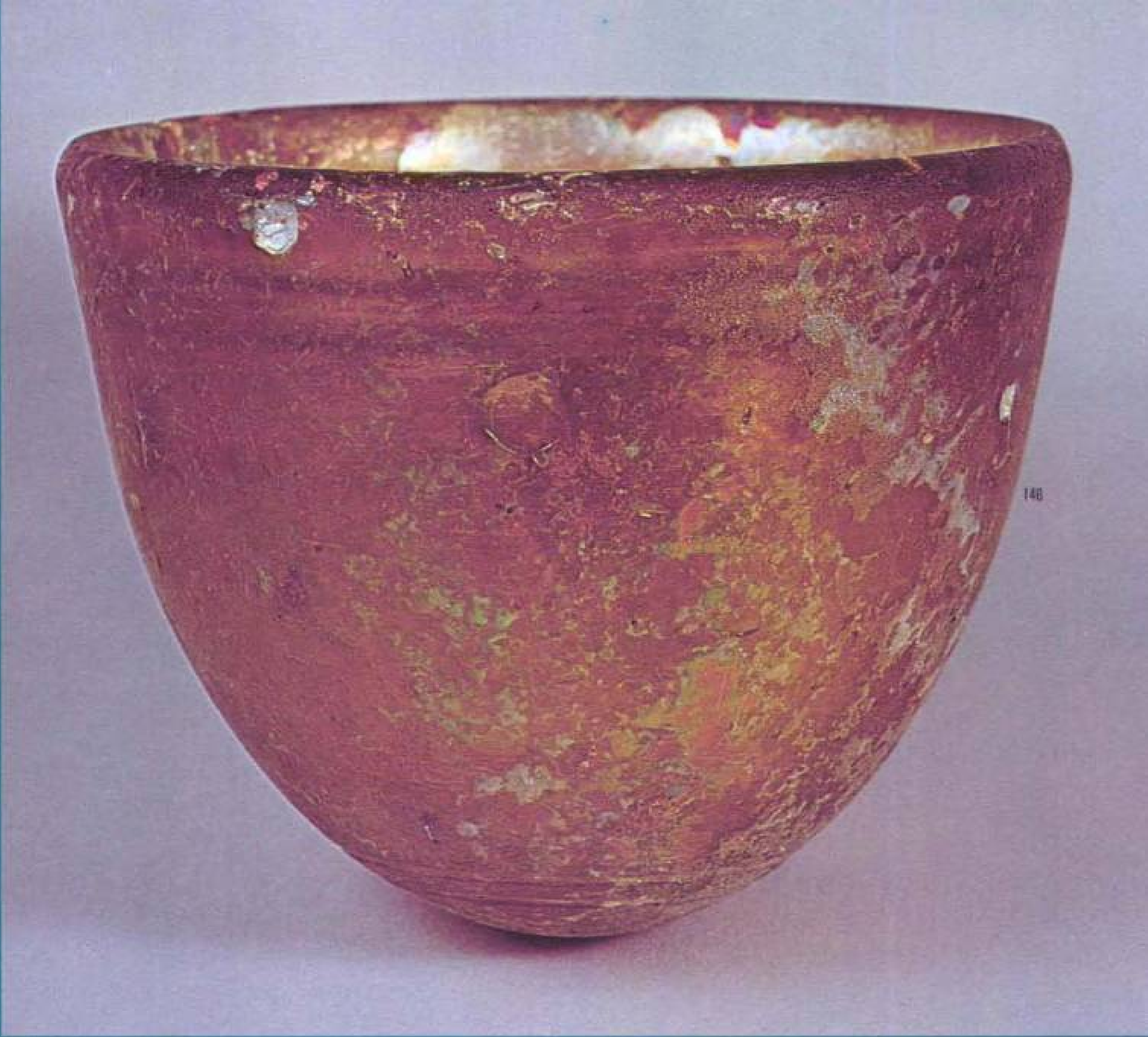
144　飾有婦人像的金箔　邊緣上有黏貼用的小孔，所以可能是附屬在其他器物上的裝飾品。希臘化時代盛行這種金、銀薄片的裝飾品。雙手高舉的姿勢，令人想到慶祝勝利的尼凱(Nike勝利女神）。與美杜沙（Medusa）像和飾有羊頭的金屬篋都是從埃梅沙（荷母斯）的墳墓中出土。高十四公分，寬十公分；一世紀。

145　飾有美杜沙的金製品　蓬亂頭髮中有蛇和翅膀的，是希臘神話裏陰界魔神戈爾袞(Gorgon)三神之一的美杜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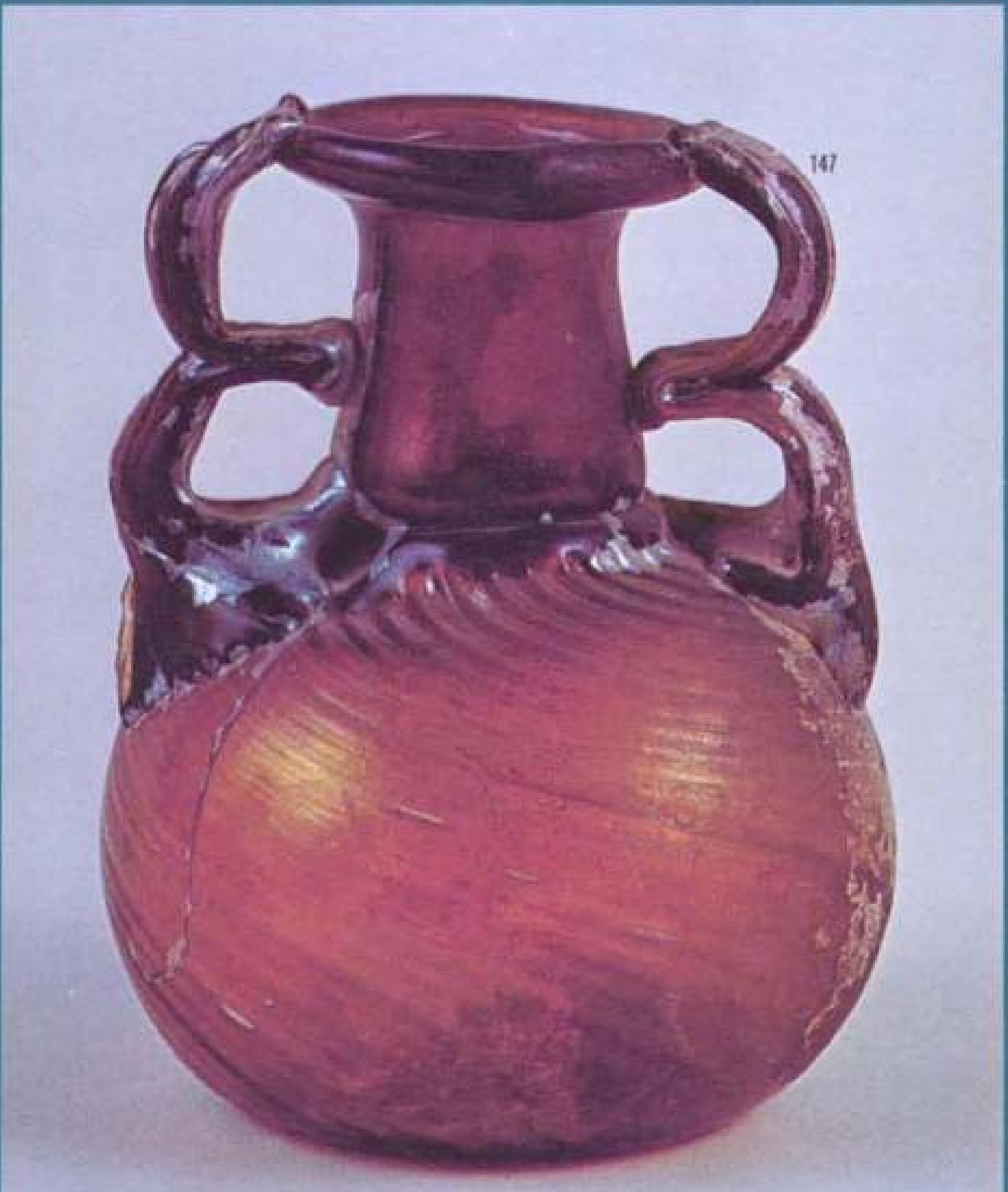
希臘化時代，這種像經常出現在裝飾品和其他器物上。由於當時的人們認爲可怕的魔力反而具有避邪的作用，因此逐漸成爲護身符。荷母斯出土。直徑一二・五公分；一世紀。

陪葬用的玻璃器

西亞在西元前二千年到前一千年間，發明了回火玻璃，紀元前後由於玻璃技術和透明玻璃的出現，使玻璃不但成爲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器具，同時也成了輸往東亞的重要商品。玻璃不但在現代生活中居於極重要的地位；即使是在紀元前後西亞的遺物中，也是非常貴重的。這些玻璃器大都是堅牢石造墓室中的陪葬品。



146



147

146 **敷上金箔的玻璃容器** 這是在敷金箔的玻璃面上，再加一層玻璃的碗形容器。透過部份已風化的玻璃面，可以看到金箔的光澤，而呈現厚實的感覺。這種玻璃器物流行於希臘化時期到拜占庭時代，除了容器外，也有用來製作玻璃球。而且，從西亞世界經中亞或越過印度洋，傳到「古墳時代」(三世紀末葉到七世紀）的日本。高八公分。三世紀之物。

147 **雙重把手的瓶** 可能是三世紀前後，以吹玻璃的技法製作的瓶子。吹玻璃的技術大概是基督誕生前後，在敍利亞的西頓地區發展出來的。和以往非常費時的「砂蕊」(sand core) 技法不同，是用管將氣吹進糊狀玻璃液中，使其膨脹，作出各種器形，而且也能夠大量生產，爲玻璃工業帶來重大的革命。敍利亞中部地方出土。高九•五公分。

148 **萬花彩盤**　集合各種顏色的玻璃帶，表現所謂「小人糖」式的花紋，將一片片切薄的玻璃捧入回火玻璃容器上，即成爲聚集許多同形花紋的華麗容器，也就是應用所謂「蜻蜓玉」的製作技術。因爲是回火玻璃，所以不透明而令人有石製品的感覺，這種細緻的鑲嵌技術唯有玻璃上才能作得出來。直徑一八•五公分。

149 **萬花彩盤**　在回火玻璃上鑲嵌的彩色器型容器。紀元前後，流行於地中海東部各地。這是在紅、白或綠色的地上，加上彩色玻璃鑲嵌的一種華麗的希臘化文化代表作品。玻璃器皿是西亞代表性的傳統工藝品。雕玻璃(cut glass)的容器和貼有金箔的玻璃珠，可說是東西文化交流的軌迹。直徑九•六公分。西元前一世紀。

150 **香油壺**　據推測可能是西元前四～前三世紀間以砂蕊技法做成的不透明玻璃。玻璃的製作，以美索不達米亞、埃及爲發祥地，目前以埃及的遺物爲最古老。西元前十五世紀時，敍利亞受到埃及玻璃的影響而開始生產玻璃，地中海沿岸沙灘的細沙是鈉玻璃（soda glass，即普通玻璃）最好的材料，並且實料最適於生產以後的吹玻璃。

151 **水壺**　希臘化時期的西亞陶器隨著希臘化而呈現出精練的造型，由於吹玻璃技術也運用到玻璃器具上，因此各種造形華麗的容器就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中。以銅粉等著色料而成的深藍色、褐色以及透明的玻璃，和陶器所見不到的鮮明色彩相配合，彩成希臘化時代的燦爛文明。高二九•三公分。二世紀。

殉葬人俑

因爲對「死」之觀念的差異，埋葬方式也出現各種不同的形態。歷史上許多民族都抱有來世的生活與今世相同的觀念，因而產生在安置棺柩的固定空間裏，放置各種死後生活所需的器具，將現世的生活情況畫在壁畫上，或製作「明器」（陪葬用模型）的陪葬風俗。希臘化時代的西亞墳墓中，也同樣以樂師、婦女或勞動者的陶俑爲陪葬品。

152

152　**哺乳的女性坐像**　這件陶器很容易令人想起基督教的聖母子像，也許是表現日常生活中「母愛」的一個情景。雖然聖母子像有人認爲是源自埃及的伊希斯女神（死者守護神；奧西烈斯之妻，荷魯斯之母），但是，在這種赤土陶器中已見雛形。塔法斯出土。高十六公分；西元前一世紀。

153　**兩個樂師像**　一個婦人吹著簫，另一個手拿伴奏的樂器，雙管樂器與古代埃及的「雙簧管」，希臘的「奧羅斯管」（aulos 樂器名）大致同型。位於東西文明十字路口的敍利亞，不但有各種樂器，同時也盛行夾雜異國情調的土著音樂。高一六・五公分；西元前一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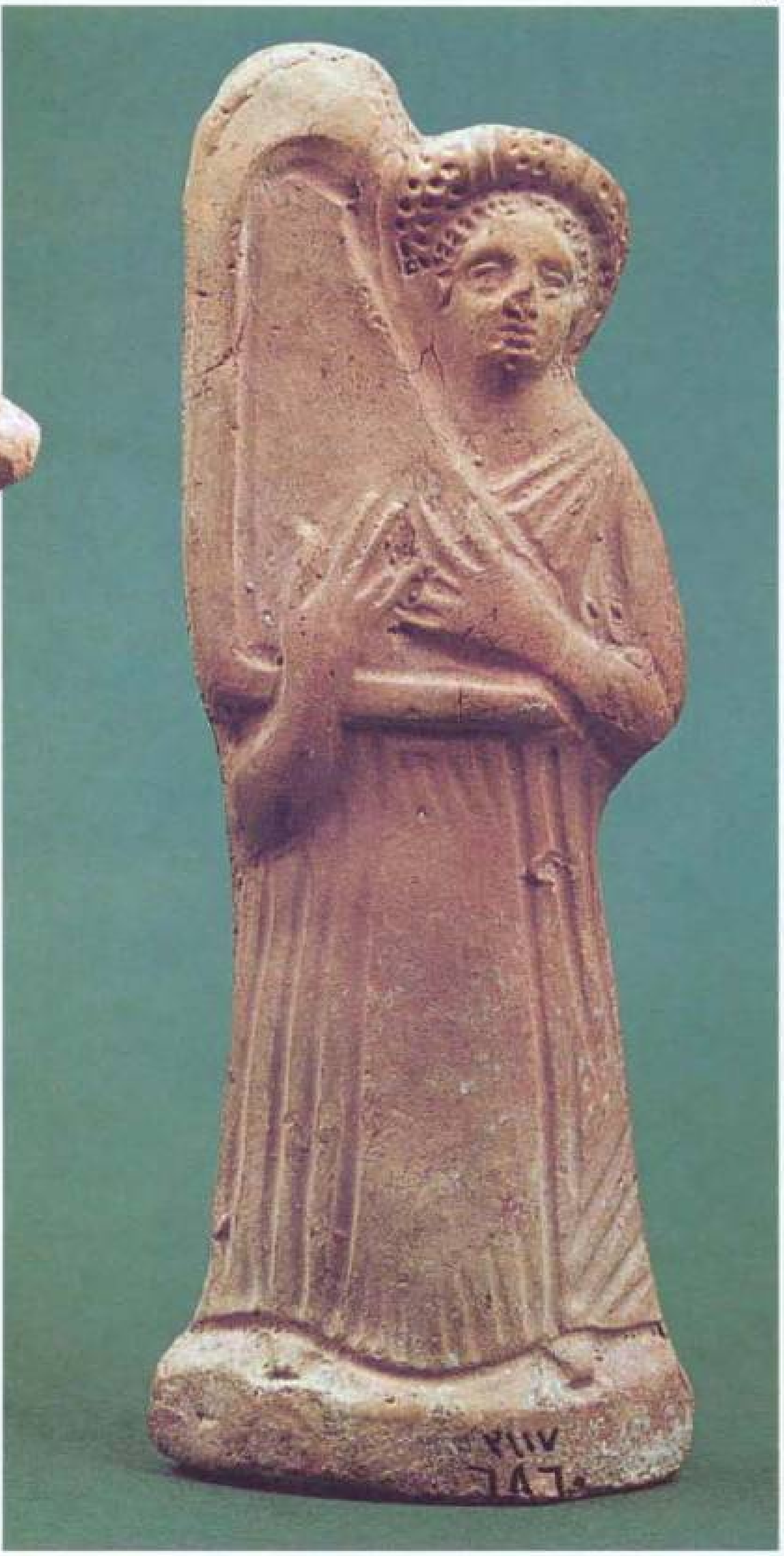
154　**奏樂的二少女像**　兩位辮子垂至肩上的圓臉少女被放在一個衣服形成的龕內。身著犍陀羅（Gandhara）雕刻般的衣服，手裡拿著鈴鼓(tambourine)。巴比倫和亞述也可看到同型的鼓，這可能是屬於同一系列的樂器。高一三・三公分；沙拉米亞（Al-Saramiya）出土。西元前一世紀。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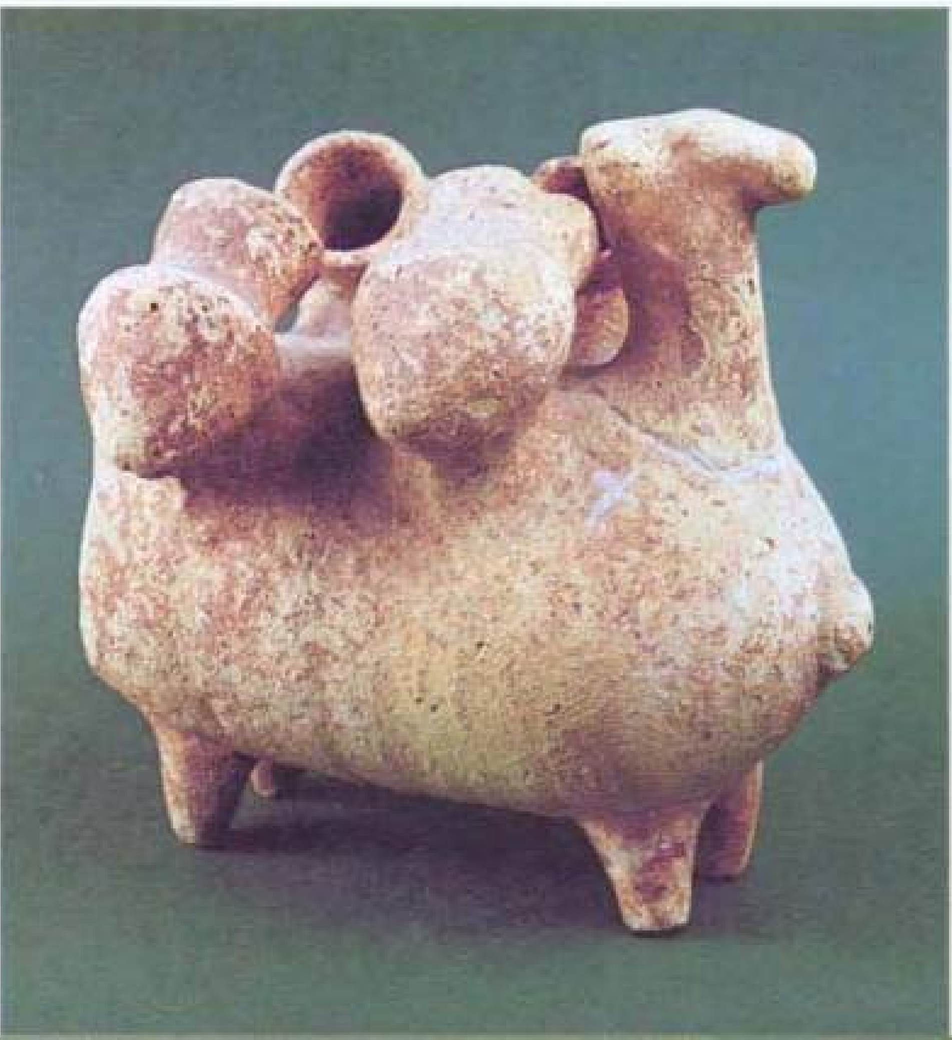
153

156

155



157



157 馱畜 從這個赤土陶俑可以想像到駱駝搬運大量水壺與水缸的情景。爲了支持重量，軀體加大使四足顯得更爲可愛。敍利亞可說是馱畜的轉運站，因此運送裝有酒、油、香料和穀物等壺或甕的動物群，都是生活中常見的景象。

155 豎琴演奏者 敍利亞音樂中最重要的樂器是豎琴，這種弦樂器的種類繁多。這尊身穿長衣，兩手緊抱直角三角形豎琴的赤土陶偶，是西元前一世紀的作品。在西元前七世紀亞述尼尼微宮殿的浮雕中，可看到隨軍的演奏者爲了鼓舞士氣，邊走邊彈同型豎琴的場面。

156 演奏七弦琴的女性像 七弦琴(lyra)是敍利亞的弦樂器之一，置於膝上，坐著彈奏。這種造形令人想起希臘的「吉他拉」(kithara，英文cithara弦樂器，有七～十一條弦)，可能是西元前三千年至前二千年時美索不達米亞樂器的變形。七弦琴的台座上有浮雕，支柱上有樹葉形裝飾，可見當時樂器的華麗。少女豐滿的臉龐上充滿著天眞的表情。荷母斯地方出土。

羅馬文化的洪流

158　**阿帕美亞遺蹟**　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而娶波斯婦人爲妻的塞流卡斯，在敍利亞建立塞流卡斯王朝時，便以其妻之名在現今的阿勒坡西南奧倫提斯河畔，建立一個叫阿帕美亞的城市。這個城市因爲奧倫提斯河氾濫，長時期淹沒水中，市街完整地保存下來。列柱的街道和浮雕板，不禁使人緬懷往日的繁榮景象。

君臨地中海世界的羅馬文化榮耀，並不是只靠羅馬本土的義大利半島所支持。除了埃及的農產品、造船用的敍利亞杉等東方屬地的物產之外，還需要透過這些地區運來中國和印度的產品。因此，羅馬一直致力於確保西亞，並且在西亞確立政治和經濟的霸權，於是羅馬文化也源源不絕地向外擴展。

159　**婦人立像**　平日穿戴面紗的婦人，在工作時就將面紗從肩縮到腰際。這個大理石像很可能就是工作中的婦人像。頭部和右手欠缺，而倖存的左手上則提著與工作有關的器物。

160　**馬爾達瑪像**　這是一尊坐在龕內的婦人雕像，約與真人一般大小。從頭頂上的海扇狀雕刻看來，可能是繆斯（Muse）女神像。

在杜拉‧歐羅波士神殿遺址中，可看出這種在室內的龕裡描繪、雕刻神像的作風，雖是希臘‧羅馬時代的作品卻更富有拜占庭文化的氣息。高一百四十六公分；二世紀末。

160

159

162

161

161　少女坐像　據說建立在奧倫提斯河畔豐腴土地上的阿帕美亞，曾飼養了五百頭從印度來的大象。在這種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上，阿帕美亞成爲繁榮的希臘・羅馬殖民城市。這裡出土的雕刻較諸其他城市所出土的文物，更具有希臘・羅馬式的色彩。大理石；高四十九公分，寬五十七公分。二世紀。

162　幼兒像　希臘化時期的敍利亞，盛行大理石和玄武岩石雕，銅像大都是十公分以下的小像，也許是因爲銅、錫等材料短缺的緣故。這座雕像却有二十公分高，相當罕見。兩手高舉的幼兒所站的台座是由三個怪異的獸脚人身像支撐著。敍利亞南部地方出土。青銅；二世紀。

163　維納斯像的陳列　被認爲是阿絲佩絲雅(Aspasia)的大理石美女像，只用一個照明效果陳列，而鄰近的維納斯像似乎爲了顯示種類的繁多，在展示方法上出現了相當多的變化。大馬士革博物館。

羅馬的美神

164

奉祀於神殿中的希臘諸神像都成了羅馬時代的雕刻範本，而且除了在神殿外，也成爲官僚和富豪的宅邸或庭園的裝飾。從龐貝(Pompeii) 城的遺蹟即可瞭解普及的程度。最常被選來裝飾庭園的美神和女子像，不但羅馬本土，就是在東方的屬地的敍利亞各地也非常受歡迎。小型女神像有時也用來當作陪葬品。

164 **婦人半身像** 據說是敍利亞南部出土的青銅製婦人上半身像，不但大小約與眞人相等而且是極爲寫實。從身材等各種表現可以看出，文化和經濟都具有豐富而成熟的希臘化文化的特色。可能是描寫西亞城邦國家首長女兒的寫實作品。凝望上方的眼神中，似乎充滿著少女重重的心事。高三四・五公分；二世紀。

167 **大馬士革的維納斯** 一隻手輕握一束柔髮的姿勢，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這個動作最能夠表現維納斯剛從大海泡沫中誕生之後，拂掉身上水滴的情景，因此也是最常見的造型。這件作品的肢體勻稱，但是臉部和手則稍嫌生硬，可能是敍利亞工人模仿希臘或羅馬雕塑的作品。大馬士革出土。青銅製；高二十八公分。二世紀左右。

166

165

165 **攬鏡的維納斯像** 這是一尊攬鏡自如的維納斯像，肢體不太勻稱；身材豐滿、肥胖的腰圍，如同中年女性。頭戴高冠，深具特徵的姿態，是一件容易使人產生親切感的作品。兩手舉起的姿勢是普拉克西特勒斯(Praxiteles 370～300 B.C.) 以後，廣受喜愛的造型。荷姆斯出土。青銅；高二十九公分，寬十一公分。二世紀。

166 **提衣的維納斯** 大理石作品。髮結模仿卡瓦利諾 (Bernardo Cavallino, 1616～1656) 的維納斯，體態模仿克尼德斯(Cnidus)的維納斯，右手輕撫著身體，左手提著脫下的衣服，垂在壺上。羅馬時代盛行模仿普拉克西特勒斯的維納斯像，但是從呆板的衣褶線條和冷漠的表情看來，一般認爲是敍利亞的作品。高三十四公分。二世紀。

168

167

168　披斗蓬的婦人像　這個高三十七公分的小型大理石婦人像，除了左手有撩起寬大斗蓬的動作外，全身都包在斗蓬之內，給人一種恬靜的感覺。敍利亞中部的哈馬出土，可能是西元前四世紀左右的作品。據說是詩人哈米帕斯(Hermippus) 的政敵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495～429B.C.)的愛妾阿絲佩絲雅。

熔岩雕成的繆斯像

170

171

171　亞達加底斯的石碑　希臘化時期的西亞，除了盛行希臘・羅馬的神像外，也常供奉當地原有的神祇，並可以看到希臘化的混合式神像。基風之神哈達是宙斯神（Zeus，古希臘主神），亞達加底斯神是海格力士神（Heracles），而在造形上也表現了希臘式的姿態。玄武岩；高一百三十六公分。二世紀之物。

169　女神米奈爾娃像　這是戴著頭盔、穿著護胸手持盾牌的米奈爾娃女神（Minerva）像。起源於義大利的米奈爾娃，相當於希臘神話的雅典娜女神，希臘化時期這種女神的雕像很流行。出土地綏達在圖拉真（Trajan，在位98～117）皇帝遠征之前，未曾受到羅馬的直接統治，因此能夠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藝術。材料均採用當地的玄武岩，從造形上可以看出敍利亞的特色。

地中海沿岸的希臘化時代遺蹟中，留有很多包含大理石列柱的建築遺存，這些遺蹟映著碧海晴空顯得格外美麗，大理石的出產是造成此類建築普及的原因。敍利亞的內陸地區因不易獲得大理石，風格也就截然不同。

大馬士革南方的綏達和波士拉附近，以玄武岩爲主的火山岩蘊藏量豐富，於是，玄武岩就取代了白色大理石的雕刻。

170 三人的石碑 地中海沿岸地區在受到羅馬統治的期間，大馬士革以南的夏弗巴(Shahba)、波士拉、綏達和更南方的一些城市，因位居貿易的轉運點上而繁榮無比，獨立的呼聲甚爲高漲。

在希臘化洪流中，綻開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敍利亞南部出土。玄武岩；二世紀。高九十四公分，寬五十九公分。

172

172 屠牛之神米特拉斯 起源於波斯，被認爲是光和萬物泉源的米特拉斯神(Mithras)信仰，普及於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後的西亞以及羅馬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尤其盛行於羅馬軍中。他們在祭典時是以母牛爲犧牲；秘密儀式的繪畫中大多畫有蛇、蠍以及啜飲從刺在牛身上的短劍所流出鮮血的狗。高七十公分。

173 波士拉的圓形劇場 波士拉位於大馬士革南部的火山地帶，仍保有相當完整的希臘化時代城市；羅馬時代的道路至今仍可使用，劇場等建築也相當完整。

在將近二千年的歲月，石造建築發揮了比木造建築更驚人的耐久性。

174

裝飾街道的鑲嵌畫

希臘化時代西亞的各城邦都很流行用切成薄而小塊的多彩石材排列成一定的圖案，以裝飾建築物和道路的鑲嵌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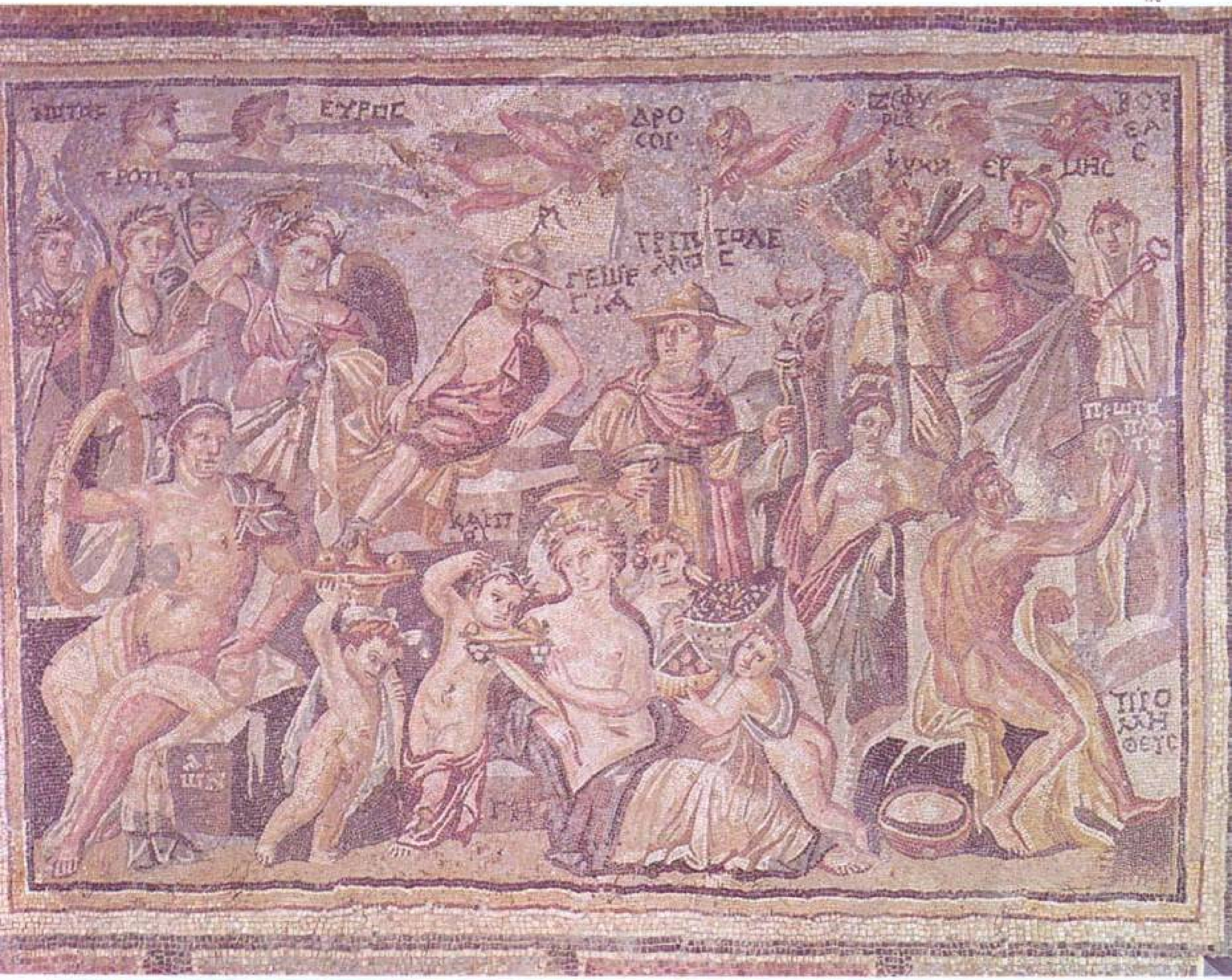
遺留下來的作品，有幾何圖形，也有描繪細膩的鳥獸圖樣和風俗畫等等。這種異於繪畫的技法，起源於初期王朝時代的鑲嵌，隨著基督教的普及，出現裝飾於教堂牆壁的華麗作品。

175

175 **半獸神與女神的鑲嵌畫** 將圓形巧妙組成的花樣，在具有立體感的波狀花紋中，有一個托鉢的半獸神，和近乎全裸、掀開衣服、高擧角杯的女神。這是用碎石拼成的鑲嵌畫，曲線的表現很難用碎石直接拼成，所以經常都是先畫出圖形再配上碎石，周圍的圓形花樣中也可以看出這種傾向。女神圖的石片排列近似繪畫而頗具立體感。夏弗巴出土。

174 **夏弗巴的圓形劇場** 大馬士革的南方靠近與約旦的邊界處，有屬於火山帶的丘陵，在這裡發現了夏弗巴，綏達、波士拉等希臘化時代城邦的遺址。這一地區正當紅海北上地中海的孔道，納巴底亞王國(Nabataean Kingdom)掌握東西貿易時這裏繁榮異常。在這裏已發現了使用火山岩的建築，儘管在羅馬的強力影響下，仍然發展出頗具地區特色的文化。

176



177

176 有希臘銘文的鑲嵌畫 這是一幅以對大地和宇宙秩序的信賴祈求，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繁榮爲題材的巨幅鑲嵌畫。每個人物都是將自然擬人化的象徵神，上方是南、東、西、北風，從左邊吹來的烏雲，下方則藉著各個人物暗示大地因雨水和四季之賜而獲得的豐穰景象。整個畫面由寒色和暖色巧妙配合而成。是羅馬時代的傑作。三世紀。夏弗巴出土。

177 三個人的鑲嵌畫 三個人分別象徵司法、教育和哲學。各人的衣服上都有陰影的表現，背景也都是以石片鋪成。鑲嵌畫雖然利用天然的石片，但是每一種顏色，無論是濃淡、明暗的有色石片數量都必須很豐富才行，否則就拼不出這種色彩複雜的鑲嵌畫。在這一方面，敍利亞實在是得天獨厚。夏弗巴出土。長三百三十一公分，寬四百二十公分；三世紀。

178

178 聖樹與孔雀的鑲嵌畫　中央擺著裝滿水的花瓶，聖樹巧妙地將畫面分割而伸展，兩旁有孔雀及美麗的小鳥。這幅畫深具基督教的宗教意義；傳說中孔雀的肉不易腐爛，所以象徵不巧和永恒，而樹木則象徵基督的生命。哈馬地方出土。五世紀。

180

179

179・180 天國人物的鑲嵌畫　大馬士革的清眞寺中，有很多拜占庭時代鑲嵌畫的代表作。這是六世紀拜占庭時代，依據希臘羅馬神話鑲嵌而成的作品。使用大量的黃金，極爲豪華，因此給人一種宗教的莊嚴感；此外，脫離了希臘化時代的繪畫表現，完成具有鑲嵌畫特殊效果的美術。從希臘・羅馬到東羅馬時代，除了這種精美的鑲嵌畫外，使用的石片逐漸增大，作品也漸趨繁複。羅馬時代衣服上的陰影表現方法已改用線條，手腳與人物也沿著輪廓使用小石鑲成線狀。背景的石片也依形狀由以往的水平擺法，改成連續的半圓，有如海浪波紋似的描繪方式。可能是爲遷就石片才如此排列。

羅馬東方屬地的繁榮

——因東方貿易而獲利的敘利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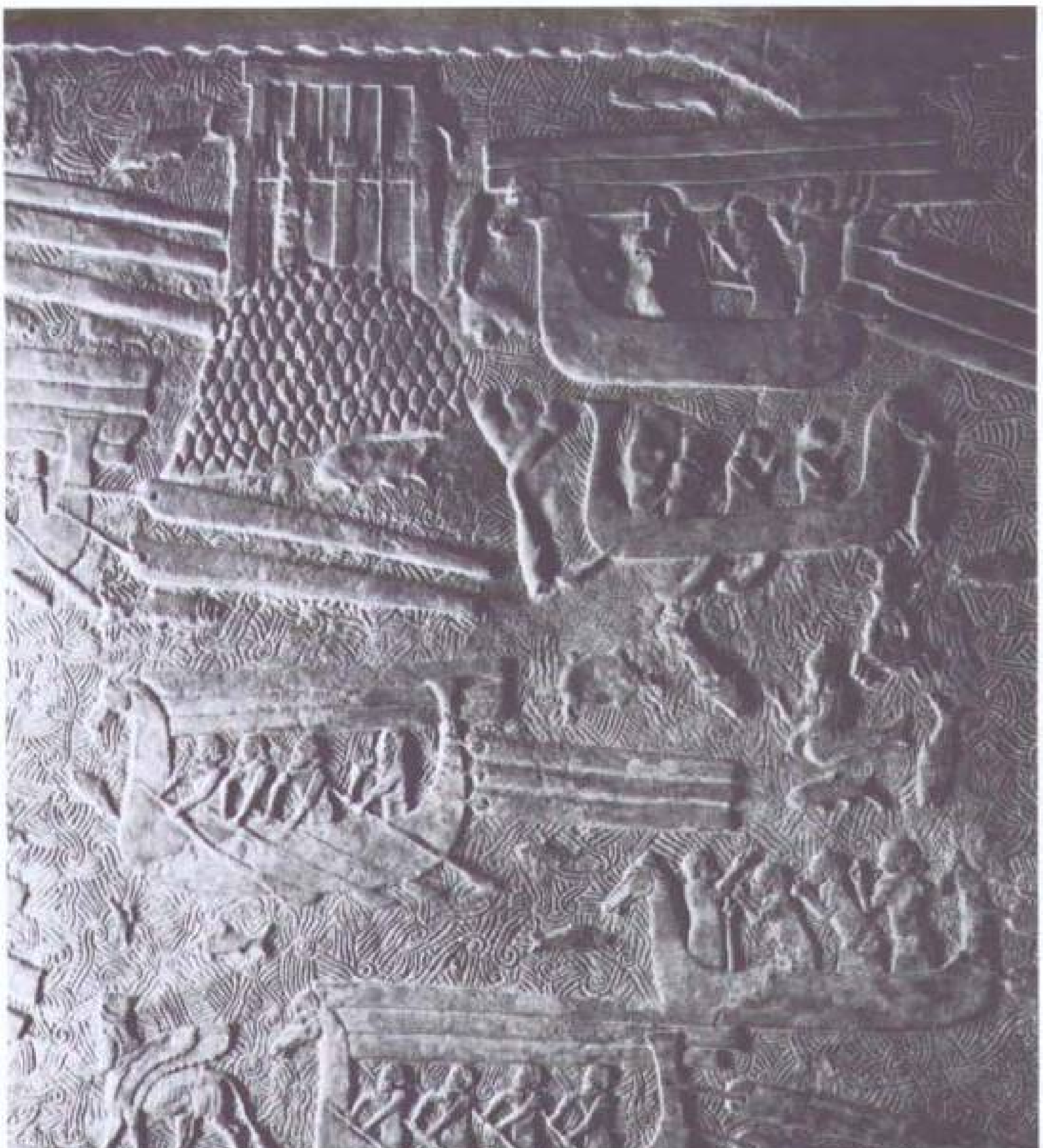
東西文明的融合

地中海世界的發展與海上貿易　羅馬帝國的版圖，除了趕走塞爾特人 (Celts)而取得的法蘭西、英格蘭等歐洲土地之外，尚包含環地中海的各地區，也就是所謂的地中海世界。雖然這是一片適合栽種葡萄和橄欖等果樹的土地，整體而言，卻是個岩石暴露、樹木缺乏的荒涼地帶。因此無法發展成大規模的農耕。而且，地中海除了沿岸土地之外，大半都是海洋。在這種環境下，以船爲中心的經濟交流逐漸發達，由於將地中海各地方的物質轉運各處，羅馬的勢力也因此急速的發展起來。

地中海世界這種發展的特性，在以愛琴海爲中心的古代希臘文明發展時，也是如此。克里特島缺乏史前時代主要利器的石刃材料，於是從米羅斯島 (Milos I.；Melos I.) 輸入黑曜石。西克拉得斯群島的文明，據說就是靠那些聚集在島嶼上採集資源的克里特人、安那托力亞人發展起來的。進入青銅器時代，這種情形仍然沒有改變，依舊從伊比利半島、加利亞(Gallia，法蘭西之古稱）輸入鑄造青銅所需的錫。錫的貿易集中於愛奧尼亞海 (Ionia Sea)，這個地方也就成爲青銅器的製造中心，而發展出盛極一時的克里特青銅文化。

沒有海上交易就沒有地中海世界，羅馬時代也不例外。羅馬輸入以埃及尼羅河爲中心的農產品和造船用的黎巴嫩杉木，維持羅馬的繁榮。從這點來說，西亞是羅馬所不可或缺的屬地，羅馬的東方屬地也是以這些物質的交易爲基礎而日趨繁榮。以阿革邁尼德王朝的波斯及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打開序幕後，由於希臘人在東方建立殖民地，並且將印度和其他地域的產品輸進西方地中海世界，於是東方的知識也引進了西方。

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世界的大業中途遭到挫折，征服地紛紛獨立，敘利亞在以安提阿却和阿帕美亞爲中心的塞流卡斯王朝統治下，控制著今日巴格達 (Bagdad) 附近由亞歷山大大帝所建立的希臘殖民地以及沿著連結塞琉細亞的幼發拉底河的交通網。在塞琉細亞沿底格里斯河順流而下可達波斯灣，從海上到印度的航路也很發達。甚至有一條通往埃及和紅海的路線，東方出產的象牙和龜甲等裝飾品原料、及以眞珠、金鋼石、寶石和胡椒爲代表的物品等，這些是不論古今



181

181　**黎巴嫩杉的運輸**　高爾沙巴德薩爾恭王宮的浮雕。

皆令人垂涎的南亞特產都被帶入了敍利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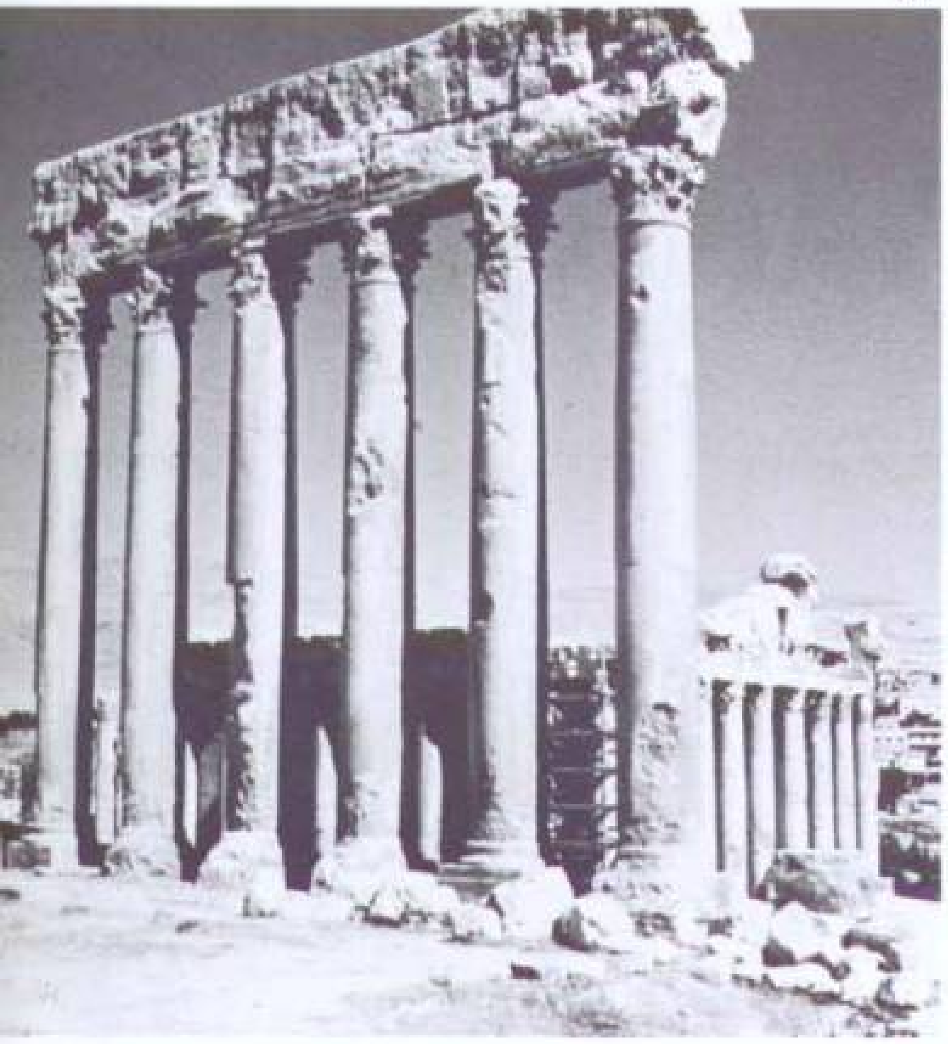
地中海文明向東方的伸展 在羅馬統治下，經濟交流極爲發達的地中海地帶的居民，當然不會忽視上述的特產品。興起於地中海中央的羅馬帝國，起初與先進的希臘對立，採取反希臘的態勢，但是，在龐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 Pompey the Great, 106～48 B.C.）將塞流卡斯王朝的敍利亞收入版圖之後，也承襲希臘的東方政策，贊同希臘諸城邦的作法，努力將地中海文明伸展到東方。西方的羅馬興起時，東方伊朗高原上、波斯的亞爾沙克斯王朝(Arsacids)勢力日益強大，並往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擴張，在南美索不達米亞的底格里斯河兩岸建立庫得西恩(Ctesiphon)以對抗塞琉細亞，塞琉細亞的貿易因而衰落。西元前五十三年，克拉蘇(Marcus Licinius Crassus, 114?～53B.C.)的軍隊在北敍利亞、卡列（Carrhae）等地被安息的軍隊所敗之後，即以由北向南流經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幼發拉底河爲東西兩勢力的界線。

最近十年來，敍利亞政府在幼發拉底河自山麓流入平原的地點建築了水壩，開發北敍利亞。由於很多遺蹟被水淹沒，所以透過聯合國世界文教組織委託各國代爲調查。其中有一個遺蹟跨幼發拉底河兩岸，西岸是羅馬的山城，東岸則是對著山城的要塞，很可能是作爲東方的一個戰略據點（圖316）。一般認爲這個城邦就是東西文化的交界點。

以安息當時的勢力和經濟利益，他們不希望羅馬與印度或出產絲綢的中國直接接觸。大約在二千年前，遠東的中國就知道當時西亞的情勢。中國史書上記載：「當時羅馬（大秦）皇帝有意派遣使節到中國，但是，獨占絲綢貿易的安息卻阻斷兩者的聯絡。」由此可見東西貿易規模之大。羅馬因通東方的貿易路線受阻於安息，不得不另闢蹊徑——那就是經由埃及和紅海的路線。記述有關羅馬帝政初期印度洋貿易的「埃留杜拉海遊記」(Periplus Maris Erythraei，作者不詳)，對當時的情形有詳盡的報導。

但是，地中海世界究竟是以什麼來交換不斷自東方輸入的珍奇物資呢？一向盛產玻璃的埃及和敍利亞，這時候可能隨著吹玻璃技術的發明，產量增加，而足以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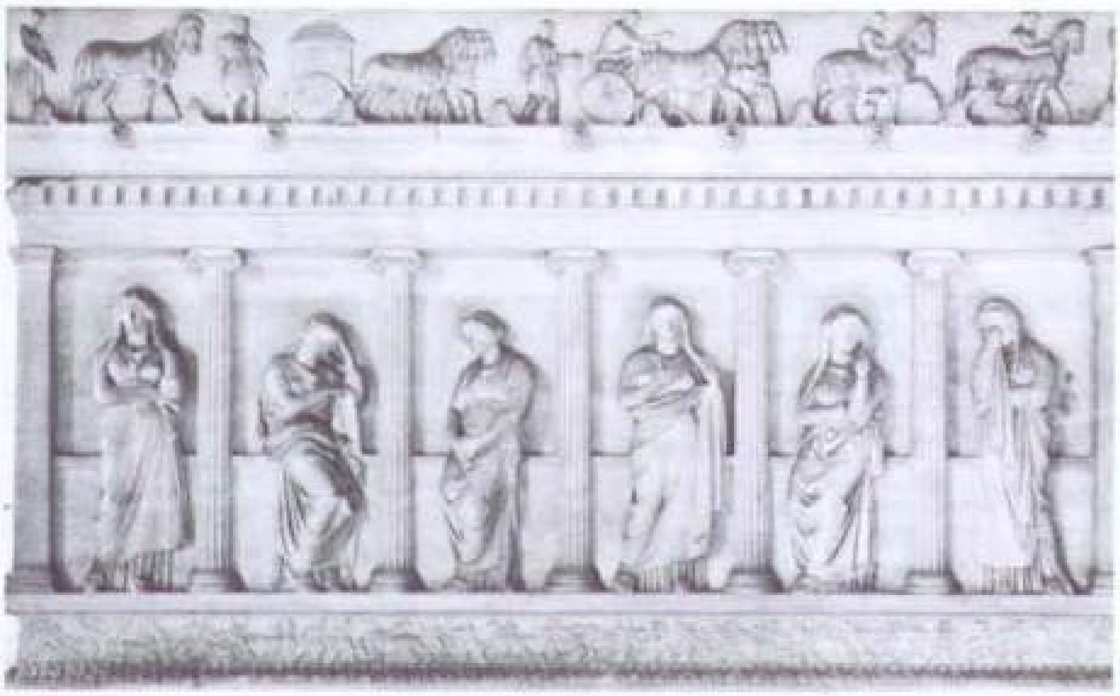
183



182

183　巴爾貝克的貝爾神殿　列柱高約二十公尺。

182　羅馬時代的道路　阿勒坡附近。



185　「哀之女」的石棺　紀念西頓王史特拉東一世的遺物。

184　亞歷山大的石棺　希臘式石棺的精品。

外輸出吧！在中國和日本所出土的玻璃製品中除了波斯外，也有敍利亞的產品。此外，也有大量的羅馬貨幣流入印度，因爲印度的遺蹟中曾經發現羅馬帝政時期的貨幣。依照普里牛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的記載：「估計每年從羅馬帝國流入印度、中國和阿拉伯半島的貨幣至少達到一億塞斯得宙（羅馬貨幣單位），流入印度的有五千萬塞斯得宙」。這個金額到底有多大呢？從羅馬提比留(Tiberius 42B.C.～A.D.37，在位A.D.14～37) 皇帝有遺產三萬塞斯得宙一事，即可以想像出羅馬流出貨幣之龐大。

羅馬的和平與轉口貿易

印度、中國與羅馬的貿易，並不是直接進行，而是經由一些以敍利亞爲中心的羅馬東方屬地的商人之手；只要羅馬的和平能繼續維持，他們就能一直享受轉口貿易之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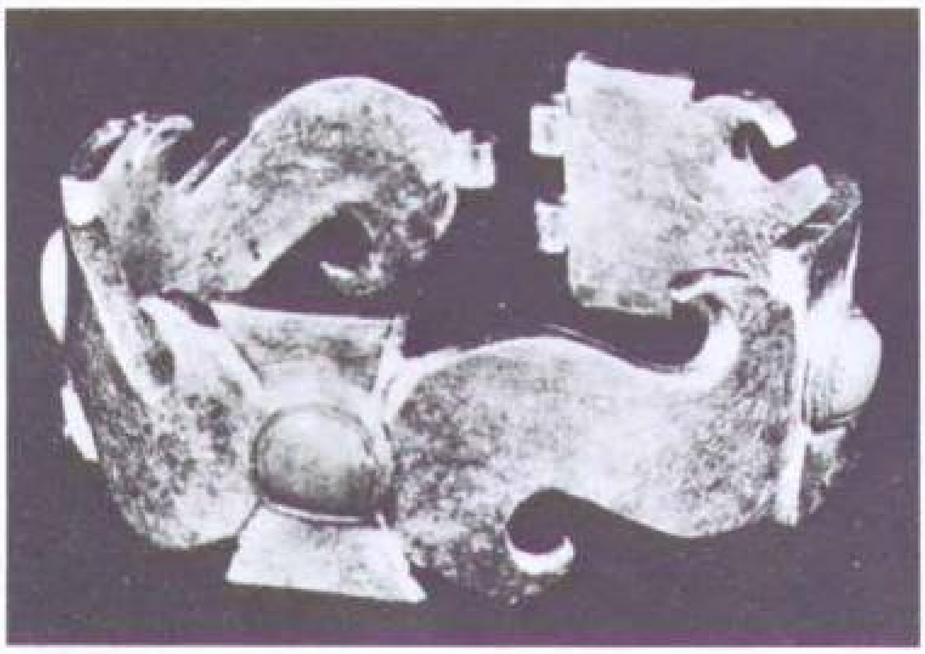
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的講述羅馬與東方的貿易，主要是爲了強調西亞之所以成爲羅馬東方繁榮的屬地，除了當地的物產外，從東方獲取巨額的貿易利益更是重要的原因。隨著羅馬的繁榮，西亞也發展出燦爛的希臘化文明。至今仍然可以使用的羅馬時代的幾條道路，正足以說明昔日物資往來的頻繁（圖182）；此外，用長二十公尺，重一千噸的巨石爲基壇，環以科林斯式(Corinthian Order，希臘古典建築式）石柱的巴爾貝克(Baalbek，即赫利奧波里斯Heliopolis)的大神殿（圖183）等巨大建築的出現，也證明了此地在希臘化後期的繁榮。

從遺蹟中緬懷昔日的繁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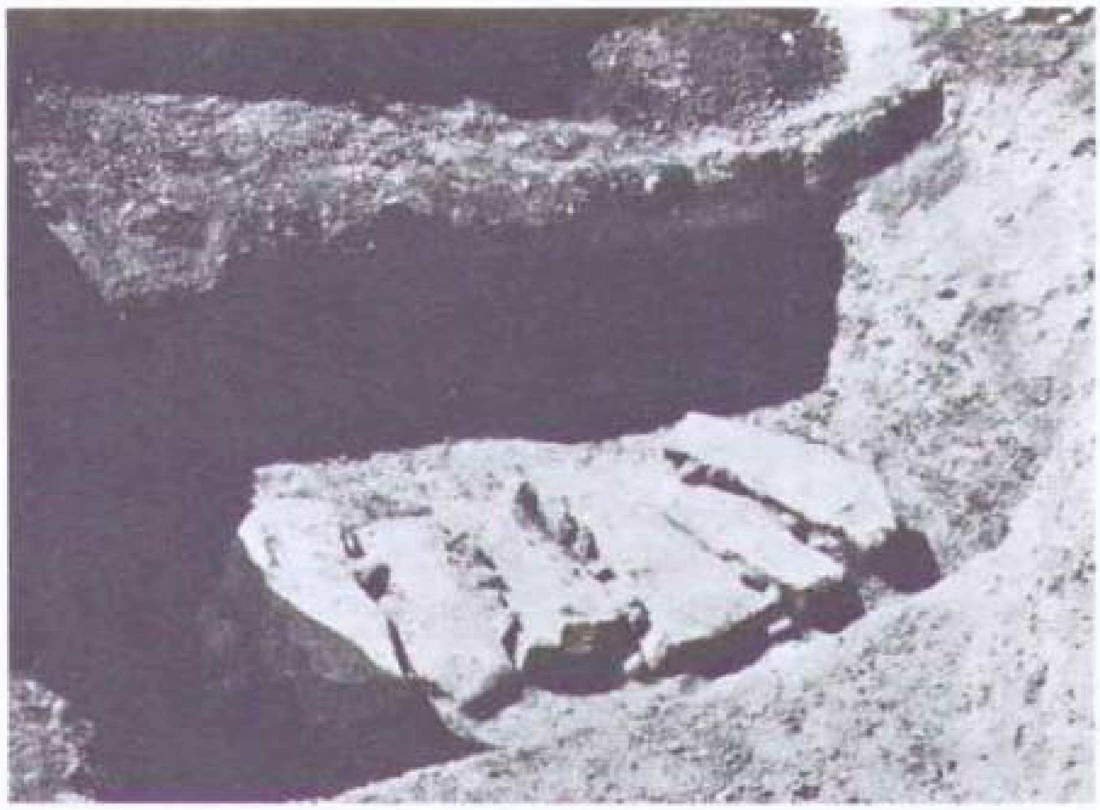
黑色的建築遺址

亞歷山大大帝在哈馬西北約七十公里的奧倫提斯河附近，建立了名爲培拉(Pella)的城市。這就是有南北走向的蜿蜒街道及科林斯式列柱的阿帕美亞都市遺址（圖158）。亞歷山大大帝死後，在敍利亞建立塞流卡斯王朝的塞流卡斯王，在他跟隨亞歷山大遠征波斯時，於蘇薩(Susa)地方娶波斯女子爲妻，並以妻名將蘇薩城改爲阿帕美亞。據說因奧倫提斯河氾濫，此城一度遭水淹沒，卻反而得以完整的保存

189



186



190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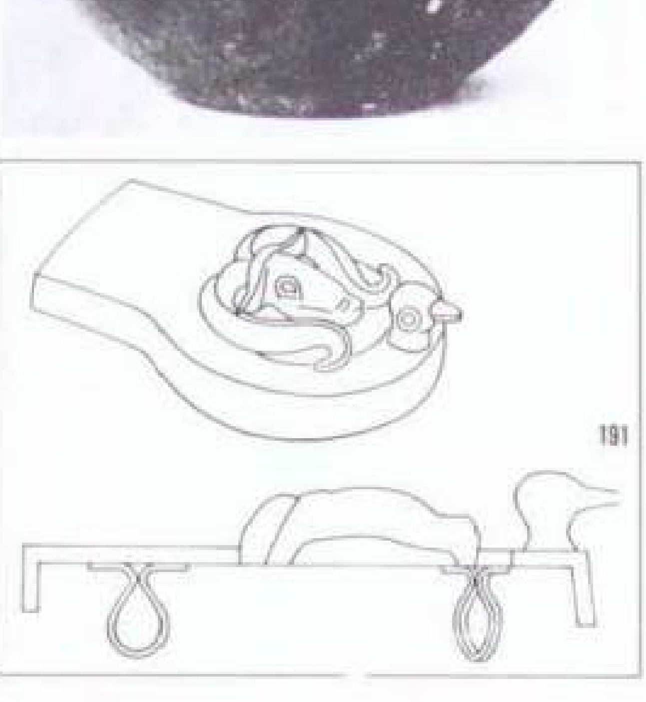
186　**埃梅沙的豎穴土坑墓入口**　141、143～145、187～189等、銀製豪華的各種物品，皆爲陪葬品。

187　**浮雕半身像的金戒指**　戒指的瑪瑙浮雕部分；可能死者生前所藏之物。

188　**金製面具**　這是死者的「死亡面具」(death mas

188

191



189　**綠玉鑲嵌的金手鐲**　有三處鑲著綠玉，相當華麗。

191　**飾有羊頭的金製皮帶扣**　這是將圖143繪成圖案。是皮帶帶扣的金屬零件。

190　**銀壺**　透露了希臘化時代西亞富裕生活的訊息。

下來。比利時調查團已在此發現了有美麗鑲嵌裝飾的猶太教會堂，隨著調查工作的進展，往日繁榮的景觀又將會重現在世人的眼前。

一提起希臘・羅馬時代，就令人聯想到使用大理石或石灰岩的白色建築，但是，西亞的希臘化城邦卻不一樣。盛產各種石材的敍利亞最能善用各地出產的石材。位於大馬士革南方的波士拉和綏達等希臘化時代遺蹟，由於附近有火山帶的丘陵，玄武岩的石材頗爲豐富，大多用於雕刻；連凱旋門和圓形劇場也都用玄武岩築成。

192 **騎馬婦人像** 敍利亞北部出土。西元前一世紀作品。

193 **女神蔻瑞（Kore）的半身像** 赤土陶器的陪葬品。阿勒坡出土。西元前一世紀。

墳墓的證據

比神殿等建築遺存更能表現當時繁榮的是古墳和其中的出土文物。位於黎巴嫩南部海岸的泰爾(Tyre)有很多希臘化時代遺蹟，除了飾有壁畫的地下墓外，還有一直延續到拜占庭時代的石棺墓。從後者曾發掘出以希臘・羅馬神話、戰鬥以及死者的日常生活爲題材的浮雕石棺。

其中最著名的是現收藏於伊斯坦堡博物館，稱爲「亞歷山大的石棺」的大理石石棺；棺蓋模仿人字形屋頂，側面則是希臘武士騎馬作戰以及狩獵場面的浮雕（圖184）。這個石棺是從西頓一處由鑿穿岩盤的數間石室所組成的地下陵寢中出土，墓中還有側面配置各種悲慟女性立像的屋形石棺（圖185），這些都是西元前四～前三世紀時期極精緻的石棺。這個石棺即使不是亞歷山大大帝的石棺，也可能是屬於當時西頓統治者的家族所有，由此可看出他們生前生活的豪奢。在拜樸路斯發現的阿希拉姆王石棺，就是挖鑿巨石並在表面雕出浮雕的例子（前十三世紀），地中海沿岸的石棺出現更早，一直延續到希臘化後期。敍利亞中部的拉斯坦出土，現藏於大馬士革博物館的羅馬風格石棺（圖142）即其代表。

黃金製陪葬品

除了上述西頓地下墓的陵寢，也有爲了安放細長石棺而設有數個擱板的地下墓、「圓形石墓」，或營建在地面的屋形石墓園等整個家庭甚至一族的集葬墓，以及用石頭覆蓋如豎穴土坑的個人墓。從埃梅沙（荷母斯）屬於一世紀豎穴土坑墓（圖186）中發現了：①黃金面具（圖188）、②銀、鐵製的頭盔（圖140、141）、③綠玉鑲嵌的金手鐲（圖189）、④有半身像浮雕的金戒指（圖187）、⑤玉髓鑲嵌的金戒指、⑥金製帶鉤（圖143、191）、⑦金製鳥形皮帶扣、⑧銀壺（圖190）、⑨除了鐵製矛外，還有壓出各種花紋的金薄板（圖144、145），這些現在全部陳列在大馬士革博物館中。

在長二・二公尺、寬一・二五公尺、深一・七二公尺的土坑中，用鉛蓋銀棺葬著遺骸。雖然那只是小型的土堆墓，但是從上述那些黃金陪葬品可以看出紀元前後當地的富庶繁榮。心葉形的小型皮帶扣，扣鉤的方向正好與中國的帶鉤相反，這是青銅器時代以後，與鳥形皮帶扣同爲西亞地方長久使用的器具。這是用鉤或鳥頭形突起鉤住腰帶(band)的一邊的金屬飾具。從這個古墳可以知道，這種腰帶用金屬器具大約使用到西元一世紀左右，才轉變成別針形的皮帶扣。

皮帶扣的變化在中國也大致相同，戰國時代及前漢時代流行帶鉤及鳥形皮帶扣，後漢以後則流行別針形皮帶扣。皮帶扣也是最容易感受到時代變化的器物之一，從東亞和西亞的皮帶扣同時發生變化一事來看，正反映出當時東西文物交流之繁盛。

各種宗教對死後的觀念不盡相同，因此，墳墓的大小以及陪葬品等也有所差異。這個時期多以素陶的煤油燈或玻璃器具爲陪葬品，也有反映死者日常生活的人偶、動物像或鏡子等赤土陶器爲陪葬品；此外，也有很多樂師（圖153～156）、喜劇演員像、騎馬婦人像（圖192），或負載行李的駱駝像（圖157）等，具體地描繪出在西亞活躍一時的隊商生活情景。

（增田精一）

連接來世的道路

希臘化・羅馬時代的敘利亞之生活與藝術

194—a **幾何圖形的鑲嵌畫** 鑲嵌地板出土時的情形。四～五世紀。

194—b **前菜的鑲嵌畫** 安提阿出土。二世紀末～三世紀初。

194—c **鑲嵌地圖** 中央是耶路撒冷市平頂石墓（mastaba）出土。六世紀。

古代敘利亞城邦的繁榮

羅馬與波斯之間

從現在土耳其共和國東南部到西奈半島的古代敘利亞地方，自從文明開始以來，小型城邦的興衰頻仍，因而成為周圍強大帝國的軍事、經濟和文化交會的場所。

基本上，在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之後，這種情況仍然沒有改變。雖然獨立城邦的時代早已遠去，但是，以首都安提阿為中心的新建希臘城市、巴美拉等隊商城市、荷母斯等土著的城市都很繁榮。絲路的興起，羅馬人對地中海航路的保護和歐洲的開發，地理位置居於羅馬、波斯兩大帝國交界點，就是當時敘利亞各城邦盛衰的主要背景。

美麗的東方之冠

只要看看被頌讚為「美麗的東方之冠」的敘利亞首都安提阿，就可以明白希臘化・羅馬時代大城市的文化生活。這裡除了有猶太教會堂、宮殿、官廳、神殿、教堂、浴場、水利和防禦設備等公共建築及裝飾（鑲嵌畫和雕刻作品）之外，還有華麗的民宅。另外，郊外的別墅地帶達夫尼(Daphne)則以蔥翠的綠地和娛樂場而聞名。

居民除了希臘人、羅馬人和當地的敘利亞人之外，還有猶太人、埃及人和其他來自東方各地的民族。宗教信仰中以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勢力日趨強大，留存今日的小型容器和偶像類（金屬製、玻璃製或陶製）等藝術品就是這些市民生活的產物。

羅馬帝政時期，敘利亞的物質繁榮達到了頂點。不但地方性的宗教城市（巴爾貝克和希拉玻里斯（Hierapolis）、隊商城市、港口城市（貝魯特、阿拉杜斯、泰爾）等地區大興土木，即使是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落，也有無數大規模建築的痕迹。

像羅馬帝政時期的敘利亞，遺蹟密度如此高的時代和地域，眞是少見。而且，多與宗教有關，這也是罕見的現象。

生活在彩色鑲嵌的地板上

鋪著鑲嵌花紋的地面

自古以來西亞的民宅和公共建築的地板——即實際生活的場地，都鋪上一種用小石

和陶片、貝殼製成的灰泥板或土磚，然後在上面加鋪蓆子或獸皮。這種方式在亞歷山大大帝之後，仍然沒有改變，不過，大城市富豪的宅邸或公共建築物，大部分都是彩色的鑲嵌地板。

羅馬帝國境內，不只是義大利半島，其他所屬的城市、別墅地區和軍營等，到處都流行大小的鑲嵌畫。鑲嵌畫師帶著設計圖到處兜攬生意。羅馬時代敍利亞城市生活的富裕，從安提阿所出土的許多鑲嵌畫中即可得到證明。

彩色鑲嵌地板的歷史　最近在以色列北部唐安(Dan)遺蹟中也發現用方形大石塊裝飾的地板，可見敍利亞與巴勒斯坦等地均早有先例；但是，眞正的彩色鑲嵌地板最先出現在西元前四世紀後半的馬其頓首都培拉和奧倫都斯(Olynthos)，再傳遍馬其頓人所建設的西亞希臘化城邦和義大利半島。

在安提阿及近郊勝地達夫尼，已發現自一世紀到六世紀的鑲嵌地板。發現的地方包括中產階級以上私人住宅的餐廳、有噴泉的廳堂、教堂、猶太教會堂和神殿等宗教建築、游泳池、公共浴室等娛樂設備的地板，最初不過是部分的裝飾，後來才逐漸成爲建築物設計的一部分。材料有各種顏色的大理石片、陶器、綠色或藍色的玻璃等。

這種地板好處是：夏天舒適涼爽，不但清洗容易，而且沖洗後會使畫面更爲清晰美觀。一般的住宅裡，冬天都在上面鋪上蓆子或麥桿。

圖案的題材　鑲嵌畫的圖案，有單純的幾何圖形（圖194—a）、花草、鳥類、動物和魚等自然界的生物，神像和人像（臉部、半身像、全身像），周圍或圖與圖之間的空隙，則配上「麻繩花紋」等發源於古代西亞的幾何花紋。這些圖案的主題起初是模仿當時有名的繪畫或地毯圖樣，以後逐漸獨立而趨向多樣化。

取材最多的是希臘神話和希臘文學（荷馬 Homer、尤里披蒂 Euripides 484～406 B.C.的悲劇，米南德 Menander 342～292 B.C.的喜劇小說類)的場面。各種神大概都出現過，但是以有關酒神戴奧尼索斯 (Dionysus)的爲最多。

其次是宗教和哲學的觀念或理想擬人化的主題，多在後期出現；例如，很多場合中以女性的姿態將「時間」、「德行」、「復活」、「財富」、「救濟」、「自由」和「友愛」等表現出來。其中最奇特的，是著名的「大志」(Megalopsichia)。

安提阿的知識分子有意以諷喩的方式將自己的願望和憧憬表現在這種圖案上；夏弗巴的鑲嵌畫（圖176～178）也同屬此一系統。他們的日常生活雖然摻入了希臘・羅馬的宗教儀式，但是，對精神問題的宣洩則以寓言作爲媒介。

當時特殊的兩個宗教——猶太教和基督教，開始在鑲嵌地板上畫出源自聖經的圖像。不准崇拜偶像的猶太教，則除了在會堂的地板上畫上獨特的象徵（燭台和香爐）之外，也採用天上十二星宿和擬人化的四季等非宗教題材。從四世紀開始，基督教的建築物都是用富豪或統治者捐獻的豪華鑲嵌地板來裝飾。

安提阿鑲嵌地板的第三類圖案內容，是關於家庭、職業（狩獵圖等）、風俗（下棋圖等）或迷信的象徵（如不祥之眼）等有關日常生活的描繪。在這領域裡，從「前菜」(hors d'oeuvre 圖194—b）到餐後甜點整道菜的晚餐和市區的「觀光導引圖」（圖194—c）、將每個月擬人化的月曆等，都是較爲突出的。以鑲嵌方法所記載的碑文，往往成爲重要的歷史資料。

祕密儀式的圖像

秘密儀式的解救　對於不認爲能以哲學思想或寓言獲得解救，又不願加入與衆不同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民衆，都信仰東方宗教的祕密儀式，這種東方祕密儀式有如埃利西斯 (Eleusis) 的祕密儀式，是希臘自古以來就有的特殊宗教，只有入教的人才能藉著儀式得到靈魂的解脫。

希臘化時代以後，崇拜酒神的祕密儀式風行各地，所以在上述安提阿的地板鑲嵌畫上經常出現酒神和自己族人的畫像，而且，安提阿也發現了表現因祕密儀式而得救的鑲嵌畫。

到了希臘化的後期，由於對伊希斯和丘培勒等已經希臘化的東方大地母神的崇拜所組成的祕密儀式大爲風行。稍後（西元前一世紀至西元一世紀），在羅馬帝國的東方屬地，對波斯人的神祇米特拉斯的崇拜也形成祕密儀式的組織。特色之一：或許就是由於出現較晚，所以米特拉斯教受希臘化的影響較少，信徒都是羅馬帝國的市民和軍人。但是，在希臘本土或安提阿等希臘化的城邦則不受歡迎。

已經太陽神化的米特拉斯有七等級的信徒組織，以「屠牛之神」爲中心的各種圖像（圖195）、三等分式的長方形會堂（神殿）、米特拉斯神拯救世界的故事等，可說是普遍救世宗教的神祇。從這點來說，這種信仰比崇拜伊希斯神和酒神的祕密儀式更接近基督教。

洞窟內的屠牛之神　雖然敍利亞米特拉斯教的史料並不多，但是包括杜拉・歐羅波士地方巴美拉人的在內，至少已發現了三座神殿（另兩座在西頓和加沙里亞 (Caesarea)，依據圖像和碑文，可以知道信仰這個宗派的地區相當多。

曾受羅馬帝國統治的阿拉伯人地區，現在是位於敍利亞南部豪蘭 (Hauran) 地方，有一個古代聖地錫阿（塞基阿），在這裡有一世紀初期所建立的阿拉伯族納巴底亞人 (Nabataeans) 的主神杜沙勒斯的神殿，本世紀初在神殿內發現了「屠牛之神」米特拉斯的浮雕（圖172）。杜沙勒斯神殿本身附屬於西元前一世紀所建的敍利亞天神巴爾夏明 (Belshamin) 的神殿。這個浮雕顯然是敍利亞人或阿拉伯人在宗教混淆的情況下所奉獻的。

浮雕的基本構圖和構成要素，與其他典型的屠牛之神像相同，只是技術較爲拙劣，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具有東方崇拜自然的濃厚色彩；一般認爲聯繫酒神戴奧尼索斯的生育神杜沙勒斯和米特拉斯結合，也是這種自然崇拜與祆教的聖酒「豪馬」(Haoma)。關於這點尙有爭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錫阿郊外山腰的岩壁發現完全相同的浮雕（圖196），被認爲是在祭祀米特拉斯神的。從「屠牛之神」的浮雕，可以知道神的拯救儀式是在洞窟中進行。而且，米特拉斯教徒的祭祀活動，最初並不在人造的建築物中，而是在山中的洞窟中進行。

在米特拉斯教的形成時期，像巴美拉人和納巴底亞

人（圖197）一般，和敍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古宗教文明接觸的阿拉伯隊商民族，有一段時期（大約西元一世紀後半～二世紀前半）似乎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希臘化・羅馬時代的敍利亞，不只是對猶太教、基督教和回教，即使對其他宗教教派也是一個決定性的地方。

長眠於石棺中

死後靈魂的去向

米特拉斯教徒相信米特拉斯神的屠牛、餐宴和昇天是他們救贖的根源，但是對於人死後靈魂的去向則似乎未有明確的答案。他們留下來的墓碑銘文很少，也沒有獨特的墳墓形式。

在神學上，米特拉斯教徒相信靈魂死後經過天界的七道門後，即到達「至高天」，是否就此停留在至高天，或經同一條路再返回現世，則不得而知。一般而言，不論對現世或來世，古代人在宗教上所表現的區別並不很明顯。墳墓的形式也都隨著時代而有各種不同流行的風格。

墳墓形式與石棺的盛行

希臘化・羅馬時代的敍利亞並存著各種形式的墳墓，如皮特拉（Petra）的納巴底亞人鑿穿岩壁，建造擬似建築物正面的岩窟墓（圖198）。庫爾努布的納巴底亞人的木槨墓，腓尼基和巴美拉的塔墓，培特夏林（Beth-Sharim）等地的猶太人則有地下式岩窟墓（Catacomb）。這裡的猶太人有洗骨的風俗，墓窟內的石棺只收埋遺骨。

當時羅馬帝國境內各地，已漸由火葬轉為土葬，但是為了避免屍體在土中腐爛、消失，因此流行在石室內石棺（sarcophagus）中安葬收埋已經去肉的屍骨。

浮雕裝飾的石棺

敍利亞以浮雕裝飾石棺的傳統，可以上溯到腓尼基的阿希拉姆王的石棺（西元前十一世紀）。希臘化時代以後，由於這類石棺的盛行，因此留下不少飾有精美浮雕的作品。在石灰岩上鑿出約與屍體等長的長方形岩穴，將遺體放入，然後覆上大致等長的石蓋，大多數在外側加上一些最低限度的裝飾雕刻。

195

196

197

195 米特拉斯神殿的聖者像　杜拉・歐羅波士出土的壁畫。三世紀。

196 屠牛之神米特拉斯的浮雕　錫阿出土的第二號。

197 阿拉伯系大地母神阿拉特（Allat）的浮雕　前一世紀～西元一世紀。

但是，富裕的家族則使用來自阿提喀、普羅科納索斯島海(Propontis今稱馬摩拉Marmara)的普羅科納索斯島(Proconnesus I.)的大理石，雕上神話（特別是打鬥儀式的場面），冥界的象徵，或死者以及家族的浮雕像。

普羅科納索斯島的石棺

普羅科納索斯島出產的石材質料甚佳，表面稍帶藍色，觸感柔美，而且比阿提喀出產的更爲低廉，所以成爲羅馬帝政時期敍利亞石棺的主要材料。石材可能在產地先切成棺形，並依照買主的喜好加以裝飾。爲了減輕重量以利運輸，石棺的內部以及人字形石蓋的下部也在產地先行挖空。爲因應買主的要求，而在石棺各面雕上神話場面，並把石蓋雕成像覆蓋瓦片的屋頂，作成有如死者住家形狀的工作，則由當地的工匠負責。

普羅科納索斯島產的大理石石棺，在敍利亞的安提阿、貝魯特、拜模路斯、勞底凱亞(Laodicea)、的黎波里(Tripoli)等地都曾發現。在泰爾所測得的石棺大小是：長一•八～二•四三公尺、寬○•七三～一•二一公尺、高○•六九～一•一五公尺、石蓋厚○•二九～一•○九公尺，石棺側壁厚十～十五公分。沒有財力使用這種石棺的一般人家則多葬在豎立石板的墳墓下，墳墓上則利用石塊和土製瓦片組成幾對相向的人字形屋頂形狀（圖200）。這種實例，在亞曼、塞羅爾(Tell Zeror)、安提阿和塔索斯(Tarsus)等地也可以發現。另外，羅馬的雅尼克倫小丘發現的敍利亞大地母神亞達加底斯神殿內也有此類石棺。

剝落現世之衣

當時的人並沒有想到要像金字塔裡的法老一般，永遠停留在人形屋頂下的墓室中繼續享受著生前的物質生活。他們的來世觀早已喪失。死者一入石棺後，隨著時光的流逝，而褪盡包裹靈魂的現世外衣——血肉時，即使不移動棺蓋，靈魂也能從中脫離而出。這種觀念反映在基督的復活、升天的傳說中。石棺和墓地，塔墓和岩窟墓都可以說是現世與來世之間的過渡地帶。至於安息在此，而又通過這個地帶後的靈魂，究竟是昇上「至高天」或會輪迴轉生，則因宗教教派和個人信仰的差異而有不同的看法。

由此可以看出，希臘化•羅馬時代的敍利亞生活和藝術，和當時的宗教需求密切相關連。人們走過鋪有美麗鑲嵌畫的地板時，都會在腦子裡勾繪出一條經由陰暗的祕密儀式的房間和寂靜的石棺，而與來世相連的道路吧。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　小川英雄）

198

198　皮特拉的岩窟墓　位於海拔大約一千公尺的巖山上。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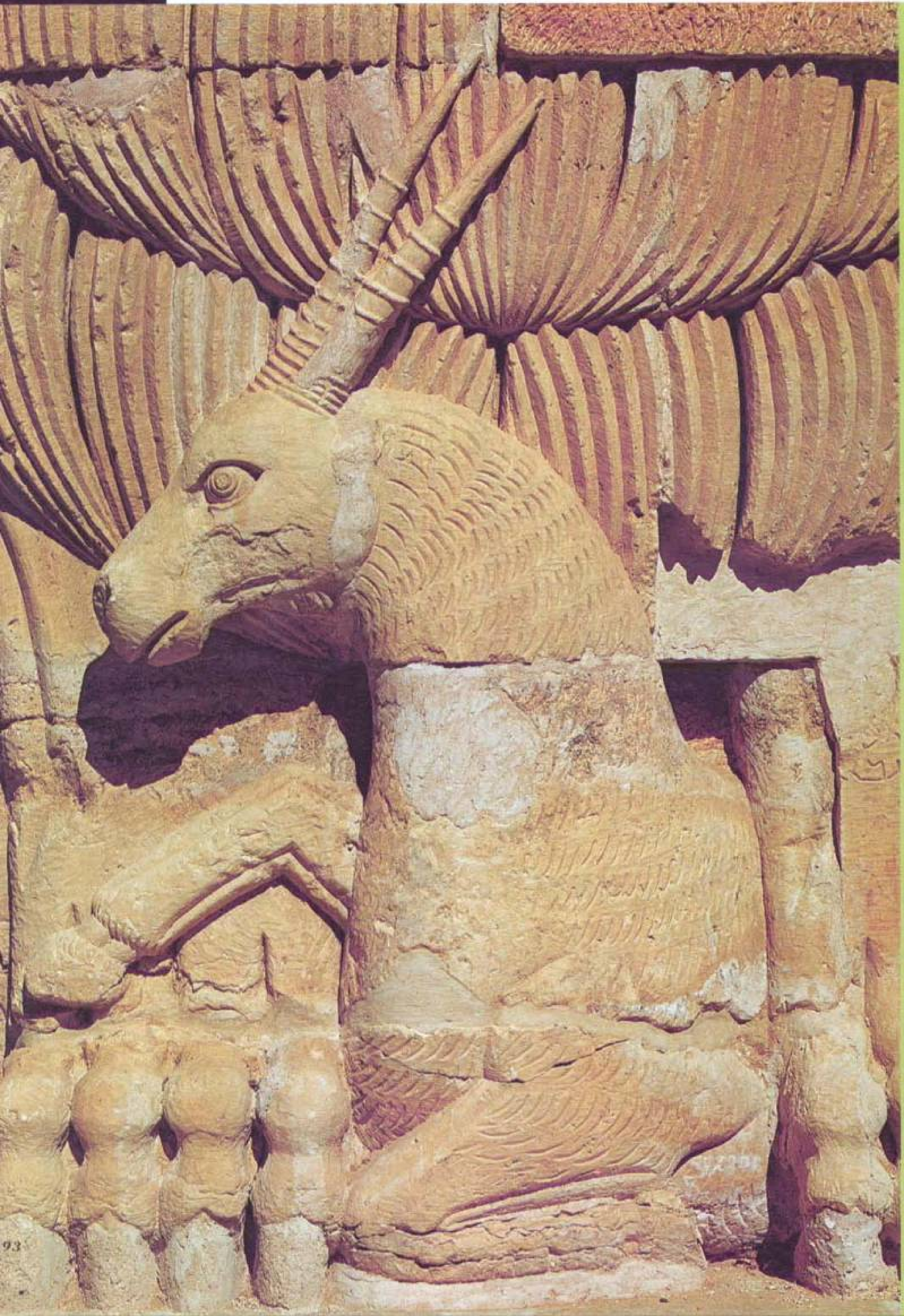
200　石棺墓的上部構造　塞羅爾出土。二～三世紀。

199　小型石棺　以色列博物館藏。三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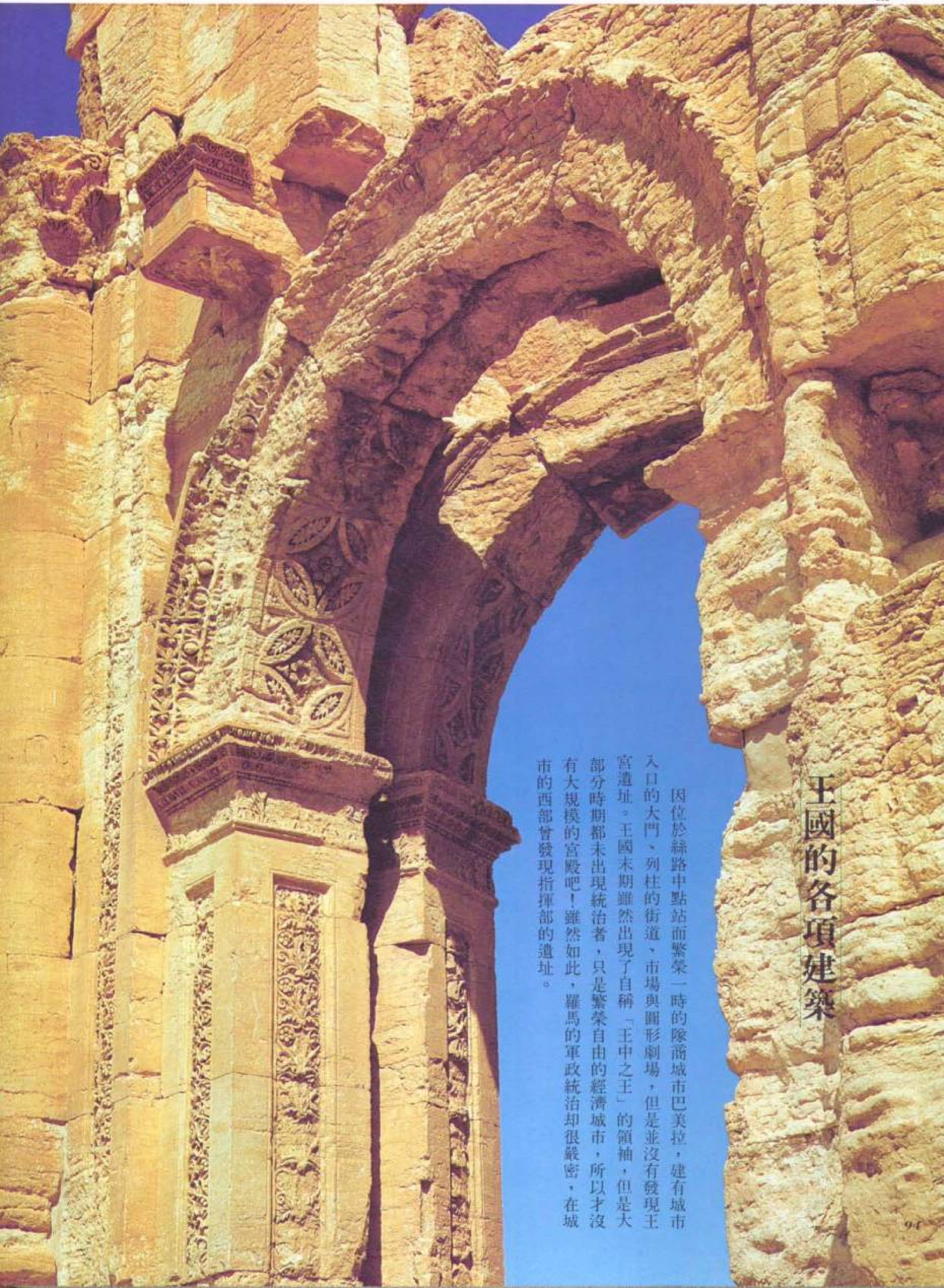
199

四室
路的王國

中國的絲，在漢代大量流入西方地中海世界。德國的地理學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 首先稱這條連接歐亞的貿易路線爲「絲路」(Silk Road)。從敍利亞沙漠中央的希臘化時代的巴美拉遺蹟，發現了大量的中國絲綢，印證了文字描繪的絲路、隊商城市的繁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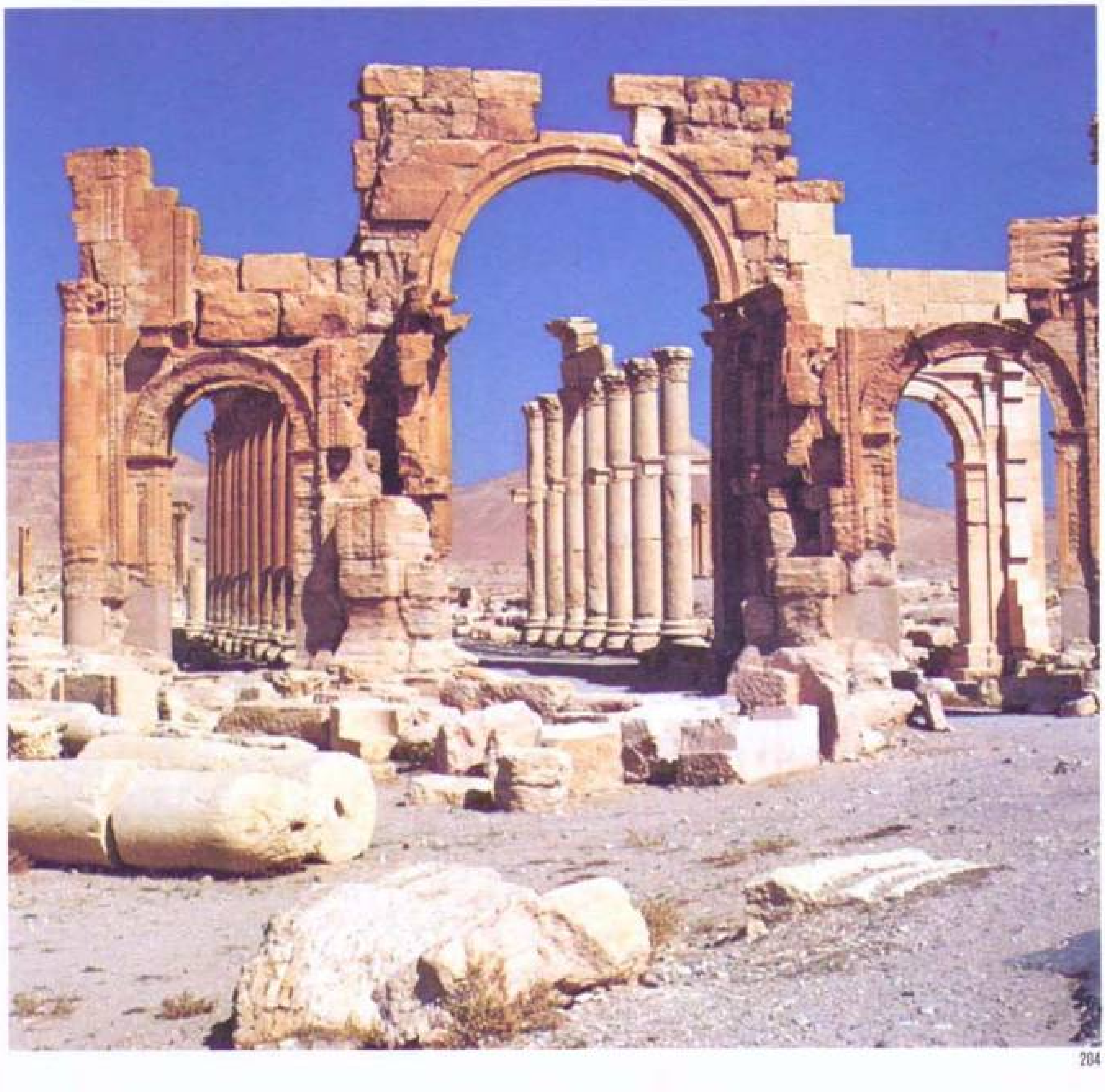
201　羚羊和怪獸的像　這隻羚羊放置於巴美拉博物館的正門旁邊，雕刻在乍看之下類似斗篷狒狒（*Papio hamadryas*）的怪獸腳下。怪獸像高三百四十五公分，是屬於大型的雕刻，頗值得一看。北敍利亞至今仍有的野生羚羊，紀元前後一定也曾棲息在巴美拉附近的丘陵上，所以這座雕刻的表現手法非常生動有力。



王國的各項建築

因位於絲路中點站而繁榮一時的隊商城市巴美拉，建有城市入口的大門、列柱的街道、市場與圓形劇場，但是並沒有發現王宮遺址。王國末期雖然出現了自稱「王中之王」的領袖，但是大部分時期都未出現統治者，只是繁榮自由的經濟城市，所以才沒有大規模的宮殿吧！雖然如此，羅馬的軍政統治卻很嚴密，在城市的西部曾發現指揮部的遺址。

203



204

203 巴美拉遺蹟全景　城牆環繞的巴美拉市，東西、南北各長約二公里，市中心有由貝爾神殿往西北延伸的列柱街道。「死者之谷」的塔墓，遍布在市街西方城牆外，已形成低矮的丘陵地帶。山頂上，留有阿拉伯、土耳其時代的城寨。這是從貝爾神殿附近往西眺望的景觀。

202・204 凱旋門　希臘化時代興盛的地中海沿岸各城市，從其自然發展到形成有計劃的市街過程中，興起了裝飾城市大門的風氣。這與古代西亞握有大權的帝王宮殿入口大門不同，顯示出市民社會的性格與羅馬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I, 250～360）的凱旋門一樣，都是三道門的型式。表面雖已風化，仍然保有原來的形狀。葡萄蔓草花紋等裝飾迄今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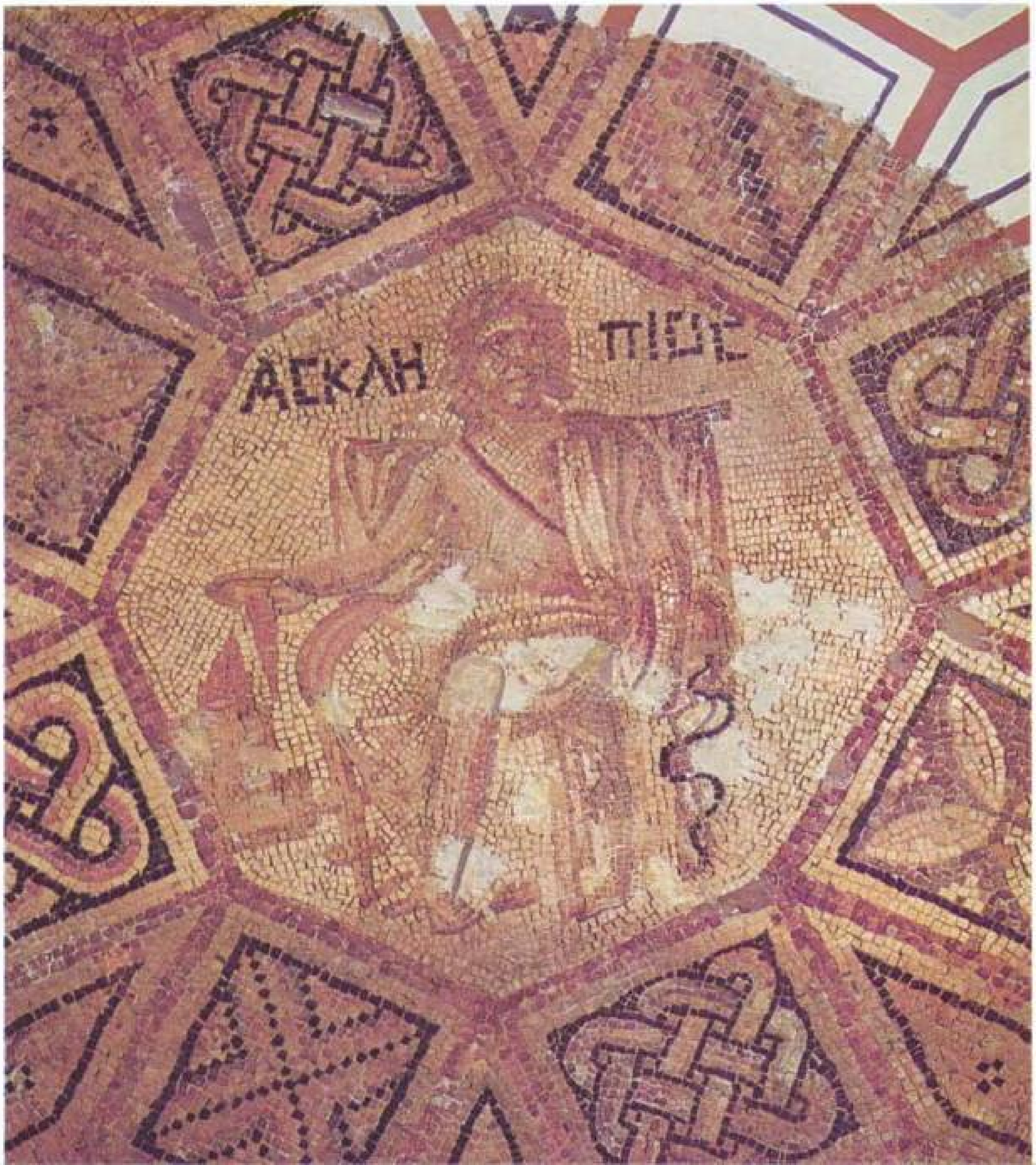
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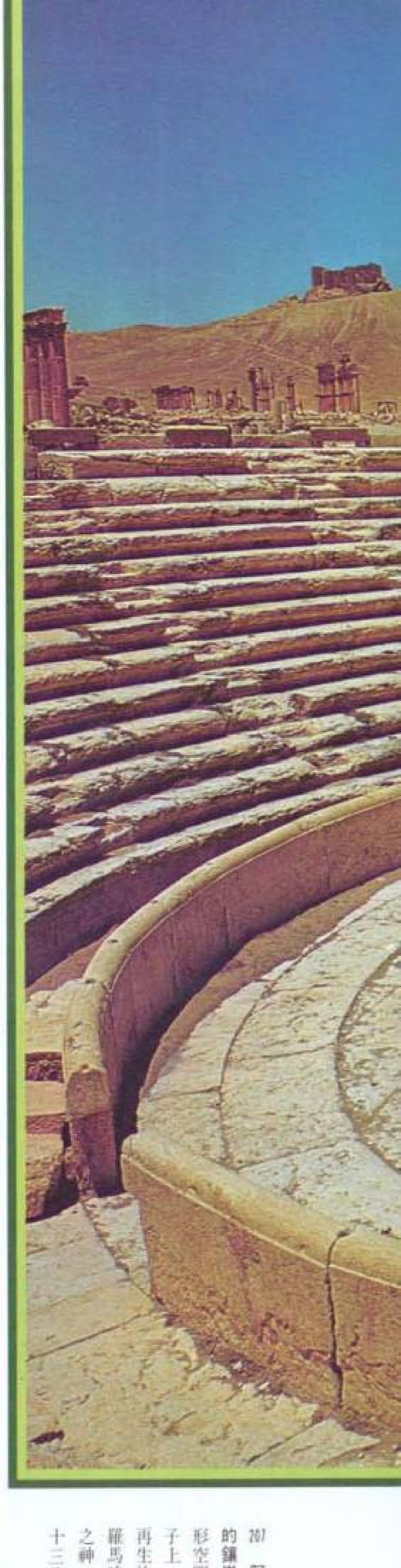
205 **劇場**　凱旋門之西，列柱街道的南邊，與納波（Nabu）神殿，圓形劇場和市場等建築相連，成爲城市的中心。這些建築物中，保存最好的，是一九五二年發掘出來的這座劇場。觀衆席的坡度較緩，階梯數也少，半圓形的舞台直徑約二十公尺，是座小型劇場。在舞台兩側出入口的外面，也發現了可能是羅馬派來的監督官住過的建築遺存。

206 **特洛伊(Troy)戰役的鑲嵌畫**
希臘化時期的西亞，隨著希臘人的移入，也帶來了他們的神話和傳說，這些傳承與希臘銘文合併的直接形式或與地方神話溶合的方式頗爲流行。巴美拉的鑲嵌畫中以前者較多，即利用多彩的天然石塊，以獨特的技巧製飾建築物的地板。三世紀初。

206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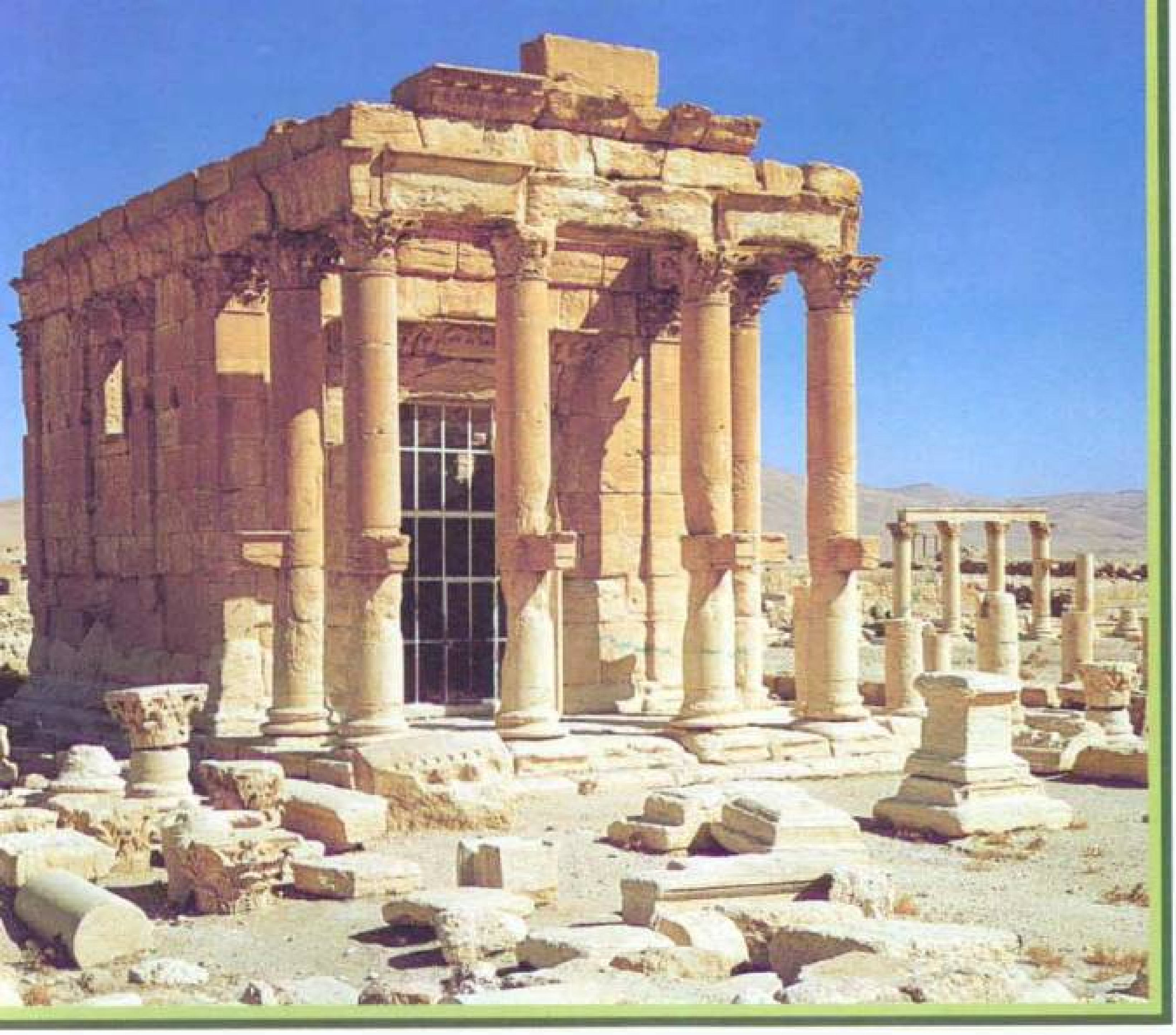




207　阿斯克雷皮斯(Asclepius)像的鑲嵌畫　在幾何圖案圍成的八角形空間，有位半裸的男子像坐在椅子上，據銘文所示，這是能使死者再生的希臘英雄神阿斯克雷皮斯。羅馬時代也曾加刻蛇像而奉爲醫術之神。高一百七十公分；寬一百八十三公分。三世紀。

神殿與神像

與希臘化時代的其他城邦相同，巴美拉最大的建築是祭祀城市守護神（即太陽神貝爾）的神殿。穿過市中心的街道是以神殿爲起點，明顯地表示出神殿的功能。雖然不清楚羅馬軍隊究竟將這座神殿破壞到什麼程度，但是經過漫長的歲月，其外形已有相當大的改變。大殿牆上的壁畫已經消失，神域中原有的神像也所剩無幾。



209

208 **貝爾神殿大殿東側列柱廊**　由列柱和城牆圍起四千平方公尺的神域中央，就是貝爾神殿。神殿大殿的南北都有高大的神龕，大殿的牆壁上原有壁畫，龕的項欄有浮雕，大殿周圍是列柱迴廊。現在東邊的保存情況較好，西邊的正面列柱廊的樑上，原來有圖212和圖213等的浮雕裝飾。一世紀前半。

209 **巴爾夏明小神殿**　這是一七五三年英國人伍德(R. Wood)將巴美拉遺蹟公諸於世之後，方爲人所知的神殿。其後經過法國、瑞士等國調查團的發掘，規模已逐漸明瞭，從殘留在列柱上的銘文知道這是「豐穰之神」巴爾夏明的神殿。可能是二世紀的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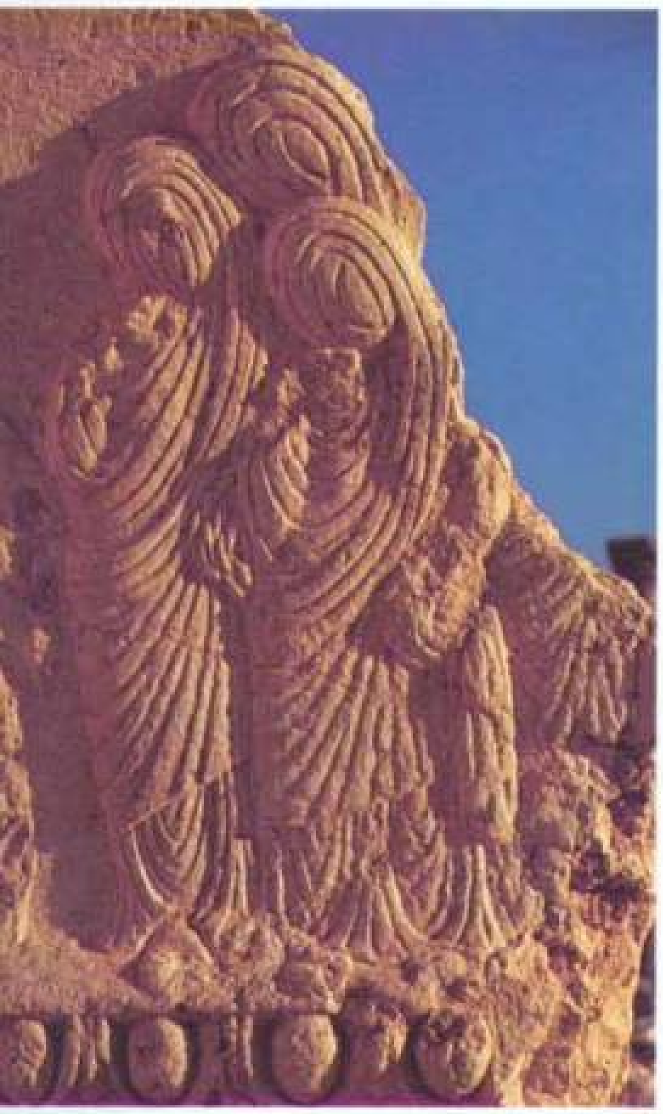
210 **水果與天使的浮雕**　沙漠綠洲的水果眞有這麼豐盛嗎？從各種水果中配置天使的圖形來看，或許應該說是祈禱水果豐收的作品吧！天使的頭部，在回教化後被回教徒所毀。巴美拉貝爾神殿神域內出土。一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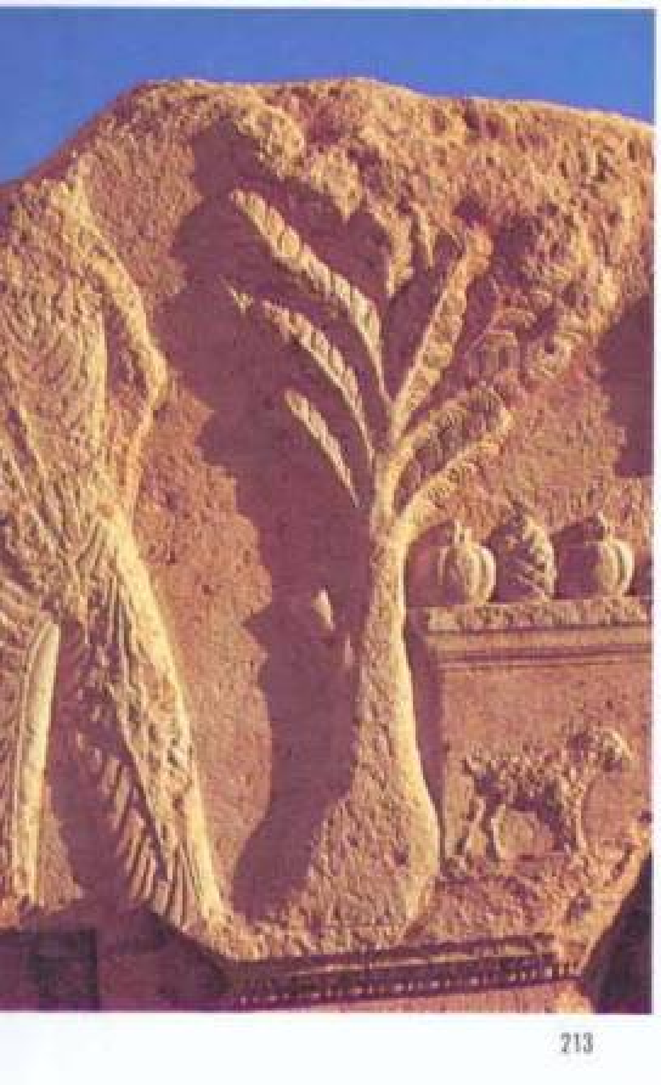
210

211

211　少女浮雕像　巴美拉墳墓所發現的死者像，大多爲成年男女，而且除了臥在長椅的全身像外，最常見的是半身像；但是這尊卻是少有的少女立像。掛著耳飾、頸飾，手拿成串的葡萄，抱著鴿子，表現少女富足而安詳的生活。或許這就是象徵和平生活的神像。石灰岩；高四十公分。二世紀。

212





213

214

215

214 **四神和禮拜者浮雕像** 最近由波蘭調查隊在供奉太神陽阿拉特女神的神殿中發現。四神都持著槍。希臘時代，許多原有的神和希臘・羅馬諸神融合，而以新的姿態出現。最右邊的女神戴著希臘式頭盔。這是相當於希臘戰神雅典娜(Athena)的阿拉伯太陽神及戰神阿拉特的希臘化形象。石灰岩。高三二・五公分。二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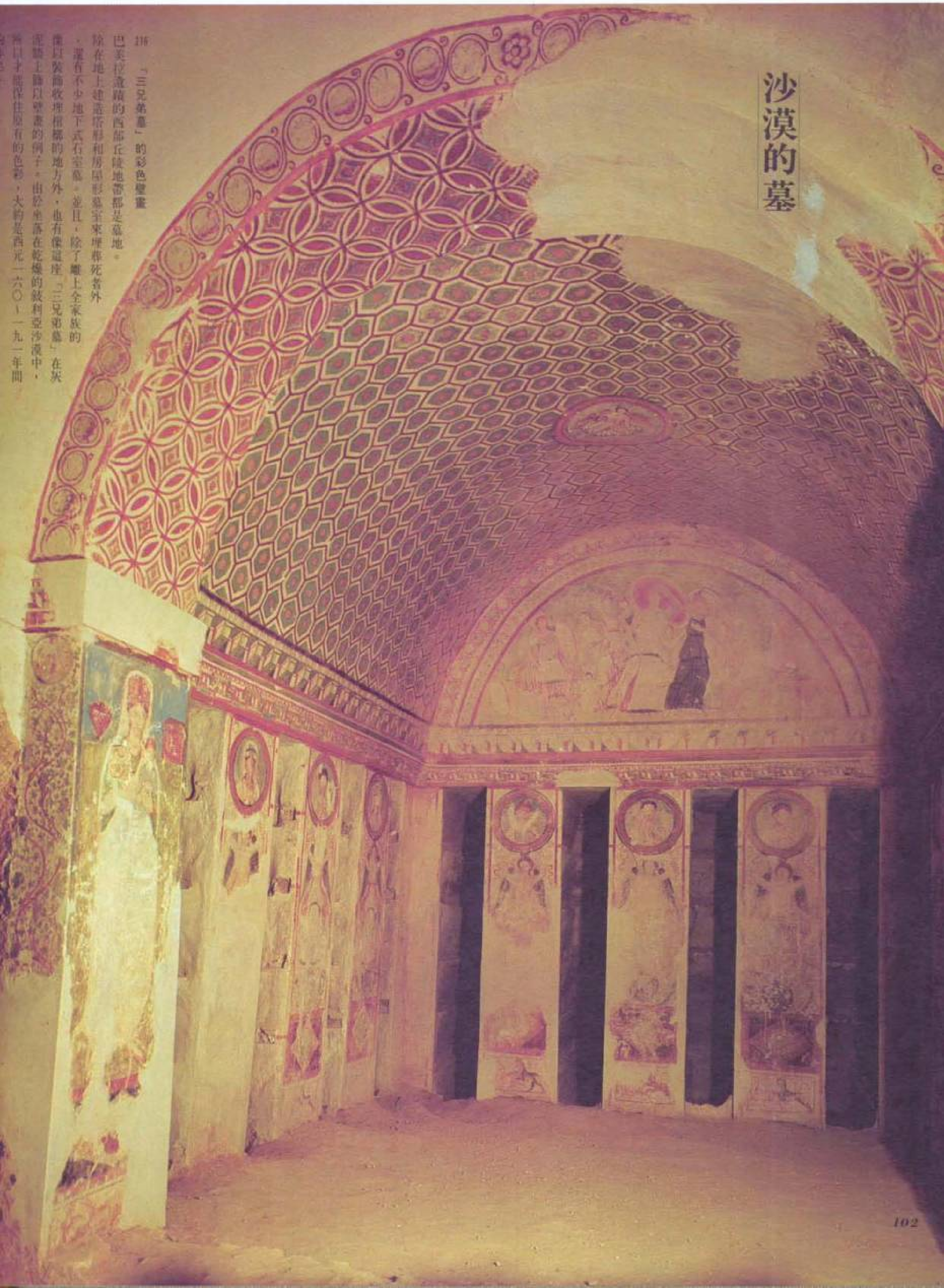
215 **阿拉特女神像浮雕** 從銘文可知這個帶領著兩頭獅子的女神是阿拉特神。已欠缺的上半身應該是戴著戰盔的英勇雄姿吧！供奉阿拉特的神殿出土。石灰岩；高二十八公分，寬二十二公分。一世紀。

212・213 **禮拜者浮雕像** 這是巴美拉貝爾神殿列柱迴廊正面山形牆的浮雕。現在保存於貝爾神殿中。

圖212，從頭到腳用面紗罩住的禮拜婦女之群像。在這些禮拜者像的前方（圖中看不到），還有拖著車蓬，馱著聖餐用背袋的駱駝，以及禮拜者行列圖等。

圖213，是科林斯式神殿中，在盛著石榴等水果的奉獻台後，描繪二位月神像的部分浮雕。二神之前，有穿著波斯式寬鬆長褲的禮拜者和一棵類似椰子的樹（可能是橄欖樹或阿月渾子樹 Pistachio）。

沙漠的墓



216 「三兄弟墓」的彩色壁畫
巴美拉遺蹟的西部丘陵地帶都是墓地。除在地上建造塔形和房屋形墓室來埋葬死者外，還有不少地下式石室墓。並且，除了雕上全家族的像以裝飾收埋棺槨的地方外，也有像這座「三兄弟墓」在灰泥牆上飾以壁畫的例子。由於坐落在乾燥的敘利亞沙漠中，所以才能保住原有的色彩，大約是西元一六〇～一九一年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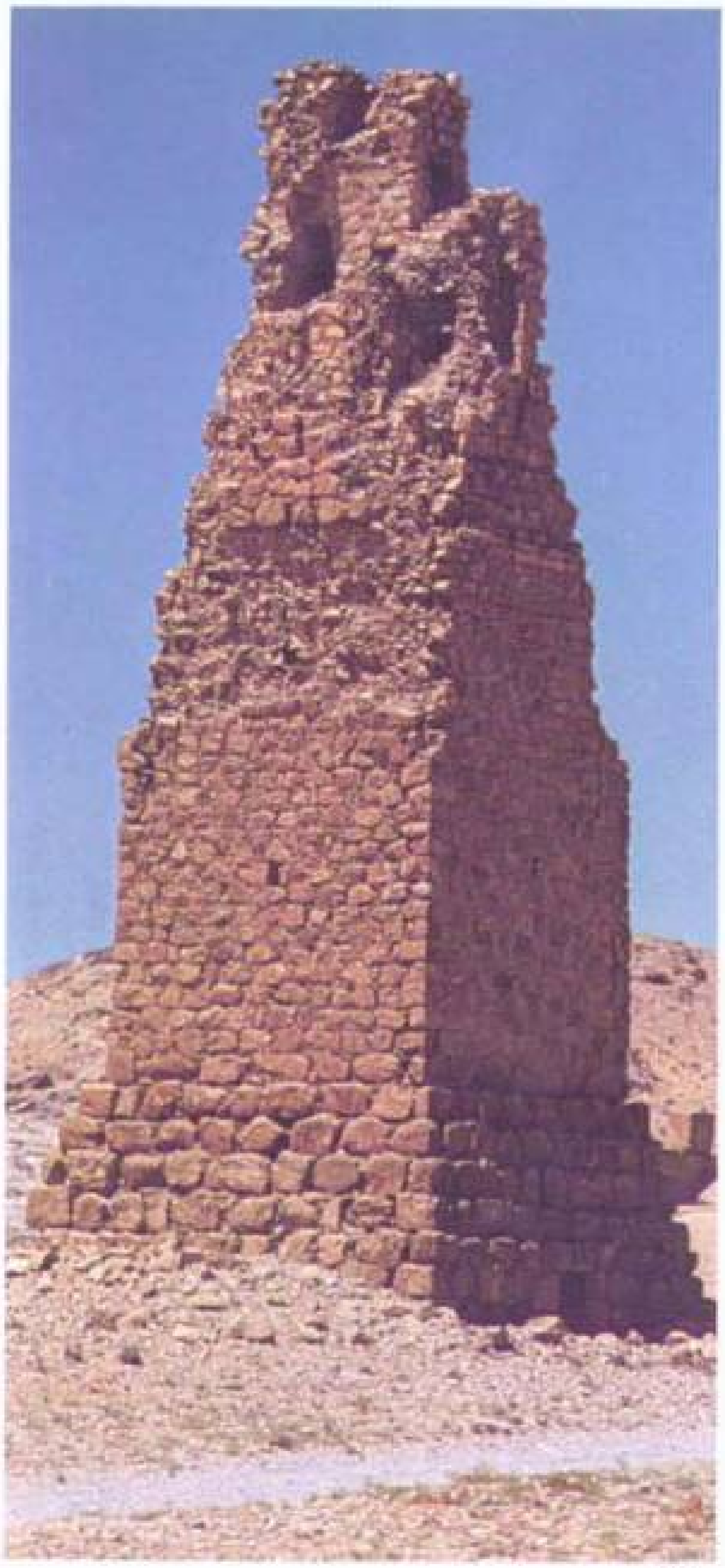
217

敍利亞沙漠隊商城市巴美拉的墳墓，有屋形、地下式墓、塔形等各種形式，這些都是營建於乾燥的沙漠中，因此常常發現由屍體乾化而成的木乃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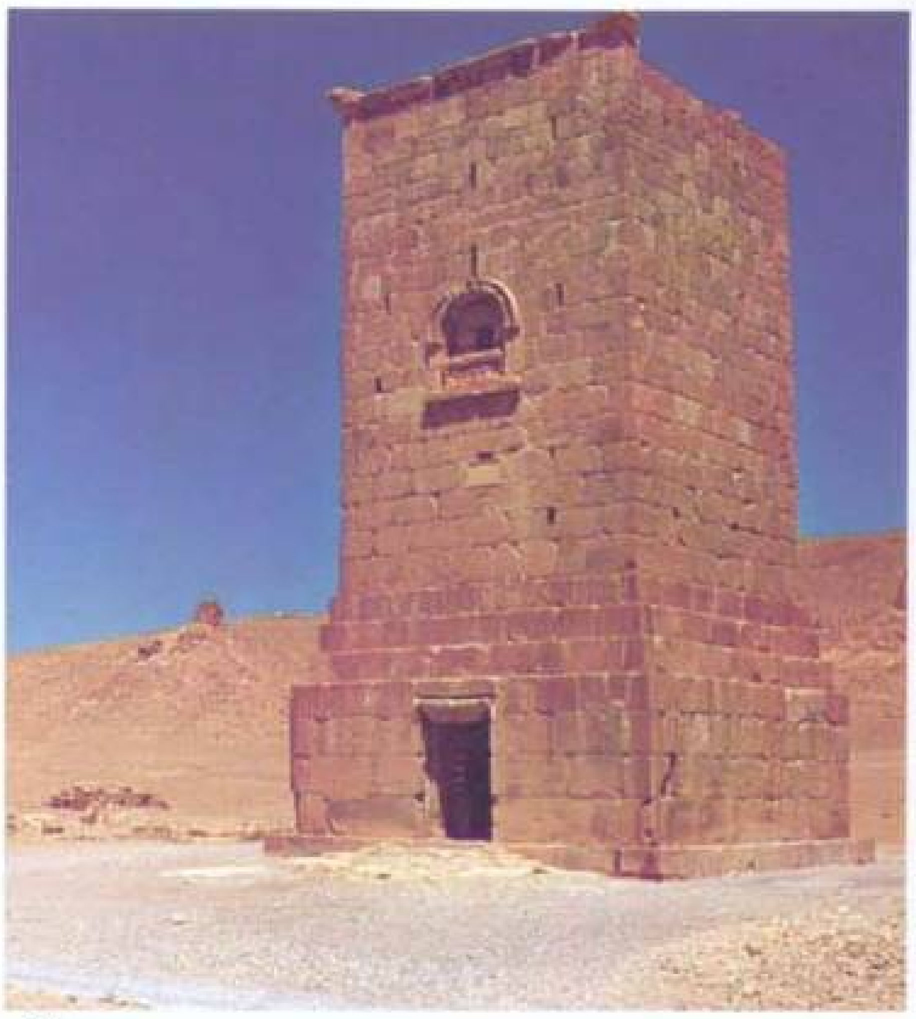
死者所穿的衣物都相當完整，其中棉織品、綾羅或刺繡的絲綢等有許多是中國漢代的製品，這些貴重的資料證明了絲路絕不是杜撰的故事。

217 **巴美拉的墓群** 位於西部丘陵地帶，可以望見遠處椰子樹茂盛的綠洲和列柱街道。這個沙漠中的遺蹟，自十七世紀末開始受到歐洲商人、旅行家的注意，有些人還將當時所見的情景描繪下來，一七五三年來訪的伍德等人就是其中之一。與當時的描繪作一比較，可以發現塔墓已經傾圮，更增幾分廢墟之感。

218・219 **塔墓** 圖218是建於一○三年帶有地下式石室的埃拉哈貝塔墓。致力於建造納波神殿的埃拉哈貝是巴美拉的權貴。塔墓的若干崩壞部分已經修復，現在還可攀登到屋頂上。各層都備有棺槨，圖221是第一層的內部。自古以來，西亞人已孕育出用磚塊和石頭建造高建築的技術；塔墓也是這種技術下的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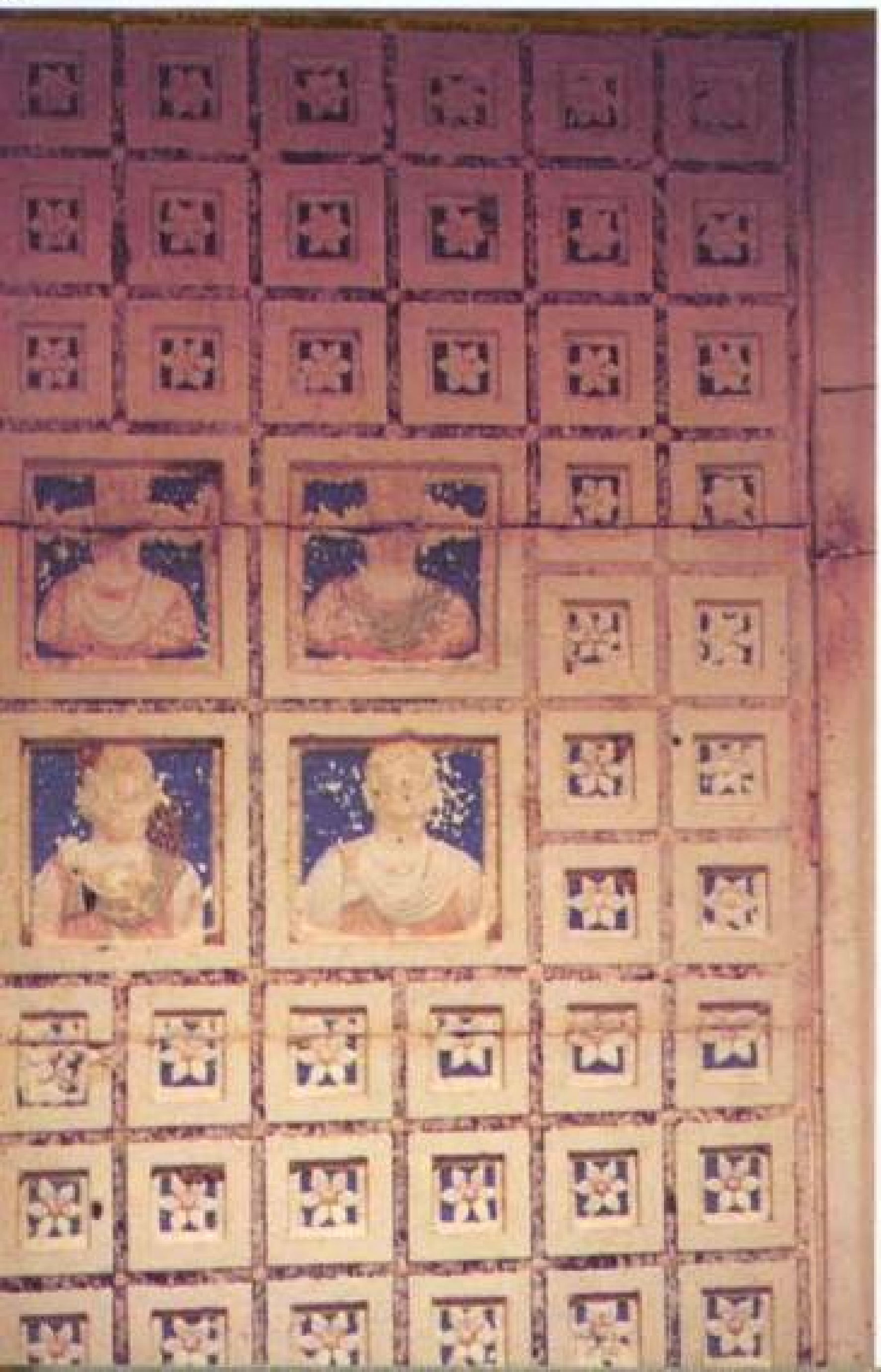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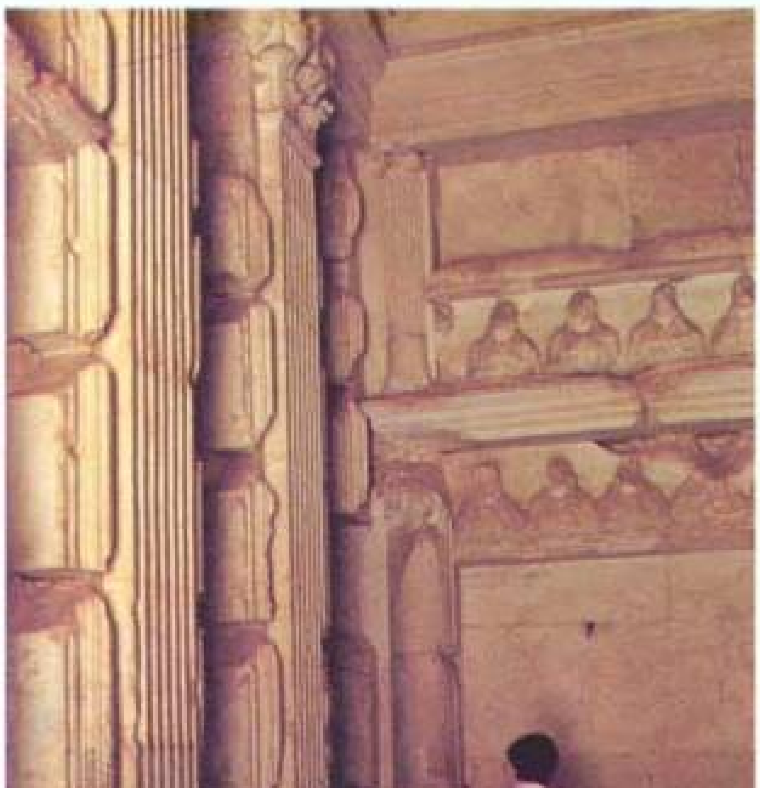


218

220

222





221

221　埃拉哈貝塔墓內部　地下室墓和塔墓都是爲了埋葬整個家族而建的，裡面有安置石棺的棚架，所有棚架的正面都用死者的浮雕封住。埃拉哈貝塔墓的第一層，頂上有壁畫，各棺架內有仿照蔓藤花紋柱頭的石柱，一切都是爲了將這兒設計成死者的長眠之所。

223

224

220 **雅爾海地下式墓正面墓室的內牆**　走下通往地下墓室的階梯，是仿照住家的前廳，經過正門，再下八、九個石階即可到墓室。這是墓門正面墓室的內牆。在類似佛龕的兩柱中間下方擺置著橫臥的家族雕像，龕的後頭有可以容納三～四個棺的槨，從墓門到內牆的距離相當長，但是在大馬士革博物館的地下室復原後，這段距離已縮短了。高三百七十八公分、寬四百二十四公分。石灰岩：二～三世紀。

223・224 **雅爾海地下式墓西側墓室**　雅爾海墓的墓室分為二部分，一是在左右十列柱間各設有五個棺台的中央部分，一是入口附近伸向東西的房間，停棺的位子大約有一百五十個。與中央部分的墓室相較，東西的墓室較小，西邊的墓室整個被移到大馬士革博物館加以復原。圖223是正面，圖224是側面。為了能像抽屜一般的將石棺推入，在每一個死者的浮雕像後面都鋪有軌道。正面內牆中央的龕中，擺放著橫臥的家族石雕。

由於這種墓室的復原，使人對於死者像的用途，墓室的規模，構造都能一目瞭然，的確是理想的陳列方法。由於並非將每個雕刻作品單獨陳列，所以必能讓觀眾獲得整體性的瞭解。

222 **埃拉哈貝塔墓的墓頂壁畫**　這是圖218的第一層部分。用科林斯式柱頭支起的項欄，方格式繪畫，繪上六邊的花紋和死者像；白底鮮藍的配色極為精巧，與柱頭的雕刻構成了死者的長眠場所，可見當時巴美拉權貴的豪奢。埃拉哈貝塔墓造於一〇三年，直到二七三年遭到羅馬人破壞之前，一直都在收埋屍體。

死者的像

以死者生前的形像來裝飾墓室或石棺的作法，是很自然的現象，從古代阿革邁尼德王朝波斯諸王的墓，希臘或義大利的伊突利亞文化(Etruscan culture)中都可以看到這種情形。西亞在紀元後的希臘化時代，更盛行以繪畫或雕刻製作死者的像。除了仿造死者生前形態的作品外，可能也有一些是使用事先做好的成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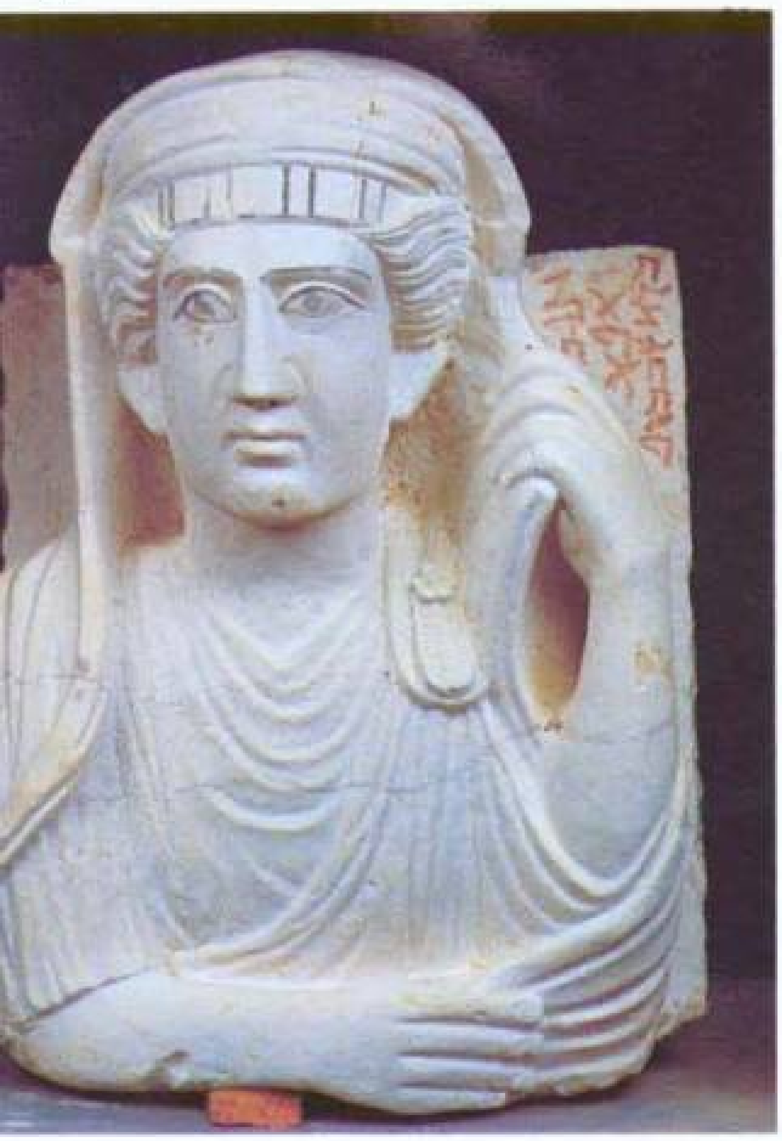
226 **神職人員的頭像** 這是巴美拉墳墓出土的男子頭像，原來很可能是剖胸部的半身像或全身像，戴著飾有月桂樹的筒形高冠，顯示生前是位神職人員。高三十一公分，約和真人一般大小。二世紀末。

225 鮑拉毛拉雅夫妻像　由泰伊(Tay)家所造地下式墓中出土的浮雕。表現出鮑拉毛拉雅夫婦持杯橫臥在軟墊上的情景。服裝和身上的裝飾品都非常寫實，多角形帶腳的箱子或許裝滿了財寶，可以想像其生活的富足。石灰岩，高五三．五公分、寬八五．一公分。巴美拉出土。二世紀。

227 懷抱嬰兒的婦女像　巴美拉的墓室雕刻，除了表現整個家族或夫妻的雕像之外，也有在個人石棺前面飾以個人像的例子。圖中的雕像就是屬於後者，但是技法生硬，缺乏個性。可能是要表現拋下幼兒而死亡的婦人的心情，可惜並沒有充分表達出這種感覺。石灰岩，高五十五公分，寬四十公分。二世紀末。

228 家族宴樂圖　這是表現馬可(Mark)家族酒宴情景的墓室雕刻，男人橫臥在長椅上，或依靠著軟墊，手持飾有方塊形圖紋的酒杯，杯中或許盛著葡萄酒吧！這是將過去美好的回憶留在墓室的雕刻上，埋葬在墓室內的四位男女像都雕刻在下面。墓中也發現中國的絲綢。巴美拉出土，高二百零一公分，寬二百零三公分。三世紀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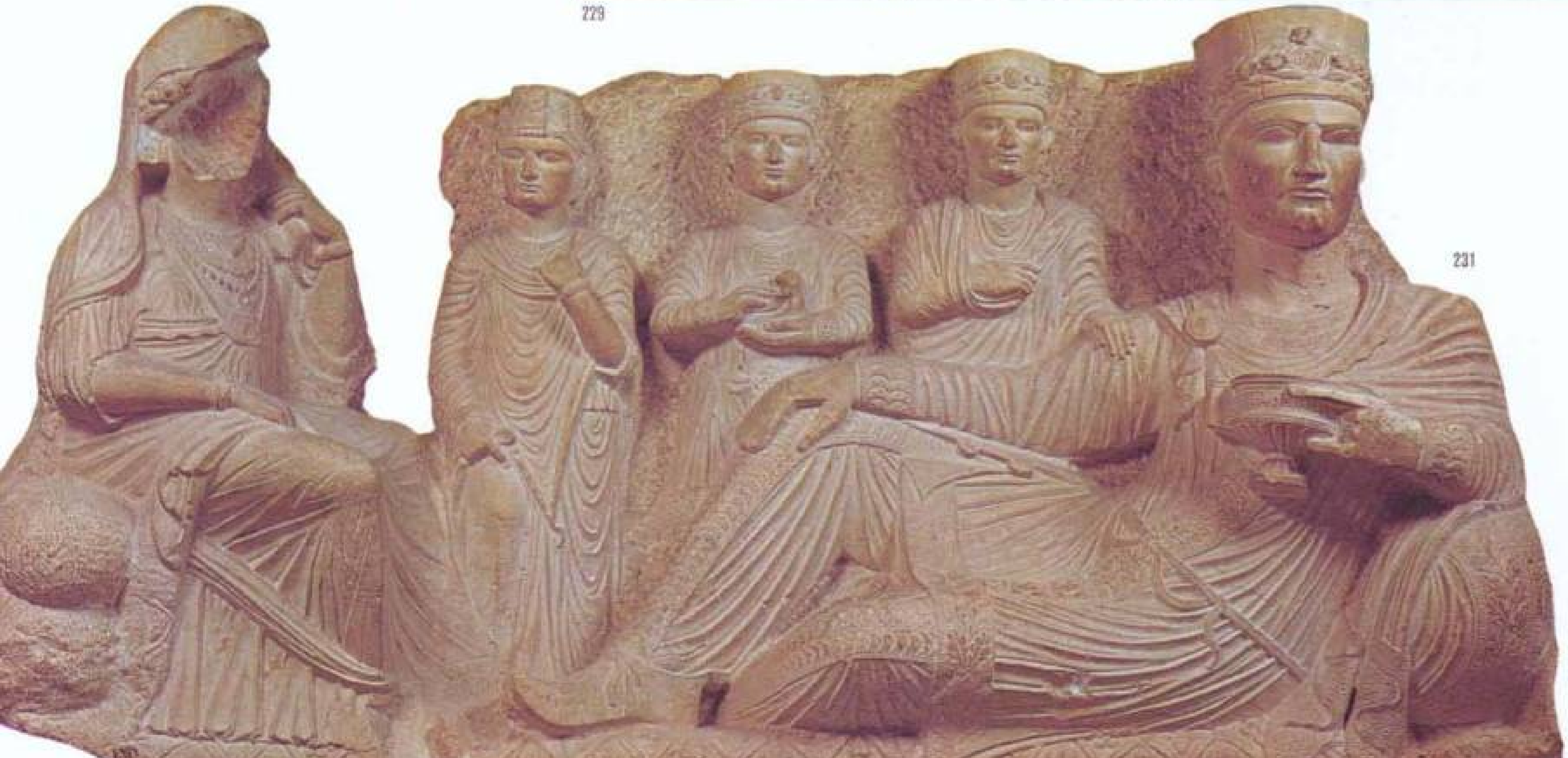
230



229

229　婦人浮雕像　除了神像外，將英雄和偉人的丰采作成雕像，使之永垂不朽的西亞風俗，到了羅馬時期更是顯著。以貨幣來說，希臘時期刻的都是神像或事物，到了羅馬時期，在西亞卻逐漸變成帝王、君主的雕像。希臘化時期死者之像的流行，與這種風尚似乎不無關聯。二世紀末。

231　家族的浮雕像　這是橫臥在長椅和蓆墊的家長及家族群像。看到這種雕像，令人想到西元前六世紀到二、三世紀在義大利伊突利亞（Etruria）的石棺或陶棺。此處除了棺蓋上有死者像外，還表現了主人或夫婦生前橫躺在長椅上的情景。這種伊突利亞風格，給予羅馬，甚至希臘化時代的西亞很大的影響。二世紀。



231

232

230 **婦人浮雕像**　不管是塔墓或地下式墓，內部都是仿照住家的形式，可以隨意進出。或許是爲了讓活人到墓中追思死者，所以希臘化時期的西亞，盛行製作死者的像。希臘各地的墓碑上也有各類浮雕，但是大都是雕刻悼念死者的家屬像。這種風尚可能是受到繼希臘而興起的羅馬文化很大的影響。石灰岩；高五十一公分。二世紀中葉。

232 **橫臥在蓆墊上的婦人浮雕像**　這是橫臥在蓆墊上的死者像，四周都是類似油畫畫框的裝飾，右手持杯有侍者斟酒。有了框飾，所以顯得小巧可愛。衣服、鞋子都雕刻得非常精細；這些細緻的雕飾就是瞭解當時服飾、花紋的貴重資料。石炭岩；高五十五公分，寬九十二公分。二世紀前半。

233 **夫婦浮雕像**　諾爾貝家地下式墓出土的夫婦浮雕像。男子的右手持長袍，女子右手握著面紗，左手則拿著水果或其他物品，這是巴美拉死者之像常見的形式。這個浮雕不論男女，都缺乏個性的表現。石灰岩；高五十二公分。二世紀。

234

233

234 **男子浮雕像**　將死者像裝飾在墓前的風氣盛行於希臘化時代的敍利亞，並且依地域而各具特色。羅馬勢力下的門比奇(Mambij）則刻上希臘銘文，奧斯羅埃納(Osrhoene)王國的埃得沙（Edessa　，今之烏爾法(Urfa)則以鑲嵌的方式在地面拼出死者像，然後寫上亞拉米文字(Aramaic，爲閃族語系，約於西元前三世紀後演變爲敍利亞，巴勒斯坦以及美索不達米亞語。）或許爲了反抗羅馬，巴美拉的浮雕上刻的是亞拉米銘文。石灰岩。

絲綢與葡萄形蔓草花紋

235　**中國的絲**　巴美拉古墓除了織有錢紋、饕餮紋的絲與山岳紋和騎馬紋的絲等中國漢代織錦出土外，還發現繡有中國特有的圖案——鳳凰的刺繡。藉著這些文物，經過絲路而將東方產物運到此處的隊商活動似乎又清晰地浮現在眼前。這塊紅色的絲綢衣料是在放射狀的小蓓蕾中，繡上菊花般的植物圖紋。顏色仍然保存著原有的鮮麗。一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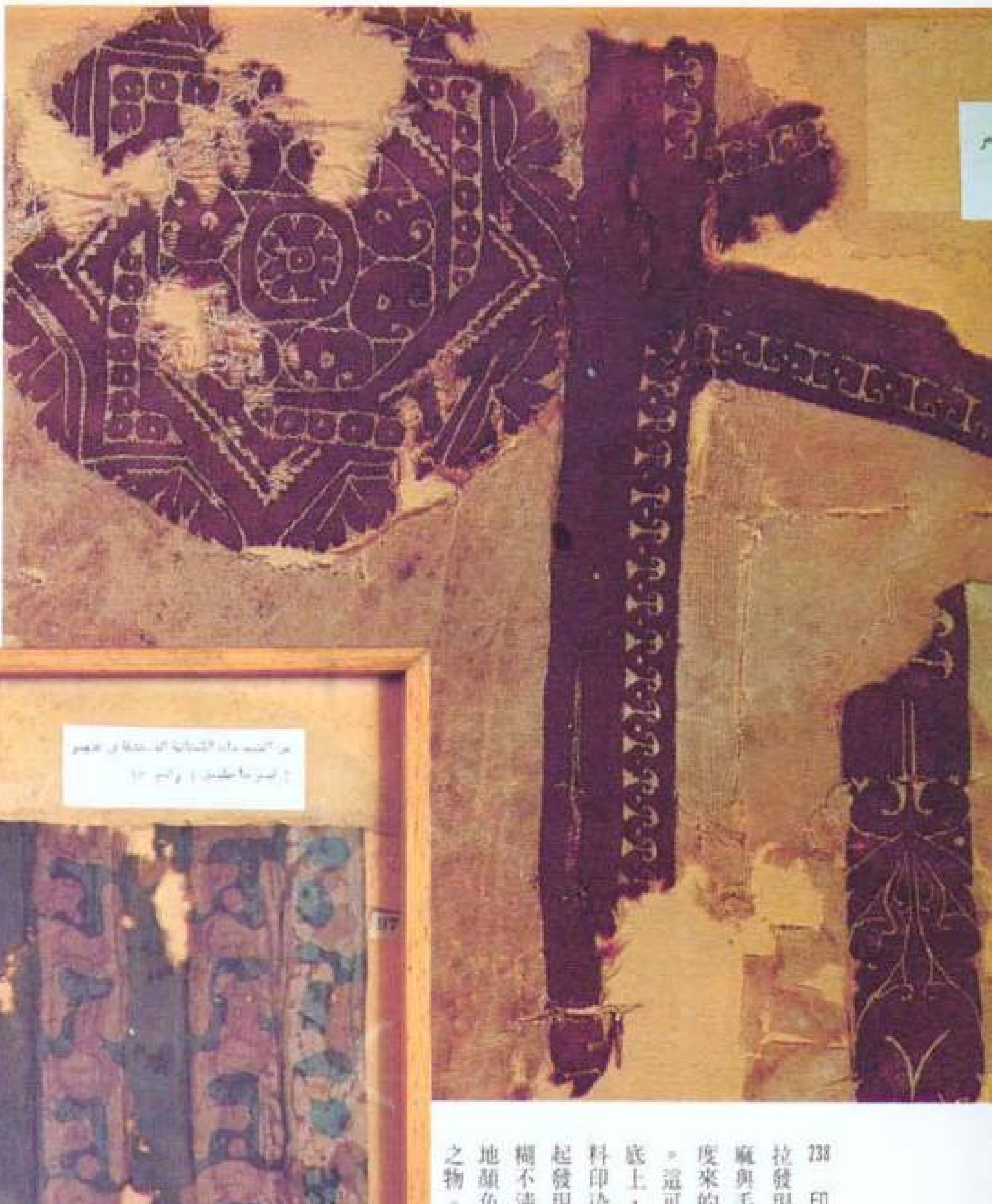
237　**亞麻布汗衫**　埃拉哈貝塔墓出土，是亞麻布汗衫的一部分。有如花瓣的花紋周圍，配上組合成的方形圖紋，可能是位於胸部或肩膀中央，這就是所謂「貫頭衣」形式的衣服。分開成V字形的部分就是衣襟。實物長二三・五公分、寬三十公分。一世紀。

235

對於一向喜歡使用連續花紋的希臘化時代的工匠來說，葡萄爬藤不但是最理想的題材，而且也是出產葡萄酒原料的聖樹。

葡萄形蔓草花紋隨著希臘化文化的東傳而傳到中國，成爲六朝、唐代中國器物的裝飾花紋。同時漢代的中國絲綢也由同一條路西傳，成爲產生花緞布(Damask)、「波斯織錦」的原動力。

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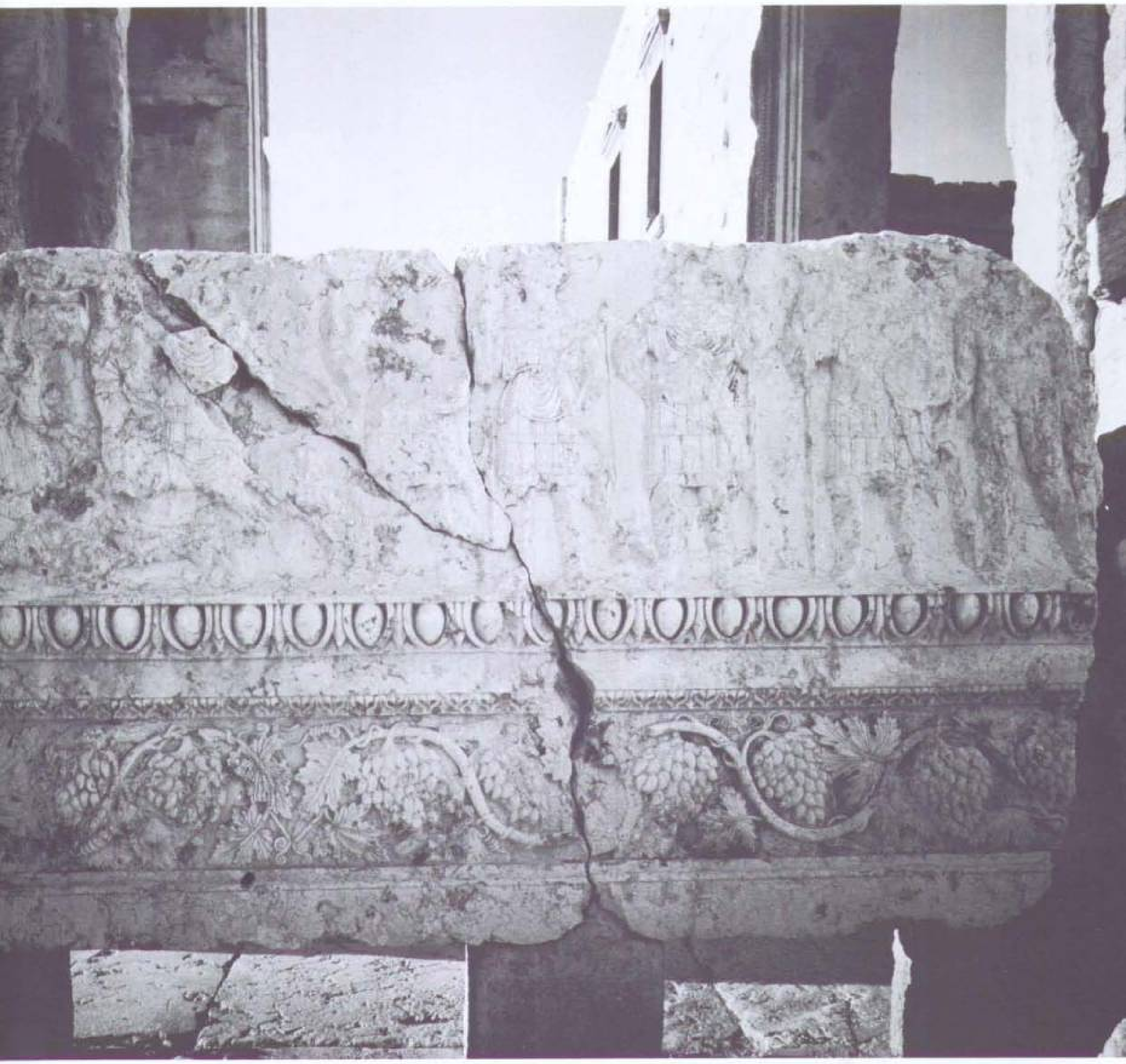
237

236 敍利亞的毛織品 從一個可能是二世紀前半所造的塔墓中出土。以素雅的線織出細緻的花紋。在直條紋部分，採取一種使顏色由濃漸淡的巧妙技術。以中國爲主的東亞織布機都屬於水平機，但是西亞自古以來就是直（立）機，這可能也是直機所織出來的。隨著絲綢的傳來，西亞人也開始使用直機織錦。唐朝時這種織錦開始輸入中國。一世紀。

238

238 印染的織布 在乾燥的巴美拉發現很多死者的衣服。質料有麻與毛織品，中國傳來的絲，印度來的棉織物等，種類非常豐富。這可能是在敍利亞所產的麻布底上，利用至今仍有名的植物染料印染的染織布料。與木乃伊一起發現時，花紋因爲受污染而模糊不清，但是洗掉污垢之後，質地顏色却都恢復了原狀。一世紀之物。

239



240 浮雕駱駝的石板　巴美拉由於駱駝隊商往來頻繁而日趨繁榮，所以在建築上盛行以背負貨物的駱駝爲裝飾圖案。這些隊商將中國的絲綢帶到西亞，又把當地的玻璃器帶到中國和日本。這不單是一件裝飾，而且是一幅深具歷史意義的構圖。石灰岩；二世紀。

240

239　貝爾神殿的山形牆雕刻　這是巴美拉貝爾神殿大殿周圍列柱迴廊正面山形牆上的浮雕，在葡萄蔓草花紋帶的上緣，刻有可能是戰鬥場面的戰車和騎馬像，左邊是守護勝利的諸神像。左端的裸者是海神海格力士，其中還刻著大概是亞達加底斯或女戰神納奈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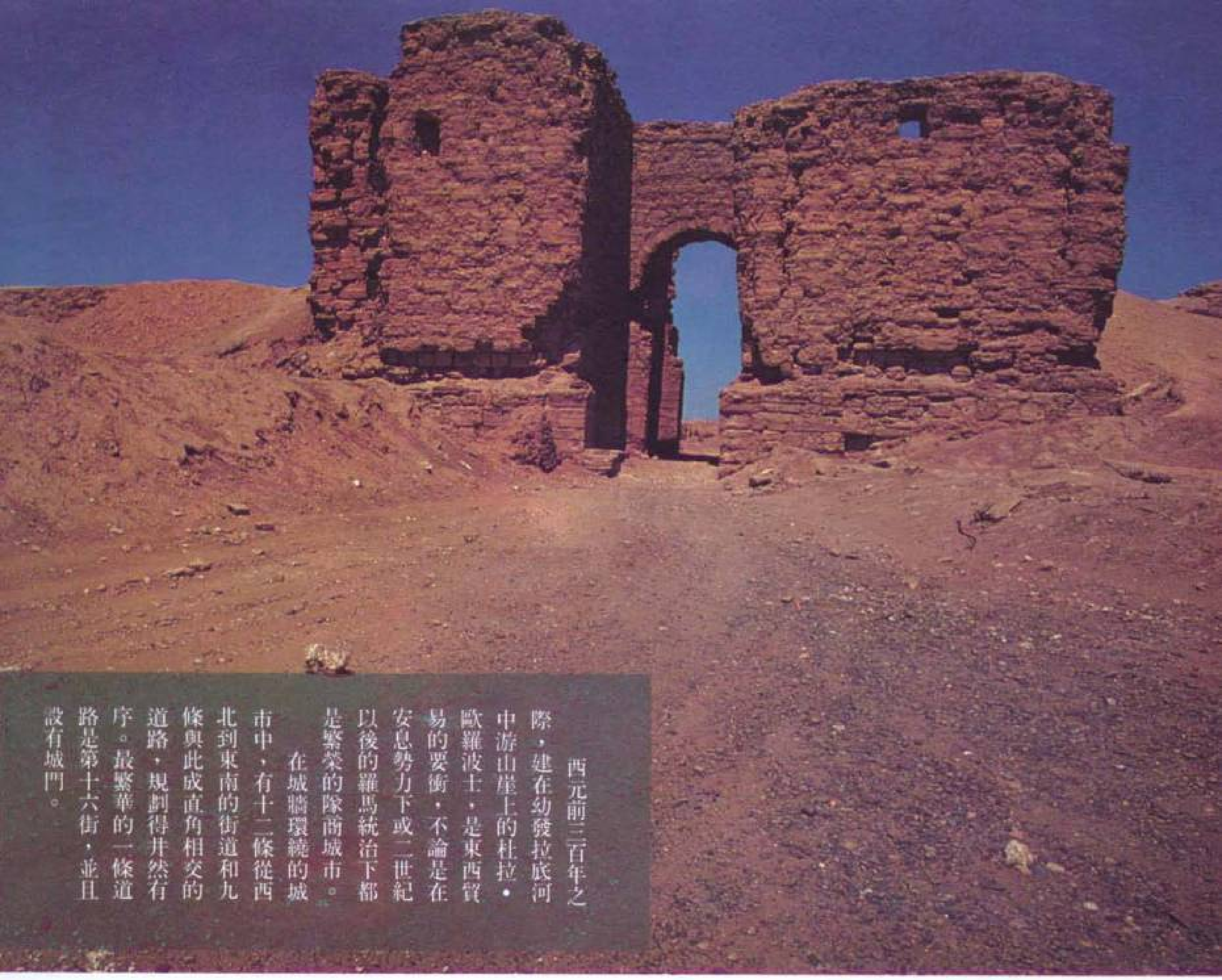
243　葡萄形蔓草花紋的裝飾板　貝爾神殿於西元前一世紀開始建造，費時頗久方始竣工，其間經過數次改建。這個葡萄形花紋的石灰岩裝飾板，從地表下十公尺處出土，可能是貝爾神殿創建時的裝飾板。以一條葡萄藤為界，葉與果實相對延伸，構圖較為單調。或許這就是巴美拉古式葡萄形蔓草花紋的特色。

241・242　葡萄形蔓草花紋浮雕
是西元前一世紀末期到西元一世紀的遺物。與貝爾神殿的初期蔓草花紋相比，蔓草的轉折連續，葉與果實的表現都頗寫實，已大有進步。葡萄因為具有強靭的生命力以及可以製葡萄酒，因此自古以來西亞人就把它當神聖的圖案。希臘化時期也曾盛行，因時代而有各種不同的表現。貝爾神殿山形牆的底部，有馬、鳥和天使交雜的蔓草花紋；但是在巴美拉卻看不到配上鳥獸的葡萄形蔓草花紋。東羅馬・回教時代初期這種圖紋非常流行，中國隋唐時代的「海獸葡萄鏡」即其一例。

243

241

242



西元前三百年之際，建在幼發拉底河中游山崖上的杜拉・歐羅波士，是東西貿易的要衝，不論是在安息勢力下或二世紀以後的羅馬統治下都是繁榮的隊商城市。

在城牆環繞的城市中，有十二條從西北到東南的街道和九條與此成直角相交的道路，規劃得井然有序。最繁華的一條道路是第十六街，並且設有城門。

杜拉・歐羅波士昔日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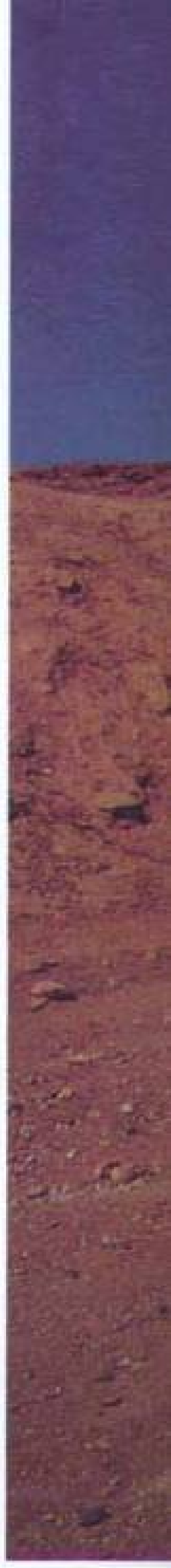
245 杜拉・歐羅波士遺蹟　這個商業城市不但種族複雜，而且各街道上都建有宗教寺院。靠西側城牆所建的猶太教會堂也是其中之一，最繁華的十六街北邊中央是市中心，建有市場。

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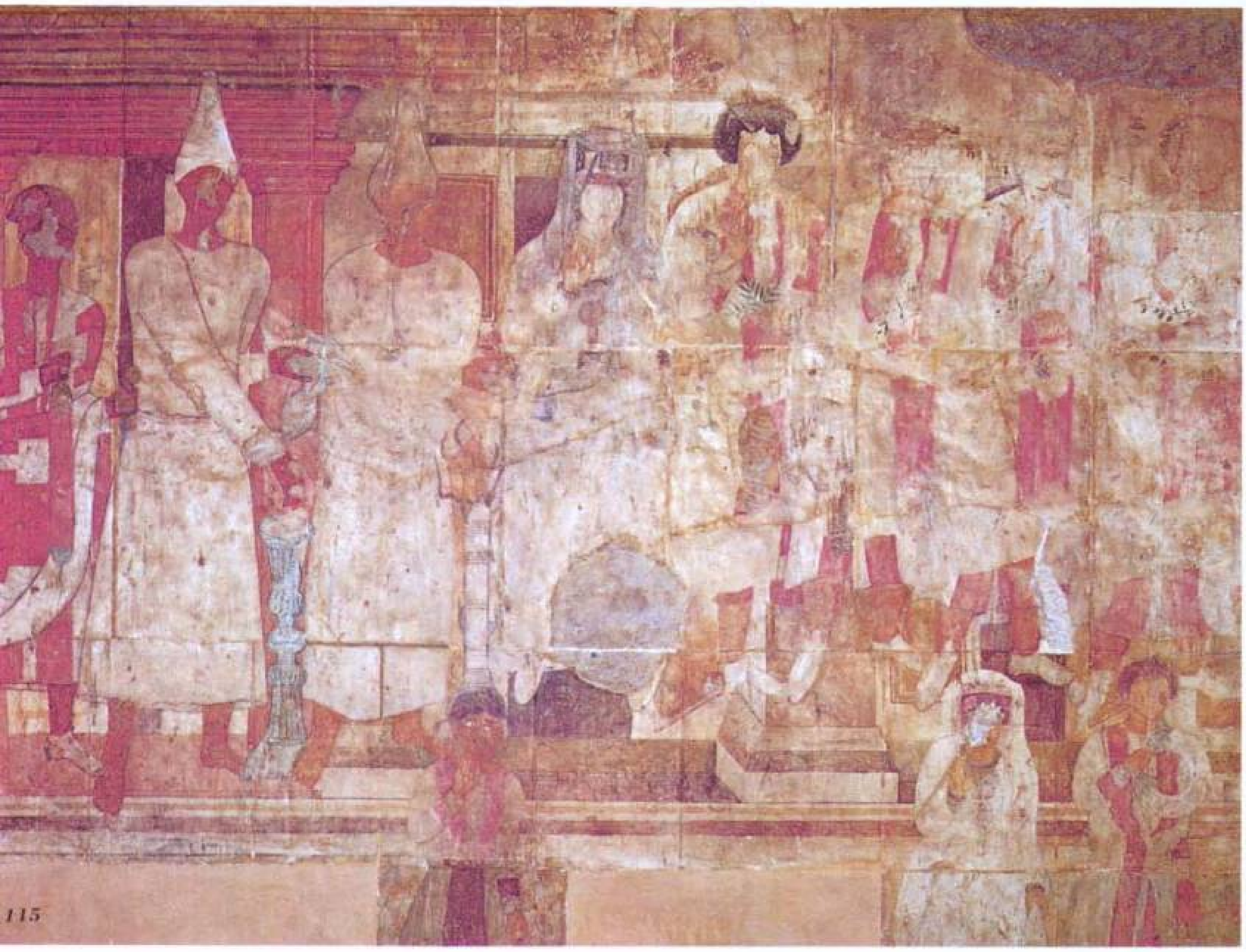
244 巴美拉門　位於杜拉•歐羅波士的繁華街道的西邊城門。左右各分兩室，成爲塔狀。在二塔之間的通路上，設有三道門。這是在幼發拉底河的背面，門朝著遙遠的巴美拉，稱爲巴美拉門。城門通路的壁上刻有銘文，因爲崩壞已不可辨。絲路繁榮時期，這就是駱駝隊商往來經過之門吧！

246 勝利女神尼凱　除了在壁上隨手塗寫的線刻圖案外，伊朗高原東部的庫伊法甲和其他地方雖曾發現若干的作品，但是這些資料仍不足以瞭解古代安息的繪畫。比較起來，杜拉•歐羅波士則有科農家族的祭儀圖、猶太教會堂壁畫等豐富的資料。這幅描繪在西北部神殿內小祠堂中的壁畫即是其中之一；畫中是手持花環和椰子葉，祝福勝利的有翼天神。二世紀。

247 科農及其家族的祭儀　描繪希臘商人的科農及其家族、與祭司舉行祭儀的情景。雖然是希臘人，服裝卻具有波斯風味，人物都是採正面的姿態。與強調正面特性的安息人物雕刻如出一轍，是瞭解安息繪畫的貴重資料。現已完全復原，陳列在大馬士革博物館。一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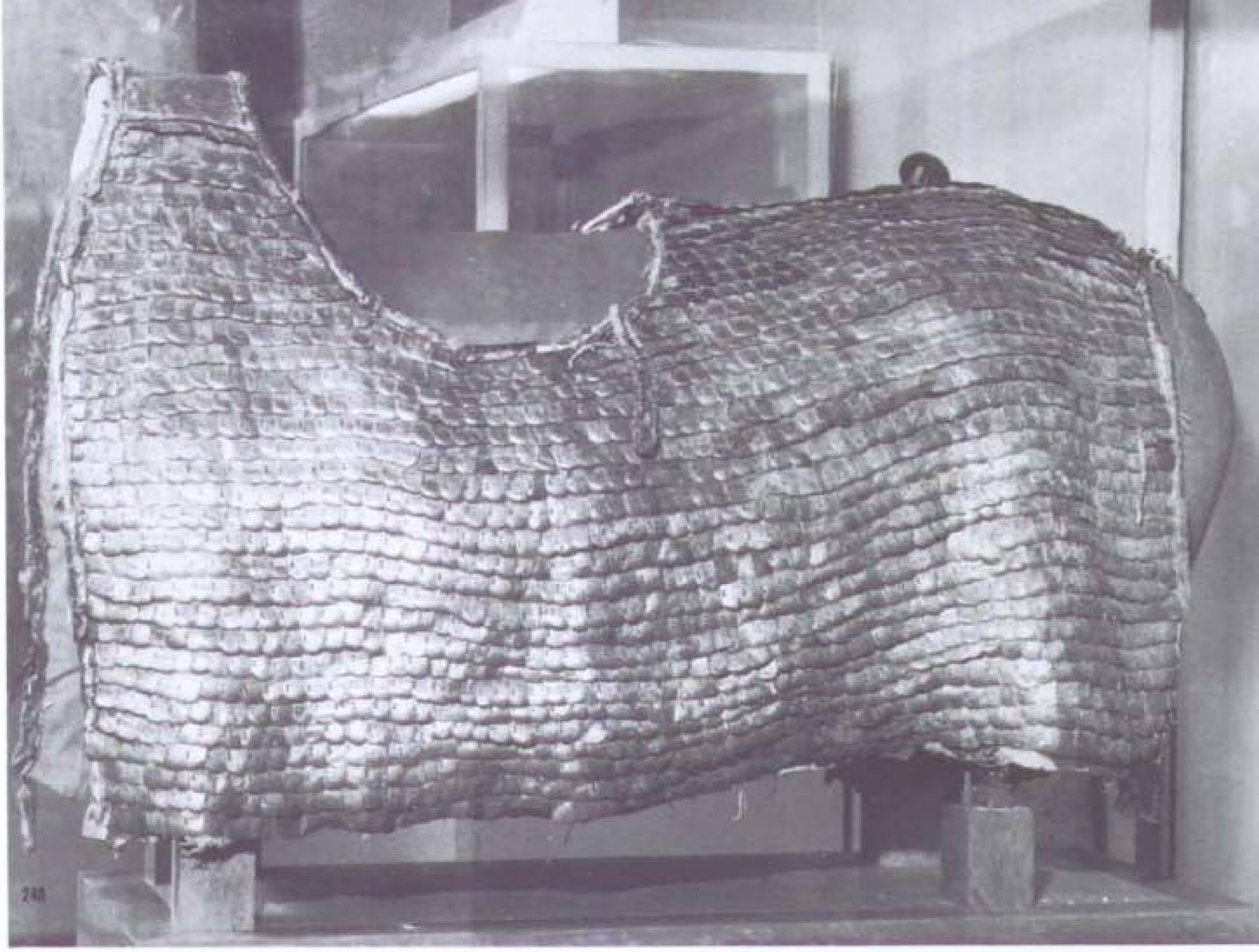
244



247

248 銅製馬鎧　遺物中很難發現像馬具這類用有機質材料製成的物品，而在乾燥的地方卻時有出土。這具馬鎧相當完整，是瞭解常出現在雕刻和繪畫中的，當時馬具實際情形的最佳資料。披上馬鎧，使用長槍和盾牌的騎馬戰鬥方式，與南俄地方西徐亞民族（Scythians）的騎馬戰法不同，而與中世紀歐洲的騎士戰鬥一樣，都是在馬匹上加上各種的裝備。二世紀。

250 阿弗拉得神浮雕　身穿羅馬式銅鎧，手持錫杖的阿弗拉得神，站在二頭獅子之上。站在動物背上的神像，亦見於巴美拉雕刻，盛行於希臘化時代的西亞。安那托力亞高原的西台神像自古就有這種表現方式，或許也是這種技巧的承續。神前有一個捧著香的祭司浮雕，上有希臘銘文。石灰岩；二世紀。



248

250

249

249 浮雕有騎馬像的奉獻石板　騎士的腰間佩帶箭筒與弓袋。西徐亞的弓箭則收進一個可容納這二種東西的「哥利托斯」（gorytus）袋中。從紀元前後起，西亞已由西徐亞式的輕裝騎兵戰改變成重裝騎馬戰，弓箭的攜帶法也有改變。這種戰法於唐代傳到中國後，中國把長筒狀的箭袋稱為胡簶，意為西方民族（波斯式）的箭筒。二世紀。

251 巴美拉遺蹟全景　從西北部眺望「埃弗卡泉」方向。

巴美拉的盛衰

做爲絲路驛站的隊商城市

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巴美拉

綠洲城市　在荒涼的敍利亞沙漠正中央，有一個叫達特莫爾（Tadmor）的綠洲城市——巴美拉（圖251）。當西方羅馬和遠東中國交流頻繁的時期，因爲中國絲綢不斷從東西交易的孔道流入西方，因此德國的地理學者將此通道稱爲絲路，而達特莫爾就位在絲路上。

對橫越沙漠的隊商來說，綠洲即是獲得飲水的轉運站。「達特莫爾」在阿拉伯語是「椰棗茂盛的土地」之意；絲綢貿易興盛時，羅馬人稱之爲「巴美拉」，即椰棗豐富的綠洲之意。這裏的景致恰如名稱所示，是個泉水豐富、椰棗茂盛，適合隊商休息的驛站。由於敍利亞沙漠的中央，缺乏這種環境，因此來自四方的隊商都集中在此。就像本書第一二二～一二四頁所介紹的，從這個羅馬時代的遺蹟發現了中國的絲綢，證明這裡就是歷史上曾經繁榮一時的絲路驛站。

東西交易的興盛與隊商城市　這個沙漠中綠洲城市究竟繁榮於何時，尚待考證；但是，從附近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洞窟遺蹟和初期農耕的文物，可以知道這裡很早就有人居住。今天發掘出土的建築遺存，都是西元前二～二世紀到西元後三世紀間，東西方交流透過「絲路」而達於鼎盛時期所留下的。

經過歷史學家的研究，連結地中海世界和遠東的東西文化交流史，不但時有盛衰，而且途徑也不盡相同。有穿過歐亞草原的路線，有連接中亞的路線，以及橫渡南洋、印度洋的路線等。據說中國漢代奉武帝之命，而出使中亞作披荊斬棘之旅的張騫，到達當時建國於印度西北的大夏時，發現中國西南部四川的產物（如紡織品等）也經由緬甸、印度流傳到這裡，而甚感驚訝。

因爲東西文化交流可經由南亞這條路線，所以巴美拉出土的絲綢，也可能是從這條路線帶來的。另外，尚有橫渡印度洋的航路、或在波斯灣上岸、或者再從阿拉伯海通達紅海。一世紀時由無名氏所撰的「埃留杜拉海遊記」就是記載後一航線的東西交易情形。

總之，巴美拉出土的大量中國絲綢，反映出東西交易的興盛；絲綢交易數量的多寡和種類，也顯示了該地的繁榮。

閃族向東方擴展　活躍於敍利亞的閃族或定居於沙漠的綠洲，或定居於地中海沿岸，各有不同的發展方向。但是，他們都一樣從事商業活動，足跡

253

252

253　貝爾神殿　巴美拉城的起點。西元前一世紀建。

252　綠洲景觀　椰棗林是泉水豐沛的象徵。

遠至各地。地中海沿岸的人們乘船出海，遠至北非建立殖民城市。其後以迦太基 (Carthage)（158～162頁）爲中心和羅馬爭奪地中海霸權的腓尼基人的活動，即爲顯著的例子。此外，掌握紅海到地中海的交易路線而繁榮的納巴底亞王國，建都於皮特拉，從繁榮的情況可以推斷紀元前後閃族在貿易上活躍的程度。

　這個富有進取心的民族在波斯（阿革邁尼德王朝）統一西亞，完成帝國霸業與建立完善交通網後，便開始以隊商的形態向東方擴展。因此，亞拉米語及其字母，也普及東亞各地。這可說是他們向東方伸展所留下的足迹。其後阿革邁尼德王朝的波斯，因興起於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C.）的東征而崩潰，從地中海直抵印度的西亞世界，都收入亞歷山大的版圖中，但是亞歷山大死後，這片廣大的土地都紛紛獨立。

　在東方，大夏獨立；接著伊朗東北部亞爾沙克斯王朝興起，統一伊朗高原，採取向美索不達米亞擴展的態勢；在西方，希臘建立了馬其頓王國，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國；西亞則以敍利亞爲中心建立了塞流卡斯王國。巴美拉即在塞流卡斯王國的勢力之下。但是，塞流卡斯王朝經常受到來自東方的波斯（安息）亞爾沙克斯王朝所侵擾，安提奧克斯七世（Antiochus Ⅶ 159～129 B.C.)和安息軍交戰戰敗身亡，更由於來自西方的羅馬帝國壓力，而在西元前六十五年滅亡。

羅馬皇帝圖拉眞的統治　敍利亞地方，位於東方波斯勢力與西方羅馬勢力的中間，成爲兩大勢力的緩衝地區。但是，東西貿易並不因此而衰退，以地中海爲中心的羅馬帝國成立後，對東方商品的需求反而更爲殷切，因此西亞隊商路線上的城市日益繁榮。最具代表的即是納巴底亞王國的皮特拉。

　羅馬當然不會放過這種交易利益，西元一○六年，羅馬的圖拉眞皇帝攻下建在峽谷深處形勢顯要的皮特拉，由此控制了東西貿易；巴美拉也受到圖拉眞皇帝的統治。但是，皮特拉陷落後，經過皮特拉的貿易卻大爲衰退，由巴美拉取代成爲西亞東西貿易的中心，而迅速繁榮起來。

達特莫爾的巴美拉遺蹟

巴美拉遺蹟的中心街道　三世紀初建造的凱旋門（圖202、204），大約位於巴美拉遺蹟的中心，由此向西北延伸的是一條穿過市中心的大道，兩側有公共浴室、圓形劇場（圖205）、市場，以及中央有四支柱的四面門（圖254）圓環。

　中央街道上又有數條整齊的横向道路，在城市的西北端左轉，可以到達羅馬軍隊指揮部，城市的周圍則有防禦外敵入侵的半圓形城牆，這是城市的界限。長徑約有二公里，中央街道的東邊起點則建有供奉貝爾神的大神殿（圖208、253）。

引水道的遺蹟和列柱的擺置　在達特莫爾，現在可以看到羅馬留下來的「埃弗卡」泉，以及以其他泉水爲中心的茂盛椰棗林等綠洲景觀；但是，沙漠畢竟是個荒涼的地方。這種情形古今皆同，這個荒涼自然環境中的城市完全是人工建造起來的。

　要定居就必須先有完善的引水道才行。兩側有列柱的街道是以石塊鋪成，在鋪石的內側到處都可看到往昔引水道配管的痕迹。整齊街道兩旁配有列柱，街道也是城市建築的一部分；在列柱中段突出部分有亞拉米語的銘文刻記。這些突出部分本來是用來安置國王雕像、或守護神雕像的，但是這些雕像大多已經不見了。這與列柱街道是以供奉貝爾神的大神殿爲起點一事不無關係。城市本身也是以這個神殿爲中心而設計的。

哈德良皇帝施政的遺蹟　設在城市中心的市場，充分的顯示出巴美拉隊商城市的特性。其中有一個地方刻有用亞拉米語和希臘語寫成的關稅法條文。圖拉眞皇帝統治巴美拉後，哈德良(Hadrian,76～138，在位117～138）皇帝曾於一二九年到此整修街道、神殿，使巴美拉市街爲之面目一新。一三七年，羅馬將巴美拉居民組成駱駝兵團，擔負戰鬥任務，並制定前述的關稅法來管理通

254　四面門　大列柱的中央部分，也稱爲齊諾琵亞神殿。

255　貝爾神殿大殿的頂棚裝飾　華麗的蔓藤花紋大理石雕刻。

256　巴爾夏明小神殿　供奉豐穰之神巴爾夏明。

闕稅收等。條件則是給予巴美拉相當的自治權。

哈德良大帝施行這些政策時，巴美拉已有類似今日所留下來的城市規模，但是這也不是短時間內造成的。

墓地與大神殿

在巴美拉的西部丘陵地帶，已經發現有屋形墓、地下式洞室墓、塔墓（圖218、219）等將整個家族埋葬在同一處的建築遺存（圖216～224、258），這些都是造於西元一至三世紀間。而且在東北也發現巴美拉早期的墓地。可能是規劃完整之城市建設完成前的埋葬地。供奉貝爾神的大神殿起源應可上溯到紀元前，而在一世紀初已完成石砌的神殿。

這時期的銘文是用閃族本身的亞拉米文紀錄的，由此可見即使在羅馬的統治之下，民族意識仍然甚爲高昂，與地中海沿岸的希臘化城邦頗不相同。例如，敍利亞北部阿勒坡東北方有一個叫門比奇的城市，羅馬時代即稱「希拉玻里斯」，是個繁榮的宗教城市。最近在城市附近墳墓中也出土了與巴美拉墳墓中相同的死者雕像，卻幾乎都使用羅馬的字母文字，雕刻也具有羅馬風格。這與巴美拉出土，使用亞拉米銘文，並帶有特殊巴美拉風格的雕刻，成爲顯明的對比。

地下式洞室墓

散布在巴美拉西方墓地的塔墓或屋形墓中，最能表現當時人生活實況的是地下式墓。經過深入地下的「墓道」，打開緊閉的厚重石門，其內側則爲正面，左、右兩端有如長廊的隔間，各面都設有收容死者棺梆的擱棚，然後以刻有死者像的石蓋封住。

有的也像一世紀後半所見的「三兄弟墓」（圖216），在灰泥牆上繪上死者像、花鳥和天使像，將當時的繪畫留傳至今。三世紀地下式墓室裡也有描繪酒神戴奧尼索斯的，而這些地下式墓中最傑出的可能就是一〇八年所造，以後仍繼續埋葬死者的雅爾海墓（圖258）。這個墓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間被發掘出來，現在以西室、南室內牆爲中心，被遷移到大馬士革國立博物館的地下室中（圖220、223、224）。從西室內牆死者家族手持酒杯、橫臥在長椅上的景象，便可以知道巴美拉當時生活的豪奢。

259 **伊希達與雷克**　以正面方式表現的女神和狗都可以看出深受安息的影響。

257 亞拉米・巴美拉文字與希臘銘文

258 **雅爾海地下式墓正門**　該墓已復原於大馬士革博物館中。

埋入流沙之中的繁華

王中之王 奧泰納托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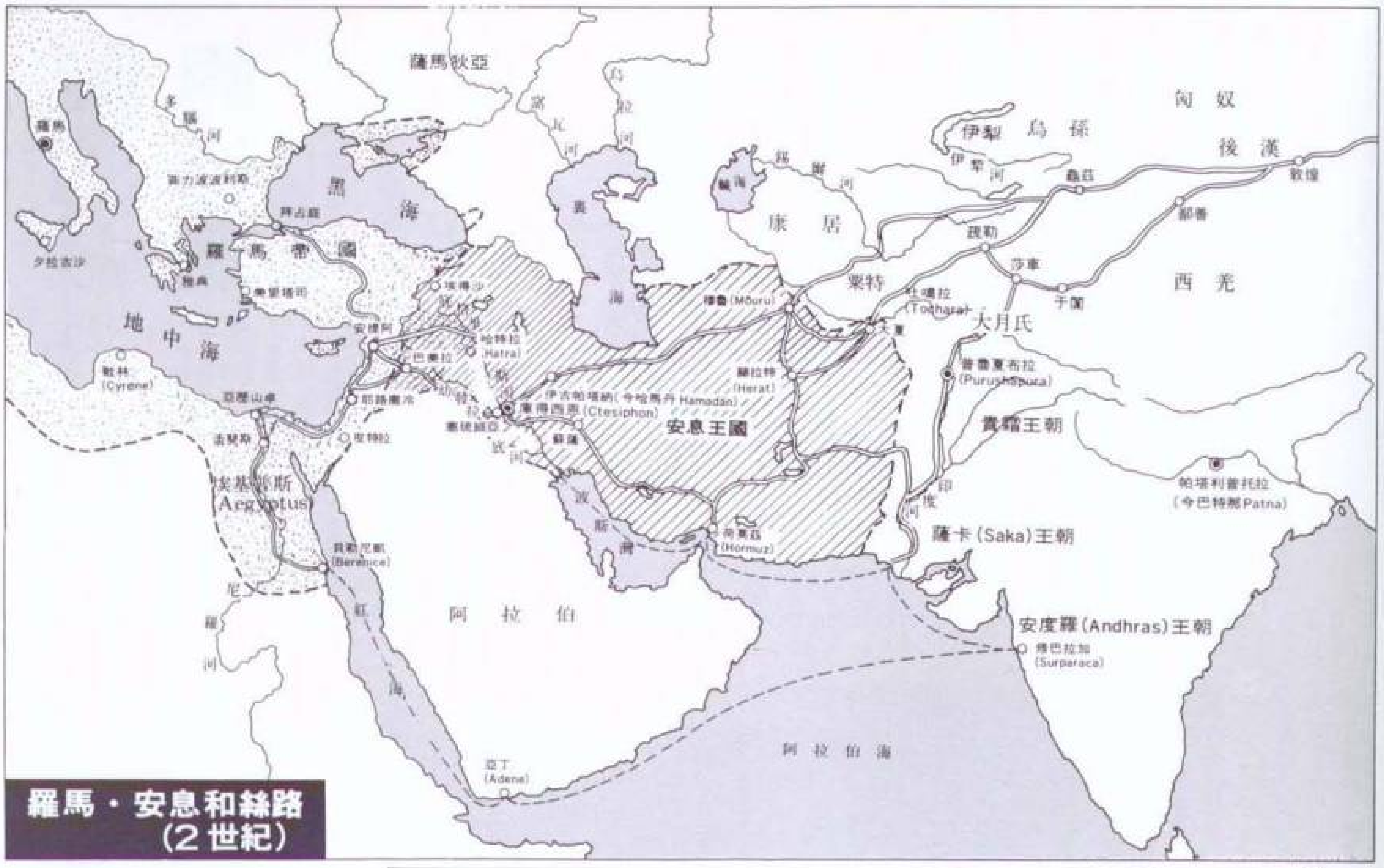
哈德良皇帝頒刻在市場上的關稅法中，雖然有巴美拉「元老」、「市民」的字樣，但是創造巴美拉繁榮的原住民族在政治上到底採取什麼樣的體制，則難以查證。或許，只是幾個有力氏族的代表被任命為「元老」。其中最有名的是三世紀中葉的塞布蒂繆斯・奧泰納托斯（Septimius Odaenathus,?～268)。而這個時候的東方正面臨政治上的一大轉變。

興起於伊朗東北部的安息勢力，被起於西南部法斯(Fars;Farsistan) 地方的薩珊王朝(Sassanid,226～642)所取代。薩珊王朝的第一位皇帝亞爾達錫爾一世(Ardashir I，在位224～241)滅了安息，他的繼承者夏布爾一世(Shāpūr I,?～272)，於二六〇年在幼發拉底河上游右岸的埃得沙附近，擊敗羅馬皇帝哈德良的軍隊，並俘虜了羅馬皇帝。這個新的波斯勢力取代安息，成為羅馬東方的一大威脅。

歐洲方面則有哥德人(Goth)入侵希臘和小亞細亞，羅馬也不能全力應付東方，因此任命奧泰納托斯為「元老」，而且兼巴美拉的總督，負責防衛波斯的侵略。奧泰納托斯並不是以總督名義，而是以西亞傳統的稱號「王中之王」自稱，入侵美索不達米亞，並在抵抗波斯的防禦戰中屢建奇功。

諸王之王 齊諾琵亞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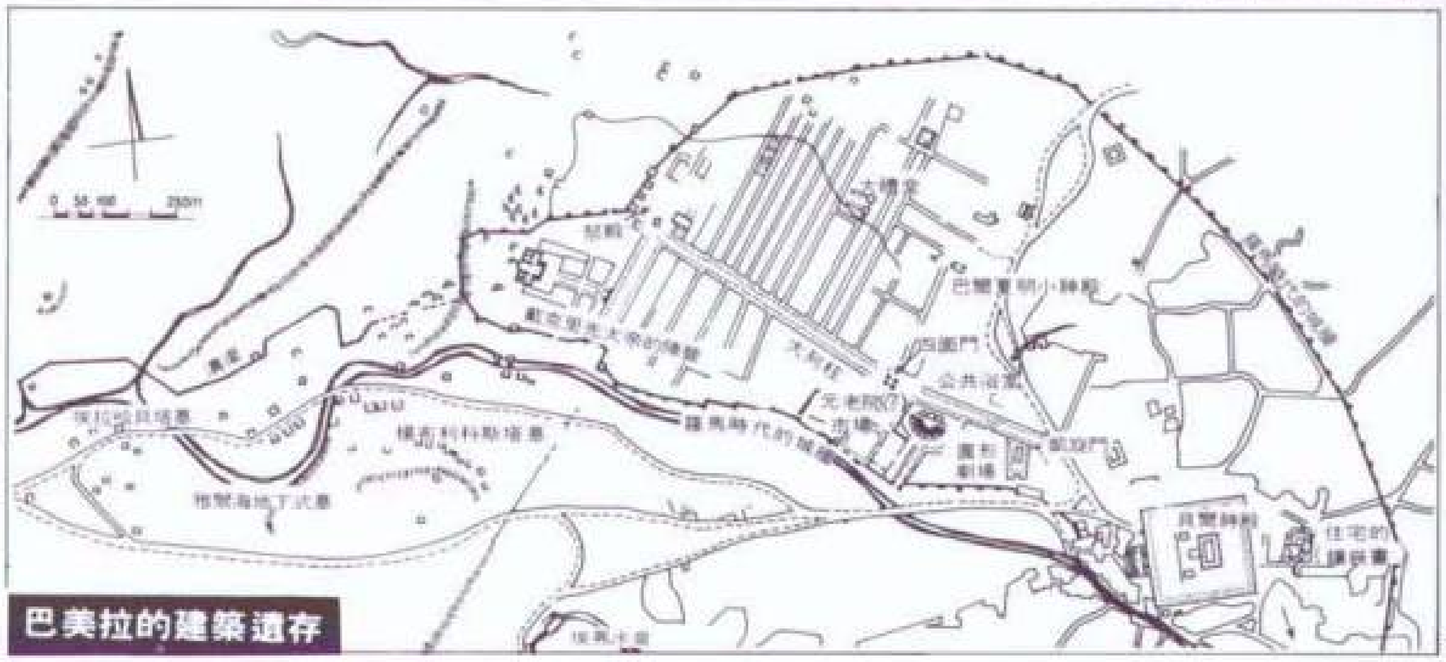
但是奧泰納托斯和兒子赫洛得斯(Herodes)同時遇害，實權移到他的妻子齊諾琵亞手中。齊諾琵亞(Zenobia)乘羅馬衰微，宣告獨立，攻擊伽利伊納皇帝(Gallienus，在位256～268)派遣的軍隊，並遠征埃及。埃及不但是東地中海地區的穀倉，而且也是可經紅海占領東西貿易的要地，齊諾琵亞女王此舉是想獨占波斯灣和紅海兩方面的貿易利益。齊諾琵亞也與她的丈夫一樣，想以「諸王之王」君臨西亞，並鑄造刻有自己肖像的貨幣，將巴美拉王國的勢力急速地由西亞向埃及擴張。



羅馬·安息和絲路（2世紀）

262　持鏡的婦人像　據說鏡子有驅邪的功用。陪葬品。

262



巴美拉的建築遺存

261

通往廢墟之路

齊諾琵亞女王將勢力推展至埃及的計劃，當然會觸怒羅馬皇帝奧理略（Aurelian;Lucius Domitius Aurelianus，在位 270～275），他在西方的戰爭告一段落之後，隨即班師攻擊巴美拉，在幼發拉底河畔俘虜了齊諾琵亞女王，巴美拉投降。成爲俘虜的齊諾琵亞的下落如何，不得而知，不過，這時的巴美拉尚未成爲廢墟。

爲了維護東西貿易利益與對抗波斯，羅馬皇帝起初仍想維持巴美拉的繁榮。但是在二七二年年底，羅馬皇帝再度接到巴美拉叛亂的消息，於是將巴美拉的市街徹底的破壞，繁榮的巴美拉，就此長埋流沙之中。

（增田精一）

經由絲路西傳的絲織品

沙漠綠洲巴美拉出土的紡織品

塔墓裏的屍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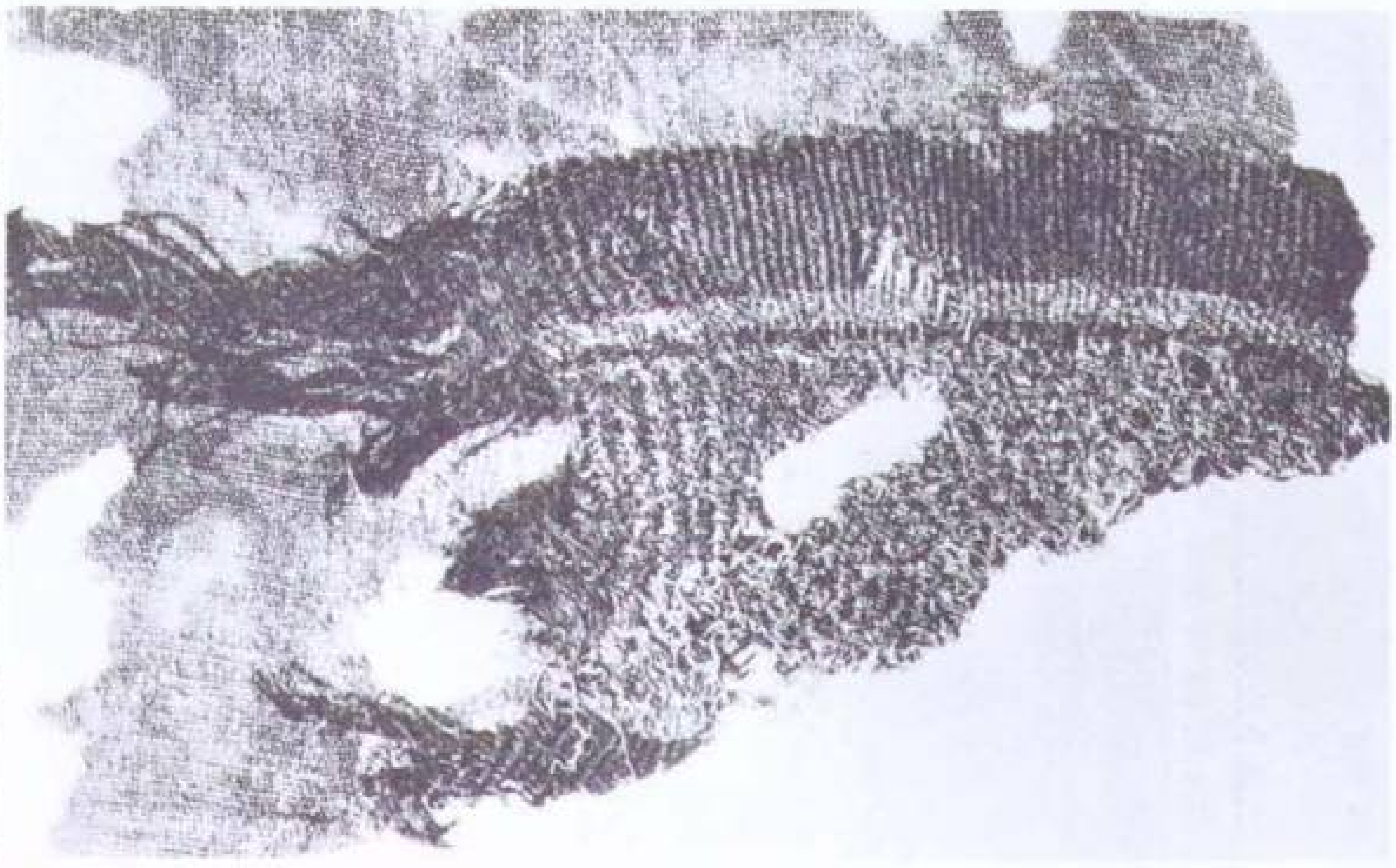
富商的墓　巴美拉遺蹟西南方是紅褐色砂質丘陵地帶，起伏的坡地和山谷到處矗立著古城般的高塔。這些高塔多已崩塌；其中有些已經整修而復原（圖217～219）。

這些塔是西元二七二年，遭羅馬攻擊而崩潰的隊商城市巴美拉富商的家族墓，爲巴美拉特有的建築。巴美拉出土的紡織品都是來自這些墓中。如建於西元八七年有銘文的楊布利科斯塔，一〇三年的埃拉哈貝塔（圖218）和一世紀末建造的四六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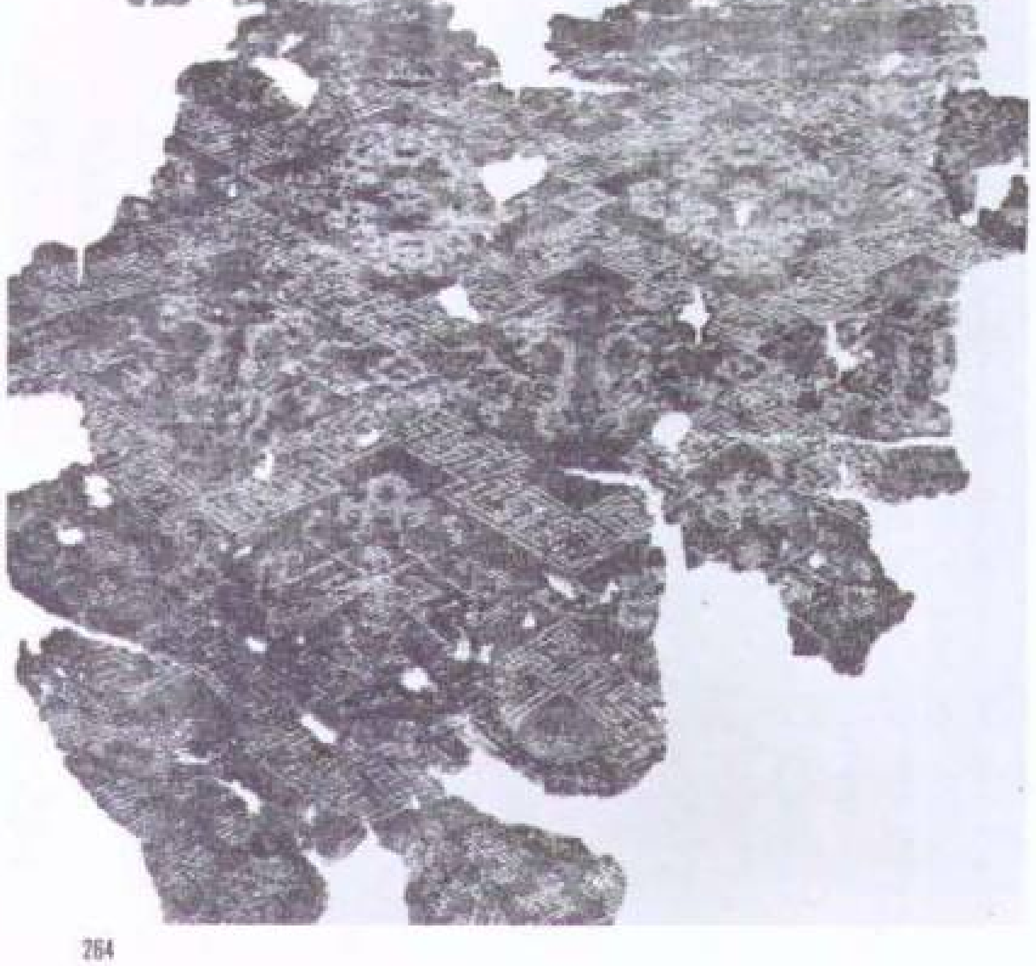
簡樸的埋葬　塔墓是用灰泥將大石塊堆砌而成，內分數層，以階梯相通，各層中央設有通道，並在兩側的石牆上掘出三、四層深龕，屍體先以布包裹後，才放入龕內。墓龕的入口則以有死者半身像的浮雕石板蓋住。石板上所雕的未必就是死者，有些只是將銘文刻在工匠已雕好的成品上。雖然是仿照羅馬的雕刻，但是仍然深具西亞當地民族的氣息，形成獨特的風格。

從這些人物浮雕可以瞭解到當時巴美拉市民的服裝和服飾；豪奢、貴重的飾物也明顯地反映出他們生活的富裕。但是並沒有在墓中發現這一類貴重的物品。開放式的墓已經成爲廢墟，乾化的屍體支離破碎，甚至有些部分已經遺失，這倒不是因爲有人盜墓，而是被人拿出去當作羊和駱駝等動物療傷用的夾板。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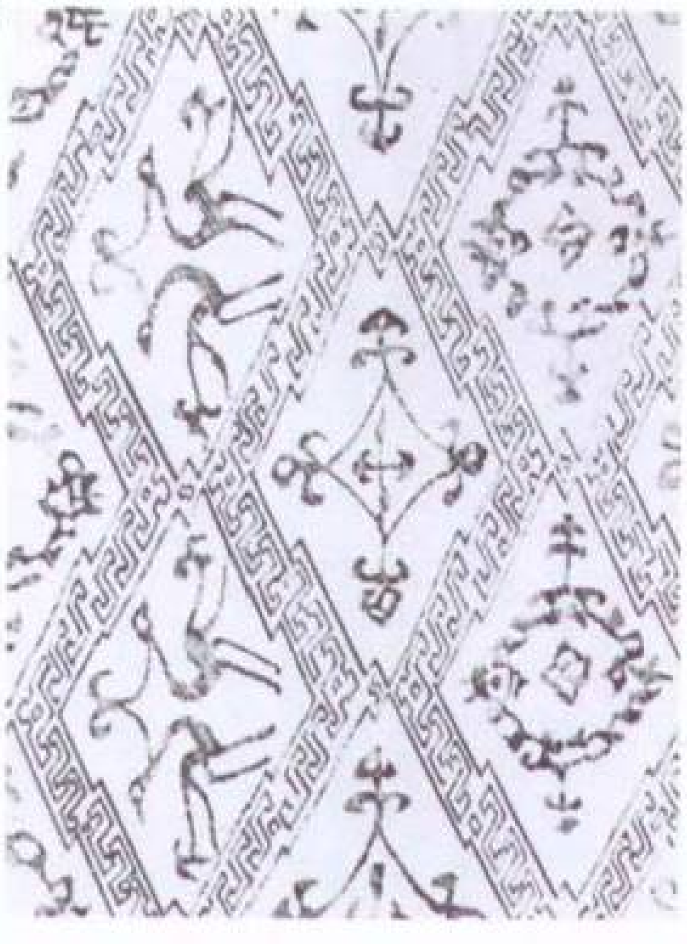
263　**織入金線的紫色花樣**　在成排的花紋中，飾有金線。以紫色緯線作出穗狀裝飾的圖案，使人想起摩西（Moses）命爲亞倫作聖衣的經文（參見「舊約聖經」之出埃及記二十八：二～五）



264

264　**中國漢代風格的綾**　在淺黃色的底上，用多彩的色線繡出幻想鳥獸紋的平織絲綢，再以羊毛的縫線縫成夾衣。

265



265　**黃對鳥菱文綺**　斜紋花紋和相對的鳥紋，與圖264巴美拉出土的完全相同，織法卻不同，湖南長沙馬王堆第一號墓出土。

由塔的規模和建造的年代來看，遺物應該很多才是，然而，實際上蒐集到的却不多。

精美的紡織品

巴美拉出土的紡織品大致可分爲三類：亞麻布、毛織品和絲織品，也有少數的棉布殘片。

這些紡織品都是用來包裹屍體。屍體先用亞麻布和棉布包裹，再裹上裝飾用的毛織品和絲織品。因此，毛織品和絲織品的毀損比較嚴重，僅僅殘留一些碎片。層層包裹的亞麻布都與屍體黏合在一起，勉強解下來很可能會碎掉，因此必須先泡在溫水中，使它軟化，再細心解開，所以亞麻布的殘片都比較大塊。

泡過亞麻布的水呈黃褐色，有香味。這是沒藥(myrrh)的味道，包裹屍體前，必須先將摻水拌合的沒藥塗在亞麻布上。這種葬法和埃及的又不相同。

這些布並不是專爲死者所製，而是日常生活中所穿的衣服。例如：亞麻布的殘片是希臘式長袍（Tunic）或披肩的一部分，毛織品外套則是外套和波斯式褲子的一小部分。絲織品到底作成什麼形式的衣服，因爲都是殘片而難下斷語，不過，也曾發現製成貼身內衣的手織絲綢。

這些遺物都成了碎片，所以在紡織品上的圖案很少有可供鑑賞的作品。不過，如果仔細觀察這些殘片，會使人對巴美拉市民在衣著上的豪奢感到驚訝。例如，常常出現在亞麻布和駱駝絨上的紫色圖樣，曾於二至三世紀流行於東地中海一帶。不過，只有巴美拉的紫色是採用產於腓尼基海岸之昂貴的貝紫。敍利亞軍事要衝杜拉•歐羅波士出土的文物中就沒有這種紫色，埃及文物中也看不到這種紫色。貝紫的羊毛線極細，是最高級的質料。巴美拉的紫色花紋中，有的還曾織入純金的線（圖263），雖然色彩不甚華麗，但是，因質料優美，格調高雅，而成爲頗具氣派的衣著。

敍利亞的毛織品

敍利亞的毛織技術水準極高，製成的產品非常高雅，質料極佳，用放大鏡加以觀察，有些羊毛纖維在光線的照射下還會閃閃發光，如同從金羊身上剛剪下來的羊毛。使用昂貴波斯染料的紅色毛織品殘片也極具魅力。這種高級毛織品表面經過起毛處理，摸起來有如絲綢般的感覺，這些柔軟的毛織品上，常織入以連織法將色線織成的小花帶圖案。小花帶間還有使用紅、黑二色絲線織成，濃淡顏色相雜的帶狀裝飾。這是敍利亞織品的特徵，顏色漸濃漸淡的技法需要細心的製作設計才行。出土的亞麻布（圖237）和毛織品（圖236）都是純粹的敍利亞產品，可能是在巴美拉製造的。數量稀少的棉布，在這一時代極爲珍貴，大概是從印度傳來的。

巴美拉絲綢的證言

流向西方的中國絲綢

以下略述有關絲織品的幾個問題。有一種說法：東方的絲綢經過絲路西運至羅馬後價比黃金，這是衆所週知的事情。如果這種說法屬實，則早就應該在羅馬的故地有所發現才是。雖然有二、三個個案發現的報告，不過都不足以作爲絲綢貿易的証據。另一方面，中國的絲織品，特別是和巴美拉同時代的後漢時代（二五～二二〇）絲織品，由於在北蒙古、天山南路等與中國有密切關係的各遺蹟大量出土，而能清楚地瞭解到當時中國的絲綢交易情形。

此外，在西域以西通往羅馬的路線，却沒有發現中國的絲綢，因此有部分學者認爲織有花紋的中國織錦、綾等實難運達羅馬，尤其以後發展出來的拜占庭錦幾乎都沒有受到中國織品的影響，於是更加深了學者的懷疑。雖有「絲路」之名，却無從瞭解實際的情形。

但是，一九三三年敍利亞和法國考古學者在羅馬時代的廢墟，亦即絲路終點附近的隊商城市巴美拉却有了重大的發現。巴美拉出土物中包括織有漢字的經錦以及用各種色線繡出幻想鳥獸紋的淺黃色手織絲綢（圖264），從細密的鎖縫繡法可以確定是中國漢代的產物。中國絲綢曾到達羅馬帝國的事終於得到了證實。

可是，如果把巴美拉的絲綢都認爲是來自中國也很有問題。因爲是在西亞的巴美拉發現，絲綢的問題就趨於複雜。這些遺物應該是絲貿易的有力物證，現在就讓我們透過放大鏡，從布的組織來探個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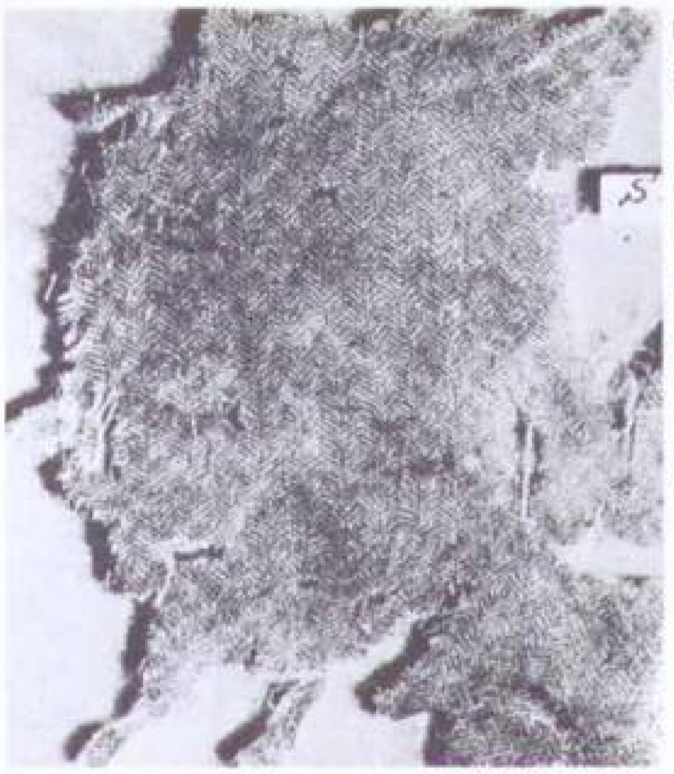
西方的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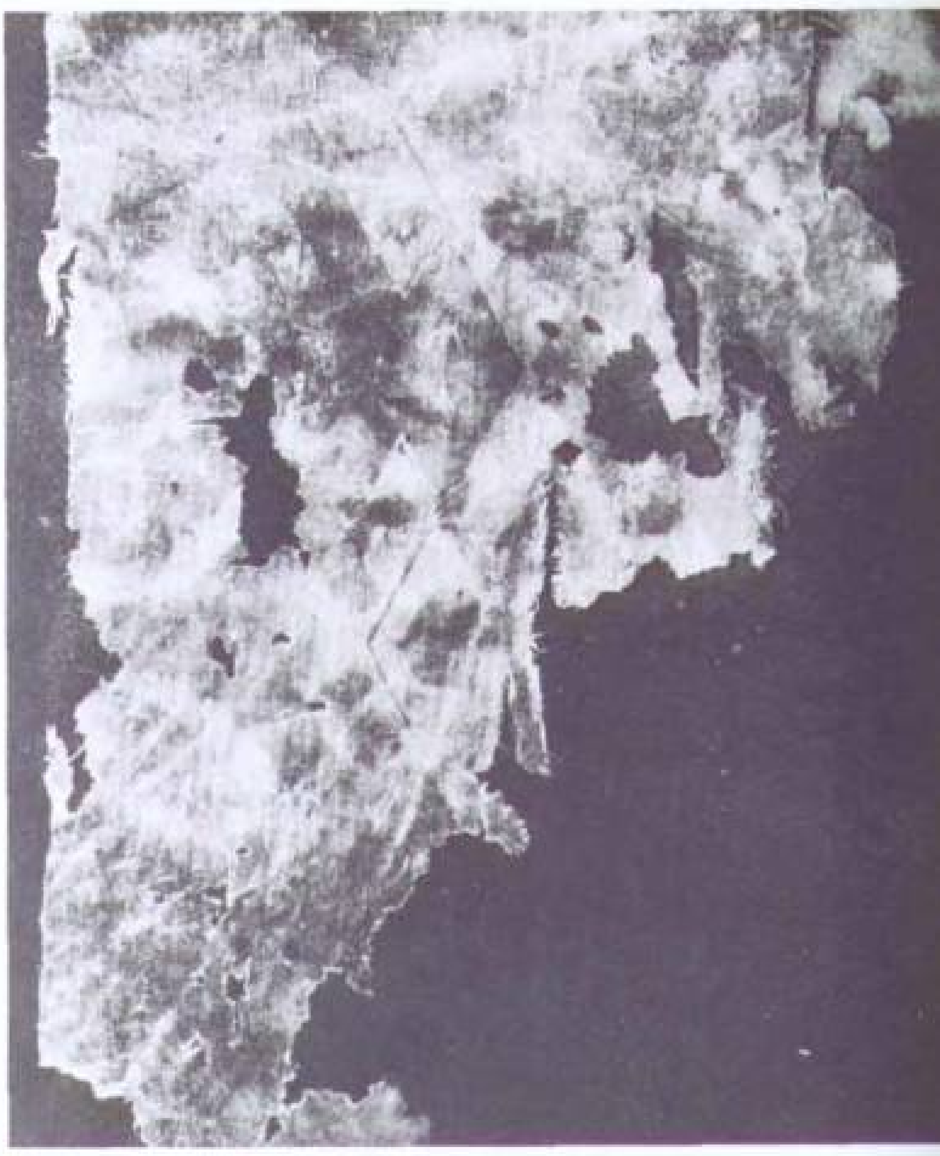
巴美拉出土的毛織品殘片中，顯然有些是用中國絲拆開的線當作經絲，用毛線爲緯絲織成的製品。西方織品作風總是用毛線的緯絲掩蓋絲的經線，這並非是絲線較美，而是比較堅韌的緣故。

267 中國漢代風格的綾 有屈曲綾線的斜紋是中國傳來的古花紋。在圓紋上配上四腳獸是波斯的風格。

266 有紫色帶狀花樣的絲綾掛披肩 綾並非始於漢代的中國，這是巴美拉地區所製作的。

266





267

這使人想起羅馬時代有名的著述家普里牛斯在他的著作「博物學」(Histria naturalis) 中的一段記載：「中國傳來的絲綢，我國婦人先將絲綢拆開，然後重新編織」。類似的記載，在稍後提到的中國文獻中也可以看到。

胡綾

第二個例子是絲織品。圖266是織有和亞麻布或毛織物同樣紫色花樣的披肩。從這個花樣可以很容易判定是敍利亞所製作的，織法也與細密平織的中國絲不同，西方的毛織品一般都是斜紋織，披掛在肩上會有一種透風寬鬆的感覺，與中國絲綢相差很多。

這令人連想到羅馬人魯基亞諾斯 (Lukianos,125～180) 的記載，中國所織的絲，「在西頓染色，在埃及拆解後，重織成爲透風的薄披肩」。「三國志」所引魚豢的「魏略」，也有胡人「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爲胡綾」的記載。

「胡綾」到底是什麼？一般可能會認爲只是中國綾中的一種而已。從巴美拉出土的綾織絲的披肩來看，應該是指「胡人」的綾吧。

巴美拉的綾

如果不是在巴美拉有了這項發現，還會以爲經由絲路西運的絲織品都是在中國製造的錦綾類。不過，從此處發現的絲綢中可知中國輸向西方的絲綢貿易很可能有相當的計劃。

巴美拉出土的綾是在平織的布料上織出花紋，和古代的平地綾相同。不過，編織花紋的組織和一般的綾不同，拿圖片來比較的話，則類似漢代織錦的表面線條處理方式，織錦和綾在構造上本不相同，可是分析這種綾的組織卻可發現和織錦有若干共通點，織錦是中國染織工藝的精華，可能是爲誇示中國的強大，所以綾也採用織錦的織法。

將織錦和綾對照比較時，可以發現風格完全不同，比起複樣多色的織錦或重織單色的綾，這種綾的色彩與圖案不但保有中國傳統的樣式而且顯得明朗輕快，和織錦的晦澀難解迥然不同，綾比織錦便宜，而且中國絲拆開後，織成綾比織成錦更爲方便。

由此看來，透過絲路而爲西方人所熱愛的中國絲，在花紋織品中，綾要比織錦更受歡迎。中國也相當能夠迎合西方的要求，而製造了一些非中國所需、專爲輸向西方的紡織品，這些紡織品不但能顯示出中國典型的技法和花樣，又能投西方人之所好。透過絲路西傳的中國絲織品中，可能就是以巴美拉出土的這種綾爲主。

（橫張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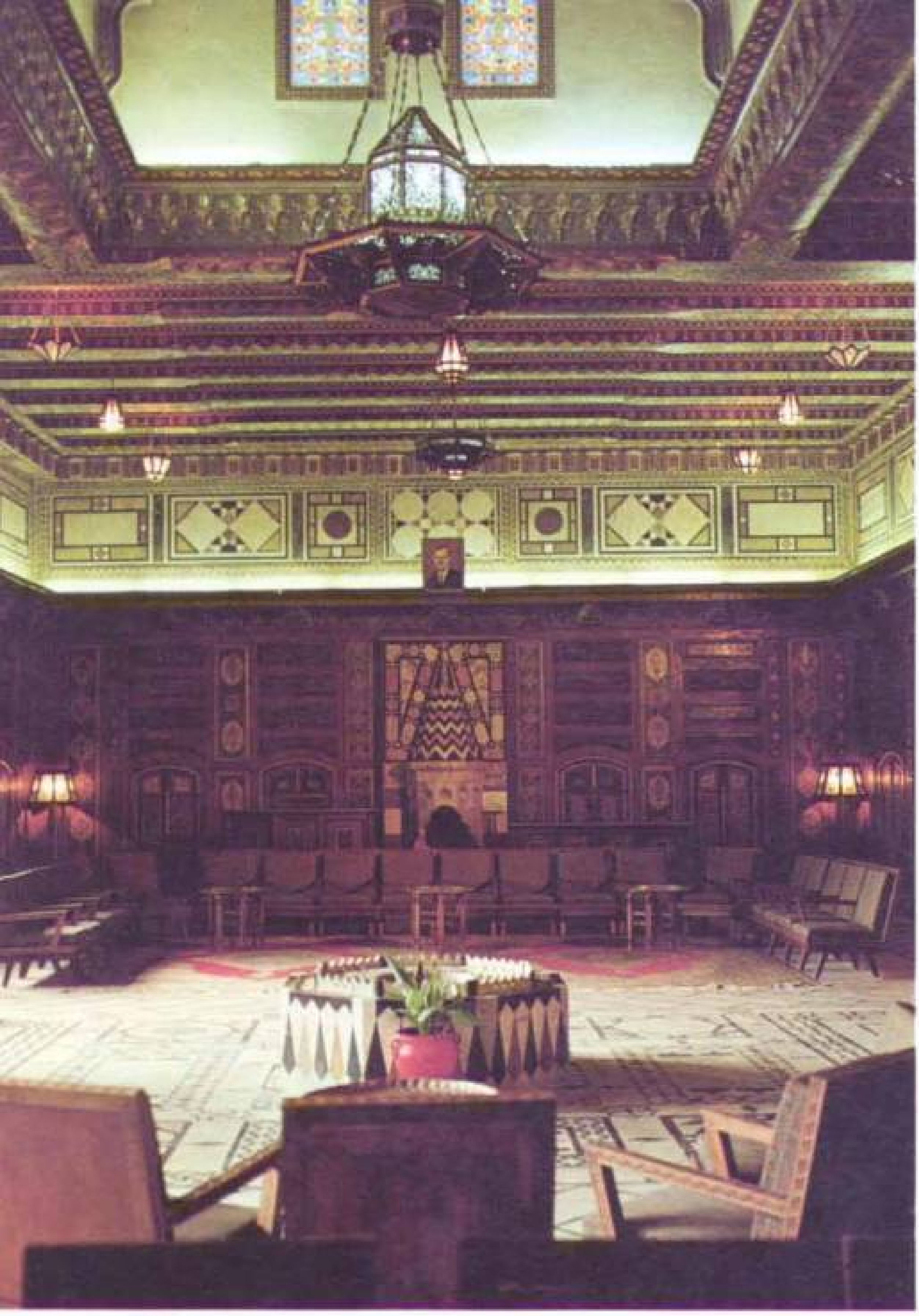
268　中國漢代風格的綾　在經線的方向織出人面紋、二層菱紋、錢紋，刺繡的方法則是模仿中國的鎖繡。

第五室
回教的世界

七世紀初，回教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島的麥加(Mecca)、麥地那(Medina)傳教。不久就擴張到北非和西班牙等地，一方面吸收各地的傳統文化，一方面建立了劃一性的偉大文化。並且在新都大馬士革奠定了回教藝術和工藝的基礎。

269•270 可蘭經　可蘭經上的彩色裝飾與一般故事書的挿圖不同，沒有人物或動物，而以樹葉紋、阿拉伯式的圖飾（arabesque）、幾何圖紋爲主。色彩以藍色、金色最多，十六世紀以後紅色也成爲主要的色彩之一。藍色象徵天空的清澄，金色則象徵光輝。文字間的金色圓點是區分句子與節的符號——稱爲「夏目沙」(Shamsa)。大馬士革，一六五九年的手抄本。

272



在回教世界的世俗建築中，權貴以及富豪所居住的宅邸外觀都很樸素而且缺乏變化，但是，室內豪華的裝飾却會讓人驚奇不已。然而，能將當時狀況保留到今天的畢竟很少，十七、十八世紀的大馬士革風格的宅邸除了在這裡看到的以外，有一部分在歐美的博物館裡復原展示。

貴族的宅邸

271・272 大馬士革式的大客廳 一七三七年建於大馬士革的舒雷馬尼雅(Sulaymania)地區，一九六二年移至大馬士革博物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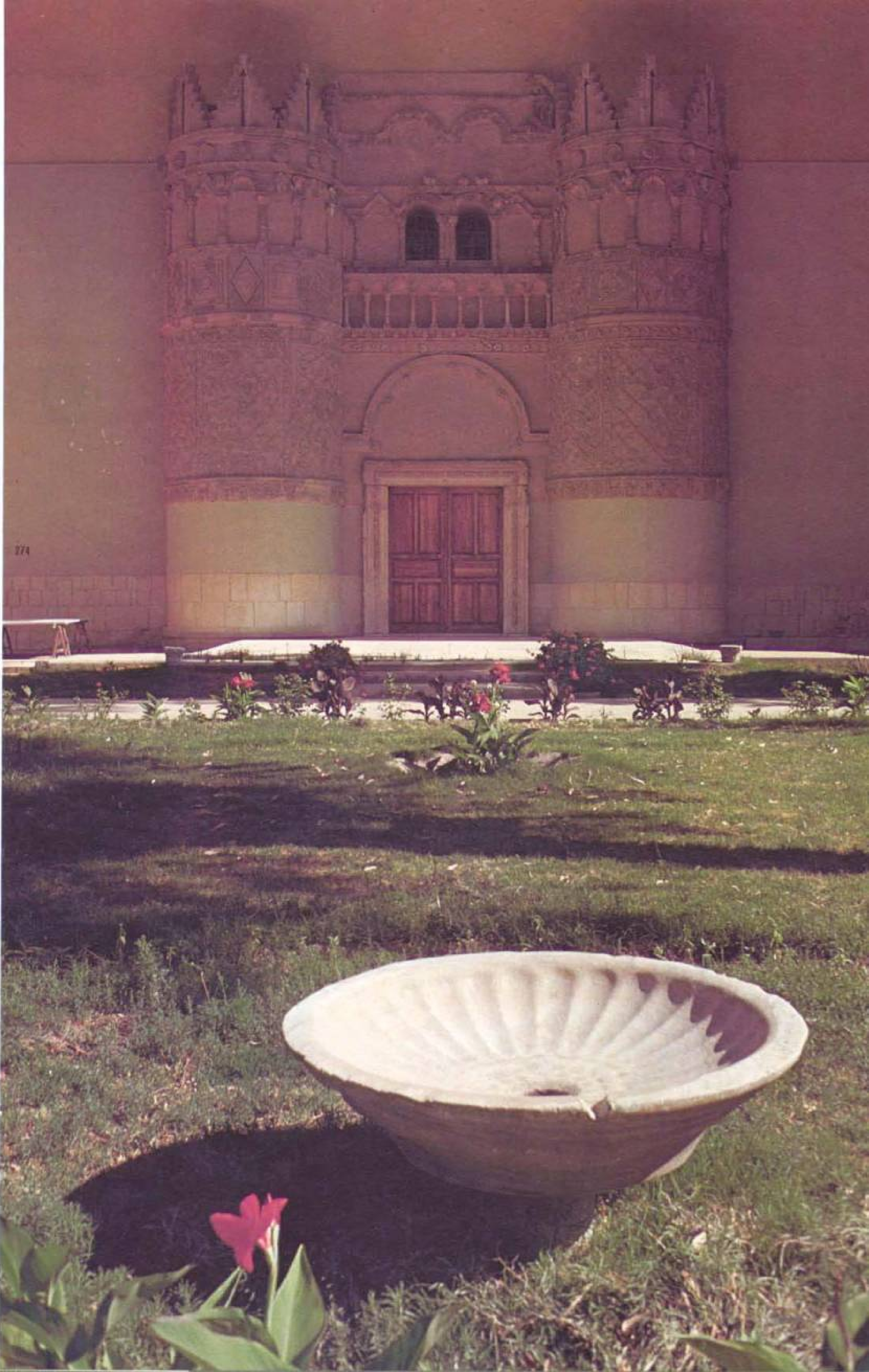
大馬士革式的宅邸，與波斯式不同，裝飾上不用狩獵圖、餐宴圖或人物半身像等寫實的描寫，而多採用幾何形花紋和阿拉伯式花紋圖飾等抽象的圖樣。這幢宅邸可以說是集合了大理石、木材、玻璃、象牙和灰泥等當時所有材料，以及建築裝飾技術的精華。

273 在噴泉、涼亭的小憩 燠熱，乾燥的西亞地區，在住宅的庭院或大廳中建造大理石噴泉驅走暑氣是生活的一種風尚。一般都將噴泉周圍作得比地板低，並且鋪上大理石或瓷磚再注滿水。大馬士革博物館內噴泉或涼亭的鑲嵌裝飾，具有敍利亞的特色，其淵源可回溯到回教時代的初期

273

274　巍峩的宮殿正門　這是復原在大馬士革博物館中庭的卡斯爾•海爾西宮的正面。城牆每邊長七十公尺，正門位在東側城牆中央，高十六公尺，雄偉的外[illegible]都集中於正面，用磚和灰泥鋪成爵牀葉形圖案（acanthus），扇形葉棕櫚（palmetto）圖樣以及幾何花紋等壁面裝飾。七三〇年左右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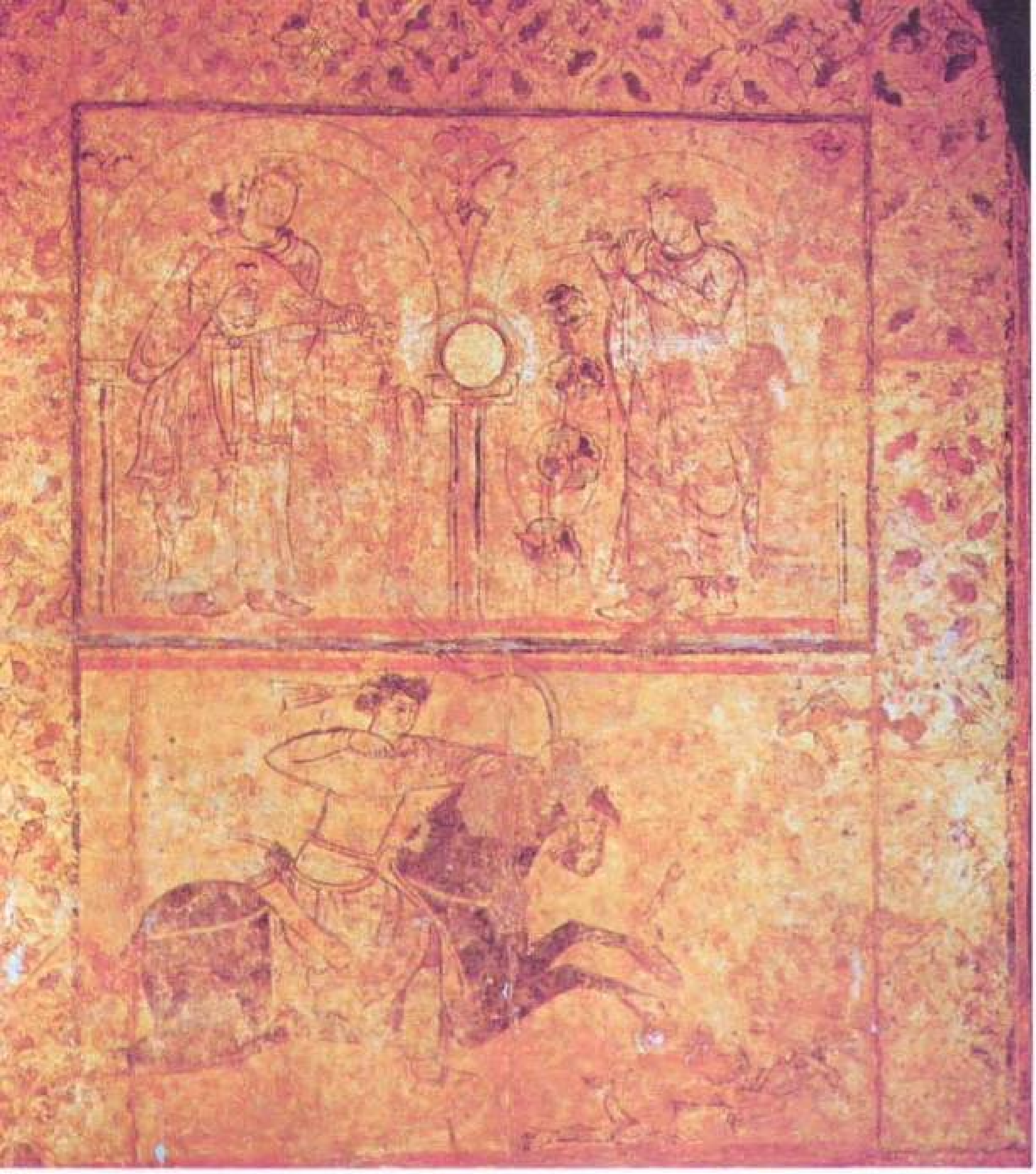
276　卡斯爾•海爾西宮的壁畫　連珠花紋環繞的紀念章中央，是希臘神話中象徵大地的「該雅」(Gaea)女神。女神手上是盛著果實的包裹，頸上繞著一條蛇[illegible]tauros 希臘神話中上半身人體，下半身爲馬形的怪物），空白部分則加上希臘化風格的蔓草花紋。是一幅深受希臘古典風格影響的作品。



宏偉的宮殿

在大馬士革等敍利亞的大城市中，幾乎看不到足以令人緬懷往時回教國王——哈里發(Caliph)榮耀的宮殿建築遺存。但是初期回教時代的宮殿、行宮遺蹟，則散布在遠離都市喧囂的敍利亞沙漠中。這些宮殿或行宮，大部分都有寺院和浴室等設備，有的甚至設有豢養狩獵用動物的場所。卡斯爾•海爾的東宮以及西宮的建築遺存就是這類沙漠宮殿的代表。

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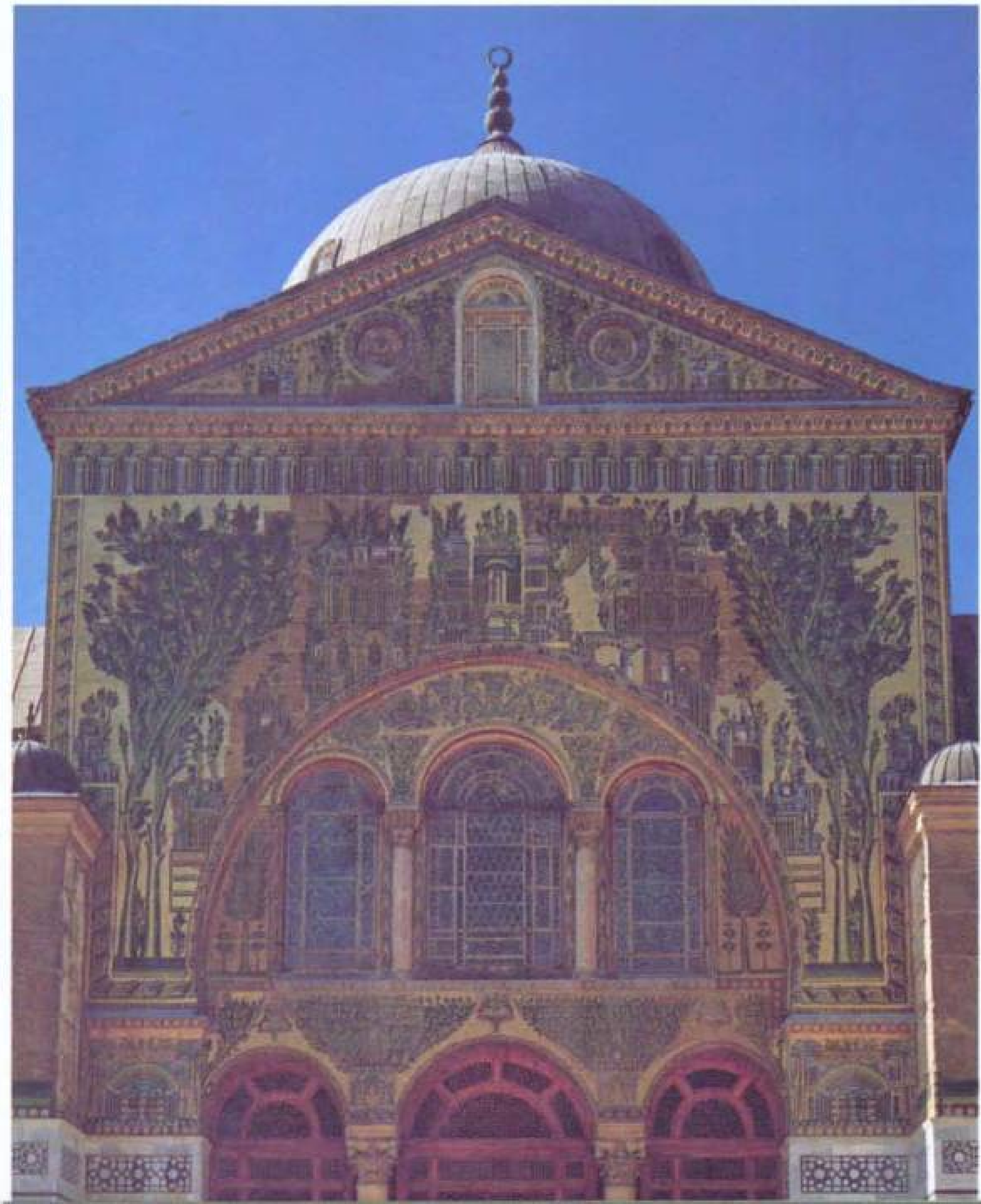
275 宮殿的壁畫　奧馬亞王朝藝術的特色，就在於以古代地中海文化和薩珊王朝的波斯傳統爲骨幹。這種二元性明顯地表現在卡斯爾•海爾西宮中一室的壁畫上。上方拱門中有二個樂師，下方是策馬追捕羚羊、髮帶揚起的帝王英姿。兩者都令人想起薩珊王朝的磨崖浮雕和銀器的題材。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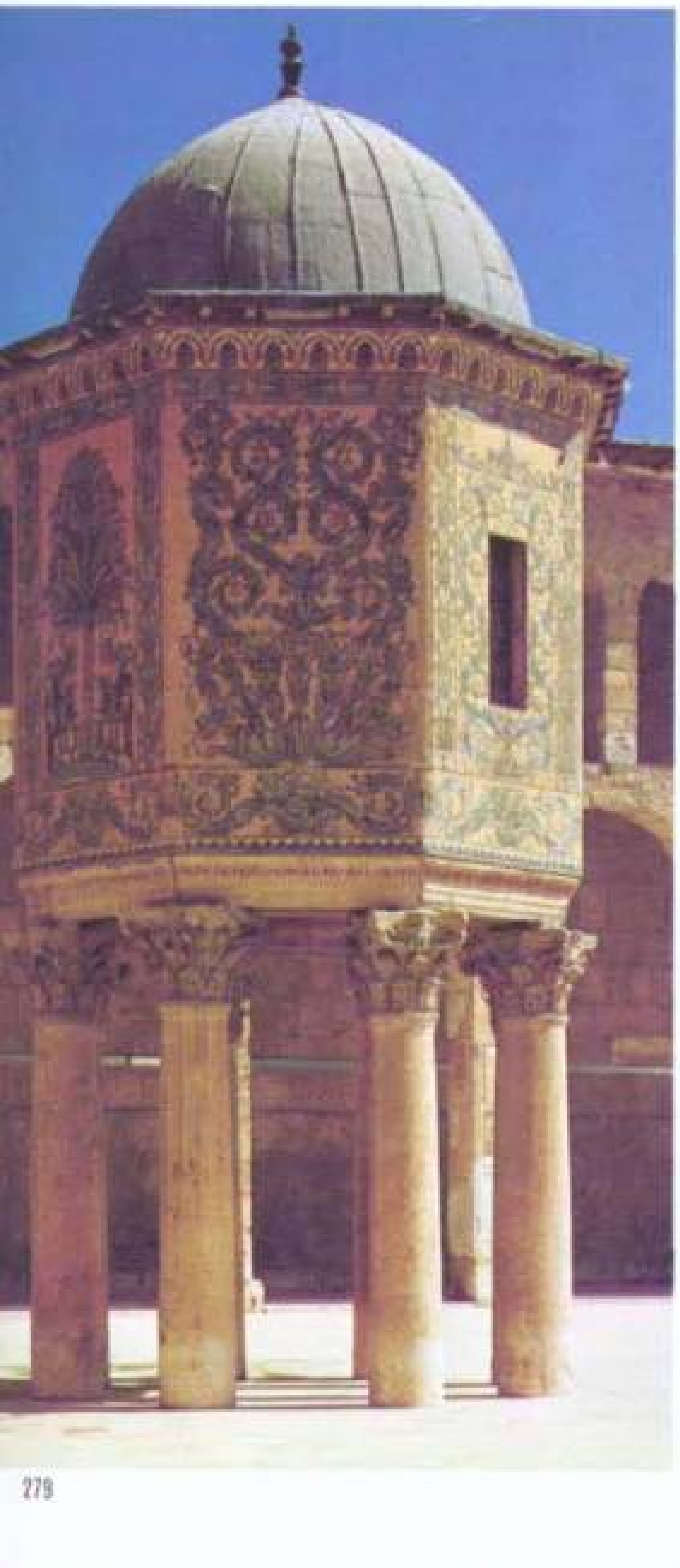
以往清眞寺曾是政府當局張貼佈告、施行教育與救濟的地方，也是民衆集會的場所。清眞寺與基督教教堂或佛教廟宇不同，內部不設祭壇，也不用法器。信徒祈禱時，必須面向聖地麥加的方向，因此面向麥加方向的牆壁中央設有壁龕作爲標記。安息日的星期五則舉行共同的禮拜。

277　**燦爛的鑲嵌畫**　這是裝飾在奧馬亞王朝代表性教堂外牆的彩色玻璃鑲嵌畫。歷經古代羅馬到希臘化時代，甚而到拜古庭時代長久傳統所形成的鑲嵌畫，在回教時代的敍利亞更爲精練，並且加入了纖細的美感表現。在藍、綠、紅色上夾雜華麗的金、銀色彩，但是，大都以綠色爲基本色調。八世紀初期。

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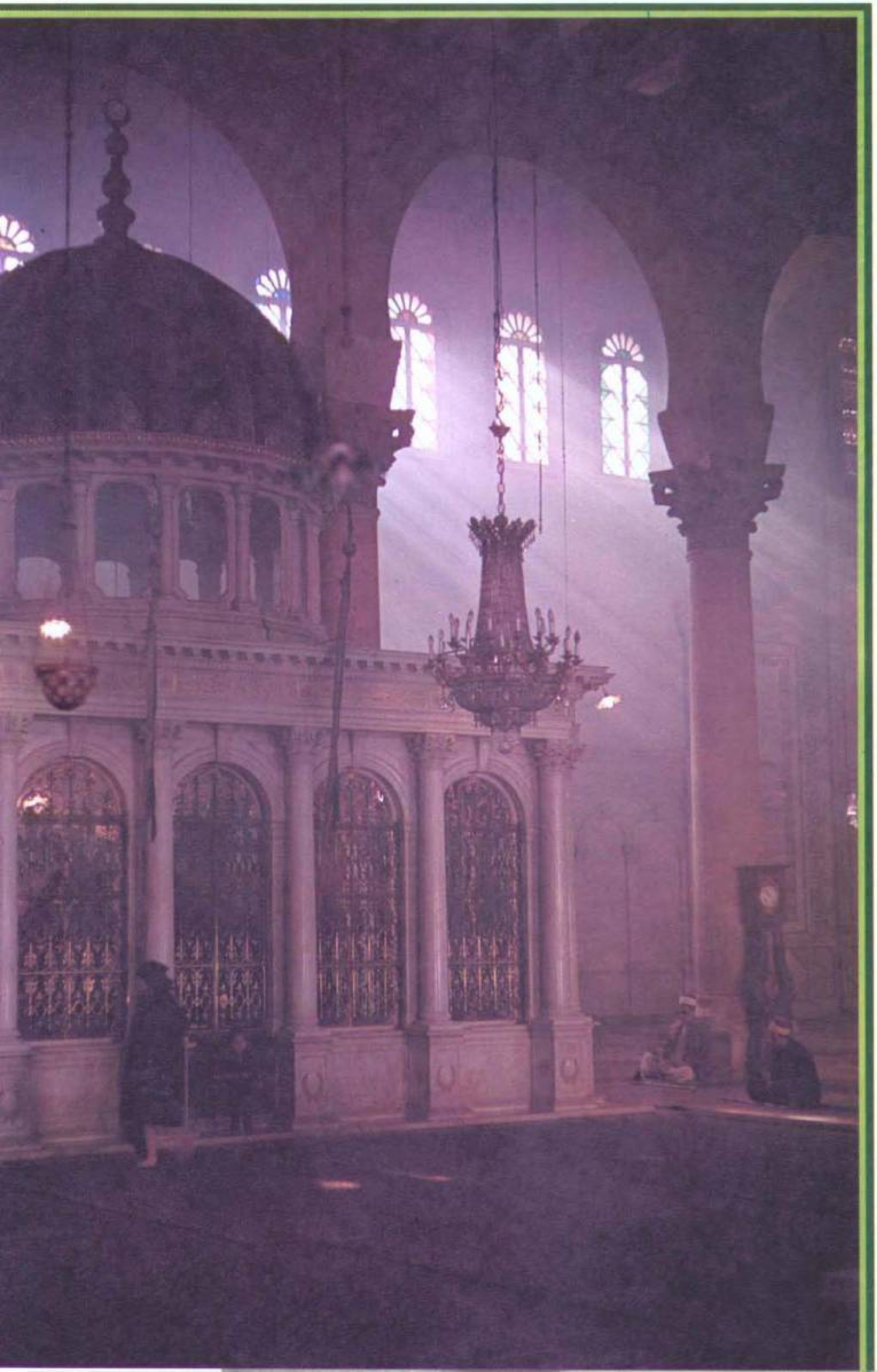
278



279

清眞寺內的祈禱

280



280 **清眞寺的內景** 多柱式聖堂和中庭的組合，是回教初期典型的清眞寺建築樣式；但是，早期有不少是以原有基督教教堂當作回教的寺院。這座寺院就是加進一部分古代羅馬神殿的建築遺存。內部曾因一八九一年的大火重修。圓頂的建築據說是施洗約翰 (John the Baptist) 的墓。

278 **裝飾清眞寺的鑲嵌畫** 面向中庭的本堂和拱廊的牆壁，飾有鑲嵌畫。回教建築都不用人物或動物像，這裡主要也是以爵牀葉形裝飾、扁形葉的棕櫚等植物花紋以及包含建築物的風景爲主題。所描寫的是大馬士革當時的情景，或回教追求的和平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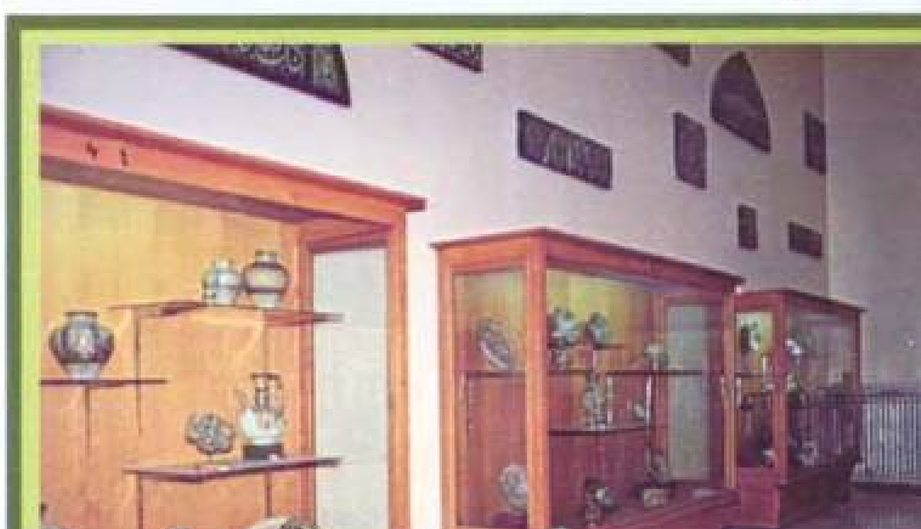
279 **奧馬亞朝清眞寺的中庭** 這是大馬士革的一座奇特的八角形建築。這幢被當成公共倉庫的建築，由八根科林斯式柱頭的柱子撐著。周圍在金底鋪上華麗的扁形葉棕櫚鑲嵌畫。建築年代比本堂晚，在阿拔斯王朝 (Abbasids,750～1258) 時期。

回教陶器的獨立發展，約始於阿拔斯王朝初期，即八世紀中葉之後。錫釉的採用，是回教陶器發達的開端，散彩陶器就是很好的例子。敍利亞的製陶中心在拉卡 (Rakka 又稱 ar-Raqqah)、魯沙法 (Rusafah)，十二、三世紀是全盛時代。遭到蒙古軍隊破壞之後，中心移到大馬士革、阿勒坡和荷母斯等地的窯場，在馬姆魯克時代又燒出具有特色的陶器。

281

281 **戰士騎馬像** 這是顯示十二、三世紀敍利亞製陶技術的優秀作品。左手持盾，右手持劍，正要砍向纏住馬前足的大蛇的瞬間情景。騎士的頭髮、鬍鬚和馬具等重要部位都使用鈷藍色 (cobalt) 強調，可見陶工技巧的卓越。是件樸實卻頗具生命力的作品。拉卡的拉非加 (ar-Rafiqah) 宮殿遺址出土。

282 墨水壺臺　在以手謄寫可蘭經、史書和文學書籍的阿拉伯諸國，書法也很發達。因此，製造出各種頗具巧思的筆座和墨水壺等文具。材料種類繁多，有些筆座、墨水壺，墨水壺臺是用陶器作成。這個四腳的墨水壺臺上浮雕著銘文，和花紋裝飾。拉卡出土。高約二十一公分。十二、三世紀。



283 回教陶器展示室　展示品的數量、種類都很豐富，有許多出土品深具學術價值。大馬士革博物館。

284 散彩盃　散彩是回教陶工首創的獨特技法之一。塗上綠玉色的釉藥燒成後再以散彩釉繪出彩紋。器壁以擬似文字的花紋區分成斗狀，中間再配上扇形葉的棕櫚。以波斯爲中心的東回教諸國流行將文字的末端變形爲扇形葉的棕櫚等植物的葉或花。拉卡出土。高一一・八公分。十二世紀。

285

285 彩釉瓷磚 十四片方形瓷磚構成的長方形嵌板。圖案的中央是花瓶，左右各配置著帶把的杯，中間則插入柏樹形成左右對稱的構圖，從柏樹的根部又長出康乃馨或水仙，所以幾乎沒有留下空白。頗爲寫實，屬十五～十八世紀土耳其伊士尼克(Iznik)瓷磚的系統。大馬士革出土。十七世紀。

287

286

286 彩釉盤 將花瓣紋或葉紋排列成放射狀，其間則塡上渦形等圖紋。花紋全都是線刻。色彩單純，僅以黃、綠釉藥交互使用。近於以黃、綠爲基調的中國「唐三彩」作品與波斯阿莫(Amol)、亞斯干(Yazkand)手製陶器同系，但深具鄉土氣息，令人有親切感。阿勒坡出土。十三世紀。

288

289　有蓋的蔓草花紋水壺　這種腹大的有蓋小壺，在敍利亞相當少見。這件作品雖然是在白地上以藍、綠繪出扇形葉的棕櫚蔓草花紋和幾何形花紋（蓋），並且塗上透明的釉，色調却以鈷藍色爲主。以半邊扇形葉的棕櫚相連的蔓草花紋，在拉卡陶器中頗爲常見。十二、三世紀的拉卡作品。高十七公分。

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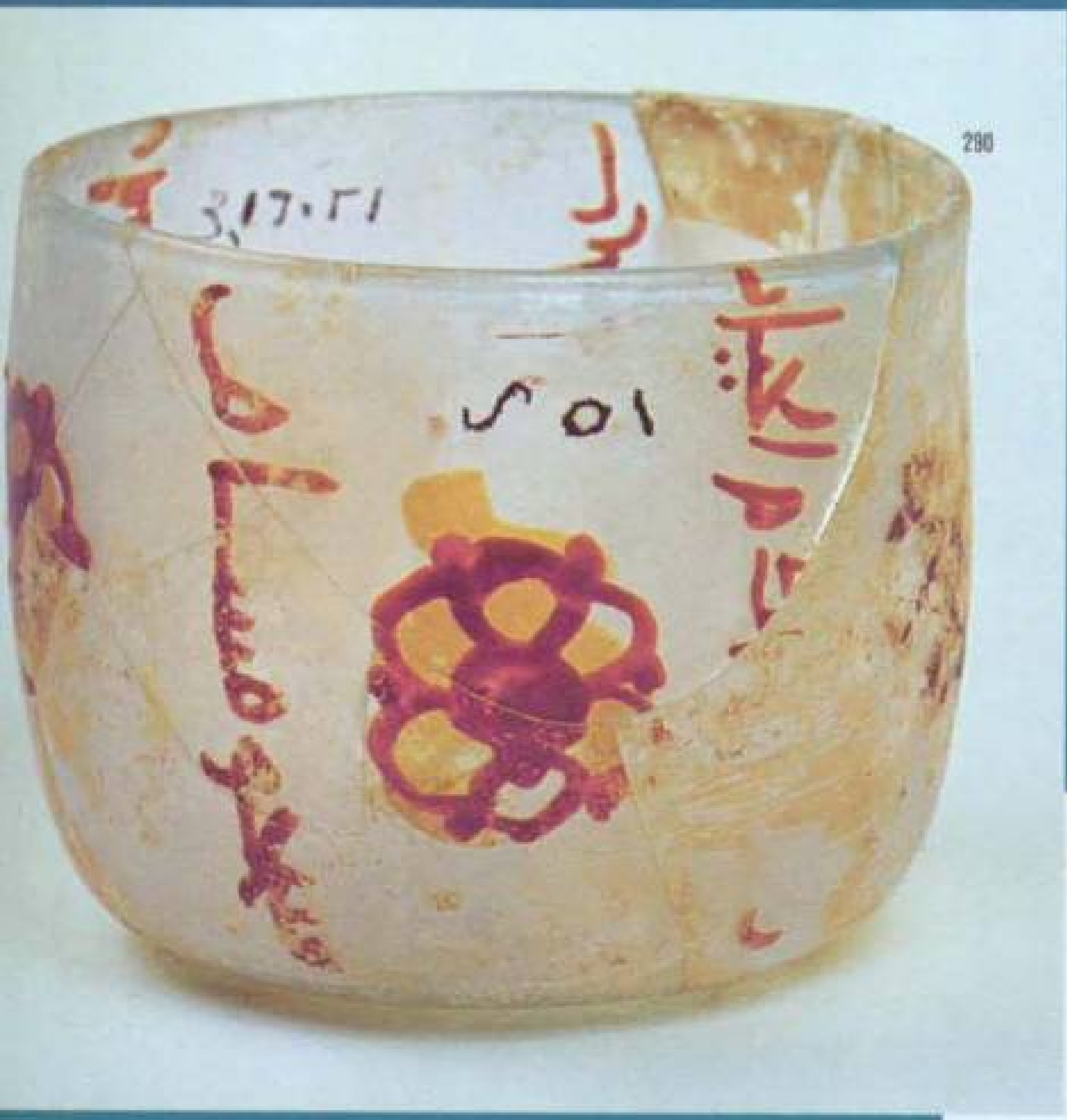
287　長頸帶把的水壺　九、十世紀的無釉陶器。近於球形的軀幹加上細長的頸和把手（經過修補）和有如高腳杯的基部，造形頗爲獨特。這一水壺的特色是在黃土色地上作出花紋和蔓草紋的裝飾技術。方法是先在半球形的模具上凹雕花紋，然後壓在器身上，使花紋浮現出來。拉卡出土。

288　散彩鉢　十二世紀後期拉卡的作品，在白地上加散彩。凹下的部分繪有拉卡特有的半扇形葉的棕櫚組合形狀，周圍則形成同心圓狀的葉紋裝飾帶和文字。和初期的散彩陶相比色調較爲單純，但是，圖紋却更複雜而精練。

玻璃與金銀工藝

敍利亞的玻璃製造已有悠久的歷史；在回教時代即利用各種技術製造出許多優秀的作品。其中尤以雕玻璃和琺瑯玻璃最爲傑出。阿勒坡、拉卡和大馬士革等是主要的製造地區。

至於金屬精細工藝方面，十三、十四世紀間，流行鑲金銀的青銅或黃銅容器和燭台等。此外，金銀製造的精緻裝飾品自古以來就很發達，一直到今天，仍然持續不輟。



290

291

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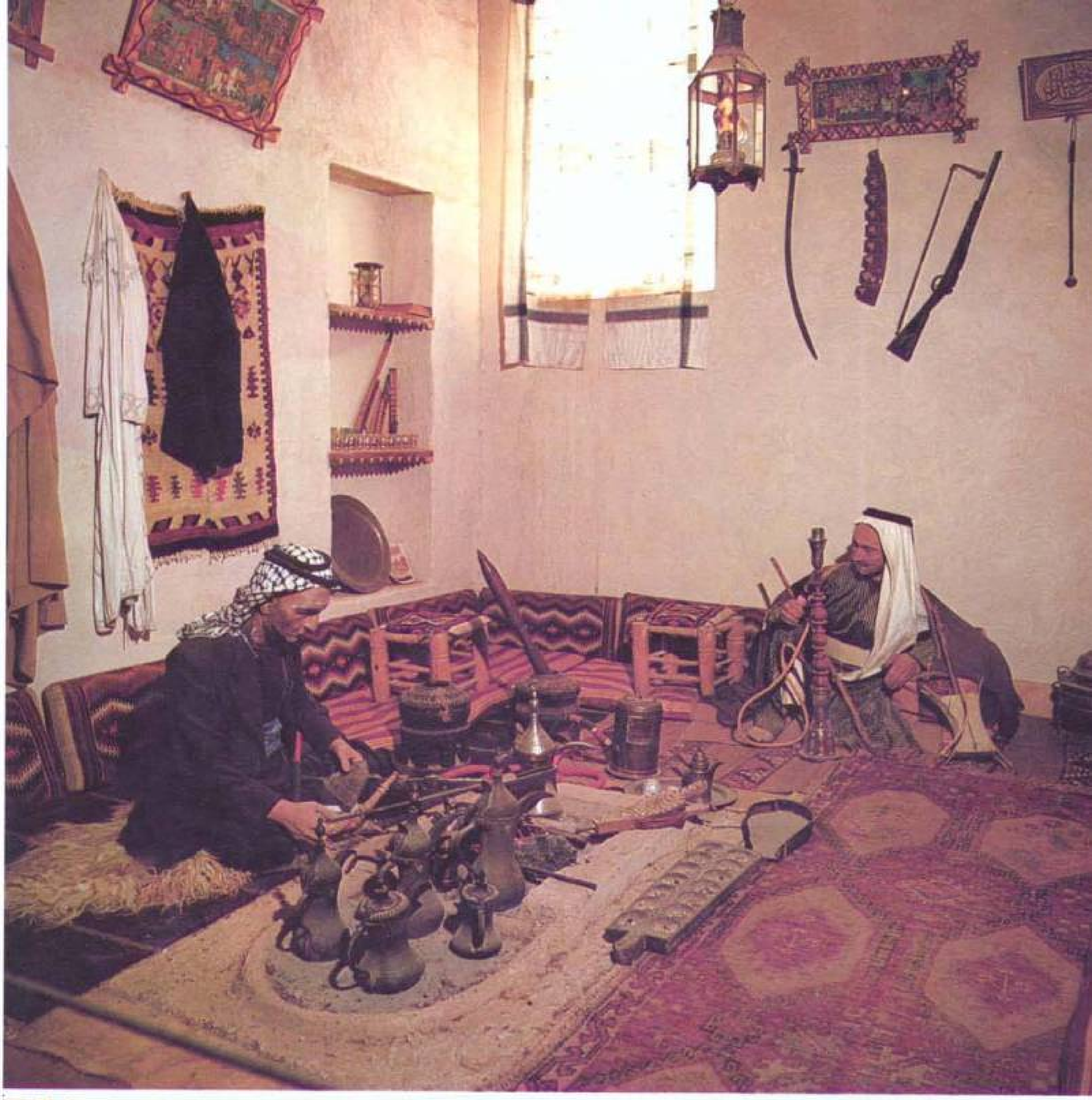
290 散彩的玻璃杯 這種以赤褐色的散彩繪上庫法體的銘文和薔薇圖樣的作品很少見。埃及的散彩技法在回教時代之前就已經相當有名。這與九世紀時創始於美索不達米亞的散彩陶器不無關係。銘文是「傾聽音樂，盡情的飲酒作樂吧！」。大馬士革。九世紀。

291 化粧水容器 回教時代的敍利亞有各種透明玻璃和著色玻璃。十三、十四世紀時，又在上面施以琺瑯彩紋，稱爲琺瑯玻璃。寺院燈飾，或像圖中這種香水、化粧水容器等都屬此類作品。壺身繪有美麗的紅、藍、綠、黃或金色的花紋。阿勒坡。十三、十四世紀。

293 護身符容器　回教徒有將可蘭經的袖珍本或寫上可蘭經句文等咒語的纖細書畫，放在皮製或刺繡小袋中，帶在身上的習慣。女性則如同首飾般的將用黃銅、金或銀做成的護身符容器帶在頸子上。這個金製護身符容器的器身有「賜予持有者永恒的力量與昌盛」的銘文。拉卡出土。十二世紀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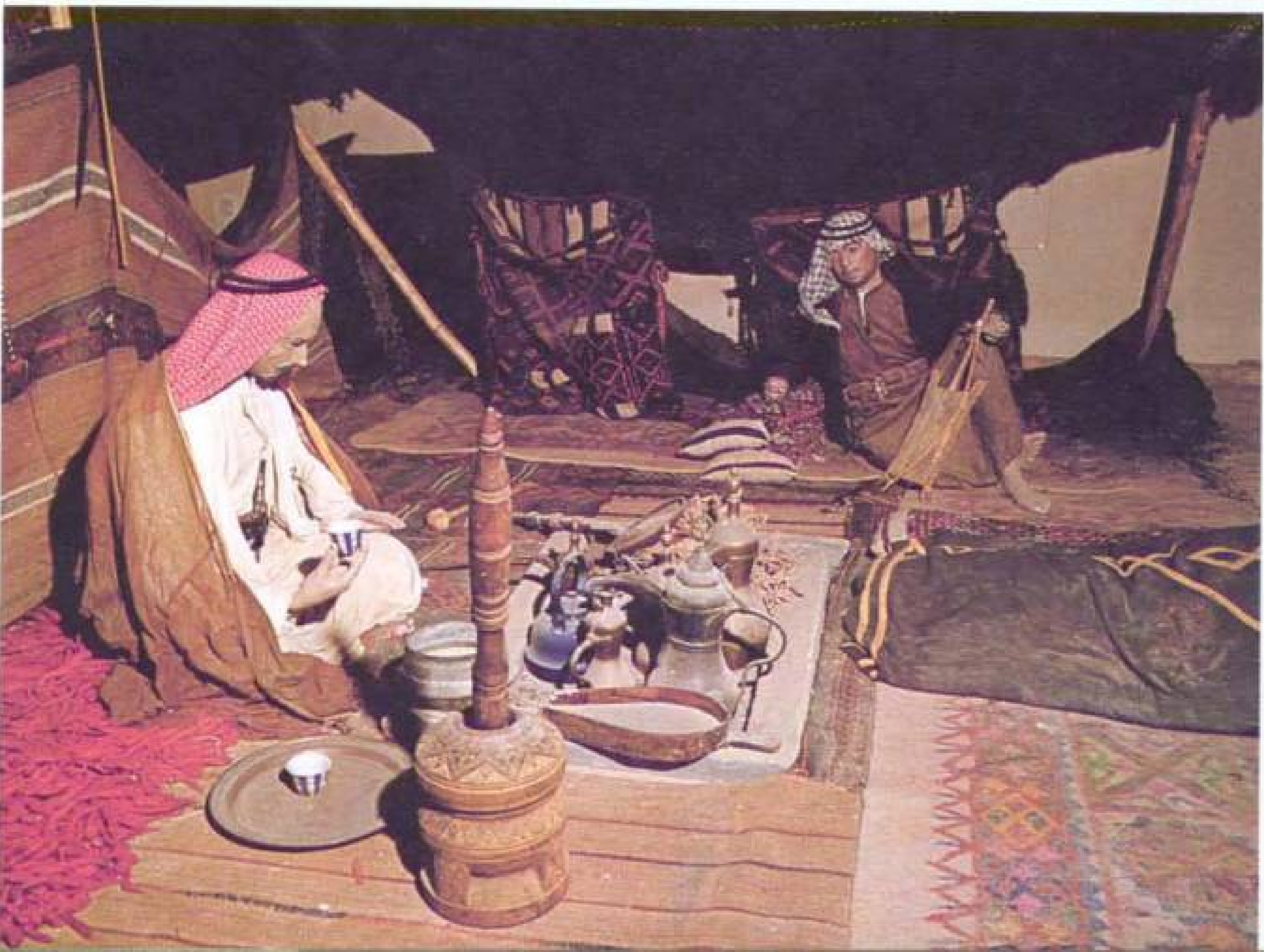
292 金耳飾　這對被認為十二世紀所造的耳飾，嵌有綠玉和真珠。在金、銀飾物嵌上彩色繽紛的寶石，準寶石的技法，源自古代的羅馬和安息。在金線工藝和鎖鍊的末端加上真珠粒，珠串或各種動物裝飾也是自古以來的傳統。中心部分的方形和三角形的組合，是回教獨特的風格。

294 金手鐲　拉卡出土，十一、二世紀的作品。以金線做出各種精緻的裝飾，有些還鑲有寶石。這些都是回教之前的傳統技術。回教工藝的特色之一，是阿拉伯文字在裝飾圖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只手鐲上的銘文是：「無限的力量，永遠的喜悅，不斷的成功」、「給持有者真誠虔敬的祝福，完全的恩寵與發展，亙久不變的昌盛和恩寵，不朽的至福」。



295　抽水煙的人　水煙是阿拉伯人生活中絕不可缺少的。水可以吸收煙草中的尼古丁，而減少對身體的影響。這是街頭休憩地區常見的光景，也是阿拉伯半島的獨特風景之一。前面爐子上擺著的烹煮咖啡或紅茶的用具，是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掛在牆壁上的半月形刀和來福槍也是遊牧生活的必需品。

296



296　咖啡與樂器　遊牧民族帶著簡單的折疊式帳幕和必要的家具移動。而具多因式的咖啡是每一個家庭必備的飲料。色淡而味香的咖啡，可以連喝數杯。他們也使用樂器，通常是一邊彈奏「拉巴布」(rabab)——一弦琴，一邊唱出阿拉伯的歌謠。這也是單調和孤寂沙漠生活中的一項點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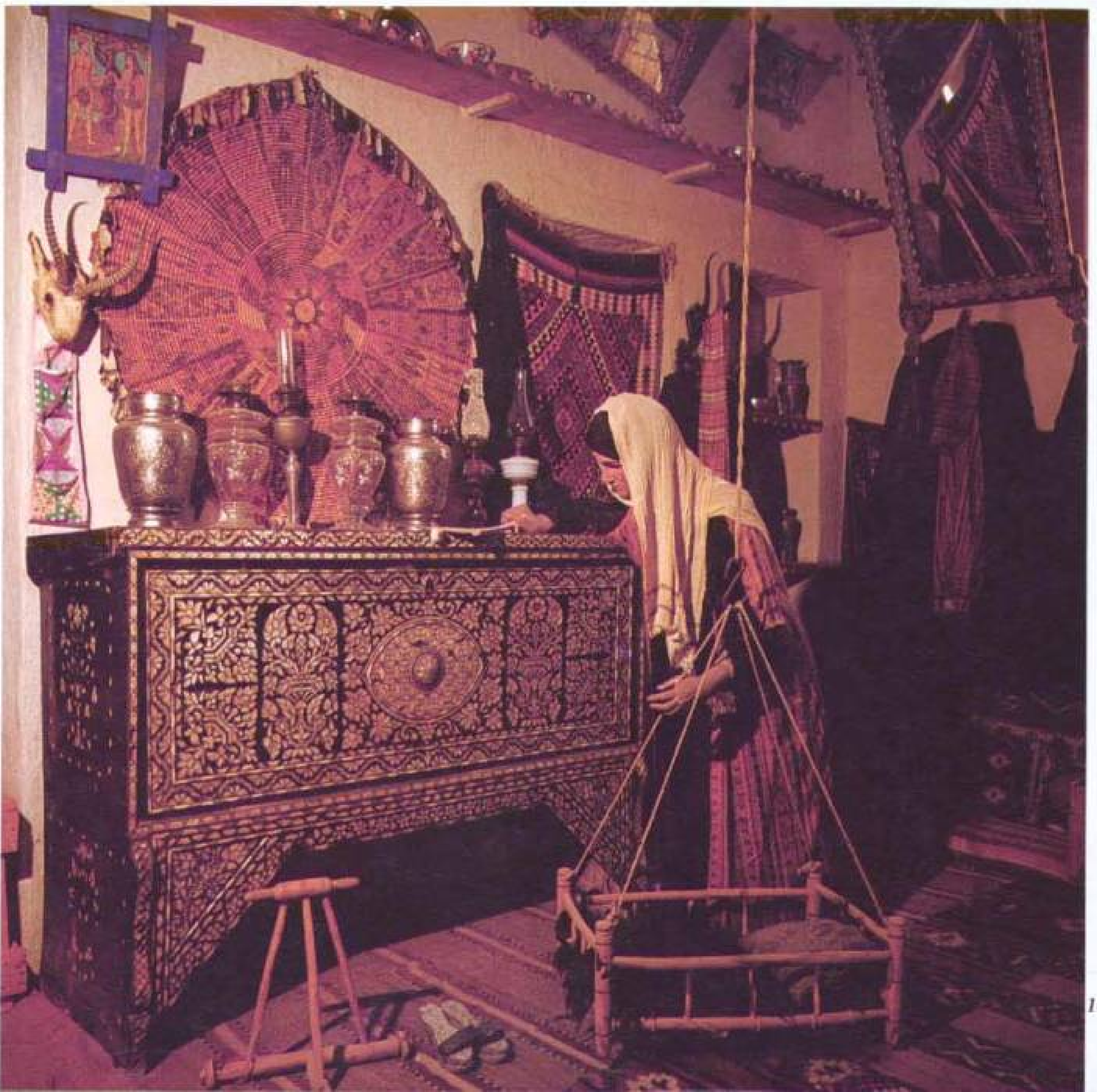
阿拉伯民族的生活

遊牧和定居是阿拉伯人的兩種生活方式。生活在沙漠的阿拉伯人被稱爲「貝多因人」，這個詞和意爲沙漠的「巴底亞」語出同源。他們就在綠洲邊緣靠著少許的天然牧草飼養家畜，過著遊牧生活；到了今天，大都分阿拉伯人雖然已營定居生活，可是，仍然處處可以看見逐水草而居時代所遺留的作風，舊傳統與新生活相映成趣。

297

297 **織布的婦女** 自古以來，織布即是女人的工作，也是生活的重要部分。婦女都用羊毛織成牆壁上所掛的或地板上所鋪的毛氈。毛氈是到城鎮市集換取日用品、衣物、食物或工具的重要商品。

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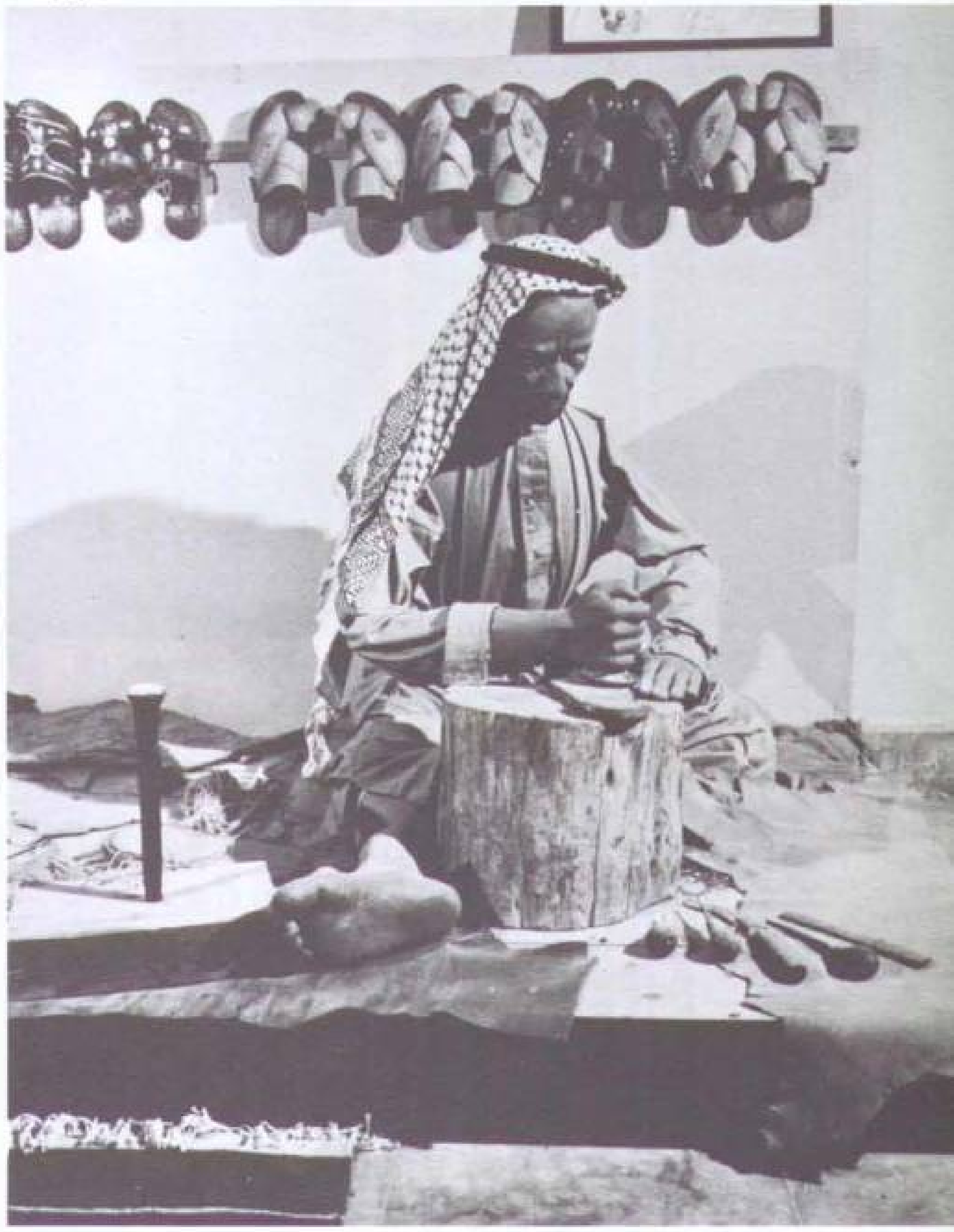
299

298 沙漠之舟 阿拉伯語稱爲「查馬爾」的駱駝不但是沙漠遊牧民族的重要財產，也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阿拉伯使用的是單峯駱駝，北方沙漠地帶的較南方的高大，骨架也較粗，是阿拉伯沙漠中唯一的交通工具。騎駱駝的遊牧民族，除了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和武器之外，所有家具也都隨身攜帶。其中當然包括咖啡和香料。

299 居室和女性 阿拉伯的女性絕對不出現在家族以外的男人面前。某些地方至今仍然嚴守著這個規矩。從天花板垂下來的是搖籃。緊靠房間的牆壁擺著裝飾精美的衣櫃，地板上鋪著毛氈。櫥櫃上則擺著燈，裝飾的金屬壺以及吊在牆壁上的裝飾品，把房間點綴得更爲美觀。

301

300



300　**鞋匠**　在每個鄉村的市場裡，一定可以看到製造各種日用品的工人。鞋匠就是其中之一。他們整天坐在工作臺前，使用工具切割皮革，製成各種帶裝飾的鞋子或涼鞋。雖然單調却是很重要的行業。

301　**編籠子的婦女**　富裕家庭的地板鋪的是毛氈，而一般則是鋪上各種草莖編成的蓆子。另外，存放或搬運物品，也需要用籠子。籠子有壺形的、碗形帶把手的、盤形的，隨著用途的不同而區分。編籠子也是婦女的工作。

302　**日常用品**　遊牧民族定居後，因居處固定，日常用的家具也就多了起來。因此出現了用黃銅製造大盤和水壺的工人，盤的大小有直徑一公尺的，也有一公尺以上的，而且可以當作餐桌。隨著這些不易搬運物品的使用，遊牧生活的影子也就逐漸的消逝。

杉村棟撰（125～137頁），系賀昌昭撰（138～141頁）

302

303 卡斯爾•海爾西宮的城門（細部）　八世紀前半。

304 馬蒙王(Caliph al-Ma'mūn, 786～833)的入浴圖　在所謂的「土耳其澡堂」中整理頭髮。比希沙特氏繪。一四九四年。

沙漠的宮殿

長眠於褐色荒漠中的奧馬亞王朝的繁榮

顯示回教裝飾美之極致的建築遺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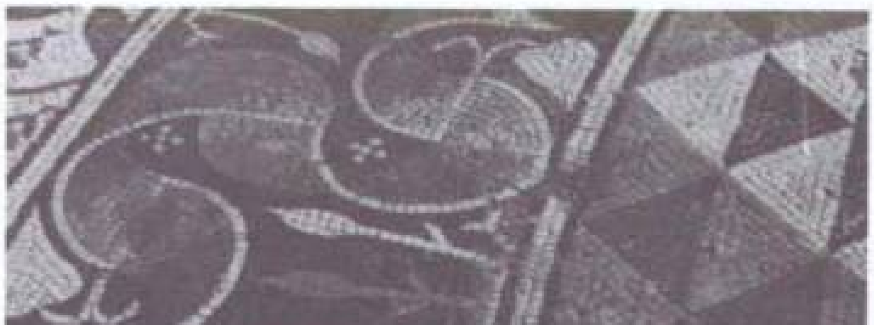
令人想到凱旋門的城門　從地中海東岸的貝魯特城穿過黎巴嫩，再越過安地黎巴嫩山脈，就可以看到世界最古都城之一的大馬士革安詳的聳立在眼前。從西側進入會產生這裡就是往「東方之門」的感覺，可是從東方經過岩石遍布的廣大敍利亞沙漠而來的人，則會覺得這個綠洲宛如「沙漠之港」，這就是大馬士革。伊斯坦堡經常被喻爲橫跨東、西的橋樑，而大馬士革則可以說是個充滿魅力、洋溢著東、西方氣息的城市。

大馬士革的中心處，有一座集敍利亞光榮文化遺產於一堂的大馬士革國立博物館。在擺置大量古代雕刻和中世紀石碑的博物館庭園中，復原了一座令人聯想到東羅馬帝國凱旋門的巨大城門。這是回教時代初期，阿拉伯諸侯爲誇耀權勢所建造豪華宅邸之一的卡斯爾•海爾西宮的城門（圖274）。巍峨的建築雖然與周圍的景致不甚調和，但是，兩邊塔上的細緻裝飾設計，却緩和了這座城門所呈現出來的陽剛之氣（圖303）。

追尋榮華蹤跡的建築遺存　天方夜譚等文學作品、史書或遊記中，對於回教統治者和富豪們的宮殿和宅邸都有很詳盡的描述。而且，這些手抄本的插圖裡也都繪有宮殿的情景。例如，根據記載：十世紀初訪問巴格達哈里發穆克塔迪(Caliph al-Muqtadir 在位908～932)宮殿的拜占庭帝國使者，對停在銀樹上婉轉啼叫的金鳥、銀鳥等奇妙的裝置感到驚奇不已。

雖然描寫往昔宮殿盛況的記載頗多，但是至今不論是在奧馬亞王朝的都城大馬士革，或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巴格達都已不見保有昔日丰采的宮殿，所能看到的只是像伊朗伊斯法罕(Isfahan)的四十柱宮、德黑蘭(Tehran)的薔薇宮、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托普卡匹(Topkapi)宮等建造年代較近的王宮和回教時代初期的建築。這些大都採取了歐洲宮殿的建築樣式和技術，已經失去了往昔足以睥睨世界的獨創性。

以回教傳統所孕育的風格爲基礎所建、而遺留至今的唯一建築，竟然不在回教文化中心的西亞，而留存在西班牙。那就是位於安達魯西亞（Andalucia）的都城格拉那達(Granada)、曾經成爲西方回教世界中心舞臺的亞爾漢布拉(Alhambra)宮（十三～十四世紀）。



305 鑲嵌的地板　希爾巴特•馬費賈爾宮殿的浴室遺址出土。

306

307

306 穆夏塔宮殿城門台基（石造）上的浮雕　是各面均有裝飾的典型例子。八世紀前半。

307 庫塞爾・阿姆拉　可能是狩獵時歇腳用的別墅。

308 被回教征服的諸國之王　庫塞爾・阿姆拉的壁畫。八世紀初期。

唯美主義的亞爾漢布拉宮殿　這座宮殿之所以能保有原來風貌，可能是由於後來的基督徒權貴世世代代定居的緣故。這座宮殿並非按照設計好的藍圖建築，只是由中心向四周逐步擴建而成的。這種例子在回教建築中並不稀奇，伊斯法罕的清眞寺「馬西德・賈米」（masjid jami'，十一世紀興建的回教寺院）就是典型的例子。

亞爾漢布拉宮殿的特色之一，是結集了回教建築裝飾的傳統技術、風格與主題；將瓷磚、灰泥工藝、磚和大理石等建材的美發揮到極致，綿延不絕的阿拉伯式圖樣、幾何圖案以及阿拉伯文字，充分表達出阿拉伯裝飾藝術之美。對工匠來說，宮殿與處處受到限制的宗教建築不同，是唯一可以自由地發揮技巧的場所。亞爾漢布拉宮具有纖細、陰柔、唯美主義的特性，而半埋於敍利亞沙漠邊緣的奧馬亞王朝宮殿的特徵則兼具樸實之美。

對沙漠的鄉愁？還是爲了邊境的警備？

歷代阿拉伯王競建的宮殿　在肥腴月灣，也就是從幼發拉底河上游地方經過魯沙法、巴美拉、豪蘭地方的阿卡巴灣(Aqaba)的地域（地跨現在的敍利亞和約旦地方），也就是敍利亞沙漠西邊的南北一帶，散布著三十多座奧馬亞王朝的宮殿和宅邸遺蹟。目前已進行發掘調查的不過二、三處而已。卡斯爾・海爾東西兩宮，就是遺留在這沙漠邊緣上的代表性建築。

出身奧馬亞家族的阿拉伯王，於西元六六一年首次在阿拉伯半島之外建立王朝，定都大馬士革。

據說奧馬亞王朝的歷代國王哈里發厭倦了喧囂、嘈雜和陰謀密佈的都市生活，競相在沙漠中建築離宮。沙漠對流著遊牧民族血液的阿拉伯人來說，是他們的故鄉；在回教勢力從阿拉伯半島伸張進入鄰近地區的時代，又是他們耀武揚威之處；更是危急時的避難所和儲存力量的補給站。在騎馬追捕獵物或獵完鷹之後，藉沐浴恢復體力，在醇酒美人和歌舞中進入忘我之境，這些都是沙漠才有的樂事。各宮殿中的狩獵圖、演奏圖或入浴圖在在反映出當時貴族的優雅生活（圖275、276）。

對沙漠的懷念是驅使這些人在沙漠的邊緣建立一連串宮殿的最大理由，過去，似乎以這種浪漫的解釋最佔優勢。

邊境地帶的城寨　但是，有人認爲建造這些沙漠宮殿是爲了防衛邊境。奧馬亞王朝宮殿的大門和外牆大多宏偉異常，所以這種想法也是很有道理的。

羅馬時代在帝國的國境地帶設置稱爲「里美斯」(limes)的屯兵站，這種建築一直留存至今。從建築的觀點來看，奧馬亞王朝的宮殿與「里美斯」非常相似。但從行政、軍事的觀點來看，則完全不同。回教世界也有相當於「里美斯」的機構，那就是設於遠征部隊前哨地和回教圈的邊境稱爲「里巴特」(Ribat、Rabat)或「馬修哈得」(Mashhad、Meshed) 的城寨。里巴特的建築至今仍散見於回教圈邊境的中亞與北非地區。這些回教

時代城塞的特色，就是不單有警備的功能，也兼爲宗教修行場所及隊商驛站。

近年來不斷在各宮殿遺址進行發掘調查。例如：前述的卡斯爾・海爾、黎巴嫩的安賈爾(Anjar)、約旦的希爾巴特・馬弗賈爾(Hirbat Mahjar)和伊拉克的庫法（Kufah）（六七〇興工）、瓦西特(Wasit)（八世紀後半）等皆是。隨著研究的進展，目前已經逐漸發現浪漫的鄉愁之說似乎不足以作爲要在邊陲地帶建築宮殿的理由。

希夏姆宮殿和穆夏塔宮

希夏姆宮殿的豪華浴池

首先來看希爾巴特・馬弗賈爾。這座宮殿因爲建於希夏姆王(Hisham，在位724–743)的時代，所以也稱希夏姆宮殿，位於舊約聖經所說「到處是牛乳與蜂蜜之地，葡萄與橄欖茂盛之地」——氣候溫暖土質肥沃的約旦河谷(Jordan R.)。靠近猶太教、基督教、回教歷史上的聖城耶路撒冷，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與其他宮殿比較起來，城塞特性雖然較弱，但是，用塔來強化周圍的城牆，並且建有凱旋門式的城門，內部有謁見室（與卡斯爾・海爾相同，進門後的細長廳堂周圍置有長椅，可能是供謁見者等候之用）、起居室（樓上）、禮拜堂、浴室與中庭。

這座宮殿最大的特徵是在浴室裡隔出極大的空間，而且加上鑲嵌和灰泥工藝的豪華裝飾。可能是在浴室的大廳中舉行歌舞演奏或詩歌朗誦。鑲嵌裝飾不亞於耶路撒冷的「岩石圓頂」和大馬士革奧馬亞清真寺的壁畫（圖277）。這裡的鑲嵌畫不在牆壁上，而是裝飾地板上的所謂「鋪地鑲嵌」（圖305），花紋是以強烈反映後期羅馬風格的幾何花紋爲中心，另外也有受波斯薩珊王朝影響的獅子雄牛爭鬪圖（一般認爲主題是象徵四季推移或王權交替）。以多角形、線繩花紋、雷紋鱗紋等反復組合、綿延不斷的技巧，是回教美術的特質之一，但是，亞爾漢布拉宮的千變萬化的構圖，已在此時萌芽。此外，灰泥工藝的裝飾都著以華麗的色彩，以及許多回教美術中罕見的雕刻作品（王公貴族、舞姬）。

位於水源豐富河谷地帶的典型宮殿，尚有希爾巴特・米尼亞（七一〇年左右）、安賈爾等。

穆夏塔宮的特徵

位於約旦首都亞曼以南二十多公里處的穆夏塔(Mushatta)宮，建於八世紀前半，但是，不知何故卻未完工。建在邊長一百四十公尺的方形臺基上的穆夏塔宮，不論城門或城牆都是典型的奧馬亞王朝宮殿樣式。內部由南至北分成三等分，中央部分又分成候見室、中庭和禮拜堂，裡面隔成謁見室（有隧道形拱門的大廳）和有圓頂蓋的王座，頗具特色。

以這些要素所構成的建築，早在薩珊王朝時代的波斯（卡斯里・西林及沙爾維斯坦）和杜拉・歐羅波士（前三世紀）就已採用，到了回教時代初期，與氣勢凌人的城門同爲王權的象徵。

穆夏塔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宏偉的石砌正門和雕刻裝飾。城門兩邊的塔基（圖306），已經在柏林國立博物館復原，以爵牀葉形裝飾將表面分割成鋸齒狀三角形，而以六瓣的薔薇形圖紋配置在三角形中，空白部分都浮雕出葡萄蔓藤花紋和鳥獸紋，這是回教建築裝飾中出類拔萃的作品之一。

庫塞爾・阿姆拉和卡斯爾・海爾東西兩宮

違反回教禁忌的浴室

距穆夏塔宮東方五十公里的沉寂沙漠中有一座淒涼的小型建築。這是八世紀初所建的庫塞爾・阿姆拉宮(Qusayr 'Amra，圖307)；外觀平淡無奇，有如狩獵小屋，但是，內部卻有以壁畫裝飾得非常華麗的謁見室和一長排羅馬・拜占庭式浴室。這可能是供領主狩獵後休息和接見屬民使用的，現在雖然已不見人跡，但是當時必有一些農人和牧人住在附近。

在大廳和浴室，描繪各種題材的壁畫是回教時代初期重要的繪畫資料。從「寶座之王」、「帝王狩獵圖」、「回教征服的諸國之王（波斯、拜占庭、阿比西尼亞Abyssinia、西哥德等王）」（圖308）、「詩、歷史和哲學的擬人姿態」、「天體圖」、「鳥獸戲畫」等，從肖像畫到圖案式的題材，一切都充滿著當時悠然自得的生活情景。

浴室是所謂的羅馬式澡堂，分爲更衣室、溫浴室、微溫浴室（地板下有送煙和熱風的系統）、冷浴室等小房間。在浴室畫上圖畫似乎是古今東西人類的雅興和喜好，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當時阿拉伯詩人所歌頌的豐滿美人裸像。

依照可蘭經的戒律，婦人露出肌膚是一大禁忌，在一般人可以看到的場所或物品上都沒有裸婦的描繪。但是這種禁忌的主題卻存在一般人所看不到的、統治者的私邸浴室中，因爲這裡是唯一可以有放鬆心情的地方，畫匠在這裡可以盡情發揮，而不受干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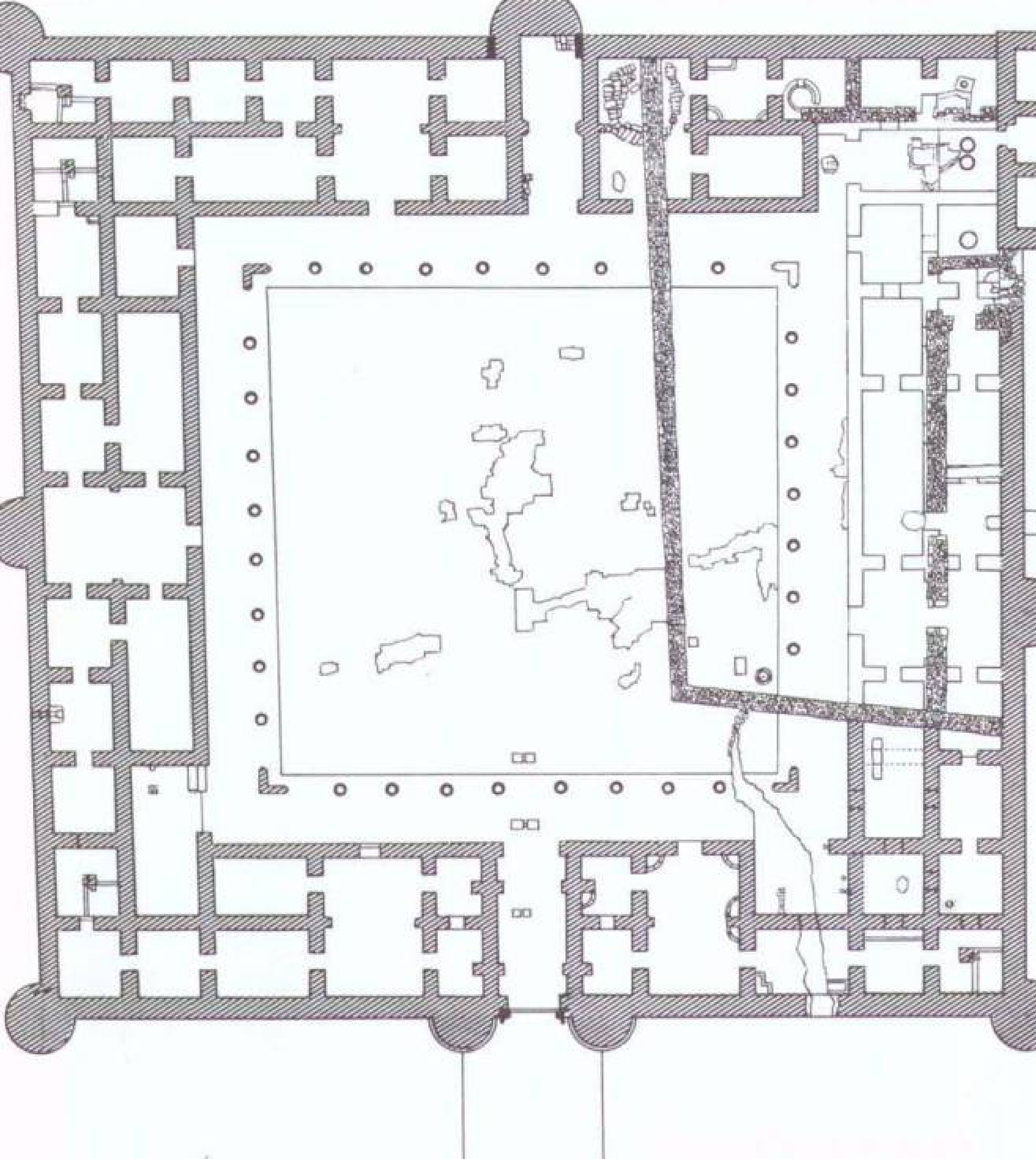
西宮與東宮

比前述宮殿更往內陸的沙漠地區，也散布有建築遺存，位於巴美拉東北方的卡斯爾・海爾東宮和西南方的西宮，就是有名的例子，都建於八世紀前半。

西宮的正方形臺基，邊長七十公尺，從前述在大馬士革博物館復原的高十六公尺的城門（圖274）就不難想像出規模的雄偉；在該博物館陳列的許多灰泥工藝品中，有動物像、騎馬像等雕刻作品鑲刻蔓草紋、幾何形花紋的美麗窗檔，與129頁的女神圖和狩獵圖、奏樂圖同樣具有奧馬亞王朝美術的二元要素——波斯薩珊王朝和古地中海文化的風格。孕育出奧馬亞王朝美術的這兩個要素始終並存，沒有融合而產生單一的新式樣。這就是回教美術形成時期的特徵。

最後一個例子是，由邊長一百六十公尺和邊長七十公尺的大小二個正方形建築組成的卡斯爾・海爾東宮（圖310）。一九六四年以來，已經過三季的發掘調查，解開了許多疑問，過去對沙漠宮殿建築的想法必須加以修正。

這個建築的平面圖，整體的構造、裝飾、都與同時代其他的宮殿大致相同。卡斯爾・海爾東宮大殿的四個城門令人想起後來在曼蘇爾(al-Mansūr)所建築的圓形



309　卡斯爾•海爾西宮的平面圖
方形平面圖的中央，設有庭院或大廣場，在四面或三面沿著外牆配置房間，承繼所謂「貝特」（Bait，阿拉伯語住居的意思）的傳統。這是常見於敍利亞、巴勒斯坦、約旦之奧馬亞王朝宮殿和宅邸的平面圖。以後的駱駝隊商客棧和回教學校（Madrasah）也同樣適用這種配置。

都市，連結這些城門的直線道路在中央交叉。沿著這些道路築有暗溝，城外也有水道的痕迹。此外，還發現了榨橄欖油的機器，顯示此地曾有橄欖栽培作業。

卡斯爾•海爾東宮的小殿雖有獨特的城門（圖311）卻沒有謁見室，所以可能只是領主的住宅或隊商的客棧。

各種建築樣式的宮殿

具有小型城市機能的別墅群

以上所說的宮殿顯然的屬於離宮和別墅的性質，而非阿拉伯王平時所住的王宮。敍利亞的宮殿如果與同是奧馬亞王朝在伊拉克庫法建築的宮殿比較，離宮與別墅的機能就更加顯著了。

庫法的宮殿，有很多謁見室和官員、侍從執行勤務的小室，從極爲簡樸的裝飾就可以發現，伊拉克的宮殿達爾•亞爾•伊馬拉(Dār al-'imāra)是總督官邸，具有官方性質；而敍利亞的宮殿則有較濃厚的隱秘性。也就是說，後者大至可媲美羅馬帝國境內的古代別墅。

此外，根據最近的調查，這些被稱爲沙漠宮殿的建築中，除了上述各種設施之外，有些甚至還有軍營、場房、隊商客棧（caravanserai，或寫成 caravansary）、貯水槽、穀倉，甚至墓地，儼然是一個小型的城市。另外，有的也像卡斯爾•海爾宮一樣，有庭園，也豢養著狩獵用的動物。薩珊王朝時代的卡斯里•西林宮也有這些設備，尤其是「獵園」一直延續到回教時代。

具有補給站的功能

除宮殿周圍有堅固的城牆外，自古以來西亞到中亞地域的村落，常常連一棟農舍周圍都會圍上高高的土牆。是爲了防止風沙，也是爲了防止遊牧民或強盜的襲擊，或家畜侵入踐踏作物所設想出來的辦法吧！

沙漠宮殿之中，除了前述離宮和別墅之外，另一種是地方領主的宅邸。在阿拉伯軍隊以破竹之勢征服近鄰諸國的初期回教時代，對有功者都賜予占領地作爲獎賞；而在領地內修築的莊園領主宅邸，即屬此類建築。這

些地區現在雖然荒涼，但是，如果利用泉水、井水或天然雨水加以灌溉的話，仍然可以從事農耕和畜牧；事實上，早在羅馬時代此地就有了完善的水利系統，建立過農牧的基礎。

回教時代初期，除生產葡萄酒和橄欖油外，就連穀物也輸往大城市。這些沙漠中的莊園在食糧的補給上發揮了極大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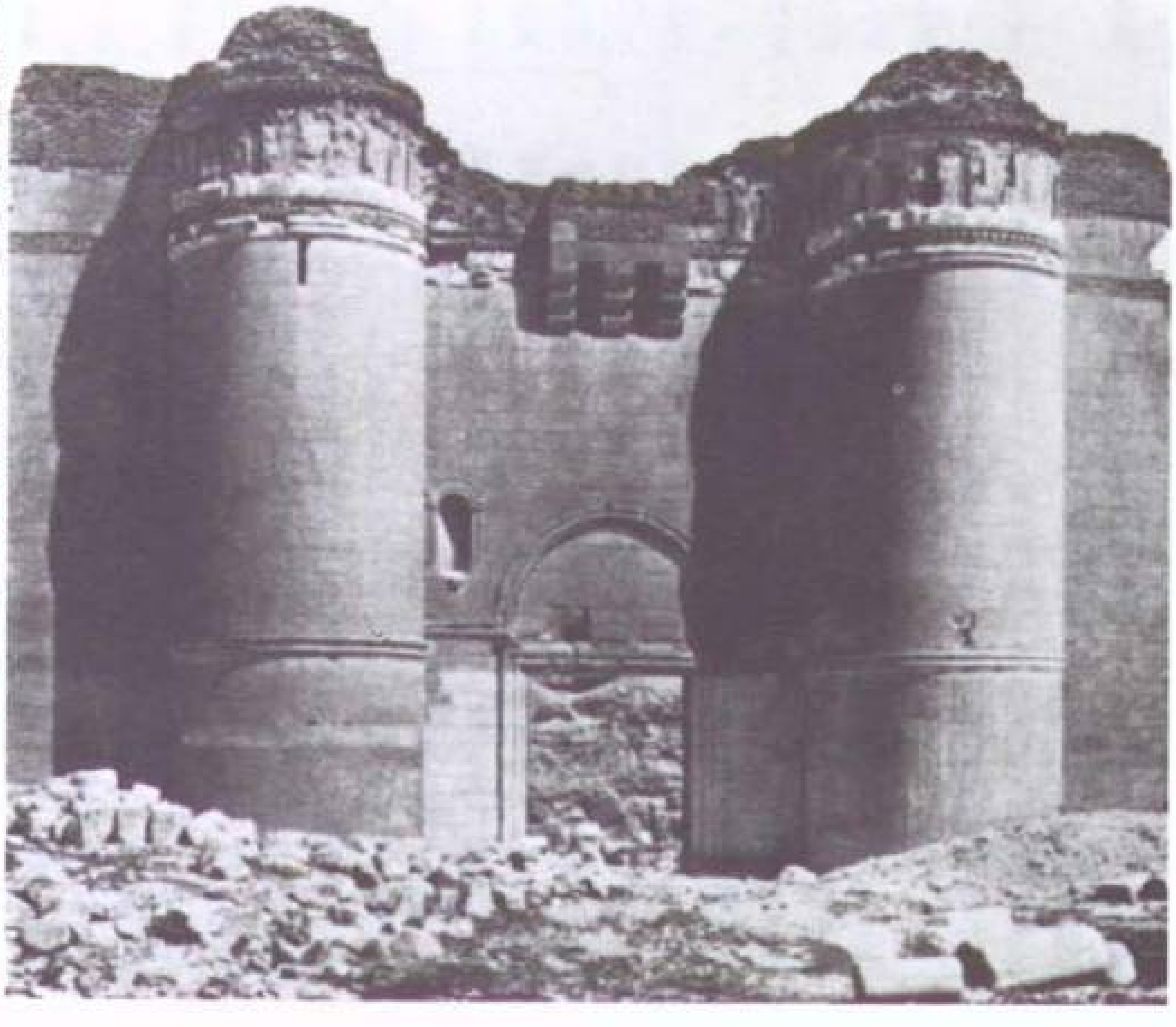
從一千二百年的長眠中甦醒

如此看來，這些「沙漠宮殿」從王公貴族的別墅、狩獵小屋到莊園領主的宅邸，顯然有各種樣式，今後如果再深入發掘調查，除了更能了解這個時期的美術和建築外，也可以知道奧馬亞王朝時代城市鄉村和各地的生活狀況。

這些短期間內完成的建築，隨著西元七五〇年奧馬亞王朝的崩潰而遭放棄，豐饒的綠洲變成了褐色的荒野。這些往日榮華的宮殿和豪華宅邸，在考古學者發掘而重見天日之前，實際上，已深埋在沙漠中，被人遺忘達一千二百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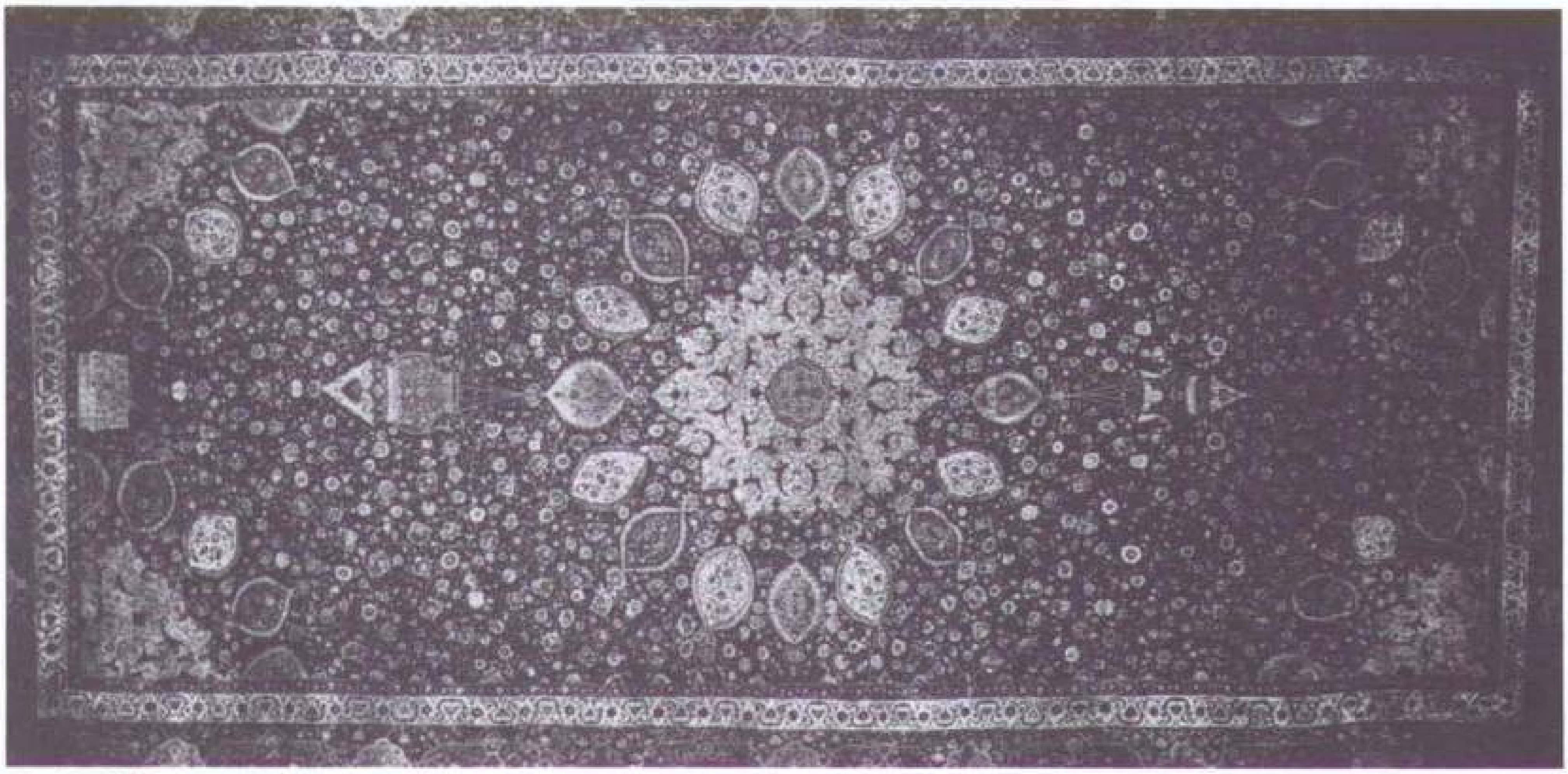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教授　杉村　棟）

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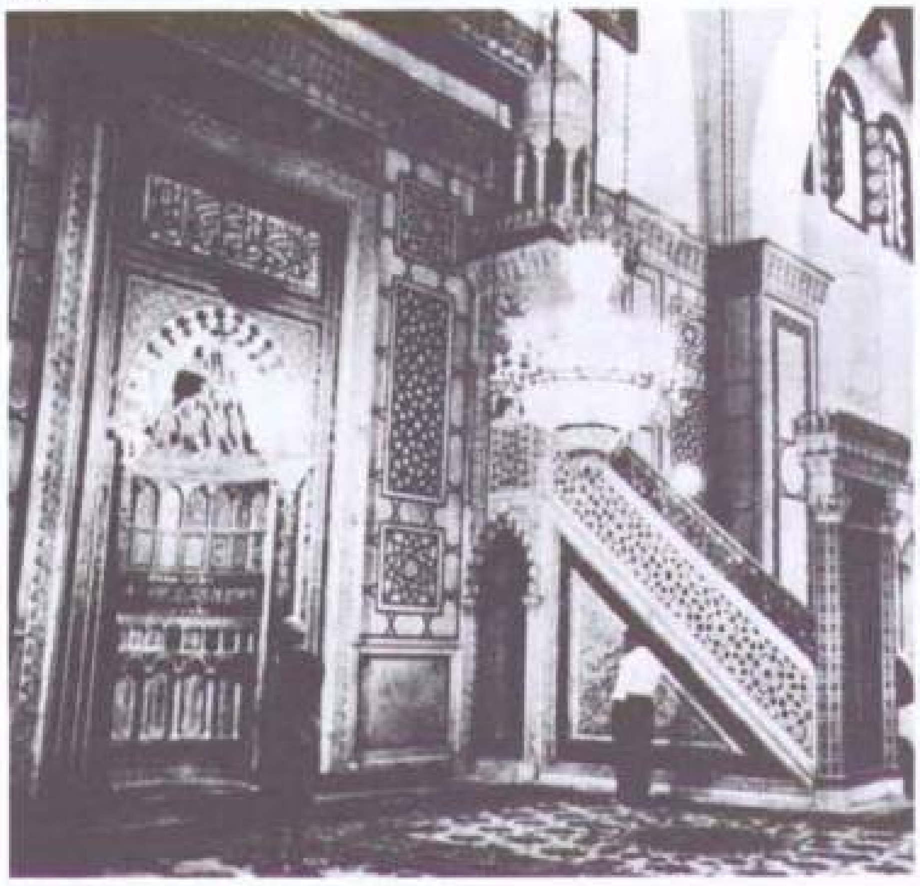


311 卡斯爾・海爾東宮　被認爲是駱駝商隊客棧的建築大門。

310 卡斯爾・海爾東宮遺蹟全景　八世紀初期。



312 **阿爾達比(Ardabil)絨毯** 織有清眞寺燈和阿拉伯式圖樣的薩法維王朝(Safavids, 1501～1736) 絨毯。伊朗大布里士 (Tabriz)。一五四〇年。



313 **奧馬亞清眞寺的壁龕和講臺**

聖神之光的象徵

——清眞寺琺瑯彩神燈

阿拉伯神燈的重要性 根據可蘭經的戒律，回教徒每天必須祈禱五次（圖269、270）；祈禱可以在屋外、在家裏、或清眞寺（圖278～280）中舉行。

祈禱時，他們都使用地毯（圖312）等坐墊，這些坐墊中央往往織有從鎖鍊垂下、如同廣口壺容器的特殊圖案；看起來像是徽章或某種象徵。

回教徒在禮拜堂禮拜時，要朝著表示聖地麥加方向（阿拉伯語稱爲「奇巴拉」Qibla，祈禱之方向）的壁龕（圖313）。壁龕是禮拜堂中樞部位，大多貼有壁磚或者灰泥工藝以及大理石等裝飾，非常美麗；同時也用鎖鍊垂下器物的表現方式。

位於乾燥地帶的西亞，住屋的窗戶一般都很窄小，室內昏暗。當然使用磚和石塊等笨重建材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因素。但是，這也是在炎熱難當和塵土飛揚的沙漠中，所產生因應苛酷自然環境的智慧；同時，或許爲了避免外人好奇眼光，以保持隱秘的回教社會的閉鎖性，也是因素之一。

特別是阿拉伯半島諸國的民衆，大多採用「出窗式」並鑲上稱爲「馬修拉比亞」(Mashrabiyya)的木格窗櫺。雖然，有的木條是縱橫的排列，有的排成各種複雜的幾何圖案；但是，共通點是：格子極細，擋住了外頭的陽光，使屋內顯得格外的昏暗。但是，這種方式也有好處，那就是可以清楚地看見外頭，而從外頭却無法看到裡面。

在這種採光不良的建築物中，不論是類似寺院的宗教建築、宮殿，或者一般建築，自古以來，燈和朧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功用。

燈的種類 燈的歷史相當久遠，所以種類也就特別多，這裏所說的是回教時代——十三世紀左右到十五世紀左右比較短的一段期間——流行於敍利亞和埃及的燈。而且應該特別注意的是，這種燈只限於用在禮拜堂等地方。從故事書的挿圖便可以了解到名爲哈里發

314 **陶製的清眞寺燈** 土耳其、伊士尼克。一五四九年。

315 **琺瑯彩玻璃的清眞寺燈** 敍利亞。十三世紀。

或者蘇丹的國王，在他們王宮裏除了燈以外，也使用鑲嵌金銀的黃銅或青銅燭臺。

另外，在大寺院中除了檯燈之外，也使用吊燈，有的就像枝狀吊燈一般，從天花板或樑上垂下數盞燈或蠟燭。

寺院所使用的燈中，有的在頸部和近底座臺處呈蜂腰狀，而成鼓形(圖315)；有的上部向外開放成喇叭狀）。後期的燈，基部較高，上部也多向外開展。鼓起的燈身有連接黃銅或銀鍊的數個突起環。裝飾集中在燈身四周。燈上還有相當於一般所熟悉的「燈罩」，實際上另外有裝燈蕊和燈油的小型玻璃容器。

這些燈一般高約三十公分，有些陶燈（圖314）和鄂圖曼土耳其時代的形式相同。

可蘭經章句的裝飾 玻璃燈的裝飾，首先是用紅色的琺瑯勾勒出紋飾的輪廓，然後著上青、綠、黃等色彩，再加熱固定。雖然，現在金箔已經剝落，但是不難想像往昔與燈光輝映的丰采。

主要的裝飾是阿拉伯文字和阿拉伯式圖飾，有時也有植物花紋和幾何花紋；但是，人物像等動物圖形，在可蘭經或寺院等神聖場所，都不曾出現。雖然有時代、地區的差別，卻仍嚴守著不描繪動物的禁忌。

大馬士革和開羅所留下來的大部分寺院燈飾，都是艾優布王朝，尤其是馬姆魯克王朝的王侯貴族所奉獻的，這可以從刻有他們的稱號或姓名的銘文中看出來；有時還用圓滑的納蘇希體和流利的蘇爾斯體來表現可蘭經的章句。

這個時代寺院燈飾的最大特徵是奉獻者的家徽。例如馬球(polo)競技的球棍(stick)圖樣徽章，就是當時職司這種競技的貴族家徽。

各種琺瑯玻璃，主要在敍利亞的拉卡、阿勒坡或大馬士革製造，但是，遺物則除了西亞外，遠在瑞典和英國也有所發現。十五世紀的波斯歷史家哈飛茲阿布魯 (Hāfiz Ābrū, ?～1430) 曾說：阿勒坡的特產品是玻璃器，而且每一個都很精美而令人難以取捨；也記載了這些玻璃器都輸往各國或獻給諸侯。在開羅回教寺院使用的燈飾，恐怕也都是敍利亞的產品。前述地毯和清眞寺壁龕上的圖樣，不論形狀、花紋或垂吊鎖鍊的表現，都和這裡的燈飾完全相同。

象徵崇高之神 爲什麼燈飾會出現在與宗教有關的場所或物品上呢？其中似乎具有超越燈飾本身機能的特殊意義。

在亞洲自古即有「神即是光，光即是神」的思想，從古代波斯所流行的拜火教（又名祆教），到基督教都有這種思想。新、舊約聖經中就明顯的表達了這種思想。

回教的這種思想則表現在可蘭經第二十四章「光之章」第三十五節：

「阿拉神是天地萬物之光；神之光正如點燃神燈的壁龕。神燈在藍色寶石之中，藍色寶石有如閃爍的星星。光是由一種受祝福的木材——既非東方，又非西方的——橄欖樹點燃；橄欖油即使不點燃，也會產生燃燒般的光輝。火上加火；只要虔誠的祈求，神對任何人都會導之於光明。神爲人們作比喻，並且通曉森羅萬象。」

燈飾不只是照亮昏暗寺院的工具，也是崇高之神的象徵。自十三世紀前後開始，這種形式獨特的華美寺院燈飾，大量捐獻到寺院中，燈飾在寺院中的功能一經確定，就形成了以燈來象徵聖神之光的想法。即使另外再創造出新的象徵，也沒有像燈這樣適用於回教寺院了。

閃耀著金色光輝的寺院燈飾之美，就是令人以這種琺瑯彩作爲「神之光」象徵的原因吧！

（杉村　棟）

日本調查團在幼發拉底河流域的發掘調查

發掘敍利亞

日本古代東方博物館館長 江上 波夫

日本人在敍利亞的考古調查歷史很短，以一九六七年東京大學調查隊在杜瓦拉洞穴遺蹟的發掘爲最早。從一九七四年起，由筆者所帶領的調查隊每年都在幼發拉底河上游地區進行遺蹟的調查工作。敍利亞境內的幼發拉底河流域，中游的馬利、杜拉•歐羅波士已有法國和美國進行發掘調查，但是，上游地區却還無人涉足。

這塊未經調查地區，由於得到蘇聯政府的援助，將建立大型水壩。敍利亞仍然是個農業國家，但是除地中海型氣候的沿海地區外，國土的大半都位處乾燥地帶，幼發拉底河上游如果能夠建築水壩，將可以開墾出廣大的農地。可是，水壩一旦建造，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的遺蹟將會遭水淹沒，永遠無法再進行發掘調查了。

調查將會遭水淹沒的遺蹟

敍利亞政府委託調查 最初是由敍利亞政府自行調查這些將會遭水淹沒地區的遺蹟；由於遺蹟愈查愈多。敍利亞實在無法獨力進行此項工作，而在一九六七年透過聯合國國際文教組織向世界各國請求支援，於是，有十多個國家分別開始進行調查，有一些調查業已結束，調查團也返回自己的國家了。

316 米士利弗 位在突出於幼發拉底河所氾濫平原的小丘上。

日本也受到了請託，當時我正參與東京大學的伊朗和伊拉克調查，不能中斷，所以就暫時將此事擱置下來。一九七四年敍利亞再度提出請求，並且表示：已經爲日本保留一片很有價值的地區，無論如何都請你們前來調查。由於對方的誠意，於是，筆者便和東京教育大學（現在的筑波大學）增田精一教授前往從事初步考察。

進行調查 爲日本保留的地區，是在水淹地區最北端，靠近土耳其國境的第二十一區（魯美拉）和稍下游的第十九區「米士利弗」(Mishrife 圖316)，果然是考古學上很吸引人的地區。特別是可能是墳墓的「圓形石墓」(stone circle) 很多，我心想果然是分到一片好地方，於是決定進行調查。

這一塊地區頗爲廣闊，比東京千代田區還大，即使乘吉普車巡繞一圈都相當費時，在這個地方到底埋藏著什麼樣的遺蹟？只有動手發掘才能知道了。如果想仔細調查的話，非得花上二、三十年不可；水壩工程不斷的進行，這塊地區很快地也要遭水淹沒，所以必須儘快動手挖掘才行，當時最需要的就是人員和經費。

其實資金才是最難解決的問題，雖然曾經向日本的報社、石油關係企業提出申請，但是最初二、三年僅在少許的支援下進行工作。而且敍利亞在五月至九月間，非常炎熱，十一月中旬就轉冷，只能在十月和十一月上旬的短期間內進行調查。此外，因爲不遠的下游地區已遭水淹沒，居民紛紛遷離，很難找到人手，所以一年的

挖掘時間其實只有一個半月而已。

幼發拉底河上游的挖掘

攜帶祖先遺骨遷移的人們　日本隊所調查的地區毗連著土耳其邊界山巒地帶，是敍利亞最內陸的地區。居民大多是最近才定居的阿拉伯人——貝多因人，人口稀少，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

一九七四年我們首次來到這裡時，水淹預定地區的居民剛剛開始遷移。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們遷移時竟連祖先的墳墓都挖起來一起帶走，所以墓區內到處都是掘開的洞穴。在我們住宿的魯美拉宿舍正前面小山丘上，就有居民在挖掘墳墓。第二年大概都已挖光了，再也看不見掘墓的人，據說他們曾經掘出了許多的古物。

選定發掘據點　我們發掘的主要對象，是新石器時代到青銅器時代的史前時代遺蹟。最初所見的圓形石墓，與在伊朗所發現的青銅器時代墳墓相似，於是就從這些墳墓開始挖起，出土的貨幣、燈、金製耳飾和戒指等卻是拜占庭時代之物。這種圓形石墓竟然會是建造於拜占庭時代，在考古學上來說雖然不可思議；但是，出土文物確確實實是拜占庭時代的東西，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一點價值都沒有。

所以，我們停止挖掘這種墳墓，而轉往由挖掘祖先墳墓的居民處所聽來的第二十一區小山丘額哈吉，那裡的年代應該比較久遠些；說不定還會有青銅器時代的聚落遺址。於是，我們就在這個直徑約一百公尺、高約二十公尺的小山丘上進行試掘。

試掘就如圖318所示一般。從上往下挖掘，只要地層一改變就從外側再挖起，山坡因此掘成了階梯狀。由於這次試掘，我們確定這個小丘大概有八層，而且年代相當古老，所以我們就把主要的發掘據點定在此地。

接著是第十九區，那裡也有一座小山丘呈橢圓形，長徑約一百五十公尺、短徑一百公尺左右，有石頭牆垣圍住。頂上有砌石的入口遺址，並從其中一處找到了刻有羅馬銘文的銅器和玻璃製的細頸水壺(flask)，是羅馬時代至拜占庭時代的器物。另外還發現婦人的裝飾品，所以這裡應該不只是城寨，可能也是神殿或總督之類人物所住的城寨或宮殿，雖然不是史前時代的遺蹟，但是我們仍然決定加以調查。

「都爾門」巨石墓碑的發現　我們在魯美拉村的宿舍面對著幼發拉底河，周遭形成斷崖般的斜面，最初，水並沒有淹到這裡，現在下面已經浸水，從水面到崖上大約有十五至二十公尺。在大約十五至二十公尺的斜坡上滿佈大石；我們最初覺得有些奇怪，稍作挖掘卻毫無所獲，因此以後就不再理會。有一天，村子裡的小孩拿了一個完整的壺來兜售，看起來不像是在附近出土的，大家都猜不出到底是來自何處。就在大家一邊看著買下來的壺，一邊極力思索的時候，和我們一起工作的敍利亞官方調查員突然說：「也許是從斜坡上的石頭下撿來的，否則小孩子不可能這麼容易挖到。」

於是，我們就試著挖掘石頭的底部，不到三十分鐘就發現了用大石塊建造的墳墓，並從中出土了陶器和青銅劍。從出土品來看，可以確知是青銅器時代前期到中期時代的古墳。古墳遍佈整個斷崖上，總數約有數百座之多。

雖然斷崖斜面上累累的大石都好像自然散置般，一挖才知道每塊大石底下都有石塊支撐著，這應該就是巨石墓碑都爾門(dolmen)。都爾門分布於伊朗北部、蘇俄的高加索(Caucasus)和死海 (Dead Sea) 附近的山岳地帶，卻從未在敍利亞發現過。如果我們發現的古墳確實是都爾門的話，那可能從約旦到敍利亞、伊朗的札格洛斯山脈 (Zagros Mts.) 到高加索的山岳地帶都是都爾門的分布區域；或許以後的研究將會使這件事情更爲明確吧！

同時發現了羅馬時代的遺蹟　或許是因爲水壩所形成的人工湖水，不斷冲擊斷崖斜面下方的關係，有個地方突然出現了羅馬時代地下室墓的入口。入口很窄，但是裏面卻相當寬敞，三面的壁上挖鑿有龕 (niche)，可能是用來放棺槨的。這種地下室墓在巴美拉等西亞地區的羅馬時代遺蹟中發現很多，這只能算是一個小規模的。

再往斜坡上方走，發現地上有些女性雕像的殘片，可能是居民認爲已經毀損不能賣錢而丟棄的；繼續探查，果然又在附近找到了一個階梯式的入口。走下入口就是房間，似乎是羅馬時代的墓；可是，裡頭已經空無一物了。

這些墓都因爲入口露出，而被盜掘一空；我們的查區域非常廣闊，應該還有未被發現的羅馬時代地下室墓才是。

不斷的調查、研究

溯幼發拉底河北上的文明　各國在幼發拉底河流域的調查成果非常豐碩，例如：最近在阿勒坡附近的馬爾狄克發現阿卡德王朝時代的大城市遺蹟，並從中找到了二萬多片楔形文字的泥版文書。

我們聽到這個消息趕去時，已經是發現後的第三天了。宮殿遺址的最古老部分有收藏泥版文書的房間，泥版文書就是從這裡搬出來的。由於秋雨季即將來臨，泥版要是泡了水就很麻煩，所以義大利調查隊晝夜不停的搶搬。據說：連隊長本人也是三天不曾闔眼。並且，特地從杜林大學(Turin Univ.)請來專家，進行解讀和分類整理。由於這些發現，使蘇美時代中史料最缺乏的阿卡德王朝時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和敍利亞的歷史得以逐漸呈現鮮明的輪廓。包括這次的大發現在內，各國的發掘調查究竟獲得了什麼樣的成果呢？

以往，由於對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調查非常週詳，所以發現的大城市遺蹟都在這個區域，例如：巴比倫、尼尼微、亞述等；但是，底格里斯河大抵從沙馬拉(Samarra)起，往上游的河中多岩石而且兩岸是峭立的懸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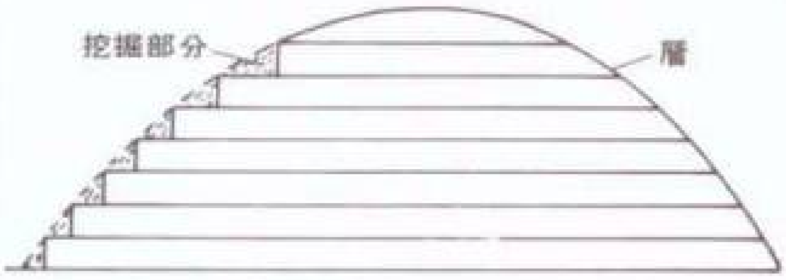
317 出土的陶器　魯美拉。

舟行不便。今天，從摩蘇爾須搭機南下到巴格達，再乘船下波斯灣；因此，底格里斯河南北的交通並不發達。蘇美和巴比倫文明在底格里斯河流域僅止於巴格達附近，再北就找不到遺蹟了。尼尼微和寧魯德則是亞述時代的城市。

這次調查的幼發拉底河，一直到進入土耳其邊境的山岳地帶爲止，水量非常豐沛。所以，船可由下游溯流而上；蘇美文明初期的詹姆得納蘇期以後的文明，經幼發拉底河北傳，就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在因水壩而遭淹沒的初期農耕聚落遺址下層，也發現烏魯克期甚至可追溯到詹姆得納蘇期，即西元前三千五百到前三千年的遺蹟，而且與伊拉克南部蘇美地區發現的幾乎相同。

就這個意義來說，幼發拉底河才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主幹。

319



318

318 **發掘方法**　沿著斜坡，將各層掘成階梯狀。

319 **陶製的駱駝**　豎穴土坑墓出土。西元前一七〇〇年左右。

320 **古代東方博物館**　眼前的部分是敍利亞出土的文物。

320

可以攜回的出土品

敍利亞自古即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不論在經濟上或文化上，都是西亞最進步的地區之一，極具國際性色彩。或許是因爲敍利亞人跟外國人接觸多了，在調查、發掘時，我們作任何事情都比在西亞其他各國遇到的困難要少。

敍利亞政府對於各國在水淹地區所挖掘到的東西，只將部分比較特別的登記下來，其他的不需登記可由各國攜回。登記的出土品都陳列在阿勒坡博物館，待發掘結束後再行分類。我們因爲尚在發掘中，所以遺物暫時都存放在一起，就算只能攜回一半，那數量也相當可觀。敍利亞在這方面非常大方，所以我們都覺得即使多費幾年調查，也是值得。

未來的展望

由蘇聯政府援助的水壩工程，因爲敍、蘇兩國關係惡化而告中止，對敍利亞的經濟建設來說雖是不幸，但是對日本來說卻是非常幸運，我們的調查區將不再有淹水之虞，隨時都可以進行調查。因此，我們打算從容地繼續調查下去。

一九七八年十月四日，東京的日本古代東方博物館正式開放（圖320）。敍利亞的挖掘調查關係到這座博物館的收藏，筆者身爲該博物館的館長，希望這項挖掘工作能盡量維持下去。大英博物館和羅浮博物館等外國博物館，不就是因爲長年累月的調查古蹟，才有今日豐碩的成果嗎？日本在考古學上總算也跨出了第一步。

日本古代東方博物館的展示面積大約有三千平方公尺，足夠展示我們從敍利亞帶回來的出土品，並且也能容納今後數十年的發掘成果。

相信不久之後，日本的研究也將對世界的西亞研究有所貢獻。

從敍利亞看西亞歷史的一頁

走過文明的十字路

平山郁夫

只要到敍利亞旅行，就可以了解到敍利亞歷史和地理在中東的重要性。

位於西亞的敍利亞是文明的十字路口，例如，阿富汗巴米安 (Bamian) 遺蹟的佛像和壁畫，可以看出受到印度和波斯文化的影響和融合。

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是東西的交點，以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 strait)爲界，分爲東西方。市內的建築物東西形式混雜，是一種別具異國情調的文化。

敍利亞在地中海東方靠北的盡頭，西接土耳其，南連西奈半島 (Sinai pen.)、埃及、沙烏地阿拉伯，東接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因此在民族上和歷史上都具有成爲西亞世界中十字路的條件。

幼發拉底河岸的文明遺蹟

從阿勒坡到馬利遺蹟

筆者曾驅車在敍利亞國內從事寫生旅行，北部的幼發拉底河來自土耳其，然後流經伊拉克，注入波斯灣。在敍利亞境內形成的肥腴半月形地帶，是敍利亞的穀倉，其中心則是古老的城市——阿勒坡。

西邊是安地黎巴嫩山脈，或許是因爲地中海岸海洋性氣候的關係，山上一片翠綠，與內陸地區乾燥的沙漠景觀完全不同，滋潤的田園景觀，倒是和日本的田園景觀頗爲類似。

幼發拉底河沿岸的古代文明遺蹟很多，蘇美時代的馬利遺蹟相當有名，在此發現了豐穰女神像和以楔形文字寫在泥版上的馬利文書。附近的杜拉•歐羅波士遺蹟是羅馬時代繁華的貿易中心城市之一，在背對幼發拉底河的這塊遺蹟中，曾經發現了傑出的壁畫。混合西亞和西方文化的繪畫風格和技法，是極爲珍貴的古代繪畫。

日本考古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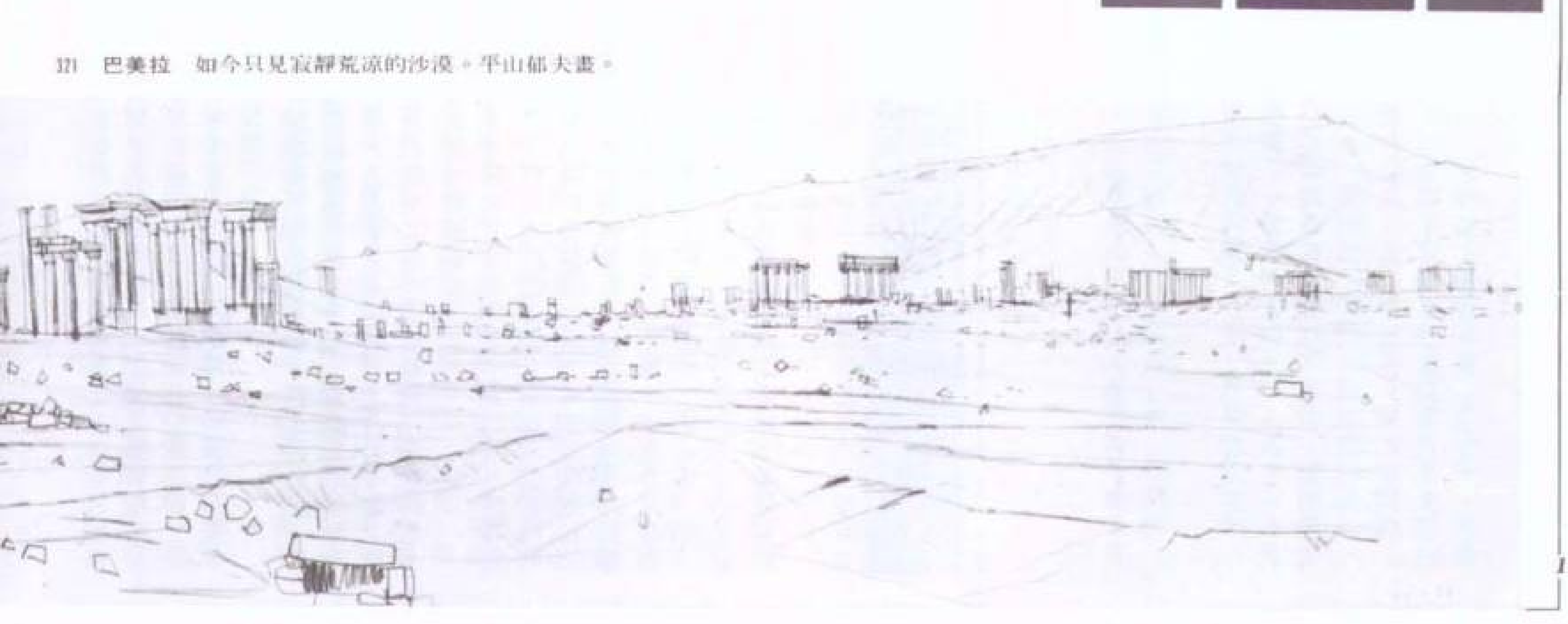
驅車通過這個地帶，到處可以見到小丘式的台地，據說那是羅馬時代的遺蹟，所有道路上每隔一定的距離都設有外城般的城塞，類似中國古代的驛站；其中也有些可能是建在更爲古老的遺蹟上吧！

繁榮於土耳其安那托力亞高原的西台時代後期遺蹟都在敍利亞境內。其中的艾恩•達拉遺蹟，曾發現了西台風格的獅子石雕。此外，在那些倖挖掘了部分的宮殿和神殿中又發現了無數的古物遺蹟。

義大利考古隊在遺蹟中發現了大量的泥版古文書；由於這項重大的發現，使夢幻般的古代文明逐漸呈現在世人的面前。

來到優美、恬靜的山間小村，用過餐後，就開始寫生，這種地方也有羅馬時代或更早的古蹟。古代人也是有意選擇風景優美的地方吧！有些橋樑和建築物至今仍在使用。

321　巴美拉　如今只見寂靜荒涼的沙漠。平山郁夫畫。



來到地中海岸，周圍頓時開朗了起來，這裡有產生拼音文字字母雛形的烏加利特文明遺蹟。從留存至今的美麗銀化玻璃器可以想像：當時繁榮於地中海的腓尼基時代、揚帆運送文物的海上民族活躍景像。

幼發拉底河上游因爲興建水壩，將遭水淹沒，所以沿岸各地的遺蹟有各國的考古隊在從事挖掘調查，日本也參與了這項工作。其中已發現青銅器時代以來的各文化層，在拜占庭時代，回教與敍利亞文化重疊。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後，部將塞流卡斯在此建立了王朝，統治敍利亞，在東西文化交流的希臘化時代和敍利亞也有很深的關係。不論對東、西、南、北各方，敍利亞都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夕陽下的巴美拉

在單調的沙漠之中

敍利亞的首都大馬士革，是世界最古老的都市之一，至今仍可說是中東和近東最具有歷史氣息的都市。

距離大馬士革二百五十公里處有巴美拉遺蹟。出現在沙漠中的城市，雖然有如綻放在沙漠中的石花，卻又充滿了虛幻的感覺。

從遙遠的美索不達米亞西行，可以到達巴美拉，那是敍利亞沙漠中的貿易城市之一。

這是繁榮於羅馬時代，大約西元前後二、三世紀的城市，現在巴美拉遺蹟的周圍數十公里甚至一、二百公里等都是單調的沙漠；乾燥的大地，有時形成丘陵，有時則一片平坦。

在沙漠中，偶而可以看到像胡椒鹽一樣的黑點則是羊群和驢群，羊毛製成的帳篷就是貝多因遊牧民族所搭的吧。

根據記錄，尚未有汽車的時代，從大馬士革到巴美拉，騎驢需要一個禮拜的時間。

列柱和神殿的遺蹟

冒著生命危險通過乾燥的沙漠前往巴美拉的隊商，遠遠望見壯觀的列柱、神殿和劇場時，一定都有恍如隔世的感覺吧！綠洲城市周圍的椰子樹林和白色耀眼的大理石建築必然也同時映入眼中。

抬頭可以看到雄偉的凱旋門

大列柱約有數百根，顯得壯觀無比，柱與柱間裝飾有奉獻者的半身像和雕刻——軍官的威嚴容貌，富豪的自負表情等象徵著巴美拉的權力與富足。當時的圓形劇場內必然歡聲時起，官方的建築並列在石板大道的兩側。

門前是雄偉的希拉(Hera)神殿；大列柱的迴廊充滿逼人的氣勢，正面則是莊嚴的神殿。

從東方來的旅人，對巴美拉的繁榮必然會感到無比的驚訝吧！

377　艾恩・達拉遺蹟的塔里烏斯之泉　平山郁夫畫。

喧囂熱鬧的城市

在巴美拉城市的內側山丘上，有國王和貴族的墳墓；其中也有公寓式樓房建築。壁畫都塗上色彩，嚴整的畫法表現出西亞藝術的特徵；也有成列的家族肖像雕刻，可以看到儀表堂堂的家長，美麗的妻子和小孩可愛的模樣。

散布在斜坡和沙上的大石墓，顯示了巴美拉當時的富裕和繁榮。

那時候的情景是：吵雜熱鬧的市場上，擠滿了穿著奇裝異服的各種民族。

羅馬的玻璃工藝是以纖細的技法聞名。埃及的工藝製品，由安那托力亞高原運來的石頭，東方的美麗絲綢。昂貴而動人的絲綢尤其討人喜歡，豪華的紡織品，波斯的玻璃、陶器並排陳列，令人目不暇接。

因爲巴美拉繁榮得有如沙漠的天堂，羅馬帝國遣使要求入貢，高傲的齊諾琵亞女王拒絕了羅馬的要求，終於引起戰爭。巴美拉因戰敗而瓦解。

據說：上了金製枷鎖的齊諾琵亞女王被執往羅馬……。歲月早已沖淡人們對她的記憶，現在的巴美拉又成了寧靜的沙漠。累累的巨石依然矗立在沙漠中，殘破的神殿，已經風化了的殘留石片，似乎在低訴著二千年前人們的恩怨和繁榮。

佇立在廣大寂靜的遺蹟中聆聽風聲，拉長的身影和強烈的陽光依舊如昔；凝望著在這空蕩的世界，可以想像出以此爲舞台而開展的西亞歷史。

從希拉神殿背後昇起的太陽，將神殿染上金黃的色彩；夕陽西下時，巴美拉又在艷麗的玫瑰紅下結束了一天；有多少人曾經想過，這還是一千多年前通往中國長安的一條道路呢！

解讀歷程與敍利亞的文字

古代文字的解讀

日本京都產業大學教授 矢島 文夫

今天通稱爲中東的地區，在距今五千年前左右到紀元前後時期，發展出燦爛的文明，產生了許多建築和文字紀錄。

關於文字的起源，雖然一般都認爲可以上溯到距今一萬年前所使用的各種記號，譬如用來辨別家畜或財產的黏土工藝和類似的圖案；但是用來作爲文字使用，則是從美索不達米亞中部烏魯克第四層中出土的象形文字式的記號才開始的。

323 尚包里昂 與希臘文、可布特文比較研究，而解讀出埃及象形文字。

此後，文字迅速發展，美索不達米亞寫在泥版上的楔形文字先由蘇美人加以體系化，接著由阿卡德人（巴比倫、亞述）繼承。另一方面，埃及可能是受到初期美索不達米亞文字的刺激，而形成初期的文字，並迅速地完成獨自的象形文字——神聖碑銘體(hieroglyph)，將近三千年間，通用於尼羅河流域。

十九世紀的古典解讀法

從象形文字開始解讀 這些文字隨著使用者的衰亡而被遺忘了。楔形文字文書上記載最晚的年代是西元四五年，而埃及象形文字則爲西元三九四年，以後就幾乎不曾使用了。楔形文字雖然完全消失；但是，埃及的神聖碑銘體象形文字到中世紀仍然存在；古埃及文以可布特文(Coptic)的形式又使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這對以後的解讀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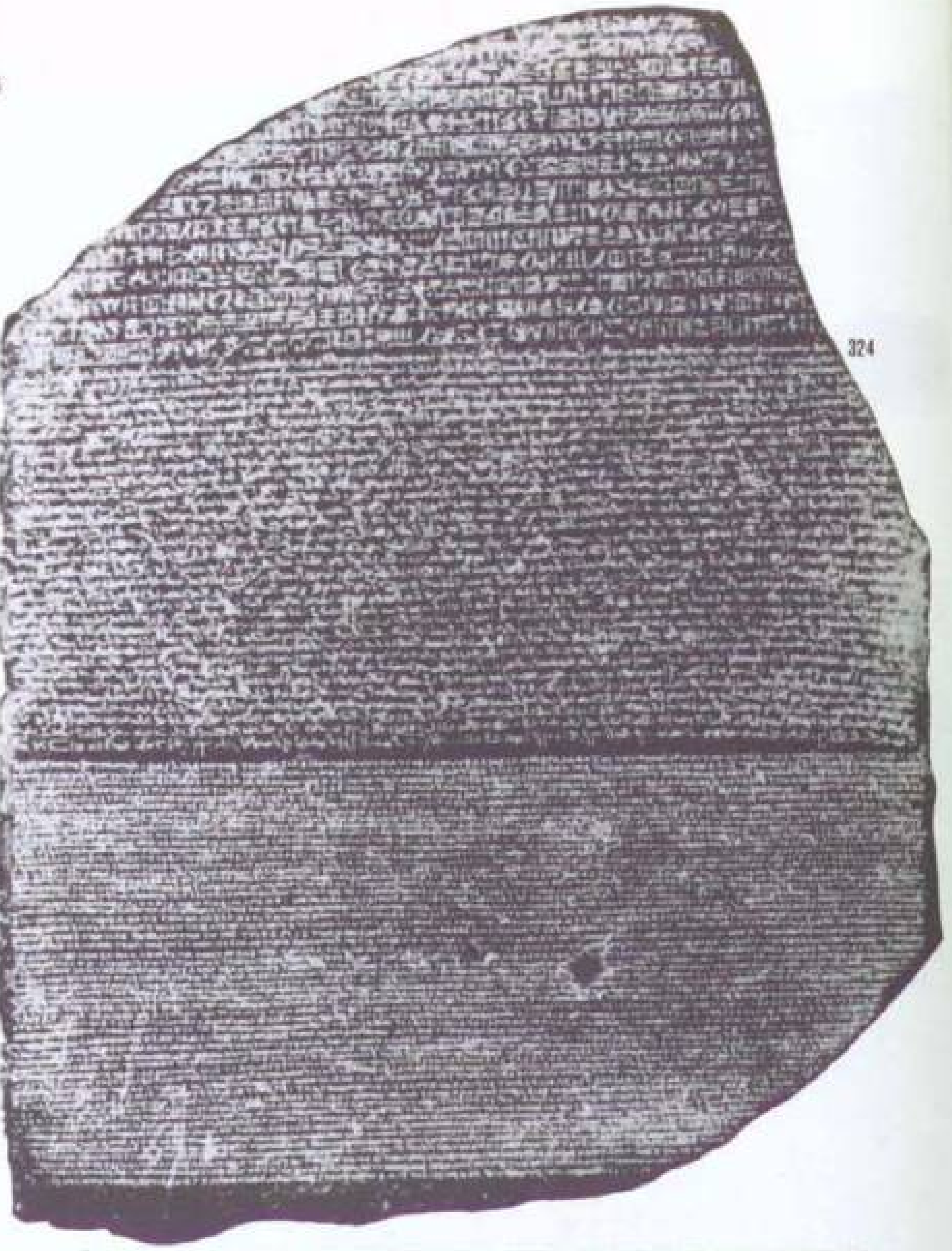
就文字的系譜來說，應該是前述的楔形文字產生較早，接著才是埃及的象形文字，但是解讀卻從象形文字開始。以下就來回顧一下這個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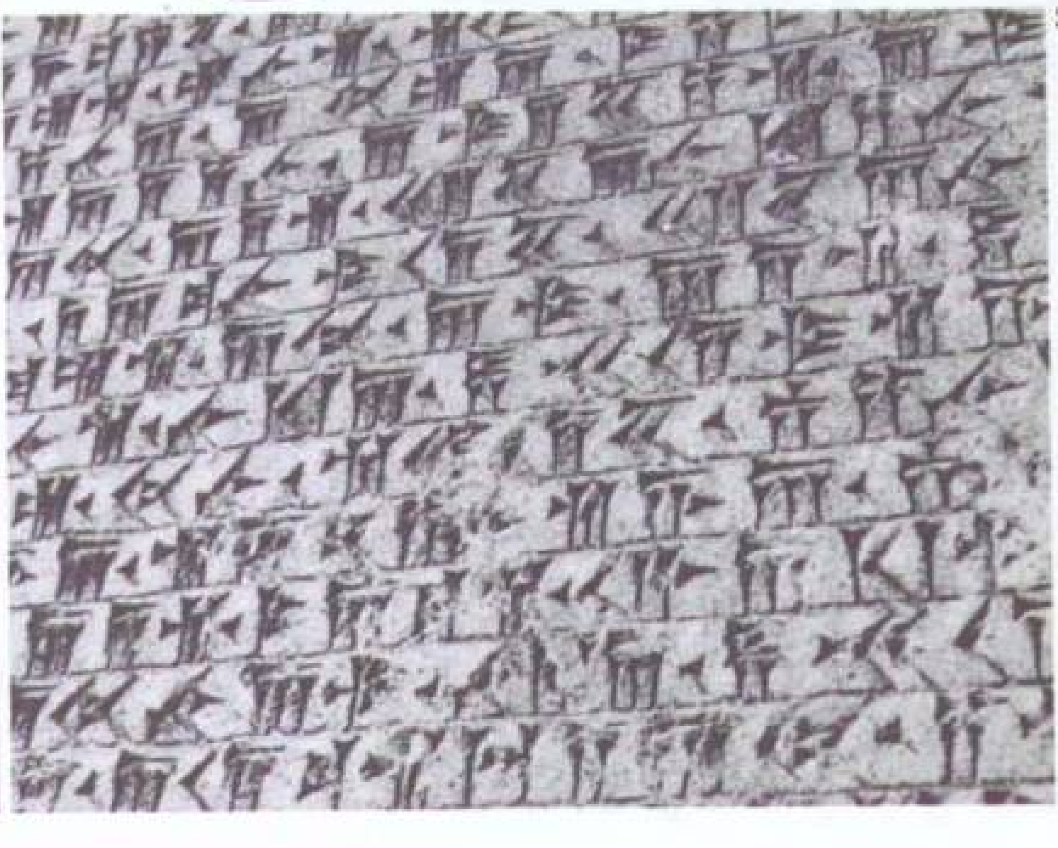
尚包里昂與羅塞達刻石 大家都知道，埃及文字的解讀是法國人尚包里昂(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 1790—1832，圖323）以羅塞達刻石(Rosetta Stone現存大英博物館，圖324）爲線索而完成的。拿破崙(Napaléon Bonaparte, 1769~1821)遠征埃及所挖出的這塊羅塞達刻石委實居功厥偉，然而尚包里昂少年時就學習的可布特文知識，更是解讀象形文字的決定性因素。

一八〇八年尚包里昂拿到羅塞達刻石的拓本後，即致力於將希臘文和埃及文字（神聖文字和民用文字兩種）作比較研究，從碑文中他首先讀出「托勒密」的名字。提供佐證的是在腓萊島(Philae I.)發現的另一個碑文，在這個碑文裡尚包里昂解出了克麗奧佩特拉女王(Kleopatra, 69?～30B.C.）的名字。因爲兩字包含了共同的P、O、L等字母（註①），所以可以確知此二字都是由單音字母構成。有了這個基礎，他繼續研究，終於在一八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發表了成果報告。這年即被認爲是埃及學的元年。

註①：自幼即被認爲是語言天才的尚包里昂將象形文字中，被認爲是托勒密（Ptolemy(A)）和克麗奧佩特拉（Kleopatra (B)）的兩種文字並排解讀，結果發現文字A的1和B的5分別是托勒密和克麗奧佩特拉的P，A的4和B的2從位置上判斷可知是L，以這種方式又可判斷出B的第一個字母是K，A的3和B的4表示O，B在L和O之間的文字當然就是E，那麼P的右邊和最後的同形（鳥形）文字就是A，剩下來的就是T和R，結論就是以埃及發音所讀出的Ptolmy（托勒密）和Kleopatra（克麗奧佩特拉），象形文字的解讀，至此終告完成。

古代波斯楔形文字的音價 楔形文字除了主流的蘇美•阿卡德楔形文字外，尚有相當於支流的西台、烏拉杜(Urart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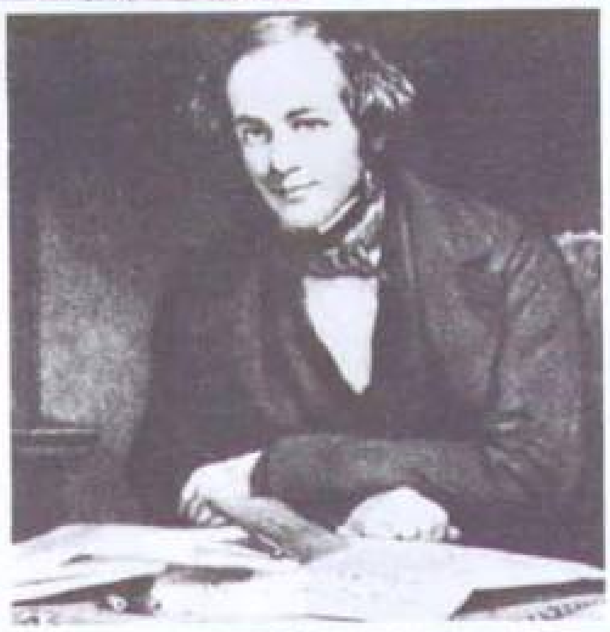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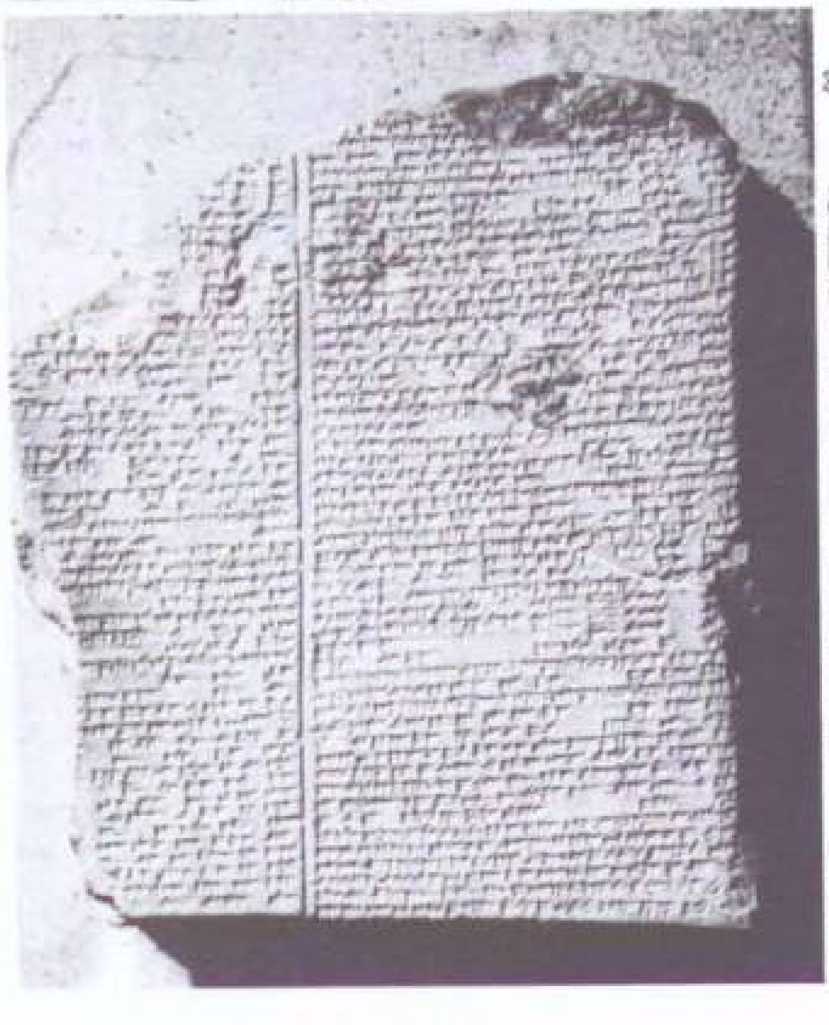


324 **羅塞達刻石**　遠征埃及的拿破崙大軍所發現，成爲解讀埃及象形文字的重要關鍵。銘文從上依次爲聖刻文字、民用文字和希臘文字。

325 **貝西士同刻文**

326 **澤爾士宮殿前庭基壇上的銘文**　以古代波斯楔形文字記載著對神的讚美、國王的稱號和名字。





328 **記載洪水傳說的泥版**　發現於尼尼微亞述班尼伯王的皇家圖書館。西元前七世紀。

327 **羅林生**　被稱爲「亞述學之父」。

以欄等楔形文字，或形體相似而原理不同的古代波斯烏加利特文字等（因爲是本世紀所發現，留待下節再述），這些文字的解讀過程比埃及文字更複雜曲折。

到中東旅行的一些近代歐洲人，對波斯遺蹟，尤其是殘留在頗塞波利宮殿遺址中的古代波斯楔形文（圖326）甚感興趣，紛紛拓印回國發表。這些人都試著加以解讀，德國的格勞德芬（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 1775~1853）就是其中之一。一八〇二年他以巧妙的推理，大致確定了這種文字的音價，當時卻得不到語言學會的承認。

他在研究古代波斯文字的刻文時，發現有三個名字是以祖父、父、子的形式並列，而且父、子都加上王的稱號。在希羅多德(Herodotus, 484~?）所記述的古代波斯王名表中，相當的只有海斯塔斯貝士(Hystaspes)、大流士、澤爾士(Xerxes, 519~465B.C.，在位485~465B.C.）所以將這些名字的音價來比對楔形文字，大致可以得到正確的音價。

羅林生與辛克斯對巴比倫文字體系的解讀　另一方面，英國的羅林生（Henry Greswike Rawlinson,1810~1895圖327）也獨立研究這些文字，更進而從貝西士同刻文（除了古代波斯文字之外，還包含了巴比倫文字和新以欄文字。圖137、325）去研究、找出巴比倫複雜的文字體系。

一八四六年英國人辛克斯(E. Hinks)找出這種文字體系的基本用法（有點類似漢字和假名並用的日本文字體系），而且確定巴比倫語和已知的希伯來語或阿拉伯語同屬一個系統。同一時期羅林生也不斷在進行研究。

亞述學的開端　一八五八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召開楔形文字的解讀評定會，參加者除了前述的辛克斯和羅

林生，此次評定會的主持人陶爾波(William Henry Fox Talbot, 1800－1877)之外，還有法國人歐柏爾(J. Oppert)。

評定會的主題是選擇參加者不曾見過的新出土楔形文字刻文，在會前由四個參加者各自翻譯，然後提交學會。學會承認四人的翻譯中在要點上完全相同，巴比倫系統楔形文字的解讀至此正式受到公認，這一年被認爲是亞述學的元年。

蘇美文的發現　一八七二年，史密斯(George Smith, 1840－1876)在尼尼微出土的亞述泥版文書中發現「大洪水傳說」的一部分，轟動一時（圖328）；這一發現印證了舊約聖經挪亞洪水的故事，以後成爲名文學作品——「吉爾加美斯敘事詩」中的一部分。

此外，一八五五年已經推測到部分的文書中是使用一種未知的語文，這種語文被稱爲蘇美文，但是這個民族的存在，直到一八七七年在特爾羅（Telloh，今名拉卡斯Lagash)的挖掘才被肯定。

329

330

329　寫著克里特線文字B的泥版　線文字B屬印歐語系。

330　西台象形文字銘　迦基米施出土的護壁石板。西元前八世紀。

二十世紀的兩篇解讀報告

西台人的遺跡　前一節是以埃及象形文字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爲主，略述了所謂的古典解讀法；本節則介紹了兩個代表本世紀古代文字解讀的例子。

第一是和楔形文字的西台語文有關，但是並不是文字的解讀；可說是用已知文字解讀未知語文的代表例子。

西台人（舊約聖經裡的赫人）的名字早就爲人所知，卻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是使用何種語文。

本世紀初德國人維克勒(Hugo Winckler, 1863－1913)發掘被認爲是西台人遺蹟之小亞細亞的波格茲凱(Boghazkoi)，結果，挖到王宮書庫，發現了大量的泥版文書。其中大部分所刻的是巴比倫系的楔形文字，因爲是一種未知的語言，所以無法了解詳細的內容。

從「麵包」而來　捷克出生的赫羅茲尼（Bedrich Hrozny, 1879－1952），在研究這些泥版時注意到用蘇美文寫的「NINDA」（麵包）楔形文字，其前後如以巴比倫的發音來讀，是：

nu NINDA-an e-iz-za-at-te-ni
Wa-a-tar-ma e-ku-ut-te-ni

第一行與第二行末字的語尾相同，一定是動詞無疑，既然有「麵包」，那麼接下來的動詞當然就是「吃」。這個字與古代德文的ezzan類似。既然有「麵包」，接下來的應該是飲料，第二行首字和古代德文的watar非常相似。根據這種推理，他發現這種語文（楔形文字西台語文）屬於印歐語族。

爲古代史投入新的曙光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五日赫羅茲尼在語言學會提出楔形文字西台語的解讀報告，引起很大的回響。因爲橫跨小亞細亞到敍利亞大帝國的西台人語言，竟然屬於印歐語族，這不但改變了當時的古代史概念，而且這些文書可能也將對該地區的古代文化投入新的曙光。

波格茲凱出土的泥版上除了記有其他語文外，還使用形體獨特的象形文字，記載不同系統的語文。這種稱爲象形文字西台語文（圖330）的文字體系尚在研究中，希望不久就可以解讀清楚。

艾萬斯的分類　其次，略述最新的解讀案例——地中海古代文字之一的線文字B的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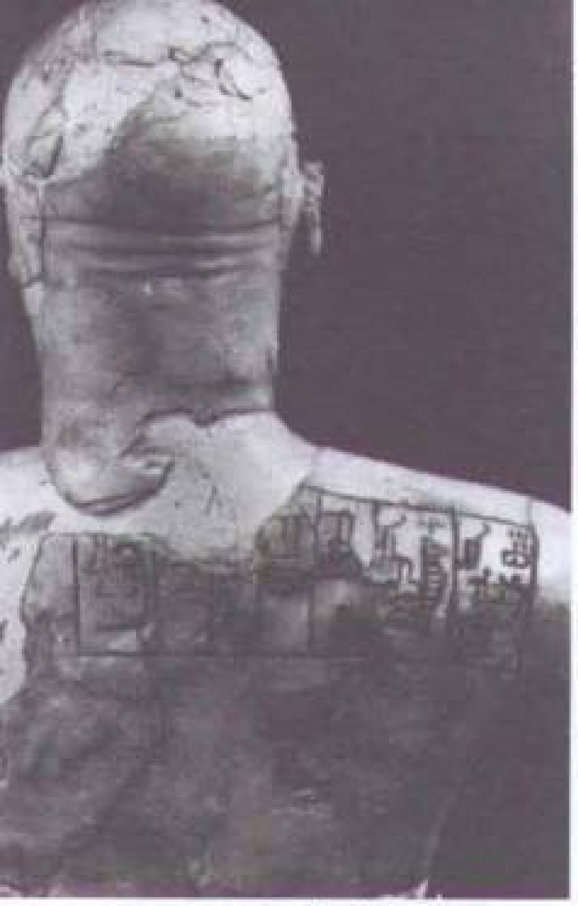
爲了效法舒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挖掘希臘特洛伊城，英國人艾萬斯(Arthur John Evans, 1851－1941)也在一九〇〇年挖掘克里特島的諾薩斯宮殿遺址，獲得了大量的文字遺物，這些文字大多是雕在石上或寫在泥版上。艾萬斯將之分類爲四類，各稱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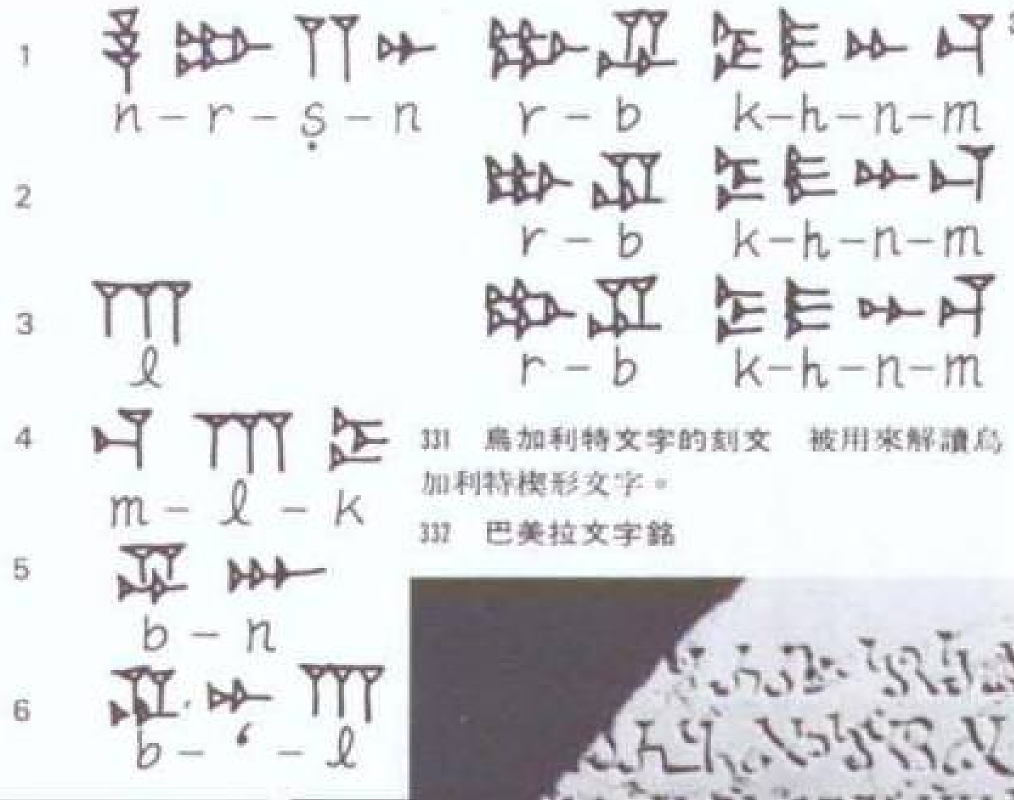
1　象形文字　A
2　象形文字　B
3　線文字　A
4　線文字　B

其中，線文字B的大量泥版（圖329）發現於希臘本土的斐洛斯(Pilos)，美國學者柯貝先做了統計性的分類，準備進行研究，但是解讀成功的卻是英國的建築家本多里斯。

本多里斯對線文字B的解讀　雖然在此之前，一般人都認爲：地中海古代文字是希臘人入侵以前使用的。但是，對古代史外行的本多里斯則認爲這是希臘語方言，根據這個假設，進行統計並且對固有名詞加以探索，結果發現了許多古老形式的希臘語。後來，得到古典學者查德威克(J. Chadwick)的協助，在一九五二年末，本多里斯以「邁錫尼古文書中希臘方言的證據」一篇論文，發表了克里特・邁錫尼文字中線文字B的解讀報告。但是，結果與赫羅茲尼初發表西台語時的情形相同，因爲與當時古代地中海史的一般觀念正好相反，所以專家的反應都很冷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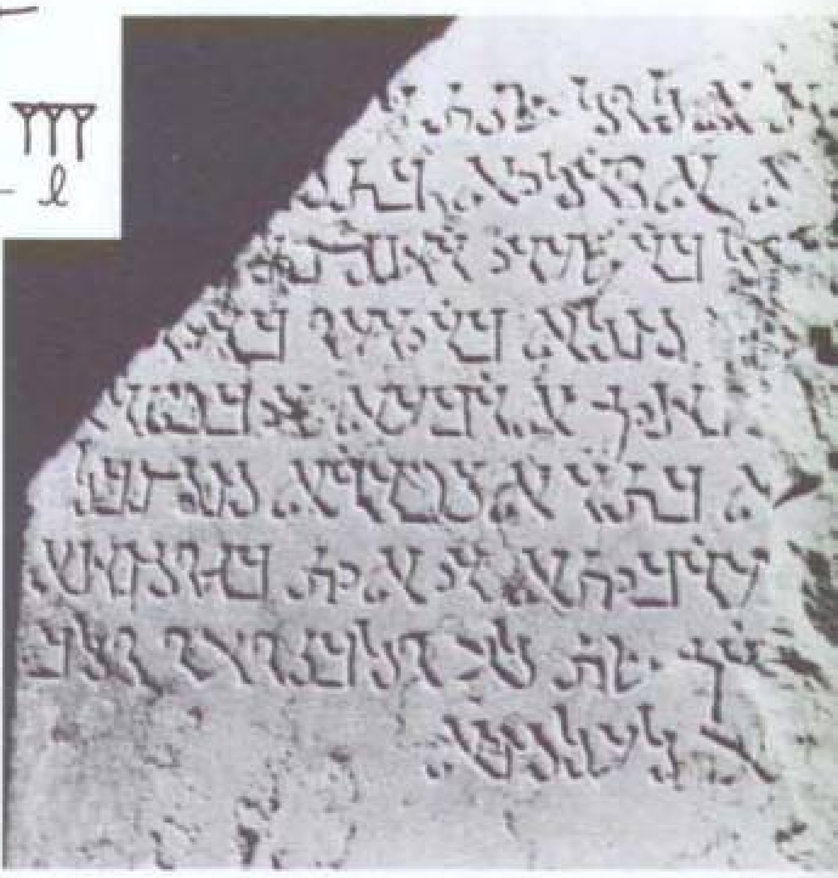
但是，不久之後，發現了與這些圖畫和刻文的單音語文相互印證的文物，本多里斯的研究結果才受到承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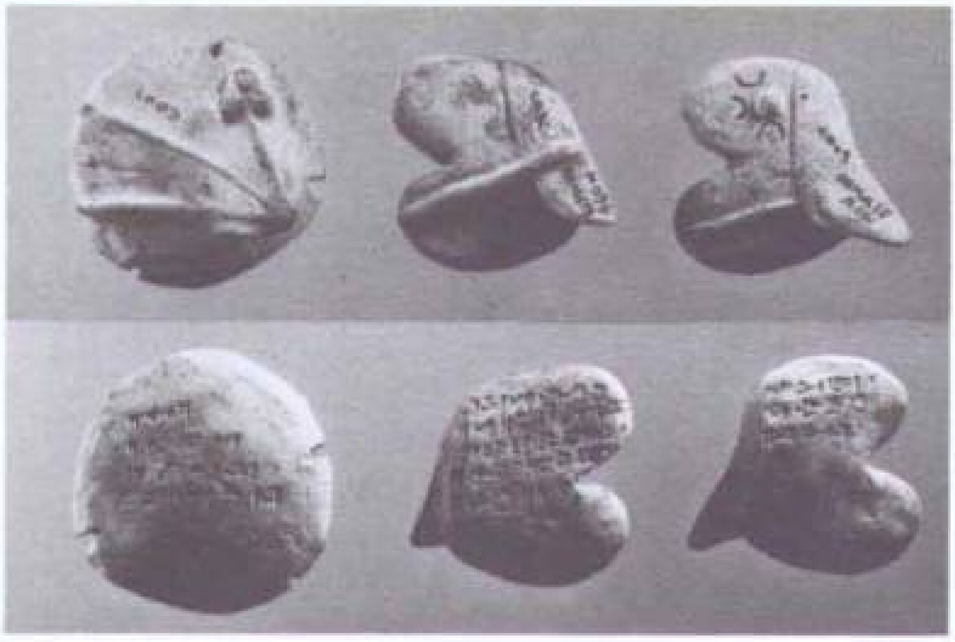




331　烏加利特文字的刻文　被用來解讀烏加利特楔形文字。

332　巴美拉文字銘





335　羊的肝臟模型　美索不達米亞以犧牲之羊的內臟來判定凶吉，這些是請示重要事件的肝臟模型，其中的文字就是請示的內容。馬利出土。

333　奉獻者像　背上的碑銘寫著奉納之目的。

334　馬利王伊克夏馬干像　碑銘記載著祈求國王長壽、臣下獻給神的旨意。

比較之下，線文字A的資料就很少，而且顯然是不同系統的語言，所以至今尚未能解讀。另外，象形文字A、B也一樣未能解讀出來，但是，從外形可以看出與西台象形文字有類似之處。

敍利亞的古代文字

在烏加利特舊址發現的泥版文書　位於東西文明十字路口的敍利亞，有許多從最古的時期到回教時代的遺跡，以及各種文字遺物；其中在烏加利特舊址出土的一種楔形烏加利特文字（圖124、126）和字母文字之一支的巴美拉文可說是敍利亞獨有的古代文字（圖332）。

本文是以未知文字的解讀爲題，所以，下面首先說明烏加利特文字的發現及解讀，至於巴美拉文字僅僅略作敍述。

關於烏加利特舊址（在今日的北敍利亞地中海岸）的發現和發掘，因有另文提及（61～64頁），在此不作詳述。一九二八年以後在王宮書庫，發現了大量的泥版文書，而受到學術界的矚目。

這些泥版文書上刻有一種楔形文字，這種文字與楔形文字主流的蘇美·阿卡德系統不同，因爲這些楔形的文字記號只有三十個，而且字形也較特別。

單音符號的文字體系　從文字符號只有三十個來看，顯示這種文字體系既不是音節文字方式（如日本的假名文字），也不是音節·表意文字的方式（像日本混雜漢字的假名文字方式），也就是說它應是單音符號（字母）的文字體系。

這些泥版文書發表以後，德國人鮑爾(H. Bauer)、法國人杜爾姆及威樂洛競相解讀，三人幾乎同時在當年發表解讀結果。以下就簡單說明鮑爾的解讀過程。

鮑爾的解讀過程　鮑爾首先注意出土的「鍬」形刻文（圖331的1、2、3和126），1語頭的四字表示「鍬」，推定3語頭的一個字表示代表閃語「…的」的L。根據推定4的m·l·k是「王」，5的b·n是「兒子」，6的b·'·l是「Baal」（貝爾神），剩下的就簡單了。鍬形刻文r·b k·h·n·m就是「祭司長」，其他字母也依次定出了音價（全都是子音，沒有母音的符號）。

依這種方式解讀出來的烏加利特文字在形體上，承襲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傳統，而在構造上，則採取當時（西元前十三世紀前後）已廣泛使用的字母文字原理，屬於折衷形式的文字體系，在文字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

敍利亞文字之源的巴美拉文字　當時的字母文字體系，出現於比烏加利特更南方的拜樸路斯（現在的Jabayl朱巴伊爾）或者更南的地方，經由腓尼基人傳到內陸各地區，又經使用亞拉米語言的民族從敍利亞、黎巴嫩傳到中亞地區。

其中被發揚光大的一系，就是在羅馬全盛時期，以羅馬勢力爲基礎而繁榮的巴美拉之亞拉米系文字。在西元三世紀後半因齊諾琵亞女王反抗羅馬，而被征服滅亡之前，該地區普遍都使用這種文字。

這種文字類似以後的希伯來角形文字，是反映了當年巴美拉豪奢的華麗字體。

研究巴美拉語文法的法國人卡提諾已經證實從這種文字產生了在中世紀留下許多文獻的敍利亞文字。

腓尼基商人的城市

西地中海迦太基的盛衰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　弓削　達

一般都認爲腓尼基人就是以泰爾、西頓、貝魯特和拜樸路斯等東地海沿岸地帶爲根據地，從事海上貿易或刼掠的海洋民族。他們於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年間在這一個區域蓬勃發展。

根據古羅馬史家阿比亞諸斯（希臘文 Appianos；英文 Appien）的推測，來自泰爾的腓尼基人，於西元前九世紀左右在今天的突尼斯附近建立殖民城市，最初稱爲「Kart-Hadasht」是腓尼基語「新鎮」之意，希臘語則爲「Karchedon」。羅馬人才稱此城爲迦太基，而稱迦太基人爲「Poeni」。

追求財富的探險活動

建在海岬上的貿易中點站

迦太基之所以被選來建立殖民城市，大概是因爲位於突尼西亞和西班牙南部之間，地點最爲適中的緣故。從南西班牙的達爾德利斯（正確的位置今已難考）地方購入金、銀、銅和錫等礦產的交易成爲他們活動的重心之一。

迦太基位於突尼斯東方十六公里處鐮形半島末端的海岬上，三面環海，只有一面以地峽和大陸相連，因此，陸地的部分極容易阻絕。城市南方有二個鹹水湖，其中一個有海峽和海相連。

人工的內港有二處：一處是圓形的軍港，一處是其背後的長方形商港，與海相連的水道寬不過三十公尺，防禦時可用鐵鍊予以封鎖。

根據史學家海爾姆(Gerhardt Helm)的估計，軍港的直徑約一百公尺，商港的長寬各約一百五十公尺，五十公尺，雖然是小海港，但是，腓尼基人規定船只有在卸貨時才能進港，因此，這也很夠用了。

最盛時期的城市概況

綜合古代的記述，最盛時期的迦太基市中心，在相當於希臘城邦衛城(Akropolis)的地方有小山丘，山丘上則有稱爲「比厄薩」的城塞和神殿。「比厄薩」平時儲存國家財寶和文書紀錄等重要物品，緊急時則充當避難所。神殿供奉的是腓尼基之神巴爾夏明；階梯長達六十級，非常雄偉壯觀。此外，還有城市守護神塔尼特等神的神殿。

比厄薩和海港之間有相當於希臘城邦國家廣場(agora)、羅馬公共集會廣場（forum）的設施，附近有元老院和戶外法庭。迦太基人的住宅有些高達七層，都是承繼泰爾的建築方式。臨海的三面本身即具備良好的天然屏障，所以只建了一道城牆，而在與陸地相連的五公里寬的地峽上，爲鞏固防禦所建的城牆，據推測高十五公尺，厚十公尺。

城牆內側，有可以容納二萬四千名士兵的軍營、倉庫、軍械庫和容納三百頭象、四千匹馬的廐舍。根據希臘地理學家兼史學家史特拉波(Strabōn,64B.C.～A.D.21)的說法，總人口約有七十萬，但是今天大家都認爲這個數目過於誇大，有些學者認爲西元前三、二世紀時，迦太基的人口最少是十五萬人，最多只有四十萬人。

礦物買賣和探險活動

迦太基自從成爲殖民城市以來，到西元前五世紀間，雖然一直向利比亞當局繳納租稅，但是在政治上則維持獨立。腓尼基人經濟的繁榮是建立在活躍的海上貿易和集約式農業經營基礎上。迦太基人爲了維護和擴展海上貿易，不但在西地中海沿岸建立殖民城市，更遠至大西洋展開探險活動，準備和這些地區建立新的商業關係。

這些冒險活動中，較知名的有兩次，一次是西元前五二〇至前四五〇年間，希密爾科(Himilco)船長的事蹟，據普里牛斯「博物誌」的記載，他曾沿葡萄牙海岸北上至不列顛，想必是爲了維持和康瓦耳(Cornwall)探錫人的接觸。

此外，根據史特拉波的記載，曾有從加地斯(Cades;Cadiz)北上的迦太基船，發覺到羅馬船隻跟踪後，立刻使船觸礁沉沒改由陸路折返，船長回國後，所有損失都獲得迦太基元老院的補償。這件事顯示出礦產的交易對迦太基有多麼的重要，而且爲了獨占新產地的開發利益，他們又盡了多大的努力！

尋求象牙、奴隸和黃金

另一次有名的探險活動是由約與希密爾科同時的漢諾（Hanno）所率領的。他是沿摩洛哥海岸南下，回國後並將報告獻給貝爾神，該報告的希臘語譯本今日尙存，名爲「迦太基王漢諾的航海」。上面記載的航路要比對現在的地名相當困難；學者推定的結果也不同，不過一般較爲人接受的說法是：

這次航行以「赫拉克勒斯之柱」即直布羅陀海峽爲出發點，航行的最南端是今日獅子山(Sierra Leone)的雪布拉(Sherbra)灣。至少可以確定曾到達比葡屬幾內亞(Guinea)比加各斯 (Bijagos) 群島更南的地方。

最後，他到達一處可以望見被稱爲「諸神戰車」的巨大火山的地方，並看見可怕的熔岩流入海裡。這座火山以往都認爲是喀麥隆山 (Cameroun Mt.)，現在則認爲可能是卡科利馬山。有些學者認爲此處的「火流」並不是熔岩，而是燒田時的煙火，因爲幾內亞的土著至今仍以山田燒墾方式開墾農地。

這次航海探險的動機，可說都是爲了尋求象牙、奴隸或黃金。迦太基人的作法就是廉價購入這些物品和奴隸，然後轉賣到地中海各城邦牟利。

迦太基的輸出品

迦太基用來交換象牙等的則是一些品質不佳、種類極爲博雜的廉價商品，因爲他們的對象都是些文化較落後的土著，所以只要是這些人喜歡的東西都可以用來交易。

336 面臨地中海的迦太基遺蹟

339 殘留在迦太基遺蹟的羅馬時代拼花地板　劇場遺址。

338 雕有迦太基港於寶石　以出港的船隻顯示海港的出入口。

337 腓尼基運輸船　高爾沙巴德的薩爾恭王宮浮雕。

迦太基人到西元前四世紀才開始鑄造貨幣，這當然是因爲貿易的關係，希臘人或母國的腓尼基人早在三百年前就已鑄造了貨幣。迦太基人的輸出品從染織布、玻璃製品、護符、毛毯、彩色的鴕鳥蛋、武器、陶器、香水到鞋帶、哨子、核桃等應有盡有。

步入農業生產　這群將觸鬚伸入大西洋進行大規模貿易的商人，不久都成了巨富，於是他們買下突尼斯南方肥沃的大平原，建造寬敞的別墅，成爲大農業經營者。這些成功的商人終於實現了以栽培橄欖、葡萄、果樹、椰棗爲主（圖341），兼營大規模畜牧業的夢想。

爲了因應農業經營者的需要，一位叫馬可的人撰寫了有關農業事方面的經典。對迦太基來說，爲防止來自海外的糧道被切斷所造成的危機，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的確是非常重要的。迦太基後來成爲羅馬在非洲的屬地後，就是羅馬最重要的穀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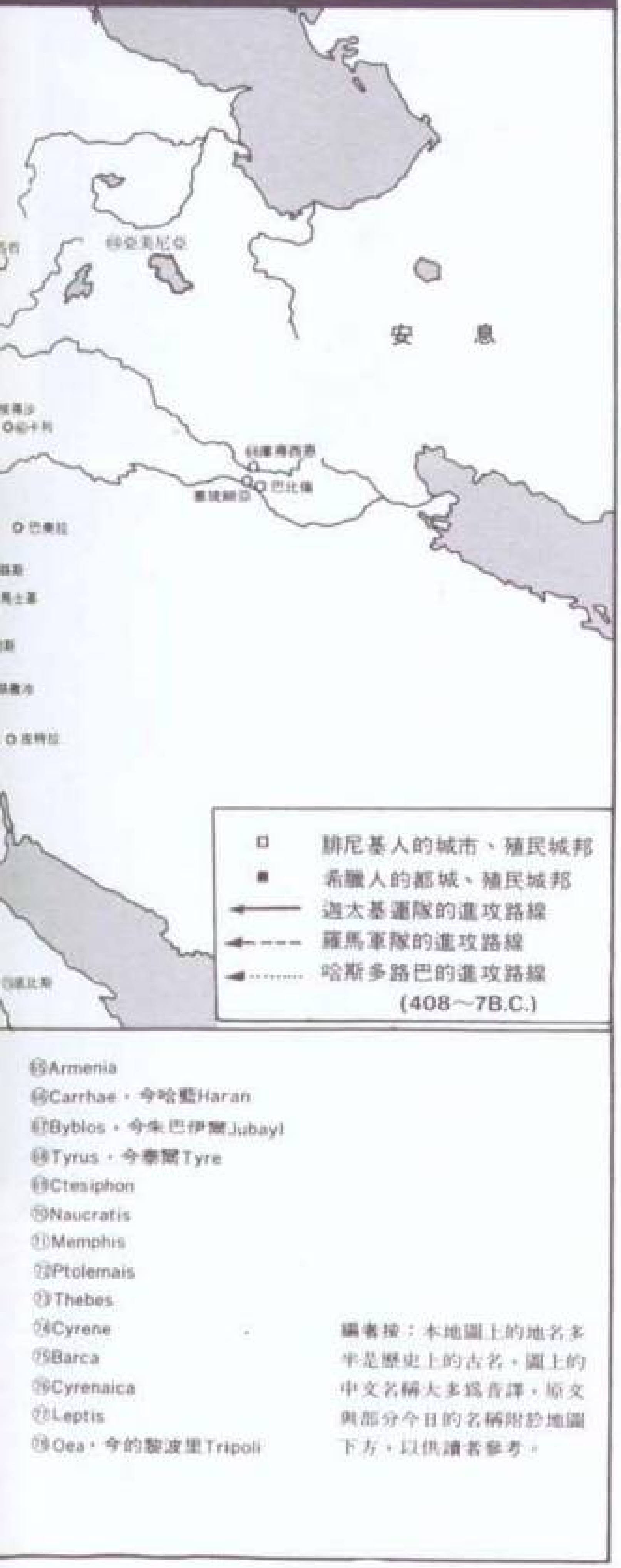
政治體系結構與地中海的霸權

迦太基的政治體系　由大商人和大地主所領導的迦太基，以如下的政治體系來運作。政治體系的頂點是兩位「史佛德斯」（官職之首）；每隔一年由民會重選，希臘和羅馬人稱「史佛德斯」爲「王」。

「史佛德斯」原爲騎士，享有軍事司令權，但是一般都成爲執行官，相當於羅馬執政官的司法行政官。

在迦太基的歷史上，軍事司令權都是由馬可和巴爾卡斯家族等少數家族所把持。元老院的貴族政治家對這些將軍的影響力

第二次布匿克戰爭與地中海世界



340

341

340 341

北非的耕作情景　趕著兩頭拉犁的牛耕種橄欖田。

腓尼基人的石碑　迦太基的雕刻中有很多奉獻碑。

都持以警戒的態度。因戰敗而被判刑的將軍屢見不鮮。政治上最重要的機構是由三百人組成的元老院，從這些人當中再選出三十位年長者組成長老會。長老會在立法時可能具有特別的權力。

與元老院相當的還有名爲「百人委員會」而實際上由一〇四位貴族組成的機構，具有最高法院的功能。這個民會除了選舉官員外，沒有其他重要的工作；但是，當「史佛德斯」和長老會意見相左時，可由民會裁決。

（編按：關於迦太基的政治體系，曾參考幼獅圖書公司出版「羅馬興亡史」一書中的相關資料，以補原文之不足。）

迦太基的海上貿易當然需要有前進基地或殖民城市。因此，迦太基逐漸從巴利亞利(Baleares)群島、庇丟烏沙耶諸島（今天的伊微沙 Ibiza 島，福曼塔拉 Formentera島）以及加地斯，西西里(Sicilia)、薩丁尼亞(Sardinia)和科西嘉(Corsica) 等地獲得許多的據點。

但是，從西元前八世紀末開始，希臘人也活躍於西方，陸續建立殖民城市。從義大利半島拿坡里(Napoli)附近的邱米（Cumae) 開始，在西西里建立卡塔那(Catana;Catania)、美塞拿(Messana;Messina)、夕拉古沙(Syracusae;Siracusa)、基拉(Gela)、希美拉(Himera)西來納斯(Selinus;Selinunte)和亞卡拉加斯（Acragas;Agrigento)等等；根據記載在法蘭西建立波開亞的殖民城市馬賽 (Massilia;Marseille)曾經使順著隆河(Rhône)河谷的迦太基商人受到嚴重的打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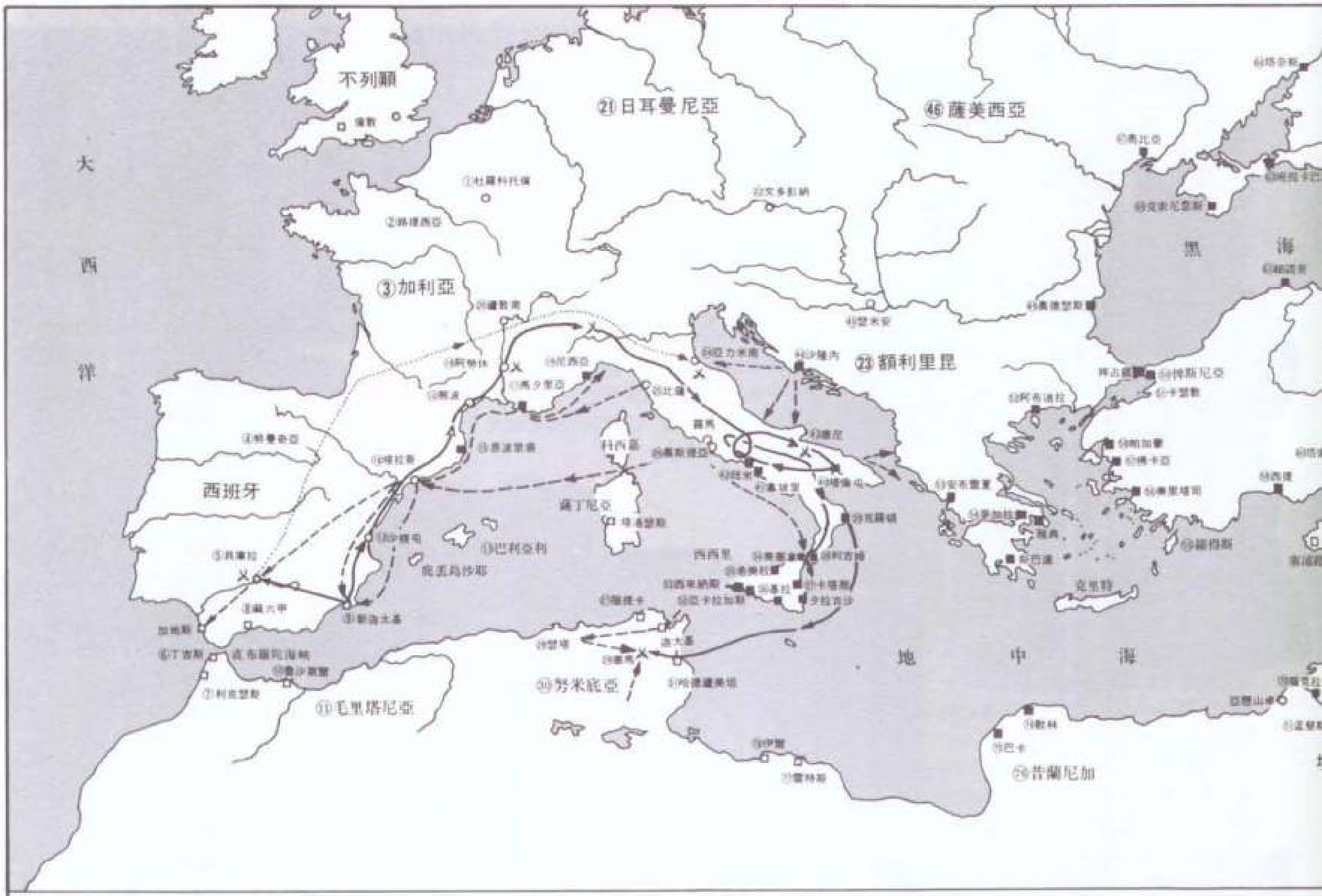
爲了對抗希臘人的發展，迦太基人和伊突利亞人締結海上軍事同盟，與希臘爭奪西地中海的霸權。

與羅馬締約

西元前五三五年，伊突利亞在科西嘉島的阿拉利亞港（Aleria）打敗波開亞，是這個聯盟首次的勝利。迦太基雖急於擴充軍備，但是，當時的城邦國家由於人口太少難以編組本國軍隊，因此只有倚賴傭兵，如：以突尼西亞貝貝人(Berbers)爲輕裝兵的主力，努比亞人和毛里塔尼亞(Mauritania)人爲騎兵，西班牙的塞爾特族伊比利人(Celt Iberia)爲游擊隊，巴利亞利人爲投石兵，任用希臘人爲將領，最高指揮權則操在迦太基的武將手中。

西元前六世紀末，馬可、哈斯杜巴、哈密爾迦相繼爲最高司令，轉戰名地。這時，義大利半島上的羅馬擺脫了伊突利亞人的統治，改行貴族共和政體。據說西元前五〇九年，羅馬與迦太基締結了第一個條約。

條約中，迦太基使羅馬承認它在西部地中海的商業獨占權，以及西西里和薩丁尼亞這片廣大地區的統治權。



① Durocortorum，今理姆斯Reims
② Lutetia，今巴黎
③ Gallia，今法國
④ Numantia
⑤ Becula
⑥ Tingis，今丹吉爾Tangien
⑦ Lixus
⑧ Malacca
⑨ Carthago Nova
⑩ Rusaddi/，今美利雅Melilla
⑪ Mauretania
⑫ Saguntum
⑬ Baleares
⑭ Tarraco
⑮ Emporion
⑯ Narbo
⑰ Massilia，今馬賽Marseille
⑱ Arausio，今奧倫奇Orange
⑲ Nicaea
⑳ Lugdunum，今里昂Lyons
㉑ Germania
㉒ Vindobona，今維也納Vienna
㉓ Illyricum
㉔ Ariminum，今里米尼Rimini
㉕ Pisae
㉖ Ostia
㉗ Utica
㉘ Cirta，今君士坦丁Constantine
㉙ Zama
㉚ Numidia
㉛ Hadrumetum，今蘇斯Sousse
㉜ Acragas，今亞格里琴托Agrigento
㉝ Selinus
㉞ Messana，今美欣納Messina
㉟ Himera
㊱ Gela
㊲ Catana，今卡塔尼亞Catania
㊳ Rhegium
㊴ Croton
㊵ Tarentum，今大蘭多Taranto
㊶ Napoli
㊷ Cumae
㊸ Cannae
㊹ Salone
㊺ Sirmium
㊻ Sarmatia
㊼ Olbia
㊽ Chersonesus
㊾ Odessus，今伐爾那Varna
㊿ Bithynia
(51) Chalcedon，今卡迪科Kadikoy
(52) Abdera
(53) Ambracia，今亞爾塔Arta
(54) Megara
(55) Rhodos
(56) Miletos
(57) Phocaea
(58) Pergamum
(59) Side
(60) Tarsus
(61) Sinop
(62) Trapezus，今特拉比松Trabzon
(63) Panticapaeum，今刻赤Kerch
(64) Tanais

持續二百五十年的爭戰

此後，迦太基和希臘，尤其是和夕拉古沙為了西西里的勢力範圍，展開了長達二百五十年的爭戰。其間雖然互有勝負，但是以西元前四八○年（與薩拉米斯Salamis海戰同年）迦太基慘敗的希美拉戰役，和當時的將軍哈密爾卡（Hamilcar）之孫漢尼拔（Hannibal與大漢尼拔不同的人）的復仇戰為最重要的兩大戰爭。漢尼拔占領並破壞了西來納斯、希美拉、亞卡拉加斯、卡馬利那（Camarina），同時又和夕拉古沙的僭主戴奧尼修(Dionysius the Elder,430～367 B.C.)、狄摩雷翁、四世紀末的亞加托克勒斯和埃比羅斯(Epirus)王彪羅斯(Pyrrhus .319～272B.C.)等強敵屏開了長達百年的戰爭。

這場戰爭，不論是希臘或迦太基都沒有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只是以哈利可斯河（Halycus R.，現在的普拉塔尼河）為界，東邊和西邊經常淪為夕拉古沙和迦太基的勢力範圍。

腓尼基商業城市的下場

布匿克戰爭

西部地中海的對峙情勢，在西元前三世紀前半羅馬在義大利半島掌握霸權後，整個為之一變。兩者仍因在西西里的紛爭而開啓戰端，此後引發了三次布匿克戰爭。

第一次布匿克戰爭（西元前二六四～前二四一）時，原來沒有海軍的羅馬，以捕獲的迦太基船為本建造了一百艘軍艦，並運用新的戰術，大破迦太基的常勝海軍而告結束。戰後，羅馬將西西里（西元前二四一年）、薩丁尼亞和科西嘉（西元前二三八年）合併為屬地。

343　**腓尼基船的模型**　赤土陶器。西元前四～前三世紀。丹麥國立博物館。

344　**腓尼基的軍艦**　艦首有尖銳的觸角。塞納格利布王宮的浮雕。

345　**戰鬥用的象**　象軍在迦太基的戰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龐貝出土的赤土陶器。

346　**古代最高貴的不幸者——漢尼拔**　拿坡里國立博物館。

主要海外屬地幾乎完全喪失的迦太基派遣將軍哈美克 (Hamilcar Barcas, ?～228B.C.)遠渡西班牙、漸次征服伊比利半島，並以此為海外屬地而加以經營。他死後由女婿哈斯多路巴 (Hasdrubal, ?～221B.C.)、兒子漢尼拔（圖346）繼承遺志。對此形勢深感不安的羅馬，終於在西元前二一八年藉故發動第二次布匿克戰爭。

天不垂憐的漢尼拔之死

漢尼拔親率五萬精銳的步兵、九千優秀的騎兵，三十七頭象隊越過阿爾卑斯山，從北方攻入義大利。直到戰爭末期，漢尼拔都坐鎮義大利指揮，在提賽那斯 (Ticinus;Ticino) 河畔、特利比亞(Trebia)河畔、特拉西密那 (Trasimenus)湖畔和康尼 (Cannae) 四大會戰中，幾乎將羅馬軍隊全部殲滅，使羅馬瀕於滅亡之境。

但是，漢尼拔的補給和增援幾近於零，而以曾經攻入非洲之大西庇阿 (Publius Cornelius;Scipio Africanus Major,236～184B.C.)為統帥的羅馬軍隊與突然奉召返國的漢尼拔在迦太基南方的塞馬 (Zama) 相遇，羅馬軍隊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

迦太基無條件投降後，羅馬提出的條件非常苛刻，除了要求放棄西班牙和斯密迪亞，交出全部軍艦，支付巨額賠款外，還迫使迦太基完全放棄外交自主權。戰後並未受到迦太基懲罰的漢尼拔致力於國政的改革，盡力履行對羅馬的承諾。但是，羅馬因不滿他和塞流卡斯王國的接觸而意圖將他拘禁。

漢尼拔逃離故國，亡命至塞流卡斯，俾斯尼亞王國的宮廷，終因無法擺脫羅馬的追捕而自殺。英國著名的迦太基學者華明敦稱贊漢尼拔是「古代最高貴而不幸的人」。

迦太基應該消滅

迦太基戰後為求國家的復興轉而致力於農業的發展，對於羅馬的農業形成一大威脅。當時羅馬的指導者大迦圖(Marcus Porcius Cato, 234～149 B.C.)是主張消滅迦太基的急進派人物。

有一次，大迦圖拿著迦太基所產的新鮮大無花果出現於元老院議場，極力說明迦太基對羅馬農業的威脅。他在所有演說裡的結論都是：「總之，迦太基應該消滅」這句話。

西元前一四九年，羅馬唆使迦太基西部的努米底亞(Numidia)王馬西尼撒(Masinissa,240～149B.C.)入侵迦太基，然後以迎擊的迦太基違反條約為由，派出二個軍團征討。迦太基遵從羅馬的命令，以三百個小孩為人質，並交出所有的武器表示降順。但是，羅馬仍然要求所有居民撤離迦太基移往他處。

成為羅馬的殖民城邦

迦太基至此只有奮起抵抗，赤手空拳和羅馬展開了三年的絕望之戰。據說哈斯多路巴將軍投降時，他的夫人還大罵他是「叛國者」而投身烈火中，許多人也跟著殉難。

投降者五萬人全被賣為奴隸，城鎮不但遭到破壞，甚至用鋤頭連根掘起，農地則被灑鹽而無法耕作，這就是腓尼基商人城邦迦太基的最後下場。

西元前一二二年，羅馬開始在此地殖民，奧古斯都大帝的時代，又在此建立羅馬的殖民城邦迦太基，不過，這是另一歷史的開始。

中世紀回教世界的鐘臺

朱巴伊爾和賈沙利的機械書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　前嶋　信次

自從八世紀初，阿拉伯人征服伊比利半島後，現在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成了回教文化盛行的地區。

從阿拉伯半島、敍利亞或其他地方遷移至此者及其子孫固不待言，就是伊比利的當地居民也大多學習阿拉伯語，同化於阿拉伯的風俗習慣中，也有不少從基督教改信回教的。因此，伊比利的西方回教文化非常發達，人才輩出，甚至能夠和東方的回教世界分庭抗禮。

●朱巴伊爾樓閣型大時鐘

朱巴伊爾的朝聖之旅

伊本‧朱巴伊爾(Ibn Jubayr, 1145~1217)也是照耀西方回教世界的文化之星。一一四五年他誕生在地中海濱的美麗海港瓦倫西亞（Valencia），他的家族是在八世紀中葉自阿拉伯遷移至此的，帶有吉納拿望族的血統。

347 奧馬亞清眞寺　現存最古老的清眞寺。

348

348 飛翔的「黑檀馬」　摘自開羅版「天方夜譚」。

因受賞識而成爲格拉那達(Granada) 首長秘書的朱巴伊爾，本來前途無量，卻因爲年輕缺乏定力，某次飲了回教徒所禁絕的葡萄酒。

他深悔這次的行爲，爲了贖罪，於是決定前往麥加朝聖。一一八三年，他和一位朋友越過直布羅陀海峽，到對岸的休達(Ceuta)搭乘熱那亞人的船隻往東方埃及前進。沒想到這次的旅行竟成爲使他名垂不朽的原因。

阿拉伯紀行文學的傑作

這時候在日本有源平之戰，地中海方面，則是十字軍東征戰事較爲激烈的時候。回教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精銳盡出，各爲本身的命運而奮鬥。伊本‧朱巴伊爾出發旅行的時候，正是回教英雄薩拉丁出面統合分裂的回教諸勢力，準備與佔據聖城耶路撒冷的拉丁(Latin)王國十字軍決一死戰之際。

在這種箭拔弩張的時候，朱巴伊爾經埃及、阿拉伯、伊拉克和敍利亞，經過二年二個月後的一一八五年四月，平安地回到格拉那達。這次旅行的見聞錄「旅」（Rihlan英譯本爲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 1952）成爲阿拉伯文學史上的傑作之一，也是後世阿拉伯紀行文

學的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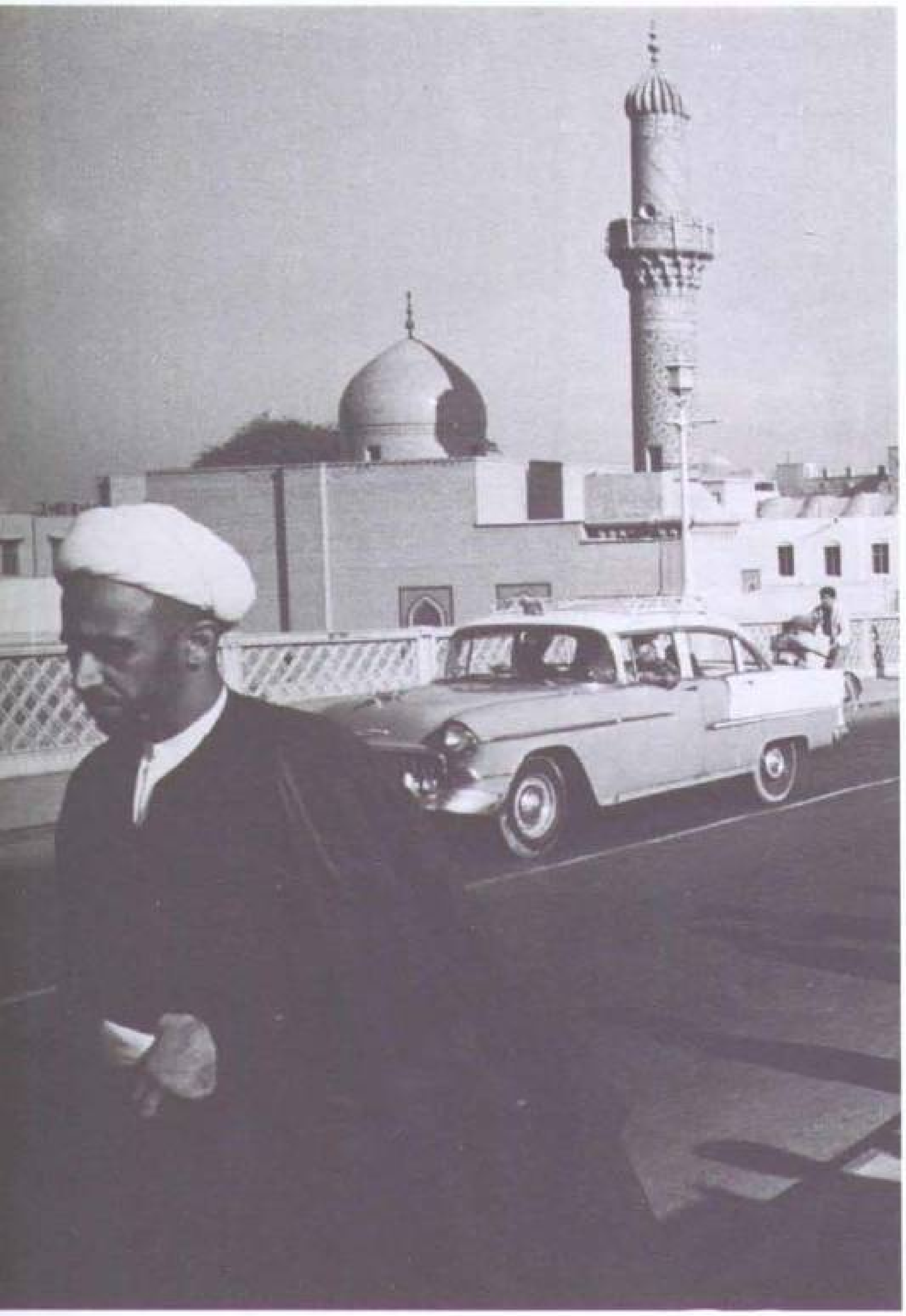
一一八九到九一年，他再次旅行東方，但是記錄未曾留傳下來。一二一七年，他三度踏上東方之旅，中途停留在亞歷山卓教學，同年十一月病歿於此。

初見珍奇之物

根據「旅」的記載，朱巴伊爾在訪問大馬士革時，看到了一個令他極爲驚異的物品：位於大馬士革市中心的奧馬亞清眞寺(Umayyad Mosque 圖277～280、347，約建於七一〇年）至今仍是觀光客的旅遊之地。朱巴伊爾當然也到過這兒，並且對它作了詳細的描述。

這座教堂有四個大門，以東邊的門最大，稱爲柴爾(Jail)門。這個門的外側有柱廊相連，珍奇的物品就是在這兒。

這東西爲樓閣狀，入口處呈拱形，上方並排著十二扇窗子，每扇窗上都有黃銅製成的扉；左端和右端的窗下，各有一隻黃銅製成的老鷹口含銅球棲息在樹上；兩隻老鷹的正下方都放著黃銅製成的杯狀物；十二扇窗各代表白天的一個小時，最左邊的窗代表早上六點至七點，最右邊的窗代表下午五點到六點。其它窗戶代表的時間則依此類推。



349　天方夜譚中的世界　巴格達是回教文化巔峯時期的中心。

老鷹口中的球掉下時

一到早上七點，左右兩側的老鷹引頸向前，將口中所含的銅球準確地掉進下面的黃銅大杯時，大杯就響起「的鈴」的聲音。朱巴伊爾看到這奇妙的景象，還以爲是有魔法而大感驚奇。

更妙的是：杯底有小孔，球可以由此傳到壁內，再回到鷹嘴中。而在球落下的同時，六點的窗扉即自動關閉。同樣地，八點正鷹嘴中的球掉下來時，七點的窗扉也會關上。在十二扇窗子全部關上之前，每小時都會出現這種狀況。

圓窗亮起紅光時

到了晚上更是神妙：十二扇窗子的上方都有半圓形的拱門，拱門後各有一扇鑲著圓形玻璃的窗子。一到六點，第一扇圓窗立即放出紅光，十二扇圓窗在黎明前依次亮起紅光；換句話說，全部輪過之後，就是隔天早上了。

這些裝置都是以水力帶動，熟諳機械的技師就待在房間裡，隨時準備加以調整。當地人稱這種機械爲「滿住納」。

●中世紀回教文化的精華——對機械的嚮往

鳴囀的小鳥和銀樹

在朱巴伊爾訪問大馬士革之前二百五十年左右，阿拔斯王朝第十八任哈里發•穆克塔迪(al-Muqtadir)統治巴格達時，拜占庭帝國曾遣使前來談判媾和事宜。

當時，哈里發的宮殿坐落在底格里斯河的東岸，使者走進一個叫「立林之宮」的建築物後，正面即是大廳，中央有棵重約一千五百公斤的銀樹，樹的周圍是一個注滿清水的圓形水池。

銀樹有十八條大支幹伸到池上，大支幹上又有許多小枝椏，枝上停著金、銀製成的各種大小鳥類，其中也雜有金製的樹枝。樹上還有無數精緻的葉子。風一吹進來，光彩奪目的樹葉即迎風招展，小鳥也競相鳴囀。

這些都是人工製成的，但是構造如何卻不得而知。

除了「立林之宮」外，還不斷有令人驚奇的東西出現在眼前，據說拜占庭帝國的使節團看了都大為吃驚。

能飛的機械木馬

以上所舉的只是其中的兩個例子而已，中世紀回教世界還有各種機械製品，沒見過的人簡直就把它當成魔法了。

「天方夜譚」中有一則甚具吸引力的「黑檀馬」故事（圖348），大意是：在波斯都城設拉子(Shiraz)慶祝新年的時候，一位旅遊的賢者帶著一匹與實物大小相同的黑檀馬來見國王；木馬的頭部有兩個紐，轉了其中一個，馬便能飛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轉了另一個，馬就緩緩降落下來。

設拉子的王子乘著這匹木馬來到阿拉伯葉門的都城——沙都(Sanaa)與如花似玉的公主墜入愛河。

這個故事的特色，在於凌空而飛所憑恃的，並非是天方夜譚其他故事裡的魔法，而是機械裝置。這點和現代直昇機的構想相同。而比直昇機更理想的，是全無噪音也不用燃料，操作極為簡單。但是，設拉子的國王怕招來禍害，而將這架機械毀壞。

當然，實際上根本沒有這麼精巧的機械，但是，中世的回教徒一定都夢想要製造出能凌空飛翔的機械，所以，才編造出這種民間故事吧。

賈沙利的機械圖

在回教文明昌盛的中世時期，不論天文學、數學、醫學、藥學、地理學、音樂、鍊金術和占星術等方面的人材輩出，其水準都足以執當世的牛耳。

此外，在工學和技術等方面似乎也達到最高水準。只是有關的文獻和實物都已湮滅，因此，少有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有人說圓錐形活門是由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最先設計出來的，但是，與朱巴伊爾同時代，活躍於美索不達米亞的工學權威賈沙利在一二〇六年左右所完成的機械圖中，就已經有了圓錐形活門的圖樣。約比達文西早了三百年。

扇形齒輪，在歐洲首次出現於一三六四年義大利人喬凡尼敦迪所製的天文鐘裡。而由死於一五〇一年的西耶那(Siena)技師喬爾求編入歐洲機械設計的一般用語中。

351

350

351 **托普卡匹宮圖書館** 書庫裡收藏的古老手抄本數量龐大。現已開放成為博物館。

350 **底格里斯河畔** 建在西岸的巴格達也稱為平安之都。

357 **亞拉西特王**

353 虔誠的祈禱 奧馬亞清眞寺。

353

352

355

但是，賈沙利也早設計出來了。

較西歐水準更高的工學和技術　中世回教徒的天文、數學、醫學及其他各種科學，最先都是學自希臘、波斯和印度等先進國家，然後加上自己的研究，使之更爲進步。回教徒用阿拉伯語寫成的科學研究書籍，在西班牙和義大利等地被譯成拉丁文及其他語文，對歐洲人近代科學的發展貢獻極大。

回教世界的知識中，可分如右述外來的學問及回教本身的學問兩大類。回教世界在中世紀黑暗時代維護古代文明的遺產，而將之傳至近代的作法，博得極高的評價。

但是，對於回教世界在工學和技術方面的水準，以往都缺乏瞭解，最近因爲對於賈沙利「巧妙機械裝置的知識」（原書的阿拉伯文書名是 Kitāb fīma'rifat al-hiyal al-handasiyya）的研究，才知道這方面也和其他科學一樣進步。換句話說，在工學和技術方面，中世回教世界的水準也高於西歐，西歐在這方面的飛躍進展，實得力於回教世界的影響。

354

354・355　賈沙利的水鐘　宮殿水鐘與象形水鐘，摘自賈沙利所著的「巧妙機械裝置的知識」。

●長眠於托普卡琵宮

難解的賈沙利之書　賈沙利的著作，有十一部手抄本傳世，而以托普卡琵宮圖書館所藏的爲最古，寫於十三世紀。

此書除了美麗的彩色圖片二十七張外，全書共有圖一七〇幅，所以首先注意到它的是美術史家。一九六〇年，筆者在芝加哥大學東洋研究所的近東圖書館中看到印度學者柯馬拉斯瓦米所寫的「賈沙利的自動人偶論」（一九二四，波士頓美術館刊行）而深感興趣。翌年三月在華盛頓富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看到數張原書的插圖。

但是，却未曾見到工學或技術方面的專家對本書的研究。這可能是因爲書中不但是以難懂的阿拉伯文寫成，而且夾雜著特殊用語，並且是手抄本的緣故，所以技術專家們較難了解吧。

不過，也並不是完全沒人研究，據說兩位精通阿拉伯文的印度工程師魏得曼（一八五二～一九二八）和豪薩曾經發表過幾篇研究報告。因爲是發表在專門的雜誌上，沒有集成單行本，所以外人很難見到。

最先從工學和技術方面對本書作詳細研究並纂成巨著的是英國的赫爾博士，他雖然是工學專家，却曾在倫敦大學及其他地方研究阿拉伯文和回教史，所以這方面的造詣頗深。他的大著「賈沙利的巧妙機械裝置的知識及其譯註」，一九七四年在荷蘭多德勒克(Dordrecht)發行限定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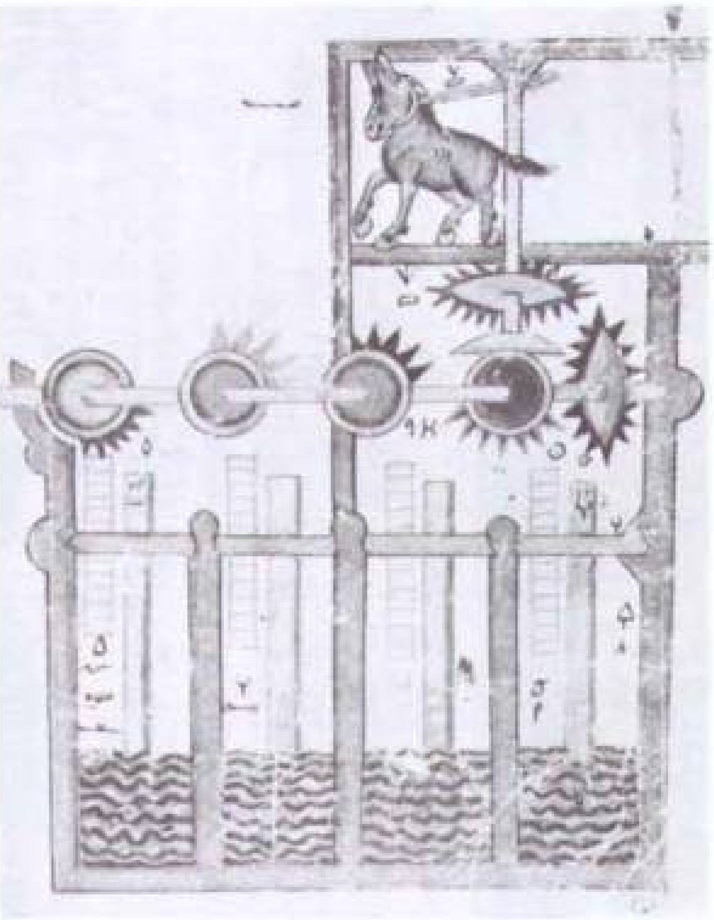
穆沙族所寫的機械書籍　除了賈沙利的書之外，中世回教時代與工學相關的書籍尚有數種，但是這些珍貴的手抄本都深鎖於書庫中，而不曾公諸於世。

時代最古的可能是受阿拔斯王朝第七代賢明國王馬孟保護的穆沙一族寫的「器械工藝之書」。馬孟在位期間爲八一三年到八三三年，是位極爲好學的君主。在天方夜譚中和他的父親亞拉西特(Harun al-Rashid)都是經常出現而受人喜愛的對象。

穆沙一族有兄弟三人，這本書就是由他們共同完成的。其中包括七種噴水裝置，四種能自動調整燈蕊的燈、一種可以自動吹奏的樂器，自動疏浚河床的機械，進入井中所用的瓦斯面罩等。全書五分之四都在說明各種能分配液體的水壺製法。這些技巧可能都是傳自希臘。

356

自動洗手機 假人會接水、遞出毛巾。



357

灌溉裝置 連結驢的旋轉運動與棒、齒輪車和水槽。

自動奏出音樂的宮殿水鐘

賈沙利的書中可分爲六個項目，第一項是時鐘類，其中對於和同時代的伊本•朱巴伊爾在大馬士革所見大致相同的「宮殿水鐘」有極爲詳細的說明，根據圖示可知十二扇窗口都會出現人偶並隨著時間的經過而動作，下方另有五個手持樂器的人偶。中間相當於指揮的樂長面前擺著大鼓，站在最右邊的年輕人拿著鐃鈸(cymbal)，樂長右側的人偶肩抵著鼓，右手揮著鼓棰，這些人偶每隔三小時，如九點、十二點時，便會自動奏出音樂。

358

對飲的人偶 酒在兩個對酌男子的體內循環不息。

大象形狀的水鐘

當時的時鐘都靠水力或燭火帶動。每一種的構圖都非常精美，光看了那些圖畫就足以令人賞心悅目。這個象形水鐘（圖355）據說是賈沙利獨立設計出來的，上面有色彩美麗的圖畫。

坐在象頸上，身披紅色斗蓬的大鬍子，右手揮著斧頭，左手拿著木槌按在象頭上。象的背上有樓閣型轎子，肩上放著兩個罐子。轎子的項端停著一隻鳥，正面陽臺上有人偶（阿拉伯人），人偶下方左右各伸出一個鷹頭，人偶以右手壓著右側鷹頭的嘴巴，鷹頭下方有兩條相纏的大蛇，其中一條張開大口，似乎要把鷹吞下的樣子。轎裡有圓盤，及持筆坐著的第三個人，圓盤邊緣有刻度。

每三十分鐘，項上的鳥即邊轉邊「呵！呵！」叫著，於是，在陽臺的人將右手舉起，鷹嘴張開，右側的鷹將球吐入其下的大蛇口中，蛇頭緩緩降下，將球吐進象肩右側的壺裡。然後，象頸上的人偶先以右手的斧捶擊，再以左手的槌敲擊象頭。球從象肩上的壺中跳出，掉擊吊在大象下巴的鐃鈸而發出聲音。轎裡的人偶即轉過身來，以筆桿在圓盤上指出時刻。這種情形每三十分鐘就重複一次。

此外，賈沙利的書中還載有各種自動洗手機（圖356）、噴水、汲水器械和門的自動開關。本書不但是瞭解中世紀阿拉伯世界工學和技術的寶典，同時書中的設計除實用價值外，也爲生活帶來了很多的樂趣。

探訪文明的起源

西亞的遺蹟與博物館巡禮

日本亞細亞經濟研究所調查員　系賀　昌昭

以上所欣賞的都是以敘利亞博物館爲中心，在希臘‧羅馬前即具有高度文明的西亞文物。其實，除此之外西亞還有很多有名的博物館和遺蹟。現在，我們就依伊拉克、科威特、黎巴嫩等距敘利亞遠近順序來欣賞這些高度文明的遺產。

從一望無際的沙漠上空往東方飛行了很久之後，終於望見蜿蜒的河流和寬闊的大湖，在此之前因連綿的褐色大地而引起的沮喪心情，頓時開朗了起來。這種感覺在愈接近第一目的地伊拉克的首都巴格達，和看到兩大河時，愈是強烈。

兩大河就是流貫美索不達米亞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圖359）。兩河替美索不達米亞帶來肥沃的土壤，促進了農業的發展，而且其流域提供了產生燦爛古文明的基礎。

留住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之姿的「提爾」

包括現在之伊拉克大部分的美索不達米亞有成千的古蹟。這些古蹟以稱爲「提爾(tell)」或「塔爾(tall)」之廢墟的形態而散布各地。已經調查發掘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現在每年仍有很多國家繼續在進行發掘、調查。隨著境內經濟的開發、建築水壩，或開墾農地等，有些遺蹟便必須盡快加以調查，以免遭到破壞。

這種情形目前仍經常發生。在巴格達東北約一百二十公里處由低丘圍成的哈穆林(Hamrin)盆地，因爲要建設哈穆林水壩，所以即將淹沒的數十處遺蹟正在進行緊急調查作業。日本、英國、美國、義大利和法國等國家都派出調查團協助地主國伊拉克進行遺蹟的發掘調查。

筆者在巴格達南方六十公里，往巴比倫途中左方穆薩伊布(Musayib)的「大穆薩伊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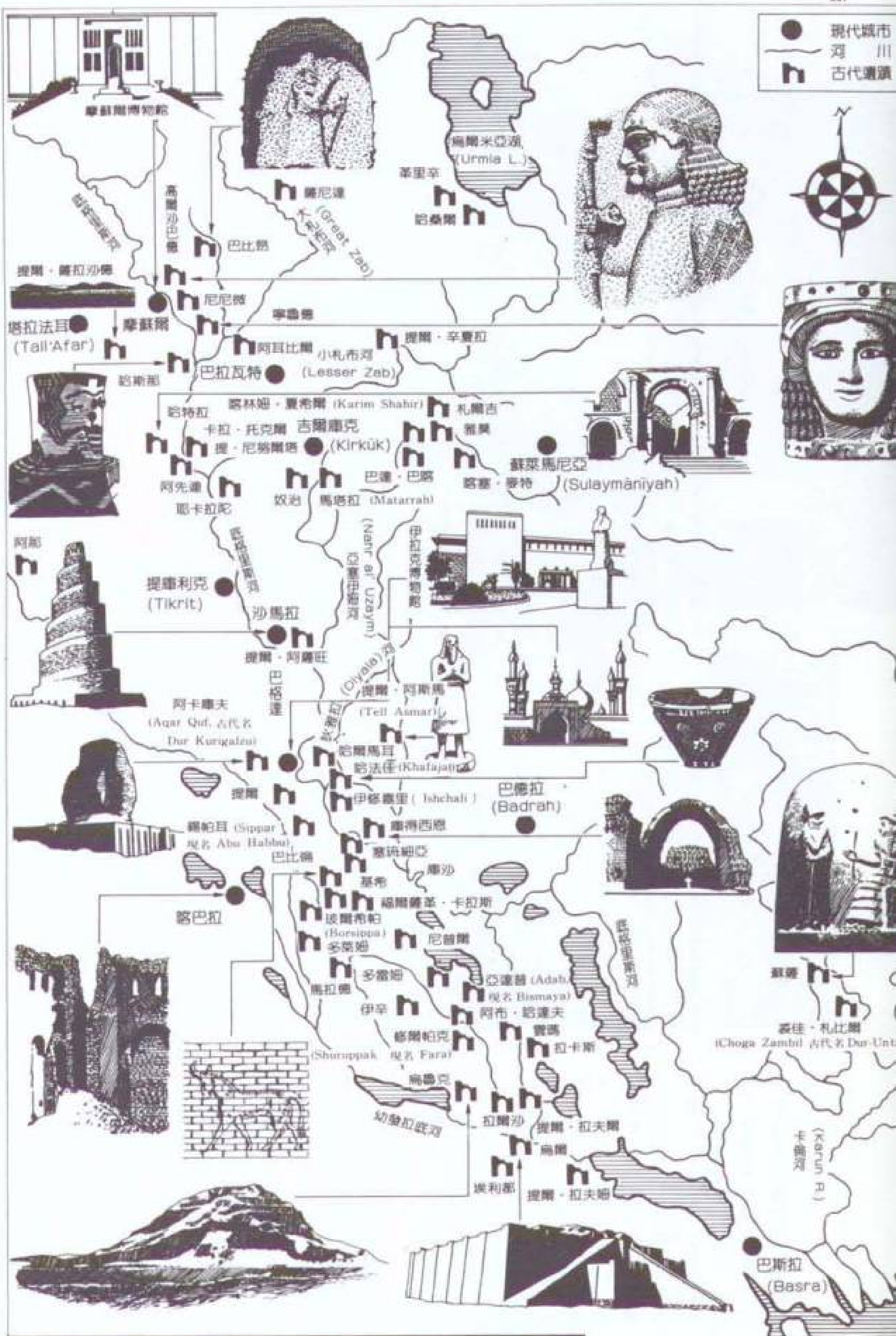
359　椰棗樹茂盛的幼發拉底河畔

360　尼尼微的城門　使用遺蹟的石塊重建而成。

362　有翼人面獸身像　守護寧魯德西北宮殿大門的巨像。西元前九世紀。

363　伊希達門　巴比倫宗教上最重要的門。上有聖獸浮雕。

361



美索不達米亞的遺蹟和現代城市

計劃」現場，也看到爲開墾農地面遭破壞的許多「提爾」，這個計劃的範圍包括詹姆得納蘇和基希(Kish)遺蹟。這些遺蹟現在不知道已經變成了什麼樣子，古代遺蹟和國土開發的衝突雖然是任何國家都有的情形，但是希望對這些重要的文化資財能善加保護。

伊拉克東北部的山岳地帶在從採集經濟到定耕經濟的轉換期上雖然有些缺落的部分，然而卻是古物殘留最多的地帶。在調查薩尼達(Shanidar)、巴達・巴喀 (Barda Balka)、札爾吉 (Zarzi)、喀塞・麥特(Hazer Merd)等採集經濟最後階段的遺蹟，和雅莫(Jarmo)、哈斯那(Hassuna)等生產經濟最初階段的遺蹟，雖然發現其間多少有間斷，但是大致上應屬一貫的文化。產生於山岳地帶的世界最古老農耕文明是以灌溉技術的發明爲契機，在底格里斯與幼發拉底兩大河間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發展出來的。

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的上游溪谷，相繼有哈拉夫期、北部烏拜德期、格拉(Gawra)期；南部下游平原有埃利都期、哈吉・穆罕默德(Haji-Mohammad)期、烏拜德期、烏魯克、詹姆得納蘇期，都是於西元前三千年到前二千年初期進入王朝時代，於是隨著這些文化期的推移，兩大河流域有不少遺蹟都成了上述的「提爾」。這種「提爾」形式的廢墟，

366

364

364 巴比倫的空中花園 西元前七～前六世紀。

365

365 圓錐體瓷磚所裝飾的柱子 烏魯克出土。黏土製。

在以後仍然爲巴比倫和亞述時代所承繼。大規模的「提爾」裡常可見包含從回教時代到史前時代的各文化層。由於原來用黏土做成的泥土文化，最後當然也要歸於泥土，所以最能表現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的就是這些「提爾」。

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沿岸的遺蹟，從北起有尼尼微（圖360）、寧魯德（圖362）、阿先連、沙馬拉、哈爾馬耳（Tell Harmal）、巴比倫（圖363、364）、基希、詹姆得納蘇、烏魯克（圖365）、烏爾（圖368）和拉卡斯等。因爲下游平原標高幾乎都近於海平面，所以兩河多氾濫，而常使河川改道。因此，遠離現在河道的地方也有遺蹟的存在。埃利都遺蹟就是最好的例子。烏爾遺蹟也離現在的幼發拉底河河道甚遠。

從這裡就可以知道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條河對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的影響有多大。

「我不斷提醒自己，行程匆促，而且在前往德黑蘭之前，還得趕赴很多約會，好不容易才強迫自己離開伊拉克博物館。」

這是英國進化學者兼思想家赫胥黎(Sir Julian Sorell Huxley)所著：「從古代的土地而來——中東的古代與現代」（日譯本爲「飢餓與光輝」古沢安二郎譯 新潮社）第十二章「文明之誕生」的最初一節。赫胥黎不但這麼記載，而且也的確花了三小時在博物館裡，瀏覽過去數千年的歷史。

伊拉克博物館的歷史

現在的伊拉克博物館（圖367）位於巴格達西區，喀爾扶(al- Karkh)與喀拉達•馬里安（Karradet Mariam）地區的中間，沙希亞地區 (Sal-hiya Quarter)。在舊稱開羅大道和那希爾 (Nasir) 大道的兩條道路交叉點上，是座外表沉穩的建築。

這座建築從一九五七年到六三年共花了七年的時間才建造完成。一九二三年由英國人貝爾 (Gertrude Margaret Lowthian Bell, 1868～1926) 女士協助創立，當時伊拉克博物館位於巴格達東區。赫胥黎所訪問的博物館當然是巴格達東區的舊博物館——位於巴格達唯一的繁華街道阿爾•拉西德 (al-Rashid)，穿過靠與底格里斯河平行之蘇克 (Suq) 的休哈達橋畔是由古老隊商驛站改建的二層建築。

博物館創設的翌年（一九二四年），伊拉克首次頒布國內古代文物保護法，此後伊拉克境內出土的文物大部分都收藏在這座博物館內。現在的建築物即是因爲舊館空間不足才建造的，共分二層，內部有中庭。占地四萬五千平方公尺，建坪一萬一千五百平方公尺，展示場所占了四千七百平方公尺。內部尚有伊拉克考古局、博物館圖書館、貯藏庫等附屬建築。

展示的方法，是將一、二樓分成六個文化期，按史前時代到回教時代的順序排列。二樓展示史前、蘇美和巴比倫時代的各文化期，底樓展示亞述、哈特拉 (Hatra) 和回教時代的各文化期遺物。亞述時代的文物因爲有大型石雕，與南美索不達米亞的文物不同，所以另外闢室陳列（圖369、370）。新巴比倫和阿革邁尼德王朝時代的文物，陳列於一樓亞述陳列室的隔壁。二樓除了陳列室之外，還有教育、演講用的特別室。下面讓我們來瀏覽各室展示的品目概要和重要遺物。

在伊拉克博物館思索文明的起源

史前時代部分，展示了大約從伊拉克有人類活動跡象的十萬年前開始，到西元前四千年至前三千年文字發明之前的文物。這個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人類都是過著遊牧生活，屬採集經濟的階段，完全受制於自然環境。人類的食物來自狩獵和採集，居住於洞穴等天然的隱蔽場所。因此，這個時期的遺蹟多在伊拉克東北部的山岳地帶，遺物也以石器和骨角器爲主。最古的石器約在七萬五千年到十萬年前之間，出土於巴達•巴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被鑑定與此同時代的石器曾在敍利亞沙漠魯特巴（Al Rutbah)附近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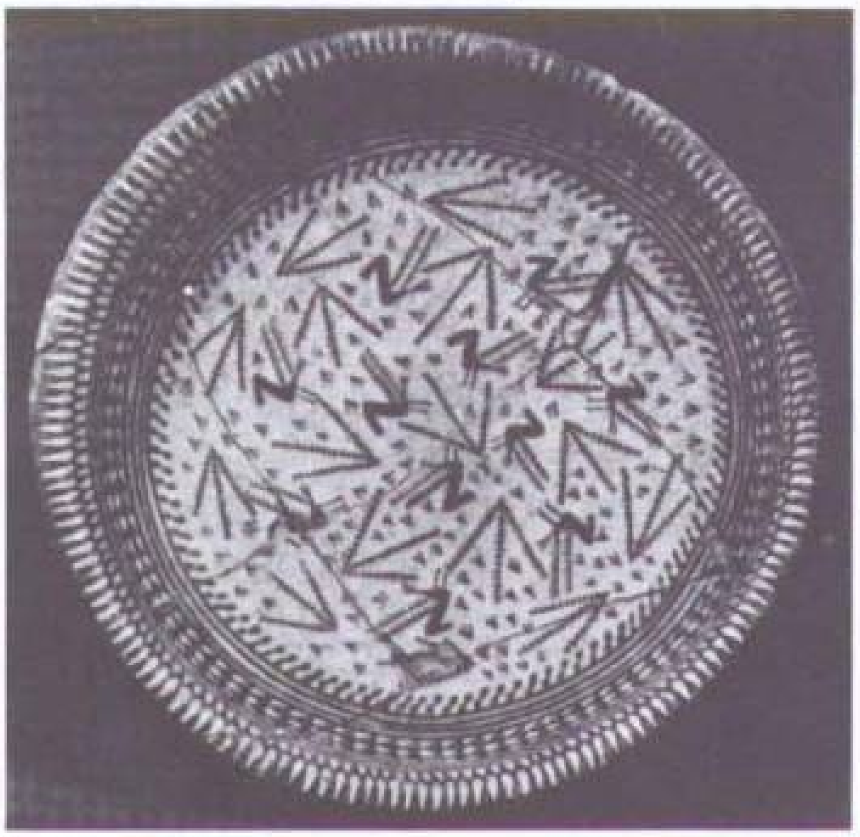
這個時代最有趣的文物是出土自一九五一年開始發掘的薩尼達石蔭遺蹟。薩尼達石蔭遺蹟是一個不斷有人居住達一萬年以上的遺蹟，曾經從下層挖出推定大約是四萬五千年前

366　貝魯特考古學博物館　腓尼基時代文物是絕不能遺漏的。

367　伊拉克博物館　藏有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貴重資料。

368　烏爾的聖塔　供奉烏爾的主神月神納恩納爾（Nannal）。

369　薩爾恭王宮的人首飛牛像　伊拉克博物館第一室。



370　371　水禽與幾何圖紋的彩紋皿　提爾・沙萬出土。
祝宴的行列　高爾沙巴德宮殿的浮雕。

尼安德塔爾人 (Neanderthal)的骨骼和莫斯特連期的石器。此外，也有標示著十二個刻度的小石頭。很可能是一萬年前的曆法。

伊拉克在西元前七千年到前六千年時進入定耕經濟階段，這個時期的遺物有陶器和赤土的母神像，種類豐富。還有顯示農業生產的土製鐮刀和脫穀盆。以哈斯那遺蹟出土的最具代表性，可以窺知當時農業的部分情形。

最近發掘的沙馬拉附近提爾・阿薩旺遺蹟位於伊拉克中部，正好在北方文化圈和南方文化圈的交點。這個被認爲是西元前五千五百年以後的遺蹟，出現於陶器普遍使用的時代，也是農業生產擴展到平原地帶的時代。

隨著農業生產的擴大，人口的增加，自然產生向神祈求五穀豐穰的感情，這種感情的具體表現就是母神像，這種母神像除提爾・阿薩旺外，其他遺蹟也多有出土。陶器的型式爲哈斯那期所承繼，到了沙馬拉期又增添了彩色陶器。彩色陶器以美索不達米亞和伊朗發現最多，不過，伊拉克哈拉夫期的陶器不論在藝術和技術上都最爲優秀（圖371）。在提爾・阿薩旺更發現截至目前的文物中最古老的銅刀。

如果將定耕生產經濟稱爲最早的產業革命，那麼，蘇美人的移居及其文化就是大規模的文化革命，主要特徵是：發明了文字、使用圓筒印版、出現擁有神殿和城牆的城市。蘇美室展示有烏魯克第四層（西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以後，經詹姆得納蘇期到初期王期時代的遺物，顯示在閃族人遷入以前，由來處不明的蘇美人所創造的輝煌文化。

有關亞述的情形早就展開了發掘、調查和研究的工作，但是，有關蘇美的一切則從十九世紀後半在伊拉克南部發掘特爾羅（今名拉卡斯）之後才開始研究。接著，有尼普爾（Nippur）、烏魯克、詹姆得納蘇文化期被稱爲「原文字期（Proto-literate Period）」，可見文字的發明對人類的歷史有多大的影響。充分顯示出繪畫文字逐漸定型化的過程。

文字有些是以修剪過的植物莖（如蘆葦），在黏土版上刻出來的，稱爲楔形文字，是後世文字的雛形。

泥版文書中的商業文書和契約書，可能是爲了安爲保管，而裝入黏土做成的封套，並加蓋封印。因此，也發現很多圓筒形的印版(Cylinder Seal)和押蓋印版(Stamp Seal)。在印版上還刻有精巧的動物、植物或人物等圖紋，深具藝術價值。

373

372

薩爾恭王的頭像　寫實的表現是阿卡德藝術的特徵。尼尼微出土。

374

這個時代的建築也非常發達，除了神殿和宏偉的聖塔（Ziggurat）建築外，也出現了用磚和石塊砌成的平民住宅。但是，伊拉克博物館最貴重的，還是自烏爾王墓出土的文物（圖373）。這從直接參與調查的伍理爵士(Sir Charles Leonard Woolley, 1880～1960)的各種報告和著作中就可明白。這些遺物包括貴重的頸飾、腕飾、耳飾等裝飾品和許多的陪葬品，彷彿又令人看見了初期王朝時代國王和女王下葬時舉行的豪華儀式。到了西元前三千年～前二千年中葉左右，開始使用鐵製的武器和日用品，而邁進了鐵器時代。

巴比倫室陳列著閃族人遷入後，形成統一國家組織的阿卡德、巴比倫、卡賽各王朝遺物。阿卡德的薩爾恭王、巴比倫的漢摩拉比王、卡賽的庫里加爾茲(Kurigalzu)王，雖然統一國土，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但是，美索不達米亞的藝術卻已過了巔峯時期（圖372）。

雖然雕刻、建築和王室圖書館裡珍貴的泥版文書令人驚嘆不已，但是，和北方的亞述相同，當時最受重視的還是和軍事有關的事物。這從雕刻和浮雕的戰鬥場面就可以得到證明。新的武器、新的戰鬥技術、新的軍隊組織甚至新的軍用道路的建設，雖然與技術的進步和改良有關，主要卻都是為了軍事的需要，即以征服他國、擴大領土為目的。

這個時期，文化圈不只限於美索不達米亞，而是包含更遼闊的地域。這和回教時代前期的文物情形相同，文化的範圍已不再侷限於一個狹窄的地區內部。

巴格達還有幾個博物館，而且在巴比倫、沙馬拉等主要遺蹟所在地，也各自設有博物館，收藏當地及周圍遺蹟的出土文物。雖然，現在到伊拉克旅行並不容易，但是，有機會的話，希望大家也能到此探訪文明的起源。

民俗資料就是科威特博物館的特色

阿拉伯灣（波斯灣）的最內部，是幼發拉底河的河口。以河口為界，東為伊朗、西為伊拉克，兩國海岸線相連。在伊拉克海岸線約四十公里處以茲拜爾(Zubair)海灣相隔，對岸就是科威特的海岸線。科威特的正確發音是庫瓦伊特(Kuwait)，是阿拉伯語［Küt］（原意為城寨）的縮小辭，在這個新興國家也有博物館。

科威特博物館建於海邊，本身就是具有歷史性的美麗建築。這棟建築是以前首長施政的地方，而且是前首長謝夫‧阿布杜拉‧沙巴哈‧薩比爾（Shaikh Abdulläh as-Sabah al-Jābir)的宅邸，他在移居新宮後，將此提供作為博物館之用。

這個博物館不只陳列考古遺物，而且為後代子孫保存了現在已經不必要也不再使用的家庭用品。也就是說，兼具民俗博物館的功能。

博物館的一樓陳列考古文物，二樓則陳列令人緬懷古代科威特的家庭用品以及和謀生有關的用具（圖375～378）。因此，在這裡可以看到已從現在科威特生活中消失的風俗和習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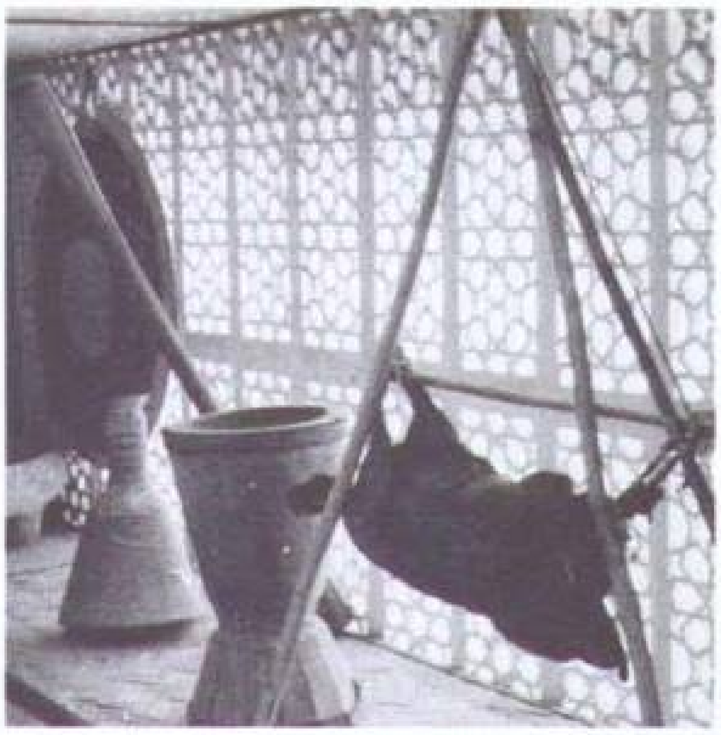
走進二樓的陳列室，最先看到的就是穿著傳統服裝的模特兒，而其周圍的玻璃櫃則陳列著咖啡爐、香爐、石油燈和椰葉編成的蓆子等家庭用品和廚房用品。此外，還有顯現貝多因人生活的房間。裡頭有駱駝的鞍、鞍袋、韁繩、馬勒、皮製槍套、彈帶等現在內陸沙漠地區貝多因人仍在使用的物品。

另一個房間，有古時候阿拉伯的咖啡房，裡面擺著和真人一般大小的模特兒。白牆上是阿拉伯房屋特有的矩形壁龕，龕裡擺著以往幾乎每家都有的舶來品——華麗而庸俗的花瓶。這個咖啡房模型的對面，還造了一間真正的咖啡房，構成強烈的對比。

在另外的幾個房間裡，可以看到古代科威特人民的活動情景。其中之一是可蘭經學校。在X形的木製台上放著可蘭經，前面是盤足坐在地上的少年。另外，有一幅畫著當兒童可以正確地讀出可蘭經時，所進行的小儀式情景。對少年而言，這是件大事，所以都穿著最好的衣服。

最後是一個泥牆的小屋宅模型，庭院中有帆桁和收帆的裝備，一望即知是海邊漁民的住宅。另外，二十世紀初商人的賬簿也不能遺漏，這是科威特對外貿易的珍貴紀錄，具有歷史價值。對科威特來說，漁業和貿易都是很重要的行業。這種紀錄和各種用途的船隻模型（圖379）陳列在底樓，非常

376



375

373 烏爾王墓的出土品　金製的裝飾品和陪葬品。伊拉克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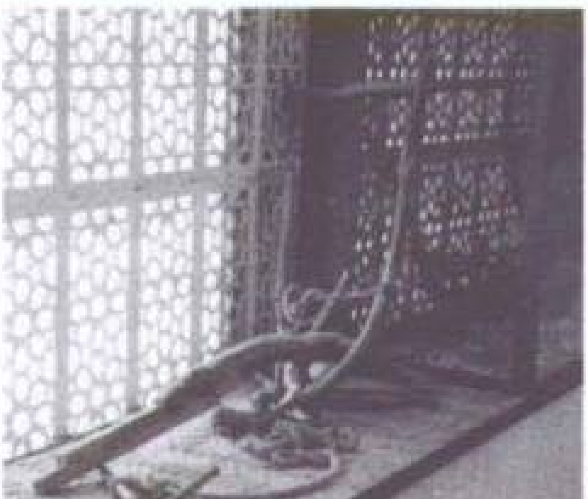
374 科威特博物館　藏有青銅器時代以迄現代的各類文物。

377 剝製的鷹　波斯灣諸國現在仍然盛行獵鷹。科威特博物館。

375 烹煮用具　從臼、罐等物可以想像古代科威特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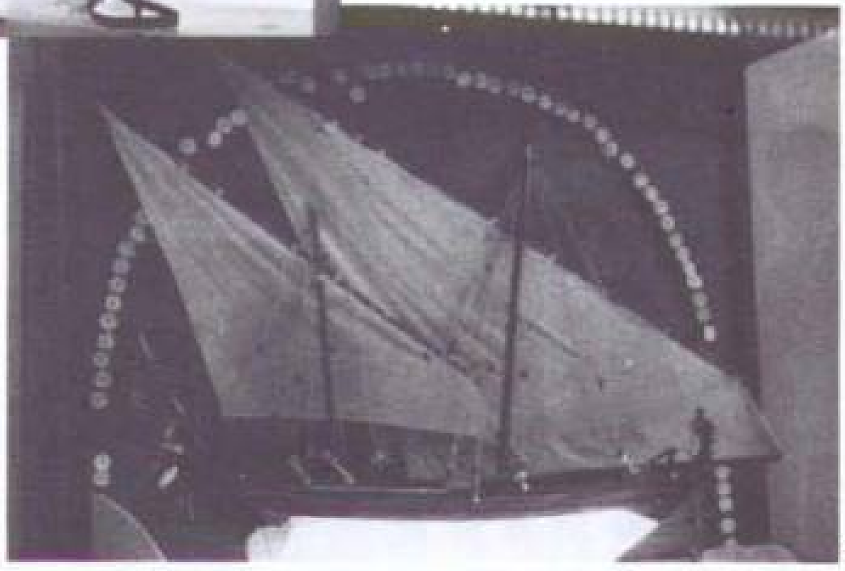
378 船具　漁業與貿易是科威特人的重要行業。

376 家具　這是了解往昔生活情形的最佳資料。科威特物博物館。



378

377



379

380

379 船的模型　引人注目的一檣帆船。科威特博物館。

380 懷拉卡島的遺蹟　除了希臘的城塞遺址之外，還有青銅器時代的聚落遺址。

有趣。

除了這些民俗資料之外，底樓還有自懷拉卡(Faylakah)島（圖380）出土的文物。懷拉卡島是科威特灣口的小島，十六世紀時，葡萄人曾在此建城寨。但是，西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東征時，曾命其將領尼亞柯斯(Nearchos)自印度河口航海探險波斯灣沿岸，開拓新航路。據羅馬史家史特拉波（約西元前六四～西元後二十一年）的記載，其時尼亞柯斯的部下安德羅斯提尼斯(Androsthenes)曾沿著波斯灣西岸南下，「右邊是大陸，看到提勒頓(Teredon)，其次是伊卡羅斯(Ikaros)島，島上可以看到阿波羅神殿。」這正與懷拉卡島上的神殿廢墟吻合。

一九六〇年，丹麥考古學者在此希臘人的神殿遺址發掘出大量的希臘文碑文。而且發現有羅德斯(Rhodos)島圖章的壺把、塞流卡斯王朝的銀幣等都是有助於考證年代的重要文物。另外，在島嶼西端的第二廢墟發現比希臘神殿遺址更重要的住家遺址。

巴林(Bahrain)島，在卡拉西特・阿爾・巴哈蘭恩(Kalat al-Bahrayn)遺蹟發現西元前二二五〇年左右與阿卡德薩爾恭王同時代的遺物。在懷拉卡島兩個叫做沙亞特和塞伊得的廢墟，也與巴林島同樣，發現表面上刻有二尊立像，中間刻有楔形文字「印沙克神之神殿」的凍石製盤。這個盤可能是位於青銅器時代遺蹟下層，狄爾蒙(Dilmun，即巴林島)守護神印沙克神殿的供品之一。由於其他地方發現的都是些普通的住居遺址和遺物，證明這裡的確是神殿遺址無疑。

科威特博物館的青銅器時代與希臘時代的大量文物吸引了遊客的注意和關心。

字母形成史和貝魯特博物館

接著，我們再前往黎巴嫩遊歷。黎巴嫩一直是中東最重要的觀光勝地，觀光收入占國家財政的大部分。國土雖只有一萬平方公里，但是卻有很多舊石器時代以來的遺蹟。黎巴嫩自古以來就是民族移動的孔道。不論來自南方或北方的民族大遷徙都會波及此處，有的只是通過，有的則定居下來。

貝魯特北方十五公里處卡爾布河(Nahr al-kalb)（犬

河）的碑文（圖381），就是這種民族遷移所留下的痕跡。這些碑文是路經此地的民族刻記在兩邊岸壁上的，右岸包括新巴比倫尼布卡德奈沙爾（Nebuchadnezzar）二世（西元前六〇五～前五六二）的碑文在內共有十九塊，左岸有十一塊碑文。

左岸的碑文，從亞述、羅馬、希臘、阿拉伯到二十世紀的法國、英國的都有。雖然受到這些民族遷徙浪潮的衝擊，但是，定居海岸地區的強盛民族是腓尼基人，曾在西元前二十七世紀到西元前四世紀，以地中海爲舞台，在航海、商業上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腓尼基人的遺蹟，從現在稱貝魯特的貝琉特斯(Berytus)開始，有北方三十九公里處的拜樸路斯（圖382）、南方四十四公里處的西頓（Sidon 現稱塞達 Sayda）、八十三公里處的泰爾（Tyre 今名蘇魯 Sour）。

貝魯特考古學博物館（圖366）就在大馬士革街道上，距市中心布魯不遠，建築物前隔著道路形成一個小庭園，其中豎著一根羅馬時代的石柱。在各地的遺蹟中，拜樸路斯有以一九二一年開始發掘的腓尼基遺蹟爲首、十一世紀的十字軍時代的城堡和羅馬時代的城市，而以貝魯特博物館收藏的文物爲最多。

博物館在入口兩側和中央大廳的周圍，有狹長的迴廊，更有地下陳列室。入口的左側是拜樸路斯出土的文物，右側是神殿供品的陳列室。拜樸路斯文物中，有鑑定爲西元前十九到西元前十八世紀拜樸路斯王墓出土的黃金王笏、金蛇、金庫，有埃及法老圖案之鷹的首飾、頭飾、來自埃及的銀鏡、邁錫尼的象牙雕刻、青金石圓筒印版、金壺和貼有金箔的雕像。從圖案可看出，與埃及的關係頗深，這一點從各種紀錄中也可以得到證明。

供品室裡有西元前十八世紀起，直到希臘、波斯、羅馬和拜占庭時代爲止的出土文物。其中有西元前十八世紀的青銅人像和黃金板、西元前十五世紀的母神像、戴有埃及法老頭飾的腓尼基神像及埃及象牙製品。

中央大廳左邊陳列的是腓尼基時代，右邊是希臘化•羅馬時代的文物，中央則是羅馬遺蹟巴爾貝克神殿的模型。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有關字母的展示（圖384）。裡面有尚未能解讀卻可能是腓尼基文字形成期所寫的碑文、西元前十世紀建築拜樸路斯神殿的碑文、著名的阿拉姆的梅沙碑文。原爲聖經 (Bible) 語源的拜樸路斯文物，也顯示出其與字母成立過程的密切關係。

科羅蘇蘇、拉姆塞斯的展示，都顯出與埃及的密切關係。因爲埃及王拉姆塞斯二世（在位西元前一二九〇～前一二二四）在遠征西台時，經常訪問腓尼基，所以特別設置了這個迴廊。夏明和希底亞的展示是希臘化時代的文物，其中以埃及藝術的手法處理阿革邁尼德藝術構思的作品，表現出希臘化時代文物的獨特風格。從希底亞神的雕像可以看出西元前二世紀的腓尼基藝術，尤其是雕像的製作因爲利用了希臘藝術的手法，而有長足的進步。這個時代的作品有很多是從的黎波里和拜樸路斯、貝魯特等地出土的阿奇里斯(Achilles)、宙斯 (Zeus)、酒神巴卡斯 (Bacchus) 等神的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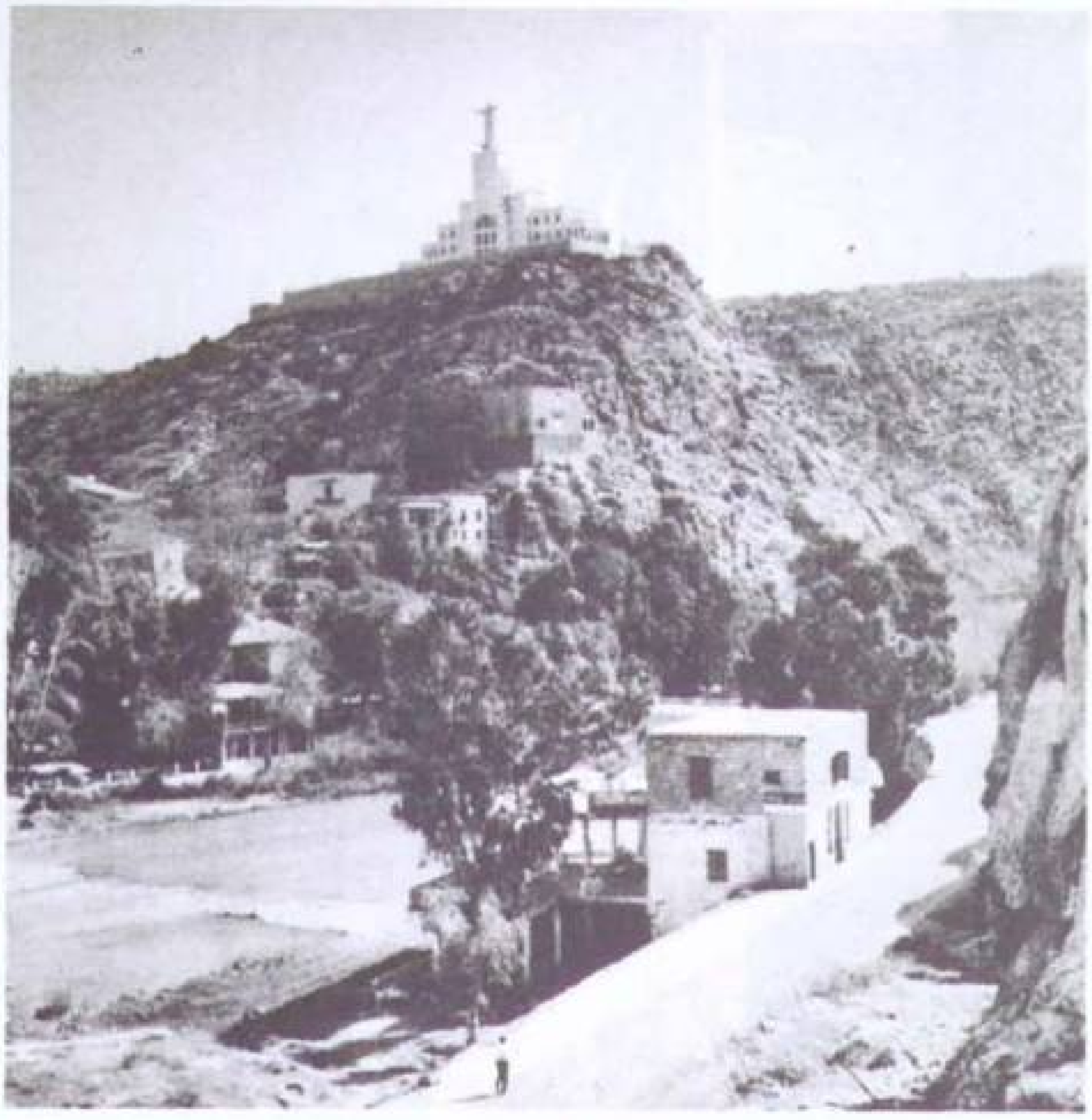
地下室陳列的是在各地發現的石棺。有西元前十一世紀拜樸路斯王阿希拉姆的石棺、裝飾泰爾的地下墓的壁畫、在西頓收集到的人形石棺和兒童用石棺等，數量相當多。

貝魯特考古學博物館的展示品數目，對參觀過埃及開羅博物館和伊拉克博物館的人來說，的確少了很多。但是卻將人類史上的大事——字母形成史，展現在我們的眼前。這些也許就是該博物館最貴重的資料吧。

此外，腓尼基人並不只是一個航海、商業的民族，他們更從希臘和埃及學得藝術手法，具有極高的藝術才華。自一九七五年內戰以來，想訪問貝魯特已非易事，但願這些貴重的文化資產能夠得到妥善的保管。

382

381



381 卡爾布河 十九塊碑文道出此地複雜的歷史。

384 **腓尼基文字的原石** 被認為是最古老的一塊，貝魯特考古學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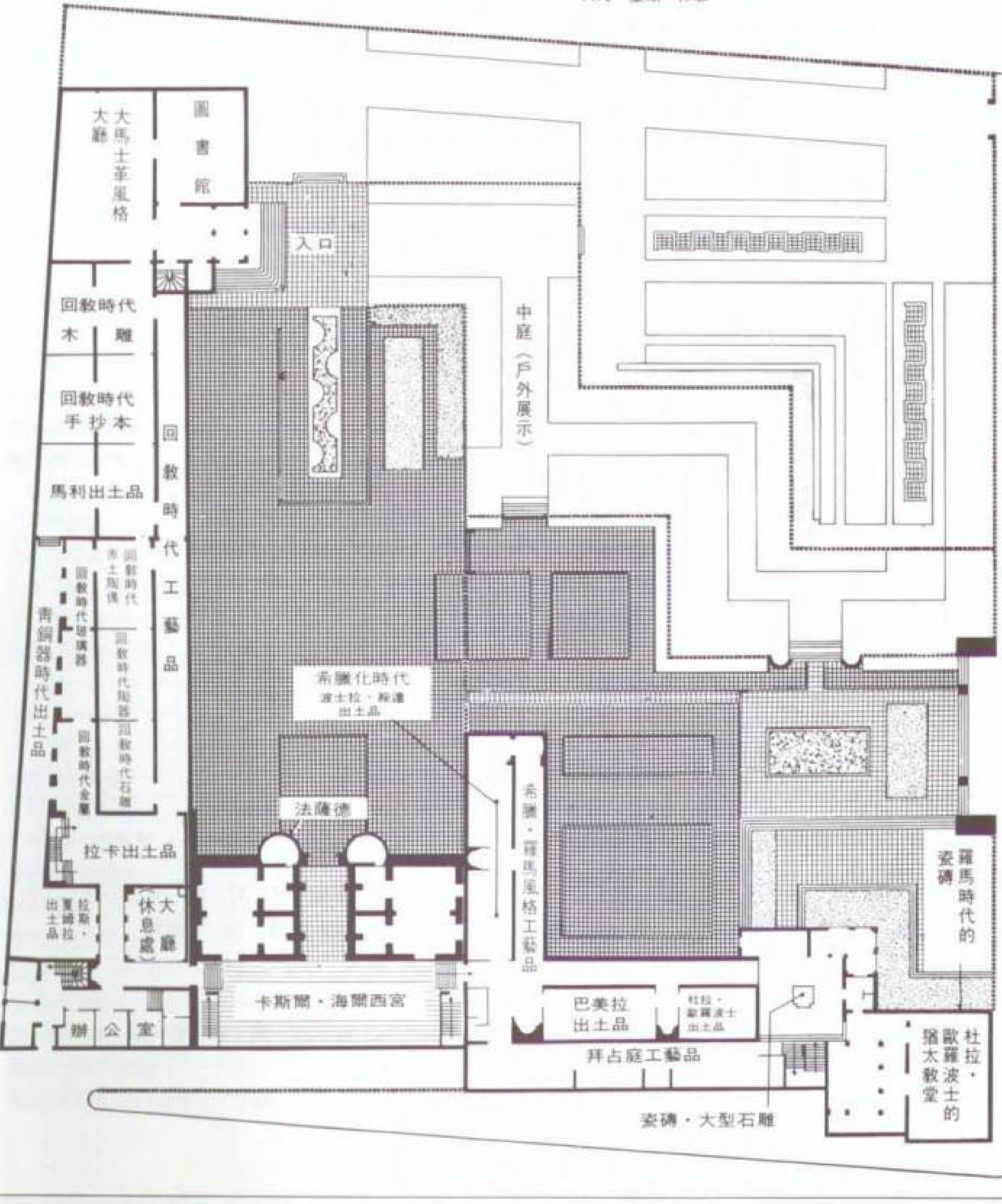
385 **甕棺** 壺、碗是陪葬品。拜模路斯地方出土。

383 **巴爾貝克的遺蹟** 位於肥沃的農耕地帶，被稱為「太陽神之市」。

382 **拜模路斯的遺蹟** 從腓尼基到阿拉伯時代的遺蹟成層。

大馬士革國立博物館導引圖

主要的陳列室都在底樓，二樓展示金製品和錢幣，其配置圖省略。二樓尚有國立考古局和敍利亞現代美術館。地下室有復原的巴美拉地下式墓。中庭的室外展示以羅馬時代的石雕爲中心。開館時間，五一九月：八～十九時；十～四月：八～十六時。星期一休息。



織布的婦女……139(297) Spinning woman
護身符容器……137(293) Container for amulet
鑲嵌的地板……142(305) Mosaic floor

其他 Others

巴美拉……152(321) Palmyra
古代東方博物館……151(320) Ancient Orient Museum
卡爾布河……174(381) Nahr al-Kalb
北敍利亞的農村……30(44) North Syrian farm village
伊拉克博物館……171(367) The Iraq Museum
貝魯特考古學博物館……170(366) Archeology Museum in Beirut
尙包里昂……154(323) 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
底格里斯河畔……165(350) Bank of Tigris
艾恩・達拉遺蹟的塔里烏斯之泉……153(322) Ruins In Ain Dalā
美索不達米亞的遺蹟與現代都市……169(361) Ruins and modern city in Mesopotarmia
哈馬的大水車……29(43) Water mill in Hama
首都大馬士革……33(51) Damascus, capital of Syria
敍利亞遺蹟地圖……30(45) Sites of Syrian ruins
椰棗樹茂盛的幼發拉底河畔……168(359) Date palm luxuriating in side of Euphrates R.
羅林生……155(327) Henry Greswike Rawlinson

各博物館的藏品(數字是圖片號碼)

●大馬士革博物館●

1, 2, 7, 9～12, 15, 21～23, 30, 34, 35, 37, 42, 61, 63, 67～69, 72, 73, 75, 77～79, 87, 93, 95, 111, 118～120, 140～157, 161～170, 172, 176～178, 220, 223～225, 228, 231, 235～238, 246～250, 269～276, 281～294 等

●阿勒坡博物館●

5, 6, 8, 16～20, 24～29, 31～33, 36, 38～41, 58, 60, 62, 64～66, 70, 71, 74, 76, 80～84, 86, 88～92, 94, 96～110, 113～117, 121, 159, 160, 171, 179, 180 等

●巴美拉博物館●

201, 206, 207, 211, 214～227, 229, 230, 232～234, 240～243, 295～302 等

卡斯爾・海爾宮　Qasr al-Hail Palace
　西宮平面圖……145(309)　Plan of Qasr al-Hail al-Gharbi
　西宮城門……128(274)，142(303)　Gate of Qasr al-Hail al-Gharbi
　東宮城門……146(311)　Gate of Qasr al-Hail Ashsharqi
　東宮遺蹟全景……146(310)　Whole view of ruins of Qasr al-Hail Ashsharqi
　裝飾宮殿的壁畫……129(275・276)　Fresco decorating palace
可蘭經……125(269・270) Koran
回教陶器展示室……133(283) Room of Moslem potteries
托普卡琵宮圖書館……165(351) Topkapi Sarayi(Palace) Library
抽水煙的人……138(295) Man smoking a hooka
金手鐲……137(294) Gold bracelet
金耳飾……137(292) Gold earring
亞拉西特王……165(352) Caliph Harun al-Rashid
居室和女性……140(299) Room and woman
咖啡與樂器……138(296) Coffee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沙漠之舟……140(298) Boat in desert——camel
長頸帶把的水壺……134(287) Water jug with handle
飛翔的「黑檀馬」……163(348) Flying "Ebony Horse"
被回教征服的諸國之王……143(308) Kings conquered by Muslim
庫塞爾・阿姆拉……143(307) Palace for rest in hunting
馬夢王的入浴圖……142(304) Caliph al-Ma'mūn bathing
彩釉瓷磚……134(285) Glazed color tile
彩釉盤……134(286) Glazed color plate

12～25劃

散彩的玻璃杯……136(290) Luster glass cup
散彩盃……133(284) Luster cup
散彩鉢……135(288) Luster bowl
琺瑯彩玻璃的清眞寺燈……148(315) Enameled glass lamp for mosque
賈沙利的機械圖　Mechanical drawing
　自動洗手機……167(356)　Automatic washer for hands
　宮殿水鐘……166(354)　Water clock in palace
　象形水鐘……166(355)　Elephant-shaped water clock
　對飲的人偶……167(358)　Dolls drinking
　灌溉裝置……167(357)　Device for irrigation
奧馬亞清眞寺　Umayyad Mosque
　中庭……130(279)　Court yard
　內景……131(280)　Inner scene
　正門……163(347)　Main gate
　虔誠的祈禱……165(353)　Religious praying
　壁龕和講臺……147(313)　Niche and platform
　燦爛的鑲嵌畫……130(277・278)　Resplendent mosaic picture
阿爾達比絨毯……147(312) Ardabil rug
阿勒坡城……32(50) Aleppo
墨水壺台……133(282) Inkstand
鞋匠……141(300) Shoemaker
編籠子的婦女……141(301) Woman weaving cage
戰士騎馬像……132(281) Warrior on horseback
陶製的清眞寺燈……148(314) Pottery lamp in mosque
穆夏塔宮殿城門台基上的浮雕……143(306) Relief in gate foundation stone of Mushatta Palace

勝利女神尼凱……115(246) Goddess of victory "Nike"
幾何圖形的鑲嵌畫……89(194a) Mosaic picture with geometrical markings
雅爾海地下式墓 Subterranean tomb in Iarhai
正門……120(258) Main gate
正面墓室的內牆……104(220) Inner wall of frontage of tomb room
西側墓室……105(223・224) Western side tomb room
黃對鳥菱文綺……122(265) Twin-birds lozenged textile
飾有羊頭的金皮帶扣……71(143)・87(191) Gold button decorated goat head
飾有美杜沙的金製品……71(145) Goldwork decorated figure of Medusa
飾有婦人像的金箔……71(144) Gold foil decorated with figure of woman
阿弗拉得神浮雕……116(250) Relief of god
阿拉伯系大地母神阿拉特的浮雕……91(197)・101(215) Relief of Arabic Creator of the Earth "Allāt"
阿帕美亞遺蹟……76(158) Ruins in Apamea
阿斯克雷皮斯像的鑲嵌畫……97(207) Mosaic statue of Asclepius
聖樹與孔雀的鑲嵌畫……84(178) Mosaic holy tree and peacock

14～25劃

維納斯像的陳列……77(163) Display of Venus
銀壺……87(190) Silver pot
銅製馬鎧……116(248) Copper horse blanket
敷上金箔的玻璃容器……72(146) Glassware covered gold foil
綠玉鑲嵌的金手鐲……87(189) Gold bracelet inlaid with turquoise
演奏七弦琴的女性像……75(156) Statue of lady playing lyre
萬花彩盌……73(149) Multiflorous color bowl
萬花彩盤……73(148) Multiflorous color plate
葡萄形蔓草花紋的裝飾板……113(243) Decorative plate with grape foliages
葡萄形蔓草花紋浮雕……113(241・242) Relief of grape foliages
鮑拉毛拉雅夫婦像……106(225) Statue of a couple
橫臥在蓆墊上的婦人浮雕像……109(232) Relief of woman lying on mat
豎琴演奏者……75(155) Harpist
戰鬥用的象……162(345) Elephant for fighting
禮拜者浮雕像……100(212・213) Statue of worshipper in relief
隊商……75(157) Caravan
織入金線的紫色花紋……122(263) Purple designs wove in gold thread
雙重把手的瓶……72(147) Vase with double handle
騎馬婦人像……88(192) Statue of female horse-rider
懷抱嬰兒的婦女像……107(227) Statue of woman holding baby in the arms
羅馬、安息和絲路……121(260) Rome, Parthia and Silk Road
羅馬時代的道路……86(182) Road in Roman Period
羅塞達刻石……155(324) Rosetta Stone
鑲嵌地圖……89(194c) Mosaic map
攬鏡的維納斯像……78(165) Venus holding a mirror

回教時代 Islamic Period

3～11劃

大馬士革的大客廳……127(271・272) Large living room in Damascus
天方夜譚中的世界……164(349) World of Arabian Nights
日常用品……141(302) Daily utensils
化粧水容器……136(291) Container for cosmetics

有紫色帶狀花樣的絲綫掛披肩……123(266) Silk shawl with purple band
米特拉斯神殿的聖者像……91(195) Picture of saints in Temple of Mithras
7～10劃
男子浮雕像……109(234) Relief of a man
杜拉・歐羅波士遺蹟……114(244・245) Ruins in Dura-Europos
貝爾神殿 Temple of Baal
　山形牆雕刻……112(239) Gable carvings
　內殿的頂棚裝飾……119(255) Ceiling decorations in sanctum of temple
　外觀……98(208)・118(253) Outward appearence
披斗蓬的婦人像……79(168) Statue of woman in mantle
亞拉米・巴美拉文字……120(257)・157(332) Aramean-Palmyra character
亞麻布汗衫……111(237) Liniere underwear
亞達加底斯的石碑……80(171) Stele of Atargatis
亞歷山大的石棺……86(184) Stone coffin of Alexander
兩個樂師像……74(153) Statue of two musicians
拉斯坦的石棺……70(142) Stone coffin
金製面具……87(188) Gold mask
「哀之女」的石棺……86(185) Stone coffin of "Sad Girl"
波士拉的圓形劇場……81(173) Round theater in Busra
迦太基遺蹟……159(336・339)・160(340) Carthaginian ruins
香油壺……73(150) Lekythos
科農及其家族的祭儀……115(247) Ritual by Conon and his family
前菜的鑲嵌畫……89(194b) Mosaic picture of hors-d'oeuvre
奏樂的二少女像……74(154) Statue of two girls playing music
神職人員的頭像……106(226) Bust of priest
持鏡的婦人像……121(262) Statue of woman holding a mirror
夏弗巴的圓形劇場……82(174) Round theater in Shahba
哺乳的女性坐像……74(152) Statue of seated woman feeding her child
埃拉哈貝塔墓 Tower tomb
　內部……104(221) Interior
　塔墓外觀……103(218) Outward appearence of tower tomb
　墓項壁畫……104(222) Ceiling paintings of tower tomb
埃梅沙的豎穴土坑墓入口……87(186) Entrance of pit tomb in Emesa
埃梅沙的頭盔……69(140)・70(141) Helmet of Emesa
特洛伊戰役的鑲嵌畫……97(206) Mosaic picture with motif of Troy War
家族的浮雕像……108(231) Relief of family
家族宴樂圖……107(228) Picture of family feast
馬爾達瑪像……76(160) Marble female statue
11～13劃
婦人半身像……78(164) Bust of a woman
婦人立像……76(159) Pillar statue of a woman
婦人浮雕像……108(229・230) Relief of a woman
羚羊和怪獸的像……93(201) Statue of antelope and monster
敍利亞的毛織品……111(236) Syrian woolens
浮雕半身像的金戒指……87(187) Gold ring with owner's bust cameo
浮雕騎馬像的奉獻石板……116(249) Offering slate embossed horse-rider
浮雕駱駝的石板……112(240) Slate embossed camel
屠牛之神米特拉斯的浮雕……81(172)・91(196) Relief of Mithras slaying the cosmic bull
提衣的維納斯……78(166) Venus holding dress

邁錫尼人墳墓出土的陶器……40(64) Pottery ware excavated from Mycenaean tomb
黏土製人偶……49(90) Clay doll
澤爾士宮殿前庭基壇上的銘文……155(326) Inscription of forecourt foundation stone in Xerxes Palace
騎馬像的壁畫……67(136) Fresco of horse-rider
雙渦紋的首飾……27(38) Double-scroll necklace
豐穰女神的首飾……43(74) Headdress of goddess of harvest
豐穰女神的浮雕……63(129) Relief of goddess of harvest
獸形印版……59(116・117) Animal-shaped seal
犧牲圖……65(131) Picture of sacrifice
獻祭犧牲的奉獻板……25(34) Offering plate of sacrifice offering
薩爾恭王的頭像……172(372) Bust of King Sargon

希臘・羅馬時代　Greco-Roman Period

3～6劃

三人的石碑……80(170) Stele with figures of three men
「三兄弟墓」的彩色壁畫……102(216) Colored fresco within "Three Brothers' Tomb"
三個人的鑲嵌畫……83(177) Mosaic picture with figures of three men
小型石棺……92(199) Small stone coffin
女神米奈爾娃像……80(169) Statue of goddess Minerva
女神蔻瑞的半身像……88(193) Bust of goddess Kore
少女坐像……77(161) Statue of seated young girl
少女浮雕像……100(211) Relief of young girl
巴美拉門……114(244) Palmyra Gate
巴美拉遺蹟 Ruins in Palmyra
　四面門……119(254) Door with four facets
　全景……95(203)，117(251) General view
　凱旋門……94(202・204) Triumphal arch
　塔墓……103(217～219) Tower tomb
　綠洲景觀……118(252) Scene of oasis
　劇場……96(205) Theater
巴爾貝克遺蹟……86(183)，174(383) Ruins in Baalbek
巴爾夏明小神殿……99(209)，119(256) Small temple of Belshamin
中國的絲……110(235) Chinese silk
中國漢代風格的綾……122(264)，123(267)，124(268) Silk in Chinese Han style
水壺……73(151) Water pot
水果與天使的浮雕……99(210) Relief of fruits and angels
天國人物的鑲嵌畫……84(179・180) Mosaic picture of angels
夫婦浮雕像……109(233) Relief of a couple
古代最高貴的不幸者——漢尼拔……162(346) Hannibal——Ancient noblest unfortunate man
幼兒像……77(162) Statue of a child
四神和禮拜者浮雕像……101(214) Relief of four gods and worshippers
印染的織布……111(238) Dyeing cloth
皮特拉的岩窟墓……92(198) Cave tomb in Petra
石棺墓的上部構造……92(200) Upper structure of stone tomb
半獸神與女神的鑲嵌畫……82(175) Mosaic picture of semi-animal god and goddess
伊希達與雷克……120(259) Ishtar and a goddess
有希臘銘文的鑲嵌畫……83(176) Mosaic picture with Greek inscription

彩紋壺……23(27・28) Pot with colored stripes
彩紋陶器……22(24・25) Pottery with colored stripes
彩釉蓮花魚紋鉢……41(69) Color-glazed bowl with lotus blossoms and fish
帶把手的彩紋壺……38(61) Color-striped pot with handle
魚形水壺……40(65) Fish-shaped pot
接受國王供物的埃魯神……64(130) God "El" receiving king's offerings
雪花石膏壺……38(62) Alabaster vessel
琉璃串成的金手鐲……27(37) Gold bracelet with lapis lazuli
浮雕石板……54(101) Slate with relief
浮雕日常生活情景的石製容器……18(15) Stone vessel embossed daily life
浮雕鳥獸紋的石製容器……19(16) Stone vessel embossed figures of birds and animals
雄牛形水壺……41(67) Ox-shaped water pot
象牙酒杯……44(76) Ivory cup
強調眼睛的偶像……48(86)，68(139) Idol emphasizing human's eyes
腓尼基 Phoenicia
　文字的原石……175(384) Rough stone with inscription
　軍艦……162(344) Warship
　船的模型……162(343) Model of ship
　運輸船……85(181)，153(337) Transport ship
幾何圖案的石製容器……19(17) Stone vessel with geometrical markings
幾何圖案的彩紋壺……23(30) Color-striped pot with geometrical markings
朝貢者……53(99)，67(134) Tributaries
朝貢者的畫像……28(42) Picture of tributary
雅納得女神……51(96) Goddess Anat
提爾・哈拉夫的石雕……56(107) Stone carving in Tell Halaf
窗邊的女子……46(81) Lady by window

13～20劃

獅子……54(103) Lion
獅頭怪鳥……26(35) Monstrous bird with lion's head
渦形紋的壺……38(60) Pot with scroll
預言家的像……50(91) Statue of prophet
圓底壺……20(19) Pot with round bottom
圓錐體瓷磚所裝飾的柱子……170(365) Conical mosaic pole
聖樹與狩獵圖的圓筒印版……59(114・115) Cylinder seal with holy tree and hunting
圖記型印版……59(118・119) Stamp seal
蓮花圖紋的盃……41(68) Cup with lotus blossom
銀製的漏斗……43(73) Silver funnel
漁夫……67(135) Fisherman
黎巴嫩杉的運輸……85(181) Transportation for Lebanon cryptomeria
慶祝太陽神奧西烈斯誕生的象牙板……46(82) Ivory plate for celebrating the birth of God of the Sun "Osiris"
寫著克里特線文字B的泥版……156(329) Clay tablet with Crete string inscription B
漢摩拉比法典碑銘……35(56) Inscription of Code of Hammurabi
鴕鳥……55(104) Ostrich
戰士的頭像……24(32) Bust of a warrior
戰勝的奉獻板……24(31) Victory offering plate
陶製駱駝……151(319) Earthen camel
邁錫尼人的墓……38(59) Mycenaean tomb

金盌……42(70) Gold bowl
金與綠玉的耳飾……43(72) Gold and turquoise earring
宗教儀式的圓筒印版……58(111) Ritual cylinder seal
奉獻者像……157(333) Statue of offerer
奉獻圖的圓筒印版……58(113) Cylinder seal pictured offering
祝宴的行列……171(370) Celebration in procession
哀悼生育之神覃姆兹之死的象牙板……46(80) Ivory plate for lamenting the death of Tammuz
首飾……27(39，40) Headdress
哈達神的浮雕石碑……37(58) Stele with figure of Hadad
俘虜與士兵的奉獻板……25(33) Offering plate with figures of a captive and a warrior
拜樸路斯的遺蹟……174(382) Ruins in Byblos

10劃

射手……54(102) Shooter
埃及式的象牙雕刻……45(78) Ivory carving in Egyptian style
埃及風格的圓筒印版……58(112) Cylinder seal in Egyptian style
埃布拉的奉獻用石槽……19(18) Stone trough for offering
烏加利特 Ugarit
　王妃的頭像……45(77) Bust of queen
　王宮床舖的飾板……44(75)，63(128) Decorative panel of royal bed
　城牆……48(85) City wall
　烏加利特王的離婚判決書……63(127) Divorce ruling for King of Ugarit
　烏加利特文字的刻文……157(331) Ugarit inscription
　象牙工藝……45(79) Ivory craftwork
　遺蹟……32(49) Ruins
烏爾王墓的出土品……172(373) Excavators from King's tomb of Ur
烏爾的聖塔……171(368) Ziggurat of Ur
烏爾古文書……34(54) Ancient document of Ur
馬利 Mari
　王宮和伊希達神殿……66(132) Palace and Ishtar Temple
　石雕……16(9) Stone carving
　伊克夏馬干王像……15(7)，157(334) Statue of King Ikh-Shamagan of Mari
　房屋的地基……14(4) Foundation of house
　朗基馬利像……15(6) Statue of Langi-Mari
　宮殿建築遺址……14(3) Construction ruins of palace
　國王伊修杜伊魯牟……15(5) King Ishtup-Ilum
　飾物……26(36) Ornaments
　陶器……21(22) Pottery
　遺蹟……31(46) Ruins
記載洪水傳說的泥版……155(328) Clay tablet recording the Flood
馬爾狄克的遺蹟……18(13，14)，32(48) Ruins in Tell Maldikh
訓練書記用的教材……33(53) Teaching material for training scribe
素陶壺……20(21)，21(23) Unglazed pottery pot

11～12劃

婦人坐像……17(11) Seated woman statue
婦人頭像……16(10) Bust of woman
野山羊……53(100) Wild goat
牽牛的馬利人……28(41) A Marian pulling an ox
彩色瓷鉢……60(121) Colored porcelain bowl

圖片索引

①本書索引以圖片說明分類，各類中再按中文筆劃順序排列。
②括弧前的數字是書中圖片出現的頁碼，括弧內的數字則是本書圖片的編號。
③因考證困難，有若干部分無法順利譯成英文或還原成原來的文字。

英文索引主譯者：林郁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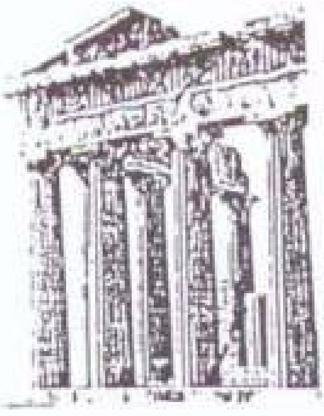
古代敍利亞 Ancient Syria

2～6劃

人物裝飾的有柄陶壺……22(26) Handled pot with a figure
人面形的陶杯……40(66) Human face-shaped earthen cup
人首鳥身的守護神像……56(108) Guardian angel with human head and bird's body
大地母神像……48(87) Statue of Creator of the Earth
大流士的戰勝紀念碑……68(137) Victory stele of Darius I
女性坐像……55(105) Seated female statue
女神立像……13(1・2)，51(95)，55(106) Pillar statue of goddess
巴比倫的空中花園……170(364) Hanging Gardens in Babylon
水泉之女神像……16(8) Statue of Goddess of Fountain
水禽與幾何圖紋的彩紋皿……171(371) Colored plate with figures of water fowls and geomatrical markings
古代的學校……36(57) Ancient school
尼尼微的城門……168(360) Gate of Nineveh
西台象形文字銘……156(330) Hittite stele in hieroglyph
米士利弗……149(316) Mishrife
行走的獅子……56(109) Walking lion
伊希達門……169(363) Ishtar Gate
羊的肝臟模型……157(335) Liver model of goat
扛壺的黑人……39(63) Negro shouldering a pot
扛著太陽的獸神……57(110) God of animal shouldering the Sun
有線刻紋的壺……23(29) Pot with sting markings
有鑲嵌裝置的戰斧……43(71) Mosaic ax for fighting
共蓋盤……20(20) Bowl with cover
有翼人面獸身像……169(362)，171(369) Statue of winged sphinx
有翼的人面獅身像……47(83) Statue of winged sphinx
有翼的怪獸「格利方」……47(84) Winged griffon

7～9劃

地母神像……49(88・89) Statue of Creator of the Earth
貝西士同刻文……68(137)，155(325) Behistun Inscription
貝爾神……51(94)，60(120) Storm God "Baal"
貝爾神的石碑……62(125) Stele of Baal
坐在椅子上的婦女像……17(12) Statue of woman sitting on chair
男神像……50(92)，51(93) Statue of god
君權神授圖……66(133) Picture of the Divine Rights of Kings
刻有銘文的錛子……62(126) Adz engraved with inscription
亞述士兵……53(98) Assyrian warrior
亞述的船……52(97) Assyrian ship
亞述班尼伯王的碑文……35(55) Inscription of King Ashurbanipal



18 世界博物館全集
Wonders of the World's Museums
敍利亞國立博物館

發 行 人：許鐘榮

出 版 者：錦繡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臥龍街17巷25弄2號一～七樓

電　　話：(〇二)七三五一五二五(20線)

郵　　撥：〇五四九六六六～七〈錦繡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　　刷：尚鋒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堅成裝訂廠

出版登記：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二〇八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八月版

全套二十冊・定價新台幣二〇，〇〇〇元

⊙本書所有圖片均取得原博物館授權，禁止翻印

原出版者：日本講談社

日文版

監　　修：梅棹忠夫・鈴木　尚・平田　寛・堀米庸三・三上次男

編　　輯：増田精一・杉村　棟

攝　　影：講談社写真部(大塚　徹　永山浩庸)

版面設計：島津周夫

顧　　問：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National Guidance of
Syrian Arab Republic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Antiquities and Museums of Syria
National Museum of Damascus • National Museum of Aleppo
National Museum of Palmyra
Embassy of Japan in Syria, Damascus • Dr. Giro Orita, Aleppo
国際親善の会・中日新聞・東京新聞

資料提供：阿部徹雄・石井　昭・糸賀昌昭・小川英雄
クウェート国大使館・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小玉新次郎
世界文化社・テュニジア共和国大使館
東京大学イラン・イラク学術調査室・トルコ共和国大使館
中田一郎・日本放送出版協会・平山郁夫・福井泰民・平凡社
堀内清治・前嶋信次・矢島文夫・弓削　達・横張和子

地圖製作：小泉澄夫・永吉忠夫

世界博物館全集 Wonders of the World's Museums

1 美國國立歷史博物館
2 華盛頓航空太空博特館
3 印度國立博物館
4 紐約自然史博物館
5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
6 大英博物館
7 維多利亞皇家博物館
8 倫敦科學博物館
9 歐洲自然史博物館
10 羅浮博物館
11 慕尼黑科學博物館
12 柏林世界民俗博物館
13 列寧格勒國立博物館
14 瑞典・丹麥民俗歷史博物館
15 達文西博物館
16 西班牙・葡萄牙博物館
17 埃及博物館
18 敍利亞國立博物館
19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 世界博物館總覽

敍利亞國立博物館

WONDERS OF
THE WORLD'S MUSEUMS